

## 中譯本序

扶西·黎剎，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生於菲律賓的內湖省甲南描社；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卅日被西班牙的貪婪統治者槍斃於岷市侖禮沓廣場，是最受菲律賓人崇仰的民族英雄。

黎剎是位才子，生於西班牙天主教神甫與軍人對菲律賓暴政貪污統治達到倒行逆施的頂峰。他是出身於地主階層的智識份子，目睹他的母親、家人與同胞受西班牙統治者的殘酷迫害，用詩文喚醒同胞，爭取較大的自由自主。他著作的長篇小說“社會毒瘤”與“貪婪的統治”，曾經激發無數熱血的同胞參加武裝革命，推翻西班牙的殖民地政權。

黎剎在一八八七年“社會毒瘤”初版時，說“菲律賓人將在這本書中發現過去十年的歷史；我希望你會覺察到我的敘述與別的作家有多大的不同。政府與神甫可能會攻訐這部著作，反駁我的話，但我信任真理的神與那些曾經實際上看見我們患難的人們。在這本書中我將答覆所有誣賴的謊言，及詆謗我們的侮辱。”

黎剎說他寫作“社會毒瘤”的動機，是企求改革，以保留那些微的好處，及改革那些罪惡。“如果我的國家是像柏拉圖的共和國，我將不會撰寫“社會毒瘤”，它也不能有它所得到的成果，而且也不需要改革，因為一個健康的人何必需要醫藥。”

扶西·黎剎強調他這本創作的真實性，說：“我所敘述的事故都是真實的，及曾經發生過；我能夠證明它們。”

黎利由於他的出身，本質上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雖然憤慨西班牙教會與軍人的暴虐統治，及厭棄奴相的當時菲律賓上層人士，且在這本小說中描繪改良主義者的幻滅，甚至暗示着武裝革命的必然來臨，但在實生活中，黎利是個典型的地主階層出身的智識份子。他對群眾力量缺乏信心，妥協屈服，委曲求全。可是作最後掙扎的西班牙殖民地統治者與歷史上所有沒落的末代腐爛統治暴君一樣，不但不知悔悟，採納開明政策，籠絡菲島的改良主義份子，以苟延殘喘，反變本加厲，連妥協份子的黎利也逃不脫槍斃的厄運。

黎利雖然是一個激頭激尾的改良主義者，但他的詩文蘊藏着豐富的愛國熱忱，喚醒他的被壓迫同胞的愛國家愛民族的熱情，促成了一八九六年的反西大革命。他終而為國犧牲，付出他寶貴的生命。

扶西·黎利應當受菲國人民的崇仰，而他的小說更應當受他的同胞細心誦讀，尤其是他所揭發的“毒窟”還殘存在菲律賓國土的今日。僑居菲律賓的華裔華人，要瞭解菲律賓，對黎利與他的小說便不能沒有認識。

我們希望這本菲國著名小說的翻譯、刊行，對於促進華僑瞭解菲律賓社會，能有多少的貢獻。

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

# 中譯本再版序

于長庚

今年是菲律賓獨立一百週年禧慶，于以同基金會特再版民族先烈扶西·黎剎著作的菲律賓文學經典作品《社會毒瘤》與《貪婪的統治》，作為我們的獻禮。

這兩本小說原文是用西班牙文撰寫的，不僅是不朽的文學創作，且喚醒整個世紀的菲律賓民族魂，激勵同胞奮鬥爭自由自主。

黎剎的出身使他厭惡及害怕武裝革命，以至於把一切武裝起義與盲目的虛無恐怖份子劃等號，他的改良主義思潮深刻地影響菲律賓人政治意識。因而，這兩本巨著對研究菲律賓民族與社會是必讀的參考書。

我們慨嘆黎剎身為華裔，在書中卻對中國與華僑極端卑視與侮辱、刻薄惡毒的措辭，令人驚駭，西班牙殖民地統治者離間挑撥華菲兩族裔感情，並把殖民地貧困剝削暴行嫁罪華人是固然主要根因，但是中國當年是滿清王朝沒落腐敗的年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受歐洲帝國欺凌踐踏，中國人是東亞病夫，使海外華裔人士耻與中國人認同也是項重要因素。黎剎在書中反映的是西班牙人對中國與華人的侮辱和卑視的心態。辱華、排華的意識一直延續到近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為世界大國，世界才另眼看待中國與華人，求取與中國及華人和睦相處。

黎剎不能超脫他生活的時代，他的辱華、卑華的心態，值得惋惜，但是可以理解的。

菲民族先烈扶西·黎剎的遺著，第一次全文翻譯是連載於五十年代初期的華僑商報，然後再分別於一九五七年及一九六〇年刊印為單行本。初版已全部售罄，現已絕版。予以同基金會特略加訂正，再版刊行，作為菲華叢書的一部分。

一九九八年五月

## 獻給我的國家

記載在人類疾病史上的一種癌瘤，它是那末的惡毒，致最輕微的觸摸，都會刺激它，及造成最劇烈的痛楚。因此，在現代文明的氛圍中，許多次我想起您，有時是在回憶中懷念您，有時是要把您同別的國家比較，每次您可愛的影像都像社會毒瘤一般地呈現在我的面前。

祈望着您的那也是我們的健康，及覓求最好的治療，我要效法古代的人對待病人的方法對待你；暴露他們在聖壇的階前，使每個前來求神的人能夠提供他的醫法。

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將不偏不倚地，試圖忠實地敘述你的狀況。我將揭開那遮蓋着病患的一部分罩紗，為了真理犧牲一切，甚至自尊，因為作為您的兒女，我也有着您的弱點與缺憾。

—作者

一八八六年、歐洲

## 關於這本書

“社會毒瘤”，是菲民族先烈扶西·黎利用西班牙文撰寫的三部歷史小說的第一部。原名是拉丁文“Noli Me Tangere”，是取自聖經聖約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節至十七節，意思是“請勿觸我”。現至少有四種英譯本與一種大家樂語譯本。英譯本的書名最初引用作者原序中所說的寫作本意：揭發菲律賓的“社會毒瘤”Social Cancer。

全書分六十三章及一篇後記。菲律賓共和國法案第一四二五號，規定是菲律賓公私高等學校的必修課本。

這部中文譯本於一九五六年在菲律賓華僑商報副刊版連續刊登。

## 菲華叢書的編纂

爲完成商報故社長于長城搜集和整理菲律賓華人歷史資料的未竟願望，于以同基金會決定編纂菲華叢書，收集有關菲律賓華人歷史與文物資料，分門別類出版專冊，保存菲華文物，方便菲律賓華裔族群參考。

我們彙編了“忠魂毅魄，于以同烈士與華僑商報”及“海外華裔典範——于長城”二冊，作爲我們開創編纂菲華叢書的獻禮。我們擬有系統地介紹歷來對華社有重大貢獻的先賢史蹟，俾華裔族群飲水思源，不忘披荆斬棘創業辛勞的先僑。

菲華文學是中華文學的一股支流，四五十年代有過輝煌燦爛的表現，當年在華僑商報刊登的短篇小說，富有濃郁的菲華社會色彩，以菲華特有的語彙與語法反映在那個年代的生活百態，是研究菲華文學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商報當年曾彙編四冊華僑小說選，惜現已絕版，我們計劃翻印，作爲菲華叢書的一部分。

五十年代轟動一時的西洋著作的“學府風光”是揭發當年菲華學校怪現象的中篇諷刺小說，也是菲華文學的典範作品，我們決收入菲華叢書，獨立發行。

菲民族英雄扶西·黎剎是對菲律賓作出偉大貢獻的最杰出華裔子孫，他的不朽長篇小說，在西班牙統治黑暗年代，喚醒民族魂，鼓舞人民反奴役爭自由的鬥志。“社會毒瘤”與“貪婪統治”的唯一完整中文譯本，曾在華僑商報逐日刊登并發行單行本，現已絕版，

我們也將收錄於菲華叢書，再次發行。

我們希望搜集與整理菲華史上重大事故，如西文簿記案抗爭史，禁僑案，菲化案等分別出版專書，而將以一九九〇年五月于長城長庚兄弟被綁劫赴台事件作為開始，彙集當時國內外報刊連篇累牘的報導，選其精萃，編纂成書，發行專冊。

于長城兄弟綁劫案的報導，反映當時蛻變中的菲華關係，既說明冤獄的來龍去脈，也有助瞭解蔣家政權在台不可逃避的沒落命運。

華裔族群在菲律賓的融化歷程現尚在進行中，菲華叢書擬搜集與整理史料，檢討融化已走過的路，審視當前處境，並向前瞻望，希有助於對未來路向的展望。

商報歷年來刊登衆多有關菲律賓民俗，反西抗美爭獨立的文字，以及菲短篇小說譯作，菲華叢書計劃分門別類，彙編成書，方便閱讀參考。

我們歡迎社會賢達與同好，不吝珠璣，多多指教，提供珍貴建議，俾充實叢書內容。



# 目 錄

中譯本序

中譯本再版序

獻給我的國家

第一章	集會	( 1 )
第二章	克雷瑣示多摩·依巴拉	( 13 )
第三章	宴會	( 17 )
第四章	異教徒與叛逆	( 23 )
第五章	黑夜裏的孤星	( 29 )
第六章	卡比丹地阿戈	( 31 )
第七章	陽台上的牧歌	( 41 )
第八章	回憶	( 49 )
第九章	地方事件	( 53 )
第十章	市鎮	( 57 )
第十一章	統治者	( 61 )
第十二章	萬聖節	( 65 )
第十三章	暴風雨之兆	( 69 )
第十四章	塔壽：哲人或狂人	( 73 )
第十五章	管聖盜的人	( 81 )
第十六章	茜沙	( 85 )
第十七章	巴絲溜	( 91 )
第十八章	受苦痛的靈魂	( 97 )
第十九章	塾師的困難	( 105 )

第二十章	鎮廳會議	(113)
第廿一章	母親的故事	(125)
第廿二章	光明與黑暗	(131)
第廿三章	垂釣	(135)
第廿四章	在樹林裏	(147)
第廿五章	哲人家中	(159)
第廿六章	迎神會的前夕	(169)
第廿七章	薄暮	(177)
第廿八章	通訊	(185)
第廿九章	清晨	(191)
第三十章	教院裏	(197)
第卅一章	說教辭	(201)
第卅二章	起重機	(209)
第卅三章	自由思想	(217)
第卅四章	午宴	(221)
第卅五章	批評	(231)
第卅六章	初至暗雲	(237)
第卅七章	總督大人	(241)
第卅八章	禮拜行列	(249)
第卅九章	康習拉商夫人	(255)
第四十章	正義與暴力	(265)
第四一章	兩個訪客	(273)
第四二章	伊示巴拉迎夫婦	(277)
第四三章	計劃	(289)
第四四章	良知的考驗	(293)
第四五章	緝犯	(299)
第四六章	鬥雞犯	(305)
第四七章	兩位太太	(315)

第四八章	不可解的人.....	(321)
第四九章	逃犯的叫聲.....	(325)
第五十章	伊惹示的故事.....	(335)
第五一章	交換.....	(343)
第五二章	死人和黑影的紙牌.....	(347)
第五三章	清晨預示晴朗的天氣.....	(353)
第五四章	啟示.....	(359)
第五五章	橫禍.....	(367)
第五六章	謠言和意見.....	(373)
第五七章	無辜的犧牲者.....	(381)
第五八章	被詛咒的人.....	(389)
第五九章	愛國與私益.....	(393)
第六十章	馬利亞克拉那快結婚了.....	(405)
第六一章	湖上追蹤.....	(417)
第六二章	拉瑪授神甫的解釋.....	(425)
第六三章	聖誕前夕.....	(429)
尾 聲	.....	(437)

附註 關於這本書

## 第一章 集 會

十月底，山地阿戈·山多示（較被人熟悉的名字是卡比丹地阿戈）舉行了一個餐會。雖則與他通常的習慣相反，他一直到那天下午才把這事宣佈，但卻已是敏倫洛及其鄰區唯一的談話資料，甚至於王城內，因為那時卡比丹地阿戈是算做最好客的人們中之一的，大家知道他的屋子像他的國家一樣，除了商務及所有新的或大膽的思想，對其他一切都大開方便之門。這一個宣佈像電流似地通過寄生蟲、討厭的人，以及依賴者的世界，這是上帝在無比的仁慈中所創造的，而他們卻那麼溫和地在馬尼拉繁殖着。有的立刻找鞋油，有的找鈕扣和領帶，然而所有的人卻特別注意怎樣用親切的聲調同屋裏的主人打招呼，好造成一種多年友誼的氣氛，或者，如果遲到的話，請求寬恕。

午餐是設在安羅阿倪街的一所屋裏的，雖然我們記不清門牌號，我們要設法把它形容得可辨認出來，只要它沒被地震毀掉。我們不相信它的主人會把它折毀下，因為那種工程是屬於上帝或自然的——政府的許多工程也和他們訂有合同。它是一所相當大的房子，與國內許多屋子的樣式相同，前面是巴石河的支流，有的叫它敏倫洛河，它像馬尼拉所有的河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浴室，溝渠，洗衣間，漁場，交通聯絡的工具，甚至飲水，如果挑水的中國人覺得方便的話。值得一提的是距離區中這條重要的脈絡差不多一哩的地方，那邊交通最稠密，來往的船隻最震耳欲聾，卻只有一

條橋值得誇口，它的一邊每年損壞了六個月，另一邊則在剩下的半年中不可通行，這樣使得熱季時馬兒利用這種永久的狀態，自橋上跳入水中，大出心不在焉的人的意料之外，他們也許正在車裏打盹，或推究着時代的進展。

我們所談的房子好像是矮低而所有的線條並不是準確的：到底是承造它的建築師視覺不靈呢，抑或地震及暴風雨把它扭曲得不像樣；沒人能肯定的說。具有青色的梯柱及鋪着地毯的寬闊的樓梯自鋪磚的門口通到屋內，在那置於雜色及奇妙裝飾的中國陶盤上的一排排的花盆中間。那兒沒有守門人或僕人要索請柬，我們進去，你們讀這本書的人哪，不管是朋友或敵人，如果你們被樂隊的旋律，或是燈光，或是碟子刀叉的誘惑的響聲所吸引，如果你們要看看遙遠的東方之珠的這一種集會是怎麼樣的。假若房子不是非常重要，那麼，欣然地，也為着自己的舒服，我將省掉對它的描繪。我們大多數的凡人是很像烏龜的：我們按着我們的殼被看待，被分類：在這和別的方面，菲律賓的每個凡人也類似龜子。

如果我們走上樓梯，我們會立刻發覺到我們處身一條寬廣的走廊中間，因着不確知的原因，它是被稱為“斜坡”的。它今晚是充當飯廳，同時為樂隊撥出一塊地方。中間有裝璜得過度及奢華的桌子，好像用甜蜜的許諾向食客們吸誘一樣，但它卻恫嚇了那些羞怯的小姐，那些簡樸的少女，她們要在兩個鐘頭內和陌生人在一起，他們的談吐總屬一種很受拘束及特別的性質。

與這些俗世的佈置相反的是壁上表現宗教題材的彩色畫，如“陰間”、“地獄”、“最後的審判”、“正義之死”、以及“罪人之死”。房子後面那裝在華麗文雅的框裏，含着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的，可能是阿雷法羅所繪的，是一片可以看到兩個老婦人的像的玻璃。題言是：“我們的和平及順利的旅途的女神，在安底保羅受崇拜，曾在神聖而又有名望的卡比丹太太茵內示生病時，化身乞丐去探訪她。”（註①）這件作品表現出很少的藝術風味，但這卻由極端的現實意

味來補償，因為從那又黃又青的面孔，那病婦似乎已是一具朽腐的屍體；藥瓶和其他物件等等久病的用品，是那麼細密地被描繪，使得它們盛着的東西都可以辨認出來。看着這些刺激食慾及鼓舞快樂的田舍生活的思想，你也許會想到這個惡作劇的主人與那些坐在他桌邊的大多數人是熟悉的，爲了隱匿起他自己的思潮，他在天花板掛着昂貴的中國燈；沒有鳥籠；紅、青、藍色的霧玻璃球；失去光澤的風蘭，曬乾而膨脹的魚，他們把這叫做“玻提提”。河邊的景色被珍奇的中西合璧的木拱遮住，可能瞥見的是一片有樹木及涼亭的草坪，它們被許多顏色的紙燈的薄弱的光輝照耀着。

客廳裏，在大鏡及發光的洋燈間，客人們會合着。一座很昂貴的大鋼琴放在高高的台上，今晚它幸運地沒被彈奏過。這兒，掛在壁上的一幅油畫，畫着一個衣冠楚楚的漂亮的人，剛直、軒昂、端正，正像他僵硬戴滿戒指的手指中所握的狹長的拐杖——這一切似乎在說，“哼！看我多高貴，穿戴得多好！”既然屋內的主人寧願注意着外觀而不顧到他的客人的舒適及健康，房裏的傢具雖風雅，但也許是不舒服及缺乏生氣的。“痼疾是可怕的，”他會對他們說，“但你們是坐在歐洲的椅上的，那是你們平時不能夠享受到的。”

房子差不多擁滿了人，男人與女人像猶太人的集會裏和天主教堂裏面一樣地被分開。女人們由一些菲律賓少女及西班牙少女所組成，她們張嘴打呵欠時，立刻用扇子遮住，她們只彼此悄悄地說幾句話，任何試圖開頭的話語都以單音語來收尾，有如夜裏聽到屋子裏耗子和壁虎作出的聲響。是掛在壁上“我們的女神”的形像不同使得她們安靜及帶着宗教態度呢，還是這兒的女人屬於例外？

卡比丹地阿戈的一個表妹，一個臉兒可愛的老婦人，西語操得很壞，是唯一接待小姐們的人。遞一盤雪茄烟和“無約”（註②）給西班牙女郎，把手伸給她的女同胞吻，正像教士們所做的，——這是她的禮貌及策略的總和。不一會兒，那可憐的老婦人厭倦了，乘着一塊碟子破碎的聲音，倉皇地走開，喃喃地，“耶穌！等一等，你這流

氓！”便不再出現。

男人們比較活躍。幾個軍校的學生在一個角落生動地用低聲談着，不時看看四週，指出房中的不同的人，在他們自己中間相當公開地笑着。相反地，兩個着白衣的外國人靜默地在房中徘徊，手又在背後，像船艙上不耐煩的搭客一樣。所有的興趣及最大的興奮集中於坐在放着酒瓶及英國餅干的小桌邊的兩個神甫、兩個平民、和一個軍人組成的那一群人。

軍人，一個身材高年紀大的面貌嚴肅的中尉——在民兵的名錄後逡巡的阿法公爵——說的話少，但用的是一種粗澀簡短的聲調。其中的一個神甫——一個年青的黑袍僧派的教士，漂亮、溫雅，像他所戴的金邊眼鏡框一樣光滑——具有一種少年老成的氣概。他是敏倫洛區的主教，早幾年曾在山範·麗·黎特蘭學院（註③）當過教授，在那兒他享過一個無上的論理學家的盛譽，名氣大得當語示曼（註④）的兒子還敢跟俗人比詭譎的時代，能幹的美·麗侖那從不會有辦法找到他的錯誤或矛盾，西米拉神甫的名氣被形容為把他的敵人處在一種漁夫用索捕鰻魚的狀態中。這黑袍僧派教士談得很少，像在衡量他的話句。

頗相反地，那另一個神甫，一個法蘭西示干教士，作很多手勢。雖則他的頭髮開始轉灰，他似乎保持着他的強健的體格，而他的端正的面貌及不甚安定的眼光，他的寬闊的下顎及雄偉的骨架，使得他好像一個羅馬貴族的化身，使我們不自覺地追溯海因在他的“亡命的神”裏所告訴我們的那三個修道僧，他們在太羅的秋分時節總會在半夜渡湖，每次把一個冷若冰霜的銀幣放在可憐的漁夫的手裏，使他充滿恐怖（註⑤）。然而拉瑪授神甫並不像他們那麼神秘。他充滿着快樂，而如果他的聲調是粗魯的，像那種沒機會改正自己而又相信他所說的話是神聖不需要矯正的人，他的坦白快樂的笑聲卻拂掉了這種不愉快的印象，甚至迫使我們寬恕他在房中暴露赤足與多毛的腳，那是能夠在溪亞婆的盛會中像民謀沓（註⑥）一

樣地致富的。

其中的一個平民是一個具有黑鬍鬚的矮小的人，他唯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鼻子，估量着它的大小，實不該屬於他的。另一個是個容光煥發的青年，他好像最近才到這國土。法蘭西示干教士正與他生動地談論着。

“你會看出來的，”教士說着，“你在這兒幾個月後你就會相信我所說的。治理馬德里是一回事，居住在菲律賓是另一回事。”

“可是——”

“譬如說我罷，”拉瑪授神甫接下去，把聲音提得更高，避免對方說話，“譬如說我罷，我有過二十三年吃香蕉及白飯的經驗，因此知道我所說的。別對我講那些理論及優美的言詞，因為我知道印地安人（註⑦）。我抵達這國度裏的即刻，便被分派到一個小市鎮，它雖小，卻着重於從事農業。那時我不大懂得大家樂語，但不久我便聽聆婦女們的懺悔了，我們互相了解，她們很喜歡我，三年後，我調到因主教死去而位置空缺的另一個更大市鎮時，她們都哭泣着，她們送我許多禮物，她們用音樂歡送我！”

“但那只表示——”

“等下，等下！別着急！接任我的比我逗留的時間更短，當離開時他得到更多的歡送者，更多的眼淚，更多的音樂。而他卻酷愛鞭打，並且還把教堂裏的收費幾乎提高一倍。”

“但你允許我——”

“但那還不是全部。我在山謀哥鎮住了二十年，我才離開了它幾個月。”

到這兒他顯出忿怒的樣子。

“二十年是超過與一個市鎮混熟所需的時間的，這是沒人所能否認的。山謀哥有六千條靈魂的人口，我認識每個居民，好像我是他的母親和乳母一樣，我知道這一個人跛的是那一腳，鞋子夾痛了那個人的什麼地方，誰在追求那女孩，她有過甚麼曖昧，跟誰，誰是



那孩子的真父親等等——因為我聽聆每一個人的懺悔的，他們謹慎地從不失責。我們的主人山地阿戈會告訴你我是不是講實話，因為他有許多田地在那邊，是在那邊我們成了好朋友。那麼，你可以看看印地安人是怎麼樣的：我離開時只有幾個老婦人和一些第三級的教徒歡送——而我在那邊整整住了二十年！”

“但我看不出那和廢止菸葉專賣處（註⑧）有什麼關係，”那面紅的青年冒昧地說，乘着法蘭西示干教士停下喝一杯葡萄酒的機會。

拉瑪授神甫詫異得差點兒掉下杯子。他把那年青人盯視了一會兒。

“什麼？怎樣？”他終於在極大的驚奇中叫了出來。“難道你不看見那是像白天一樣的明白嗎？我的孩子，難道你沒看見這一切明確地證明教士的改革是不合理的？”

現在是青年人惶惑了。中尉把眉皺得更深，那矮小的人疑惑地向拉瑪授神甫點頭。那個黑衣僧派教士幾乎把背向着整群的人，用這使自己滿足。

“你真的這樣相信麼？”青年人終於極嚴肅地問，當他好奇地望着教士時。

“我這樣相信？如我相信聖經一樣！印地安人太懶惰了！”

“啊，原諒我插嘴，”青年人說，降低聲音，把椅移近一點。“但你說過一些引起我的興趣的東西。這種懶惰是實在而自然地存在在土人中間，抑或一個外國的旅人的話中有一點兒真理：用這種懶惰，我們寬恕着我們自己，我們的落後及我們的殖民制度。他是指着那些居民屬於同族的其他殖民地——”

“呸，嫉妬！問問拉如賈先生，他也知道這個地方。問問他有沒有可以跟印地安人比擬的愚昧及懶惰。”

“這是真的，”矮小的人同意，他是那被稱為拉如賈先生。“你無法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找到比印地安人更懶惰的人，無法在世界

上的其他地方。”

“也沒有更惡毒的，也沒有更忘恩負義的！”

“也沒有更粗魯的！”

那個面紅的青年開始膽怯地斜瞥四周。“諸位，”他低語地，“我相信我們是在印地安人的房子裏。那些年輕的小姐——”

“呸，別那麼介意！山地阿戈並不把自己當做印地安人——而且，他不在這兒。如果他在這兒又怎樣！這是新來的人的廢話。讓幾個月過去，你就會改變你的意見，在你赴過許多宴會和舞會，在布床上睡覺，飽食過‘地娜拉’之後。”

“啊，你所說的‘地娜拉’是不是一種叫人吃了會健忘的酸棗？”

“不是那個！”拉瑪授神甫帶着微笑地叫着。“你越來越荒唐了。‘地娜拉’是紅燒的雞肉和南瓜。你到這兒多久了？”

“四天，”青年人有點兒不悅地說。

“你是以政府公務員身份到這兒來的嗎？”

“不，先生，我自費到這裏來研究這國土的。”

“啊，多怪的人！”拉瑪授神甫喊着，好奇地注視他。“爲了那麼樣的傻事而自費地到來，多奇怪啊！當我們有那麼多書的時候！你這個前額只有兩隻手指寬的人！許多人寫了那麼厚的書本！你這個前額只有兩隻手指寬的人！”

黑袍僧派的教士，這時唐突地插入談話中。拉瑪授教士，“你說過你在山謀哥住過二十年而現在已離開它了？你對那個市鎮不滿意麼？”

這個非常自然而幾乎用怠慢的聲調詢問的問題發出了後，拉瑪授神甫忽然消失了他所有的愉快，停止發笑。“不！”他用枯燥的喉音說，讓自己沉重地靠在椅背上。

黑袍僧派的教士用更冷淡的聲調說：“離開一個住過二十年的市鎮而熟悉它有如自己所穿的衣服，定是痛苦的。我只在甘米冷住過幾個月，離開它時我確實覺得遺憾的。但我的上峰這麼做是爲了

教會的好的——也爲了我自己的好。”

拉瑪授神甫，這晚上的第一次，顯出是在深思的樣子。忽然他把拳頭放在他的椅臂，用一種沉重的喘息喊叫：“宗教是真實的，否則就是不真實的！那是說，是自由的，否則就是不自由的！國家將毀滅了，它是喪失了！”他再次擊着他的椅臂。

客廳中的每一個人轉頭用吃驚的眼光望着這一群。黑衣袍教士抬起頭，從眼鏡下盯住法蘭西示干教士。那兩個外國人頓了一會兒，帶着混雜的嚴肅及叱責的神情凝視着，然後立刻繼續他們的徘徊。

“他不爽快，因爲你沒有尊敬對待他，”拉如賈先生在那面紅的青年人耳邊細語着。

“你的意思是什麼？有什麼問題？”黑衣袍教士和中尉同時詢問着，但用不同的聲調。

“那就是許多災難臨到的原因！政府支持異教徒與上帝的使者對立！”法蘭西示干教士繼續說，舉起他的重重的拳頭。

“你的意思是什麼？”蹙額的中尉又問着，自椅上半站起來。

“我的意思是什麼？”拉瑪授神甫重複着，提高聲調面向中尉。“我要告訴你我的意思。我，是的，我，意思是說當一個神父自他的墳場丟擲出一個異教徒的屍首，沒人，連國王也不能，有權利干涉他，更免說加以任何刑罰！然而一個小小的將軍——一個災難的小將軍——”

“神甫，總督是王室的使者！”軍人喊着，站起來。

“總督！王室的使者！那又怎樣！”法蘭西示干神甫反駁着，也站起來。“有時他是會被拖下樓梯來，像教會曾經對那不虔敬的無示大民帶總督所做的一樣（註⑨）。那些實在是有信心的日子。”

“我警告我不能忍受這個！總督代表國王陛下！”

“國王或騙子——那有什麼分別？我們覺得沒有國王，除了那嫡出的——（註⑩）”

“住口！”中尉用恫嚇的聲調喊着，好像在命令他的兵士似的。  
“你如不收回你所說的，明天我便把這向總督報告！”

“去罷——現在——去啊！”是拉瑪授神父譏刺的答覆，緊握着手拳走近那軍官。“你以為我因穿着僧袍就會害怕嗎？此刻去罷，我可以把我的馬車借給你！”

爭辯轉了個滑稽的彎，幸虧黑衣袍教士插嘴了。“諸位，”他開始用一種教士慣用的權威而帶鼻音的聲調說着：“你們別弄混了事物或尋求罪過，當那兒並沒有什麼事時。我們必須在拉瑪授神甫的話中，自人的話分別出神甫的話。單單後者，是不會得罪人的，因為它們發自絕對的真理，而人的話語必得再加以分別：在生氣中說的，不帶惡意地連帶想到的，以及帶惡意說出來的。後者這一類才是能開罪於人的，但還應當看看他們是經過考慮的抑或只在熱烈的談話無意中說出來的，如果真正存在着——”

“但是我，偶然地卻知道他的動機，西米拉神甫，”老兵插嘴了，他看見自己快將陷入那麼多種類的分別中，他怕他仍會受譴責。“我明白你所要分類的動機。拉瑪授神甫不在山謀哥時，他的助手埋葬了一個非常尊貴的人物——是的，先生，非常尊貴，我曾跟他交接過許多次，也曾在他的屋子裏受款待。如果他不曾去懺悔，那有什麼關係呢？我也不曾去懺悔！假使說他自殺，那是個謊話，是個誹謗！一個像他那樣的人，有一個他把愛心及希望集歸一身的兒子，一個對神有信心的人，認識他對社會的責任，一個公正可尊敬的人，是不會自殺的。我只要說這一些些，我要抑制發表我其餘的思想，請你原諒。”

然後，把背轉給法蘭西示干教士，他繼續下去：“後來，這個神甫回到鎮內以後，他虐待那個可憐的助手，掘起屍首，自墳場拿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埋葬。山謀哥的人民懦弱得沒有反抗，雖然事實上只有幾個人知道那暴行。那死人沒有親戚在那邊，他的唯一的兒子在歐洲。然而總督知道了這件事，因他是一個正直的人，所以他

要求一點兒處罰——拉瑪授神甫便被調到一個較好的市鎮去。那就是全部實情。這時你可以做你的分門別類了。”

這麼說着，他從人群中退出去。

“我抱歉我無心引起了這麼一個棘手的問題，”西米拉神甫憂鬱地說。“但，總之，如果換了市鎮是有利的話——”

“怎麼會有利？對於那些在遷移中損失的東西要怎說呢，信件，和——以及一切東西的錯亂？”拉瑪授神甫插嘴說，因控制不住他的生氣而口吃着。

慢慢地宴會裏又恢復了以前的靜謐。別的客人來了，他們之中有一個不惹人厭及溫柔的跛腳的老西班牙人，他靠在一個年紀較長的菲律濱女人的手臂上，她的鬢髮，濃粧的打扮，和她一襲歐洲式的夜禮服使得她惹眼。人群熱烈地歡迎他們，依示巴拉民阿醫生以及他的太太維多仁那，在我們的友群中坐下。一些報館的記者以及一些商人互相打着招呼，茫無目的地走動，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但你能告訴我嗎，拉如賈先生，我們的主人是一個怎樣的人？”面紅的青年詢問着。“我還沒被介紹給他。”

“他們說他出去了。我也還沒見過他。”

“這兒不需要介紹，”拉瑪授神甫插嘴說。“山地阿戈是一個好人。”

“不，他不是那個發明火藥的人，”〔註⑩〕，拉如賈接下去說。

“你，拉如賈先生，”維多仁那夫人含着溫柔的責備地叫着，一面揮着扇子。“這個可憐的人怎麼能夠發明火藥，當據說好幾個世紀以前，中國人已發明了它？”

“中國人！你發瘋麼？”拉瑪授神甫喊着。“你錯了。一個與我同教會的法蘭西示干教士，那個叫做什麼——沙法示神甫〔註⑪〕的，發明了它，在——啊——在第七世紀！”

“一個法蘭西示干教士？那麼他必定是一個在中國的教士，那個沙法示神甫，”那位夫人回答，她並不因此輕易改變她所相信的。

“史阿示(註⑬),你許是指他吧,夫人,”西米拉神甫說,沒望着她。

“我不知道。拉瑪授神甫說是一個法蘭西示干教士,我只不過重複他所說的。”

“啊,沙法示或齊法示,那有什麼關係?一半個字母的差別並不會叫他變為中國人。”法蘭西示干神甫暴躁地回答。

“而是在十四世紀,不是第七世紀,”黑袍僧用改正的語氣說,似是要叫那另一個教士喪失體面。

“哦,差了幾個世紀也不會叫他成爲一個黑袍僧。”

“你別生氣,”西米拉神甫微笑地勸告着。“他發明了那個,好省卻他的兄弟的麻煩。”

“你說,西米拉神甫,那是在十四世紀嗎?”維多仁那很有興趣地問。“那是在基督以前或以後?”

受問的人很幸運,這時有兩個人走進房裏來。

註:

①安底保羅的修道院也有一幅同樣的像。

②菲律賓人(尤其是老婦人)常常在嘴裏咀嚼而染得滿口深紅的那種東西,俗稱“嚼煙草。”

③黑袍神甫主辦的一所中學。

④黑袍僧,這個教派是羅米尼克·古示曼所創辦的。

⑤這個故事中的三個修道士是舊的羅馬神父巴朱示以及他的兩個侍從,他們化裝成法蘭西示干教士的模樣。

⑥根據這篇小說的巴兒西龍那版的附註,民謀沓是一個馬尼拉的衆所熟知的人:市長的辦公室的看門人,兒童戲院的總管,木馬輪迴機的主持人。

⑦西班牙稱呼受洗禮的馬來亞人爲印地安人,這是一個輕蔑的稱呼。那時,“菲律賓人”只是用以稱呼那些在島國出生的西班牙人的後裔的。

⑧“菸葉專賣處”是在巴示戈·麗·法兒牙示(一七七八——一七八七)執政的時候設立的,目的是爲了供給地方政府的收入及鼓勵農業。但它的施

行引起了濫權及使士人負擔加重，一八八一年，西班牙的行政當局便把它廢除。

⑨爲了嚴厲徵收帆船貿易的稅(教派是投了重資在經營的)，弗蘭羅·無示大民蒂總督於一七一九年十月十一日在一群以教士爲首的暴衆中遭到橫死。

⑩即指西班牙教黨拒絕接受弗利難七世的不願沙利克法典(禁止女王嗣位的法典)而封他的女兒依沙白拉爲他的繼承人，弗利難死後，他們支持最接近的男性後嗣卡羅示·埠門，因而引起了卡李示(擁卡的黨員)運動的一回事。有些作者指出當時還採取過嚴厲的措施以強迫許多菲律賓的教士在爲君王禱告時採用女性的代名詞。

⑪與英語的“他永不能縱火燒河”同義的格言。

⑫西班牙的一個擁卡的領袖。

⑬一個據說在一三三零年發明火藥的德國的法蘭西示干道士。

## 第二章

### 克雷瑣示多摩·依巴拉

並不是兩個美麗及裝束得宜的青年女子吸引了所有的人的注意，甚至於包括了西米拉神甫；也不是總督大人及他的部屬使得中尉心不在焉地向前跨上了幾步，而叫拉瑪授神甫似乎變成了一塊石頭；那不過只是油畫上的本人領了一個披着重孝的青年人進來。

“晚安，先生！晚安，‘巴禮’！”這是卡比丹地阿戈親吻神父們的手時所說的問候語，而他們忘卻了對他祝福。那個黑袍僧脫下眼鏡盯住剛進來的青年，拉瑪授神父則變得蒼白及不自然地瞪大了眼睛。

“我榮幸地爲你們介紹克雷瑣示多摩·依巴拉先生，我的死去的朋友的兒子，”卡比丹地阿戈說着。“這個青年剛從歐洲回來，我到碼頭上去迎接他。”

提及這個名字時起了一陣感嘆聲。中尉忘卻向他的主人打招呼而走向青年人，把他從頭至腳地看個透澈。那時青年人自己正和人群裏的每個人交換着例常的問候，除了在那間燦爛的房子中間的他的孝衣外，他並不令人感到有任何異常。然而雖穿孝衣，他的值得注意的身材，他的外貌，和他的動作表現出一種身心俱都成熟的健康的青年的氣質。也許可以在他的坦白愉快的面上注意到美麗的赤色所顯示出來的西班牙血的些微痕跡，面頰微微地泛紅，大



概是他在寒冷的國度裏居住的緣故。

“甚麼！”他帶着喜悅的驚奇喊叫着，“我的故鄉的主教！拉瑪授神父，我爸爸的親密朋友！”房裏的每隻眼光都射向那個毫不移動的法蘭西示干教士。

“對不起，也許我弄錯了，”依巴拉不安地加上一句。

“你並沒弄錯，”教士終於能夠用變調的聲音說話了，“但你爸爸從不會是我的親密朋友。”

依巴拉緩慢地縮回他已伸出去的手，好像很驚奇地，而後轉身碰到中尉訂住他的憂鬱的凝視。

“年青人，你是拉飛兒·依巴拉先生的兒子嗎？”他問。

青年人點着頭。拉瑪授神甫自他的椅子半站起來，眼不轉睛地盯住中尉。

“歡迎你回國！願你會比你父親在這兒時較為快樂！”軍官用顫抖的聲音說着。“我同他很熟悉，我可以說他是菲律賓的最可貴及最尊榮的人之一。”

“先生，”依巴拉回答，深深地受感動，“你給予我父親的稱讚消除了我對他如何死去的懷疑，對那，我——他的兒子——還不知道。”

老兵的眼睛充滿了眼淚，他急速地轉身退出去。於是青年人發覺到只有他一個人在房中。他的主人已經消失了，他看不到任何人可以把他介紹給那些小姐們，她們之中的許多人正有趣味地看着他。在幾秒鐘的躊躇之後，他帶着一種簡單而自然的禮貌向她們走近。

“容許我，”他說，“踰越嚴格的禮儀的規則。我業已離開了我的祖國七年，在回來時，我無法抑制我對於她的最寶貴的飾物——小姐們——的嘆賞，也不能不向她們請安。”

但她們既然沒有一個人敢回答，他覺得他不得不引退。他便轉向一群男人，他們看見他走近來，排成了個半圓形。

“諸位，”他稱呼他們，“德國有一個習俗，是如果一個陌生人在宴會上而沒有人爲他介紹在座的人時，他道出他的姓名，這樣就算是自我介紹。容許我在這兒採用這種習俗，不是當我們有那麼美麗的習俗時還要介紹外國習俗，而是因爲我受着需要的驅迫。我已向我的祖國的天空及女郎致過問候；如今我願問候她的公民，我的同胞。先生們，我的名字叫奧·克雷瓊示多摩·依巴拉·瑪格沙林。”

別人也說出他們的名字，大都是在這兒不出名及不重要的。

“我的名字是 A——，”一個青年冷淡地說，輕輕地行着禮。

“那麼我榮幸地同詩人講話，你的作品對於我保持愛祖國的熱情有着很大的幫助。聽說你不再寫了，但我不知道原因。”

“原因？因爲一個人並不尋求靈感以貶低他自己及說謊。一個作家爲了把一件很明顯的事實寫成詩歌而受到監禁。也許他們可以稱我爲一個詩人，但他們不該叫我爲一個傻子。”

“我可以問問那事實是什麼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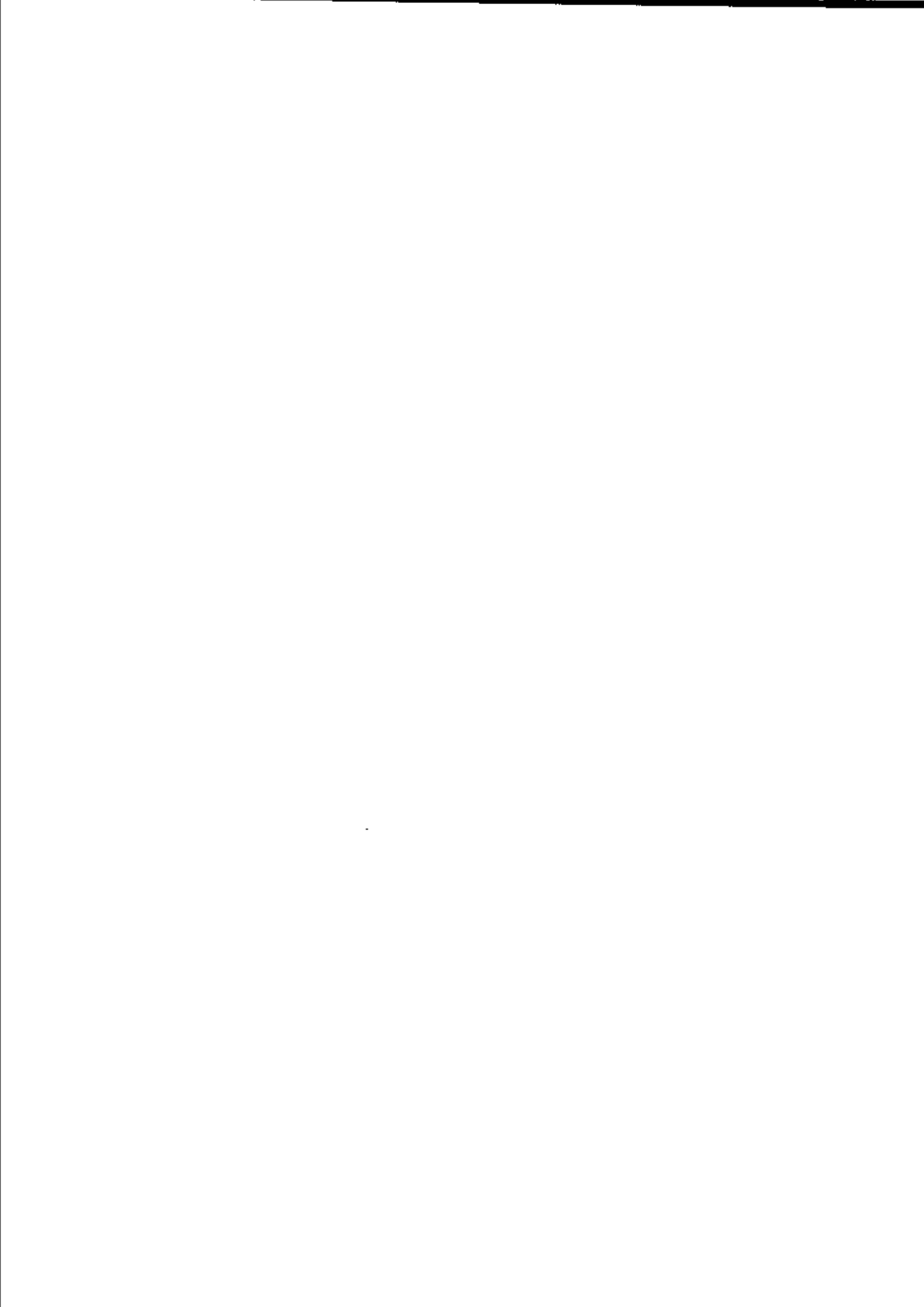
“他說獅子的兒子也是一隻獅子。他差點兒爲了那而被放逐，”奇異的青年回答，自群中走開。

一個有着微笑的面孔的人，穿着當地土人服裝，襯衫的胸前有鑽石鈕扣，他在這時差不多是跑來的。他直接跑向依巴拉，握住他的手說，“依巴拉先生，我熱切地希望跟你認識。卡比丹地阿戈是我的朋友，我也認識你的可尊敬的父親。人們都稱我爲卡比丹珍朗，我住在敦洛區，在那兒你將隨時受歡迎的。我希望你會賞光。明天來和我們一塊兒用飯。”他微笑地摩擦着他的手。

“謝謝你，”依巴拉溫暖地應着，是那麼地可愛，“但是明天早晨我必須到山謀哥去。”

“多不幸啊！那麼就等你回來吧。”

“晚餐準備好了！”拉堪半那餐館的一個侍者喊着，客人開始齊向桌邊走過去；婦人，尤其是菲律賓婦人，極端地遲疑着。



## 第三章 宴 會

西米拉神父好像是很滿足的樣子，當他泰然地走動着，細巧的嘴唇上不再現出蔑視的樣子時。他甚至謙卑地與那個跛腳的醫生麗·依示巴拉尼阿談話，他只用單音語回答着，因為他是個口吃的人。法蘭西示干教士的心情是暴躁的，在走路時踢着椅子，甚至用臂肘推開了一個軍校學生。中尉是嚴肅的，其他的人則活潑地談着，讚美着桌上的豐肴。維多仁那正輕蔑地仰着頭，忽然她變得跟一隻被人踐踏着得蛇一樣地狂怒——中尉踏着了她的裙裾。

“你沒眼睛麼？”她追究着。

“有的，夫人，兩顆比你的還好的眼睛，但事實是我在欣賞着你的鬢髮，”那個對婦女不禮讓的軍人反駁着，當他自她身邊移開時。

兩個教士都向桌首走過去，也許是下意識地，也許是由於習慣，然後，如所期望得到的，發生了類似競爭者爭取大學的位置的情形，他們公開地稱揚對方的資格及優越地位，後來才叫人明白他們的意思是相反的，而當他們得不到職位時便喃喃地發着怨言。

“請坐，拉瑪授神甫。”

“請坐，西米拉神甫。”

“這個家庭的較爲年久的朋友——作爲傾聽已故的夫人的懺悔的長老——年紀、地位、權力——”

“也並不很老！另一方面，你是區中的住持，”拉瑪授神甫不歡地回答，不縮回攔在椅背上的手。

“你既然這樣命令，那我就遵從了。”西米拉神甫歸結着，準備去坐那隻椅子。

“我並沒這樣命令！”法蘭西示干教士辯白地說。“我並沒這樣命令！”

西米拉神甫差不多要不顧這些辯白地坐下去時，他的眼睛卻碰到了中尉的。根據菲律濱教會的意見，最高級的官員的地位是遜於教士的廚子的：武備遜於文服（註①），西舍羅（註②）在議院裏說：武備遜於袈裟（註③），菲律濱的教士說。

然而西米拉神甫是一個有教養的人，所以他說，“中尉，這兒我們是在俗世裏而不是教堂裏。榮譽的座位屬於你。”自他的聲調來判斷，即使在俗世裏它也實在是屬於他的，而那個中尉，如不是爲了避免麻煩便是爲了避免坐在兩個教士的中間，冷淡地謝卻了。

這些爭執者沒有一個想到他們的主人。依巴拉留意到他用一種滿足的微笑瞧着他們。

“怎麼？山地阿戈先生，你不和我們一同坐下麼？”

然而所有的座位都被坐滿了；路古路示（註④）不是要在路古路示的家裏進餐的。

“靜坐着，別起來！”卡比丹地阿戈說，把手攔在年青人的肩上。“這個宴會是特別爲你的安全歸國而向聖母還願的。喂！把‘珍諾拉’帶進來！我叫了‘珍諾拉’，因無疑地你已好久沒嘗到它。”

一個大的發着蒸氣的湯皿捧進來了。那個黑袍教士，在喃喃地唸完了那幾乎沒有人知道應怎樣回答的祝福後，便開始分配食物。但也許由於疏忽或其他原因，拉瑪授神甫接到了一碟飄浮在整團南瓜間的大量的湯裏的鷄脖子和堅韌的鷄翼，至於別人則吃着雞足及雞胸，特別是依巴拉，他得到的份額是雞腿。觀察到這一切，法蘭西示干教士攪碎了幾塊南瓜，僅僅嘗一嘗湯，響然地丟下湯匙，粗魯地推開碟子。黑袍教士忙碌地與那個面紅的青年談話。

“你離開這個國土多久了？”拉如賈問依巴拉。

“幾乎七年了。”

“那你可能把它全忘掉了罷。”

“極其相反。就使我的國家真的好像把我忘掉，我也會永遠地想念她的。”

“你說她把你忘掉是什麼意思？”那個面紅的青年問着。

“我的意思是說我已有一年久沒接到這邊的訊息了，那使我感覺自己是一個陌生人，不知道他的父親是怎樣和甚麼時候死去的。”

這句話引起中尉的一聲突然的嘆喊。

“你在那兒呢，你怎麼不打電報？”維多仁那夫人問。“我們結婚時，我們打電報到西班牙去的。”

“夫人，過去兩年我在歐洲北部，在德國和俄羅斯統治的波蘭。”

直到現在還沒說過話的麗·依示巴拉尼阿醫生，認為這是一個說話的好機會。“我——我在西——西班牙認識一個從華——華沙來的波——波蘭人，名叫史——史達尼茨基，如果我記得準確的話。也——也許你見過他？”他膽怯地，幾乎是害羞地問。

“大概有的，”依巴拉友善的回答，“不過我現在一時記不起他。”

“但是你不會把他和任何人混錯的，”醫生勇敢地接下去。“他像金那樣紅，操着很糟的西班牙語。”

“那些是好的線索，但是不幸地，在那邊時，我只在幾個領事館裏講西班牙話。”

“那你怎麼與人家相處呢？”維多仁那夫人奇怪地問。

“那個國家的語言解決了我的需要，夫人。”

“你也會說英語麼？”黑袍教士問，他曾住過香港，他是操洋涇濱英語——天國子民所用的 莎翁語言的攪雜語——的專家。

“我在英國住了一年，在只講英語的人民中間。”

“歐洲的那一個國家最使你歡喜呢？”面紅的年青人問。

“除了我的第二個祖國西班牙以外，自由歐洲的任何國家。”

“而你這似乎旅行過許多地方的人哪，告訴我們——你所看過的東西，你認為什麼是最傑出的？”拉如賈說。

依巴拉顯出沉思的樣子。“傑出——在那一方面？”

“譬如，關於人民的生活方面——社會，政治，宗教生活——一般的，及它的主要特徵——整個地說來。”

依巴拉在回答之前沉思地稍停一下。“坦白說，把各別的民族自尊放在一邊，我喜歡那些人民的一切。在到一個國家之前，我設法熟悉他的歷史和變遷，如果我可以這樣說。而後我覺得一切都很自然。我觀察到一個民族的繁榮和窮困是跟她的自由及偏見成正比例的，而因此，也和她的祖先的犧牲或自私成正比例。”

“除了這個，你沒觀察到別的麼？”法蘭西示干教士冷笑地插嘴。自晚餐開始以來他沒說過一個字，無疑地，他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食物上面。“浪費你的錢財去學那種瑣事是不值得的。隨便一個學童都知道這個的。”

依巴拉處在尷尬的窘境，其餘的人看來看去，似乎害怕發生不愉快的場面。他正想說：“晚餐已快完畢，而主教大人現在已吃飽了，”然而他約束着自己，只向其他的人說：“諸位，別奇怪我們以前的主教對待我這樣親暱。我還是一個孩子時他就這樣對待我，而年代似乎並沒有使他改變。我也感激那個，因為它勾起昔日主教大人光臨我家而在我爸爸的餐桌上受款待的故事。”

黑袍教士偷偷地斜看着法蘭西示干教士——他正顯明地戰抖着。依巴拉自桌邊站起來的時候說：“你們現在允准我退席吧，因為，我剛來到而明早又要走，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晚餐的主要部份已完畢，我只會喝很少的酒，極少觸到甘露酒。諸位，為西班牙和菲律賓乾杯吧！”說了這，他喝乾了杯裏的酒，那是他還沒觸過的。老中尉默默地跟着他的榜樣。

“別走！”卡比丹地阿戈私語着：“馬利亞·克拉那將到這兒來的。依沙迷已去帶她來。你的市鎮的新神甫——一個聖人——也要來。”

“明天動身前我會再來。現在我有一件很重要的訪問。”說完他就離開了。

這時那法蘭西示干教士恢復了常態。“你看見麼？”他對面紅的青年說，同時舞動着他的小湯匙。“那是由於虛榮的。他們忍受不下神甫的改正。他們甚至以爲自己是尊貴的人們。這是送年青人到歐洲去的惡果。政府應當加以禁止的。”

“中尉呢？”維多仁那贊同着法蘭西示干教士：“他整夜蹙着面孔。他離開我們是很好的——那麼老了仍是一個中尉！”那個女人忘不掉對她的鬢髮的諷刺和她的禮服的被踏過的縐痕。

那一夜面紅的青年寫下的東西中間有下面那個題目，作爲他的“殖民研究”的一章的題目：“教士的一碗湯內的雞頸和雞翼，也許會妨礙一個宴會的歡欣。”在筆記中寫下這些觀察：“在菲律賓，宴會中的最不重要的人是主人，因爲客人們極可能在開席時把主人拋到街上，然後一切都會進行得順利的。在現況下，不准菲人離開本土，甚至不教他們讀書，也許會是一件好事。”

註：

①軍權遜於民政。

②紀元前一百零六年至四十三年羅馬的一個很出名的演說家、政治家和文學家。

③軍權遜於宗教權力。

④紀元前羅馬的一個執政官。





## 第四章

# 異教徒與叛逆

依巴拉遲疑地站了一回兒。馬尼拉在這些月份微含涼意的夜風似乎吹散了籠罩他額上的陰霾。他脫下帽子深深地呼口氣。私家馬車馳過，公共馬車以疲憊的速度蠕動，許多不同國籍的行人走過。他走向敏倫洛廣場，像在追溯往事地環視四周，他的不規則的步伐顯出是在沉思失神或漫不經意。和從前一樣的街道，一樣有着白和藍，或刷白或低劣摹仿花崗石的牆壁；教院仍顯露發着亮光的大鐘；一樣有着污穢窗簾與鐵柵的中國人商店，其中一根鐵條在一個夜裏曾被她學做馬尼拉頑童扭彎了；現在仍舊彎曲着。“一切進展得多麼遲慢啊，”他喃喃着轉入沙其里示西街。冰淇淋販一樣地尖叫，“蘇美蒂！”（註①）而那盞煙污的油燈一樣的照亮路旁的華人攤販和賣糖果的老婦人。

“奇怪！”他驚訝地說。“正是七年前就在此地的中國人，而那老婦人，也正是同一個，或者可以說今晚我做了一場歐遊七年的夢。我的天，那條人行道和我離開時一樣沒加以整理！”真的，山夏申道街和沙其里示西街轉角處的人行道上的石塊還是鬆弛凌亂。

他正默思着這個一切都在動盪的國家中的城市的穩定是項奇事的時候，一隻手輕按他的肩膀。他仰首看見那年老中尉正注視着他，面上掛着的笑容代替了他慣常有的冷酷與不歡的神情。

“青年人，小心點，領受你父親的教訓！”是老軍人猝然的招呼。

“原諒我，但你好像常常想到我父親。你可以告訴我他是怎樣死的？”依巴拉凝睇他問。

“什麼！你豈不知道嗎？”那軍官問。

“我曾經問過山地阿戈先生，但他不答應在明天以前告訴我。也許你知道？”

“我應該說我和一切的人都知道。他死在監牢裏。”

年輕人退後一步用着搜索什麼似的眼光盯住中尉。“在監牢裏？誰死在監牢裏？”

“你的父親，朋友，因他受監禁，”是感到相當意外的答覆。

“我的父親——在監牢裏——拘禁在監牢裏？你在說些什麼？你可知道我父親是誰？你確——？”年輕人抓住軍官的臂膀迫切地問。

“我相信我沒有弄錯。他是拉飛兒·依巴拉先生。”

“是的，拉飛兒·依巴拉先生，”年輕人無力地應着。

“啊，我以爲你已經知道這件事，”看出依巴拉的心情，軍人以充滿感情的聲調喃喃着。“我認爲你——但要勇敢些！在這兒沒有人能夠誠實而免受監禁。”

“我得相信你並不是在跟我開玩笑，”數分鐘的靜默後依巴拉微弱的聲音回答。“你能夠告訴我他爲什麼拘禁在監牢裏？”

老人似乎感到迷惑。“我不明白你家裏的事爲什麼不讓你知道。”

“一年前，他的最後一封信告訴我別因他不寫信而感到不安，因爲他非常忙碌。他鼓勵我勤於學業並——賜他的祝福。”

“那末那封信是他臨死前寫給你的了。我們埋葬他也快要一年了。”

“可是我父親爲什麼成爲囚犯呢？”

“爲了一項非常光榮的理由。來，拉住我的臂膀，跟我到軍營

去，我將邊走邊告訴你。”

他們緘默地移動着。年老的一個似乎沉入深思，輕撫鬚髮，尋求靈感。

“你知道，”他開始了，“你父親是本省首富，許多人敬愛他，也有許多人嫉忌他。我們到來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不幸地不全都安於本份。我這話是說你的祖先中間的一個，也是說你父親的敵人。不歇的改變，上層社會的腐化，袒私以及旅費低廉和旅程縮短，都是促成咒詛的原因。西班牙最卑鄙的人到這裏來，即使好人來了，也會同流合污。所以你父親在主教和其他西班牙人中間有着許多敵人。”

他猶豫了一下。“你離開後不過數月，你父親和拉瑪授的糾紛就開始了，但是我無法解釋糾紛的真正原因。拉瑪授神甫譴責他疏於向神懺悔，你也許還記得，雖然他從前沒有去懺悔，他們也不失是好朋友。再者，拉飛兒先生是一個正直的人，比較許多經常懺悔改罪的人與接受懺悔的人更正直。他曾爲自己制定一個嚴格道德奉守準則，而談論這些事時，他常常告訴我說，‘義馬拉先生，你肯相信上帝將寬恕任何罪愆，譬喻說謀殺，只爲了一個人把這告訴一個僧侶——不過也是一個凡人及一個有義務對這保持緘默的人——因爲他恐懼他會在地獄燒炙來贖罪——因爲他膽怯而且無恥。我對上帝有個不同的概念，’他常常說，‘因爲我認爲一個罪惡不能解脫另一個罪惡，罪行也不能因虛偽的懺悔或者奉獻捐款給教院就會減輕。用這做例吧：假使我殺死一個家庭中的父親，使得本來享受天倫之樂的母親和孩子們成爲憂傷的寡婦和貧苦的孤兒，我讓自己走上絞台，或者把這項秘密交託一位應爲我保守秘密的人，或者施捨給不需要賑濟的教士們，或日夜求赦罪和哀悔，是不是就會使永恆的公理得到伸張？那寡婦和孤兒們要怎辦？我的良知指示我應當肩負我害死的人的職責，爲我一手造致不幸的一家的福利奉獻一生。但就使這樣，又有誰能補償失去的丈夫和父親的

變？’你父親這樣想着，而循着這嚴格的準繩約制自己的行動，因此可以說他從不曾損傷他人，相反地，他力行善事，他說這是求洗卻你祖先的不義。話說回來，他和主教糾紛趨嚴重。拉瑪授神甫在講壇上譴責他，一個像他什麼事都做得出的人竟然沒有明指你父親的姓名真是件奇蹟。而我卻預感到早晚這事件會有嚴重的後果。”

年老的中尉又一次地停頓。“偶然地，本省發現一個因愚蠢而被陸軍革職後到處漂蕩的砲兵。這人爲了生活但又不許做苦工，因爲這樣會損傷我們的尊嚴，他終於設法謀得車輛稅收員的職位。這可憐的蠢才全然未受過教育，這項事實不久便被土人所覺察，因爲對於他們，會有一個目不識丁的西班牙人，是項奇蹟。每個人都嘲弄他，而納稅的時候笑聲洋溢。他知道他是受人嘲弄的目標，這使他的性情比較從前更加粗野更加暴躁了。他們會故意把紙張顛倒地遞給他，讓他費力地讀着，只要在紙上發現一空隙地方他便塗上一堆恰似他的簽名的鈎鈎。土人們一方面付稅一方面嘲弄他。他忍受自尊的受傷害來鳩收稅捐，但是他這時的情緒使他對任何人都沒有尊敬。他甚至同你的父親發生口角。

“有一天當他正在一家商店裏不斷翻轉一張文件以期使它端正，一個學童向着同伴做手勢，且笑指着稅收員。那個人聽見笑聲和看到這揶揄反映在路人嚴肅的面孔上，他忍耐不住，迅速轉身，追趕那群嚷着描，迷，米，莫，武（註②）的逃跑的孩子。狂怒和追不上孩子群沖昏了他的頭腦，他拋擲手杖擊中一個孩子的腦袋，孩子跌倒在地。他跑近去，用腳蹴踢跌倒的孩子。而先前嘲笑的人沒有一個敢上前。不幸地，你父親恰巧打從那裏經過，他忿怒地走向稅收員，握住他的臂膀嚴厲地責備他。那個因憤懣而不能自制的砲兵舉起他的手，可是你父親的動作比他更迅速，以巴士喀（註③）後代的膂力——有的說他打他，有的說他不過推開他，無論怎樣，他蹣跚地跌倒，頭撞在石頭上。拉飛兒先生急抱起受傷的孩子，送到鎮公所。數分鐘後，砲兵口吐鮮血，於昏迷狀態中死去。

“不出所料，地方當局介入，拘禁你父親。於是，所有從未敢露臉的敵人紛紛出現，捏造的指控來自四處。他被指為異教徒和叛逆。無論在什麼地方，做個異教徒總是非常危險的，何況管轄本鎮的鎮長常常過份渲染虔誠，和僕役們在教堂內高聲唸讀珠經，或是希望引起旁人應和。但是做一個叛逆，是比較會殺死三數個知書識字的稅收員的異教徒的處境更糟。所有的人會離開他，他的書籍文件被沒收。你父親被檢舉訂閱“海外郵報”和馬德里的報紙，送你留學德國，收存一位依法處死刑神父的一些書信和一張像片，和一些我記不清的事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連他是西班牙後裔而穿土人襯衫的事實也成為罪名。要是別人而不是你父親，或者不久他就會獲得釋放，因為有一個醫生證明那不幸的稅收員是腦沖血致死。但是他的財富，他對法律的信心，和他憎恨一切不合法與不公平的事，害了他。雖然我極端討厭向任何人乞求憐憫，我親身求見總督——前任的總督——懇陳一個像你父親脈管內有西班牙人寬恕的血液的人，不但與所有西班牙人和諧相處，且給予貧窮的移民食宿，絕對不可能是叛逆。我以生命財產和軍人榮譽為擔保，但都是徒勞。換來的不過是冷淡聽聆和被粗暴地驅逐出門外，且被詆為芝法魯(註④)。”

老人稍略停頓，深深地呼一口氣，覺察到目視他處不作一語的同伴，繼續說下去：“應你父親的請求，我準備為這案件辯護。最先，我跑去找著名的菲律濱青年律師 A，但他拒絕受理這案件。‘我將敗訴的，’他告訴我說，‘我替他辯護會招來一項對他的罪名，也許一個對我的罪名。去找 M 先生吧，他不但詞鋒銳利且是有大勢力的西班牙人。’我依言做了，那有名的律師接理這宗訴訟事件，幹練地處理它。但是你父親的敵人很多，部份隱匿不露臉。偽證人充斥，本可由被告方面用一句譏諷的話勾銷的讒謔，卻成形具體化。當辯護律師使他們自相矛盾甚至發表偽證以推翻他們的證言時，新的指控立即湧至。他們指控非法佔有大片田地和要求賠償損失。他們

說他與海盜打交道，以避免穀物和牲畜被擾。一年後，這案件終於錯雜得沒有人能夠明瞭。鎮長離職他去，繼任他的遺缺的人雖然有忠直的名聲，但只任職數個月，而他的繼任者卻耽溺於馬匹。

“憂煩煎迫和困苦的獄中生活，或者痛恨人們寡情薄義，使得你父親強健身體再也支持不住，而染上只有墳墓才能治療的疾病。當案件將近完結，而他被控做祖國的敵人與收稅員的兇手的罪名快要刷清的時候，他死在獄中，沒有人在他的身邊。我趕到時正好看見他嚥下最後一口氣。”

年老中尉沉默下來，依巴拉仍然一聲不響。這時他們已行近軍營門前，軍人止步，握着年青人的手說：“青年人，要知詳細情形，查問地阿戈先生吧。現在，晚安，我該返回職守，看看情形是否完好。”

靜默中充滿着深沉的情感，依巴拉握緊中尉多骨的手，目送着他直到他消失。然後回轉身召喚一輛過路的馬車。“挪拉旅館，”他告訴馬車夫的目的地聲音幾乎輕至不可聽見。

“這個人一定剛從監牢裏釋放出來，”馬車夫提鞭時想着。

註：

①SORBETE，冰淇淋的西班牙語。

②西班牙文的字母。

③西班牙本土信奉天主教的健壯民族。

④西班牙俚言，指久居菲律賓遂致精神失常的西班牙人。

## 第五章

# 黑夜裏的孤星

依巴拉走進俯視巴石河的他房間，茫然地坐在椅上，凝視着窗外遼闊的天空。對岸的那座房屋，燈光輝煌，片斷的歡欣的樂聲，大多發自弦樂器，傳過河來，甚至到他的房間。

假如這青年人較無掛慮，假若他較有好奇心而願意用他的觀看歌劇的望遠鏡來查看燈光中的情形，他將會迷惑於那奇幻的景象，這種奇景有時可以在歐洲的大劇院看到。漸趨低緩的音樂聲中，光圈的中心似乎展開一幅鑲有黃金和珠鑽的富東方色彩的飾帶，薄霧籠罩下的女神，暈輪包裹中的嫵媚的少婦，好像足不觸及地面地向前飄動。在她的面前，百花齊放，跳舞活潑，音樂鳴奏，及大群的魔鬼，水澤的女神，半人半羊的神，鬼妖，天使，牧者和牧女，搖擺着他們的手鼓，有節拍地旋轉着，各人把些禮物貢獻在這女神的腳下。依巴拉將看見一位美貌優雅的少女，衣飾着菲律賓女郎特有艷麗的服裝，站在各種階層的人——中國人，西班牙人，菲律賓人，軍人，教士，老的少的，指手劃腳生動地組成半圓形的中央。拉瑪授神甫微笑地站在美女的身旁，像個特別幸運的人。西米拉教士——是的，西米拉教士本人——正跟她講話。維多仁那夫人在整理那少女美髮上的一串明珠與鑽石，那可以使彩虹失去全部的光彩。她膚色白晰，或者太白了，而每當她舉起垂視的眼睛，就照耀出了



一個無瑕的靈魂。當她微笑時露出皎潔小齒，看見的人會覺悟玫瑰只是一朵花兒，而象牙只是象的牙齒。薄如羅紗的細麻包裹下的勻稱美雅的項頸閃耀着，如大家樂語所說的，鑲項鍊上的星星。人群中唯一木然不為她的華美奪目所動的是一個年青法蘭西示干教士，他消瘦蒼白，像是塑像似的全然不動也幾乎沒有呼吸地遠遠望着她。

然而，依巴拉沒有看見這一些——他的眼睛注視別的事物。一個四堵可怕的牆壁圍成的狹地，其中一壁留有小小的鐵窗；污穢地上的破蓆，躺着一個孤獨瀕死的老人，困難地呼吸着和左右旋轉着頭，在淚涕中間時而叫着一個人的名字的老人。老人是孤單的，但是從牆的另一邊不時可以聽見了鐵鍊聲和呻吟。遠處排着豪華的歡宴；一個青年儘情縱聲歡笑，在同時的樂聲與醉笑聲中，把酒傾倒在花朵上。那老人有着和他的父親相同的容貌，那青年正是他自己，而老人流淚喃喃叫着的就是他的名字。這是那可憐的青年人所看到的。隔岸房屋的燈光經已熄滅，音樂和喧囂也已停歇，但是依巴拉仍然聽見他父親臨死時喊叫他的兒子的慘痛的哀號。

靜寂把它的空虛氣息吹罩整個城市，萬物投歸空虛的懷抱中。鷄鳴交替着院塔的鐘聲和疲倦哨兵的哀號。黯淡失色的月亮浮現在天邊，一切都在憩息中；甚至為悲愁和旅程困倦的依巴拉也睡去了。

唯有不久前我們看見的無聲息地僵站於繁華廳中的那個青年法蘭西示干教士，守夜似的睡不成覺。他把肘臂擱置斗室的窗檻上，手掌托着蒼白的雙頰，默望天邊遠處黑暗中的一顆明星。星兒黯淡消失了，無色的月光也消退了，而教士屹立不動——他凝視着窗外的新村和遠遠天際裏在晨霧中的睡眠的海。

## 第六章

# 卡比丹地阿戈

你將在世間完結

當我們的人物睡興正酣或者在飽享早餐的時候，讓我們轉移注意力於卡比丹地阿戈。雖然我們沒有被邀做他的嘉賓的榮幸，即使忙在重要事件，我們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可以草率地對待他。

矮小的個子，清晰的皮膚，臃腫的身材和肥滿面孔，那是由於供應寬裕的油脂，愛戴他的人說這是天賜的，而他的仇敵則說是窮人的血膏，卡比丹地阿戈年事稍高，但看來很年輕，他會被看成卅至卅五歲之間。在我們的故事中他有張神聖的面容，蓋着前長後短烏髮的圓小腦袋卻有智囊之譽，不似中國人向上斜的細眼有着單純不變的表情，他的鼻子狹長而不平塌，假若不是他的嘴巴因過度抽吸雪茄和嚼菸葉時集中於一頰的不歇咀嚼而失去勻稱的話，我們可以說他能夠適當地自誇是個漂亮的人。儘管他有這不良的習慣，他仍舊小心翼翼地將天然的牙齒和兩顆牙醫為他鑲上每粒花費十二塊錢的假牙保持得異常潔白。

他是敏倫洛最富有的地主和頗居要位的農主，後者由於他在邦邦牙省和內湖省的田地，尤其在山謀哥鎮逐年增加中的入息。山謀哥鎮稱人心意的浴堂，聞名的鬥雞場和他眷戀的舊地，是他最心愛的市鎮，使他每年最少要在這兒消磨兩個月的時光。他在鎮內擁

有實業和同一個中國人合夥壟斷的鴉片營業帶來巨利，更無庸說。他們也簽訂多利的監獄囚犯伙食的承辦合同和負責供給糧草給馬尼拉許多大機關，當然啦，這些也都立有契約的。他與當局關係良好，又聰明機警且善於推測別人的需求，他是一個叫做白禮示者的唯一勁敵，以爭取菲律賓政府常喜委託於私人的包徵稅捐和政府官職的賄賂。因此這敘述中的故事發生的時候，卡比丹地阿戈是在這個地方會感到快樂的一個淺見的人；他富有，且與上帝、政府以及人們無所爭執。

他能夠與上帝和睦相待是沒有疑問的——就和宗教本身一樣。一個生活舒適，與上帝沒有直接交易往來，又未嘗借貸予祂的人，何必一定要同祂交惡呢？卡比丹地阿戈本人甚至在最大艱苦中也不曾祈求禱告，因為他有錢，而他的錢財會替他祈禱。爲了彌撒和許願，便創立了崇高有力的教士；爲了誦經和珠經，萬能的上帝便創造了爲富人服役的窮人——窮人爲了一元錢可被傭僱吟誦十六聖餐禱文和誦讀所有的聖書，甚至猶太文的聖經，如果多付給些錢。如果在迫切困難的時間他需要祈求上蒼的幫助，而手頭甚至沒有一支中國的紅燭，他會祈求他最崇敬的聖靈，答應他們許多東西以期使他們更欠負他的情誼，終於說服他們以他的願望是正常的。

他許願最多且忠實地還願的聖靈要算是安底保羅聖女，和平和順利的旅途的女神（註①）。至於其他聖靈，他不是那樣虔守有禮，一旦願望達到，他就不再去想他們，自然這樣對待他們了後，當再逢到需要時，他不曾再去找他們。卡比丹地阿戈知道日曆上充滿着閑散的聖靈，他們在天上的時候或者無事可以打發他們的時間。而且他認爲安底保羅聖女的權力與效驗比所有其他聖女合起來還大，不論她們攜帶銀杖，抱着裸體或者衣飾華麗的聖嬰，身穿無袖法衣佩着念珠和腰帶。這份崇敬也許因她是拘謹女神，能夠潔身自愛而且根據安底保羅管聖器者所說，不喜拍照。她生氣時全身轉呈烏黑，別個聖女則心腸柔軟寬大。無可否認地有些人喜愛君主專制

而不要憲法政治，正如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腓力第二和亞瑪利第一。這個事實或者可以解釋異教的中國人和西班牙人在有名的聖地跪拜；所不能解釋的是教士們爲什麼捲逃那可怕偶像的錢，到美國去，在那裏結婚。

卡比丹地阿戈的客廳裏，絲帘遮掩的小門導進菲律賓家庭不可或缺的小禮拜堂。在這裏有着許多在家奉祀的神祇——我們說“神祇”乃是因爲他較信奉多神教而不是一神教，這是他從不能瞭解的；象牙雕塑的胸部和手足，玻璃眼，長睫毛和金絲髮的聖人之家的偶像——仙查古律士雕刻的傑作。巴閣和陰米查區畫家的油畫象徵殉道者精神和聖女的神蹟；聖路士手持小盤茫視空際，盤中盛着一對附有眼眉和睫毛的眼球，如同在三神一體的畫上或古埃及墳墓看到的一般。聖巴士瓜：聖安頓尼含淚眺望衣着與總督一樣的聖嬰頭戴三角帽，身佩長劍和長靴，與馬德里兒童舞會的裝扮相似——這對於卡比丹地阿戈表示萬能的上帝雖然握有菲律賓總督的權力，法蘭西示干教士仍可把祂當作洋娃娃來玩弄。這也可以看到聖安頓尼教院長和他身旁的小豬，富有的卡比丹卻不敢以小豬看待它，因爲相信它是和聖靈一樣的神明，而稱之爲聖安頓尼的造物；亞西西的聖法蘭西穿了一件咖啡色長袍，有七支翅膀，他下面的聖賓暹雖只有兩隻翅膀卻手持喇叭；殉道者聖彼得被惡徒劈開顛頂卻使另一跪地的異教徒扶持着，另一旁也有一位聖彼得舉刀割去摩洛哥人——無疑是馬古斯（註②）的耳朵，摩洛哥人咬唇痛苦呻吟中，多立克式柱上鬥鷄拍翅引頸高啼——從這些，卡比丹地阿戈推定殺人和被殺的人一樣是成爲聖靈的好途徑。

沒有人能描盡他所珍藏的大群塑像和其美德，雖整章篇幅也嫌不夠，但我們不可忽視那尊加以油漆鑲金的木塊雕成的高凡四尺的美麗聖馬可爾塑像。這大天使閃耀的眼睛；皺紋滿佈的額際，和腓紅的面頰，正咬緊下唇，右握希臘古盾，左舞蘇洛短劍，那神情就像將殺死膜拜者和任何走近他的人，而不是那有角帶尾的露齒

啃咬他的纖細小腿的惡怪。

卡比丹地阿戈恐懼神蹟的發生，使得他從未敢走近這座塑像，因為連巴以弟（註③）雕場最粗濫出品的塑像也曾爲了懲罰罪徒多次顯聖。大家都知道西班牙有一尊耶穌塑像被請爲愛盟作證時，在法官面前頷首讚許，而另一尊相似塑像伸臂擁抱左旁的聖女如加拉。何況他不是在一小冊裏讀過一則關於蘇連洛地方聖羅米尼克塑像現身說教的事？是的，那塑像並沒有說出一句話，但是從他的動作中揣度得出——至少那小冊的作者揣度——他宣告末日的來臨。豈不是也有人報告說里巴鎮上路峇聖女塑像面頰的一邊腫大，而且裙裾緣上染有污泥？這些豈不是明顯地證明神聖的塑像走路時也會忘記拉起裙裾和或者是爲了我們而患牙痛？他不是曾經親眼看見受難日講道時候所有耶穌塑像同時點首三次，引起婦女和註定進入天國的人們同聲哀鳴？還有嗎？我們目睹教士向會衆展示耶穌從十字架下來的嬰兒的染血的手巾，我們快要被感動地淌淚，但是使我們靈魂感到不幸的，是管藏聖器的人告訴我們那只是在開玩笑，血迹來自壇上燒吃的鷄，雖然那天是受難日，而管藏聖器的人是肥胖的。所以，儘管卡比丹地阿戈怎樣謹慎虔誠，也小心翼翼地遠避聖馬可爾手中的短劍。“不可以冒險，”他自言自語道，“我知道他是位大天使，但是我不能信任他，不，我不能信任他。”

沒有一年他不曾陪伴樂隊朝拜華貴的安底保羅聖廟，他付價湊成三本珠經的許多次感恩彌撒中的兩次和那些沒有經文的日子，然後在有名的神聖塑像浸洗的水池沐浴。信徒們甚至還能在岩石上發現她的足印和頭髮的痕跡，她在岩石上弄乾頭髮，同擦椰油的一般婦人一樣，及好像她的頭髮是鋼鐵或者鑽石的，而她體重千噸。我們許將喜看到她，在信徒們面前撫弄髮絲和把足放在他們口裏或頭上。卡比丹地阿戈自認爲應盡的義務是在池旁大吃大喝，燒豬和其他豐肴食物，如燒煎大蝦，薄荷葉子。兩次的感恩彌撒使他花費四百多元，然這還是便宜的，只要想想聖母會自輪狀，火箭形，

炸彈與白礮形煙火得到的榮耀以及由於這些彌撒每年能夠為人帶來的額外盈利。

但安底保羅不是他虛飾虔奉的唯一地方。在敏倫洛，在邦邦牙和在山謀哥鎮，當他要鬥鷄及下一筆大賭注的時候，他會叫人送錢給主教爲他舉行請赦彌撒，並且，和羅馬人行軍前由星卜卦奉祭祀神鷹一樣，求助於占卜家授以最合適時宜與新的真理的方法。他最密切注意燭光燃香和教士的聲調，從這些設法預測他的運氣。一項公認的事實是他很少失手，如果他賭輸了，一切歸罪於教士的沙啞聲，壇上燭火不夠或脂油過多，或者一枚贗幣滲在錢幣中，兄弟會的職員會告訴他這些倒霉是上帝對他的虔誠的試鍊。所以，神父的愛護，管聖器者的尊敬，中國商販和煙火販子的爭相討好，他滿足地生活在這世界的宗教中。明智與虔誠的人甚至說他在天國極有權勢。

他能夠與政府當局相安無事是不成疑問的，雖然這項成就似是異常的困難。不能夠有任何新的思想，而滿足於他的現狀，他是隨時準備迎合每個政府機關低至五品官的慾望，在一年四季貢獻火腿、鬪鷄、火雞、中國果子等禮物。如果他聽見任何人說着土人的廢話，他不自認爲是土著，會附和地說着對土著更壞的話；如果有人詆誹中國或者西班牙的混血兒，他也會那樣做，或者因爲他經已自認爲是一個純粹的西班牙人，他素來是最先發言贊成任何新稅或者新的捐款的征課，尤其當他預感到這背後有着契約或者包稅的部署。他有一隊樂隊，準備奏樂慶祝省長、法官及其他官員上任日子或者生日、親戚的出生或逝世，及事實上是任何異於單調的每個事件。對於這些日子他會設法一些褒詞讚詩，讚揚着“仁愛的省長”，“公正的天國等待忠勇法官的來臨”，以及其他許多同類的東西。

在衆人的抗議和不予承認下，他成爲一個擁有相當厚資的混血兒團體的主席。任職的兩年中，他穿破十件長袍、十頂高帽和半

打手杖，長袍和高帽是穿往總督府和軍部，長袍與高帽在鬥雞場、在菜市、在遊行行列裏和中國商店裏可以瞧見，而卡比丹地阿戈汗流滿背的縮在帽袍下舞動有流蘇的手杖，用那出奇有力和驚人的莊重姿勢，調度得混淆成一片。

因此政府當局認他是一個有着最好性情的可靠者。濫馴易馭且善諂媚，雖然講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卻從不閱讀馬德里的書籍報章。真的，他們有點似窮學生珍惜爲自己走路姿態弄歪了鞋後跟的態度看待他。照他的情形來說，在基督教和污瀆的諺語：“貧窮的人有福了”和“富有的人有福了”都含有真理，即如恰當地施於他身上，有人說這是錯的，希臘語云：“光榮歸於至高的神而平安賜給地上善良的人。”，但是我們將在後面體驗到良善的人並不是個個平安的。

傲慢的人譏他爲受人玩弄的人，貧者認爲他是殘忍無情及災禍的剝削者，而他的下屬則視他爲專橫的暴君。至於女人呢，啊，女人！斥責的謠言流傳於破爛的茅屋，據說可以隱約聽見滲在哀泣中幾聲嬰兒的啼哭。不只一個少婦，低垂不敢仰視的眼睛和憔悴的面容，成爲鄰舍指責輕蔑的對象。但是他未曾爲這些事失眠或讓任何少女攪擾他的寧靜。唯一使他感到受威脅的是熱心宗教且獲得他從未有過的教士的讚賞的老婦。

這位承繼兄弟遺產的富孀和卡比丹地阿戈的虔誠競爭，使得教堂如同因邦邦牙輪船競爭而惠及人民一樣地從中取利。有一次，卡比丹地阿戈奉獻聖女一把飾有綠黃寶石的銀杖，巴多羅申娜夫人立即訂購一把鑲滿鑽石的金杖奉上。海軍遊行的時候〔註④〕，卡比丹地阿戈建立一座兩面的拱門蓋以縐紋絲綢並綴飾鏡子、玻璃球和燈架諸物，巴多羅申娜夫人就立刻建造四面六尺高的拱門，和更多的裝飾品。這時他將使出他最後的法寶，那特有的大量的鞭炮和烟火。這樣，神經衰弱的老婦抵擋不住響亮的鐘聲和爆竹聲，咬緊掉脫無牙的齒齦咒詛着。他勝利的笑，她卻盤算報復的計劃，付

出他人的錢請馬尼拉五個教派中的最好演說者，大教堂內第一流講師，甚至保羅會員（註⑤），向只懂得菜市俚語的有罪的人講解深奧的神學。卡比丹地阿戈的黨羽發現講道時她在酣睡，但她的擁護者為她辯稱講道的酬報早由她付清，而在任何事件金錢是最重要的。最後，她終於以三座鍍銀聖壇奉獻教堂，每座約值三千餘元。卡比丹地阿戈亟望她早日歸天，或者在五六起訴訟案敗訴，好讓他單獨侍奉上帝；不幸的是御庭中最幹練律師代她辦理案件，她的健康是簡直沒予病菌傳播的地方。她的擁護者深信她死後將被賜封聖女，連卡比丹地阿戈也將在她的神壇跪拜——卡比丹地阿戈對於這一切都表示愉快的答應了，只要她早點死掉。

這人正是我們筆下時代的卡比丹地阿戈。早些時，他是馬拉岡一個蔗園主的獨生子，家雖小康，他父親卻十分吝嗇地不化分文讓他受教育，因此他地阿戈執役於一個黑袍教派的神甫，一個好人而盡力教導他的人。當他開始研讀邏輯學而被譽為邏輯學家的時候，他的監護人和父親相繼死亡，使得他不得不放棄學業，專心做生意。他和一位仙杏古律示的美麗年輕女郎的婚姻帶給他社會地位和錢財。比亞爾巴夫人並不滿足於糖，錠青和咖啡的買賣，她想耕種也想收穫，因此年輕的夫婦便購買山謀哥鎮的田地，開始建立與拉瑪授神父和拉飛兒·依巴拉（那裏最富有的財主）的友誼。

婚後六年尚無子嗣的生活促使他們全神貫注在發財的迷夢裏。比亞夫人不但好看而且康健，然而她雖抱子心切，接受山謀哥鎮一個虔誠奉主的老婦人的勸告，奉獻捐款和參謁大雅凱雪雪聖女（註⑥），分賑貧窮，且在五月一個中午為巴基爾（註⑦）都崙巴聖女遊行時舞蹈。然而一切均屬徒勞，直至拉瑪授神父勸她往奧曼都的聖巴示瓜馬崙盛會跳舞求子，衆人都知道奧曼都三神——沙蘭曼女神，聖卡拉和聖巴示瓜是以求子必應著稱的。感謝這忠言，比亞夫人不久便懷孕了。唉，猶如莎士比亞的馬麥悲劇中的發現財富即停止歌唱的漁翁，她失去已往的欣愉，墮入憂悲的深淵，再也看



不到絲毫笑容。“精神浮動不定，是懷孕的常態，”衆人都說着，連卡比丹地阿戈也這樣說。產後結束她不可告人的隱痛，遺留下一個可愛的女嬰，拉瑪授教士本人做女嬰的誼父。聖巴示瓜既沒賜給他們所祈求的寧馨兒，女嬰被命名馬利亞·克拉那，以紀念聖卡拉和沙蘭曼女神，而以緘默來懲罰聖巴示瓜。

小女孩在依沙迷姑母照養下長大。她是在故事開始時見過的那個溫雅好心腸的老婦。女孩的童年大部消磨在山謀哥鎮，因為那邊的健康氣候，在那裏她受到拉瑪授神甫的愛顧。

馬利亞克拉那沒有她父親的細眼，像她的母親，她有一對烏深大眼睛，長睫毛，時而露出喜悅的微笑，時而顯得憂鬱多愁。金絲似的鬢髮，不高不低的挺直鼻子和嘴旁笑渦，讓人想起她母親迷人的笑容。她的皮膚細膩如葱，潔白似棉絮，更使親戚們迷惑不解，她唯有卡比丹地阿戈一般小巧玲瓏的耳朵。依沙迷姑認為比亞夫人許多次在聖安頓尼偶像的腳下跪泣渴求，才有她那美如歐人的面貌。另一堂妹意見也是相同，所異的是神靈的選擇，對於她，那應當是聖女本人或聖馬可爾。卡比丹珍朗的堂兄，能夠默喻亞麥（註⑧）的有名的哲者，則從天象中尋覓解答。

受着衆人的鍾愛，馬利亞克拉那開始在愛悅的氣氛中生長。她在迎神遊行行列中出現時，背插金銀小翅的長白衣，烏黑的濃髮飾滿玫瑰花和茉莉花，手裏抱着兩隻以淺藍絲帶繫緊的小鴿，連神甫們也不得不回顧睇視。繼後她會那麼歡欣及天真爛漫地談着，使卡比丹地阿戈高興得只有歌頌奧曼都諸神和勸告人們多買雅緻的彫刻。

南國的十三四歲少女發育得好比隔夜怒放的嬌蕾。這時的馬利亞克拉那充滿着神秘與羅曼斯，應敏倫洛神父的建議，被送進聖凱示玲修道院，接受女修道士嚴格的宗教教養。她含淚離別拉瑪授神甫和她童年唯一的摯友，克雷瑣示多摩·依巴拉，不久他也遠行到歐洲去。在那修道院內，就使在女修道士的嚴密督視下，也得通

過雙重的鐵柵與外界接觸，她這樣過了七年。

各人有着他的特殊目的，又知道這兩個年青人的相悅意愛，拉飛兒先生和卡比丹地阿戈同意他們兒女的婚事，和組織合資生意。這協議在年輕的依巴拉離開後數年決定的，雖然遠隔重洋而處境迥異，兩顆喜悅的心卻同樣的歡欣慶祝。

註：

①這有名女神於一六二六年由范沓莫那從墨西哥的亞加普戈到這裏統治時帶來的。由於她具有風平靜浪的神異權威力，曾數次隨大帆船航行海上，直至一六七二年才正式奉祀在馬尼拉市東北郊的山崗上的寺院，由奧古斯汀神父負責看管。聖壇初建不久，她曾出現在一棵高茂波羅蜜樹梢間。大家樂人稱這種樹做“安底保羅”，她就是這樣得名的，是菲國最負盛名的聖地。

②參閱聖經約翰第十八章第十節。

③內湖省以製造傢具著稱的社鎮。

④黑袍僧派每年十月為主神“唵珠聖女”——一六四六年打垮了荷蘭艦隊的功“神”，舉行迎神遊行。

⑤聖賓西保羅會會員，主要的任務是傳教與教書。他們於一八六二年到菲律賓來。

⑥“凱雪雪，位於呂宋島棉東岸省大雅管轄的聖地，其名稱來自該地人民奉祀凱雪雪聖女，——聖女塑像奉祀於聖壇中央，浮現不明的露腹大鷹做了聖女神龕；我們現嗤之無稽而世紀前居菲的西班牙人感其蠢惑的觀念。凱雪雪聖女靈驗榮譽吸引不少遠方島民於每星期六來此參拜。兩世紀半前，漁人自水中拉起的網發現她。有人相信船被風浪捲送至此才被漁人發現。迷信至愚的島民相繼述說她出現樹梢間，遂在離聖地不遠地方建立拱門以資紀念。”

⑦巴基爾：內湖省小鎮。

⑧西班牙籍亞麥教主的哲學巨著。



## 第七章

# 陽台上的牧歌

所羅門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那天清晨，依沙迷姑和馬利亞克拉那去教堂做早晨彌撒，前者戴上眼鏡便於聖餐禮時誦讀“拯救福音”，後者衣飾淡雅，頸繞着似頂鍊的藍色噫珠。神父剛自聖壇上消失時，少女就表示要歸家，使得那好姑母感到十分驚異和不悅，她相信她的姪女 最低限度也得和女修道士一樣的虔誠和熱心。老婦人手劃十字呢喃低怨地站起來。“上帝將會寬恕我，依沙迷姑，因為祂一定會比你更了解女孩子的心事，”馬利亞克拉那或者可以這樣說，來避免姑母的譴責。

早餐後，馬利亞克拉那刺繡絲手袋打發煩燥的時間而她的姑母手執鷄毛帚拭拂昨夜歡宴留下的痕跡。卡比丹地阿戈忙着閱讀文件。每次街上送來的喧囂聲，和每一輛馬車打從門前經過轆轤響聲，都使這少女顫抖和心跳加速。她現在多麼希望此刻能回返寂靜的修道院她的友伴中間，以寧靜心情迎接他。但是，他不正是和她一同遊息也吵過架的青梅竹馬的伴侶嗎？這些的原因無需我來贅述；假若你，親愛的讀者，曾經戀愛過，你將會了解；如果你未嘗戀愛過，那麼，這是多餘的，因為這不是未有經歷的人所能夠懂得其中奧妙的。

“我相信醫生的話是對的，馬利亞，”卡比丹地阿戈說：“你看來

蒼白，需要新鮮空氣的，你應當到鄉間去。馬拉闊，你說好嗎？或是山謀哥？”一提起山謀哥，馬利亞克拉那雙頰羞紅得如同罌粟，一句話也答不出來。

“你和依沙迷姑可立即往修道院收拾衣服並和友伴們道別，”他頭也不抬的繼續說下去。“你不須再住在那邊了。”

淡涼的離緒掠過女孩的心田，雖然另一思念沖淡了它。

“四五天內，你的新衣裁製了後，我們動身往馬拉闊。你的誼父已不在山謀哥了。昨夜你或曾見過的年輕神父，是那裏的新主教。他是個聖人。”

“我想山謀哥比較好些，表兄，”依沙迷姑會意似的。“何況那邊我們的房屋比較好些，而且迎神的節期快將來臨。”

馬利亞克拉那聽到這話歡悅得差點擁抱依沙迷姑，但聆聽馬車戛然停在門前，面容頓呈蒼白。

“啊，對的，”卡比丹地阿戈回答。忽然間，他轉變聲調的說：“克雷瓊示多摩·依巴拉先生。”

女郎觸電似的掉下手中針線動彈不得——她全身劇烈的顫慄着。樓梯旁邊的腳步聲和洪亮男人口音已可聞到。那聲音像頗有魔力，女郎立即控制自己的情緒，跑去躲在小禮堂裏。卡比丹地阿戈和依沙迷姑相視而笑，連依巴拉也聽見閉扉聲。女郎正手按忐忑心跳的胸口，蒼白地偷聽日思夜想的聲音！啊，他問起她了。她喜極吻了近旁的塑像，恰巧是聖安頓尼教主，一個誘人快樂的聖徒。她從鎖鑰孔裏瞧見他，愜意微笑時，她的姑母自背後把她拉出來，她不禁以雙臂擁抱老婦人，在她頰上散落無數的親吻。

“傻孩子，你怎樣啦？”老婦擦乾她眼角的淚珠。馬利亞克拉那難為情的以豐滿的手臂遮眼。

“來，準備好和我一道出去，”老婦愛憐的補充着。“當他向你父親問起你，來，不要讓他等。”女郎依順地跟她走，他們把自己關在她房間裏。

正當卡比丹地阿戈和依巴拉津津有味地閒談，依沙迷姑半拉半推地帶她出來，而她畏羞得不敢正視任何人。

怎樣讓兩個靈魂的眼睛代替了一切的語言，比之嘴唇說出的聲音損傷了喜悅的情感，所傳達心靈深坎更美好更完整？委婉欲訴的千言萬語經眼睛穿入彼此心岸勝過無力的口語——有如咆哮怒鳴的雷聲比擬令人目眩的閃電，共鳴的情感，意會的瞭解；如果言語是必需的話，那不過心之所欲，充沛全身的喜悅，指使人體心理生理權力合奏散佈靈魂各處的快樂之歌。而面對含愛摸索的眼神，一會兒閃耀吐光，一會兒匿避不視，它實無以應付；那嗔笑，那輕吻，那微微的嘆息。

依沙迷姑的毛帚拂起滿室灰塵，讓兩個相愛的人在陽台的園亭間安祥無拘地互訴衷曲。啊，可愛的小椋花，是他們的什麼低語使你點頭？還有你，叢林深處寧靜的黑夜雖不成妙音的微風。說吧！啊，陽光普照萬物的大地永生的標誌，因為我只知曉敘述平凡的散句。既而你不願意，我將自己試試看。

蔚藍的天空浮動尚未滲透玫瑰花香的夜風，吹顫了常春藤的葉和花，也吹動椋花和玉蘭，曬焦的魚乾和中國式燈籠。偶而小河裏划槳的激水聲和敏倫洛木橋匆忙駛過馬車和貨車，他們聽來格外分明，雖然老姑母的喃喃自語：“那也好，在那兒，鄰戶會監視你們。”起初他們漫無目標愉快地空談着，和誇張的歐人一樣——本國人感到悅耳清新，但為外國人嗤鼻。

她，像個卡因姊妹，妒嫉地問她的愛人：“你常常想念我嗎？旅程中各城市裏的美麗女人可會叫你把我遺忘了？”

他，也像個卡因兄弟，巧妙地閃避話鋒。“我會忘記你？”他盯視她充滿喜悅的烏黑大眼。“我那會背棄神聖誓盟？你還記得風雨交加的夜晚，你看見我獨自跪在亡母身旁悲泣，輕輕地走近我，把那隻一向很久不讓我觸摸的手，按在我的肩上說：‘你失去了你母親而我從沒有過，’說完，陪我哭了。你十分喜歡她，她也視你如己出。

外面淅瀝的雨聲，劃空的閃光，我似乎在裏面聞及細微的音樂，看見她蒼容上的微笑。唉！我的父母如仍在人世，他們將怎樣的端詳你！我緊握你和母親的手，默誓永遠愛你並使你快樂，無論情境如何地艱辛。如今，這從未使我困惱的誓約又一次更生了！

“我會忘記你？對你的榮念使我旅途遭逢荆棘時堅強，使我忘記了故國的不幸和父老的掛念，它且成爲異鄉遊子慰藉之泉。夢中我看見你屹立晨曦薄霧中的馬尼拉灘上。低迴沉鬱的歌聲喚醒童年的回憶，愉快的，喜怵的和一切你居住此鎮所給我的夢般的過去。你在我眼中有如仙女、聖靈，故國的詩樣替身，美麗可愛，天真純樸，一個道地的菲律賓兒女，秀麗山川和母國西班牙高貴品格孕育而成的結晶，你身上承繼兩者的優點：美和愛。真的，愛你和愛祖國竟合而爲一。

“我豈能忘掉你？我屢屢若聞你彈琴時在琴鍵上發出的音符和你抑揚的聲音。我在德國富於詩人謎般幻想和上代遺留神話的森林中，深夜獨自徜徉着，我輕輕叫你喚的名，想像深谷繚繞煙霧中裊裊上升的你，或冥思白沙土響聲中辨察你的聲音。遠處工罷歸來村民的農歌配合我內心的呼喚，告訴我他們是正爲你引吭高歌，平添夢幻似的思念幾許的真實感。有時，我迷失山路途中，夜帷已漸漸下降，正如往常一樣，我發覺自己仍舊流連密林叢樹間，找尋歸徑，幾道疏落月光，掉白葉縫，又一次我看見你出現叢林中央，猶似朦朧中的美影，浮動於明與暗之間。夜鶯婉轉歌唱了，因爲它也爲你所動。

“我想起你嗎？愛不但溫暖了白雪也點綴了硬冰！意大利清朗美麗的天空令我想起你的眼睛，輝耀的田野有如你的微笑；芳郁安那俞舍平原充滿東方色調，浪漫而且多采，告訴我你的愛情！夢幻般的月夜，我泛舟萊因河上，驚奇自己怎能爲想像蒙瞶，竟然發現你在河岸上，在羅利麗大石上，或在水的中央，像是予人安慰女神，在夜闌人靜的當兒，爲孤寂的廢頹宮殿清歌一曲。”

“我沒和你一樣旅行，我只知道你居住的城鎮馬尼拉和安底保羅，”她含笑輕答，表示她相信一切的話。“自我向你言別進入修道院後，你的影子常繞腦海，只有受那懺悔教士強迫時，我才暫時把你驅出思潮。我記得孩提時共玩各種遊戲和爭吵。你常爲了相偕遊玩撿尋灘上最美貝殼和河中最圓滑有色小石。你多麼愚笨而常玩輸，我於是打你以爲處罰，但總是那麼輕輕的一下，因爲我不忍打你。遊玩時你比我更常施用詭計，最後惟有吵架終結了事。還記得你真的生氣我嗎？雖然你使我爲此痛苦，但是我後來在修道院內想起時，卻覺好笑而渴望你的出現，再一次的吵架——再一次的和解。有一次我們隨同你母親往溪邊叢竹陰處洗澡。溪的兩岸花草密生，那時你已在亞典羅書院讀書，不嫌其煩地用拉丁語和西班牙語一一地告訴我那些花草的名字。我卻毫無注意地追逐花間彩麗似針的蜻蜓。時而揮手驚走它們，時而俯身捕捉滑翔地溜過苔蘚石旁的小魚。有一次你忽然不見了，回來時手裏卻拿着綠葉和橙黃花朵編製的花冠，你把花冠放在我頭上叫我克爾，而另外爲自己編個藤冠。但是你母親拿走它們，和預備給我們洗髮果戈葉一齊在石上摔碎了。你淚水模糊地埋怨母親不懂得神話。‘傻孩子，’你母親道，‘你將發覺你的頭髮多香，’我笑了，你竟生氣終日不與我一語，使我難過得想哭。炎陽高掛的歸途，我拾起道旁的樹葉插置你的帽際遮避炎日。你笑着拉我手，於是，我們又和好如初了。”

依巴拉喜悅地打開小冊，拿出一張包裹幾片芬香但已變黑葉片的小紙，“你的樹葉，”他回答她那探究似的視線。“這些都是你給我的。”

她也急忙從腰邊拿出一隻白緞錢袋。“你不能觸摸它，”她輕敲他的手掌說：“一封告別的信。”

“那封離別前寫給你的？”

“你難道曾經寫給我別的，先生？”

“我告訴你些什麼事？”



“許多謊話，一個犯過者的托辭。”她含笑回答着，使他知道即使是謊話她也多麼珍惜這些謊話。“現在安靜的聽我讀。爲了免你成爲驕傲的殉道者，我不讀你最佳句子。”

她舉紙高及額際，不讓青年看見她的面孔，她開始讀着：“我的……底下面的我不讀了，因爲那非真實的。”

她搜索其他的幾段。

“我父親不顧我的請求，堅持我應得離開。‘你已長成了，’他告訴我，‘爲了你自己的前途和責任着想，應學習更多人生科學智識，俾你將來造福人群。在我的庇護下，像此商業氣氛濃厚的社會，你永遠那麼淺見少知。有天你失掉我，你將如我們的詩人巴塔撒兒所說的那棵樹：生長於水中，雖片刻炎熱和低微溫度也夠葉子枯乾。你懂嗎？你已長大成人，卻哭泣像小孩。’他的責備損傷我的自尊，我承認我爲了愛你的緣故。我父親靜默好久，然後以手按我肩膀，聲音震顫地說：‘你以爲惟有你自己才懂得愛，而以爲你父親並不愛你，一點也不因離別感到難過嗎？你母親剛離世，淒涼的晚年更加孤寂，惟有寄望你身上。但是爲了你的將來。我甚至不知將來我們能否再見面，我接受孤寂。想想你美麗的遠景，而我的已經過去，初愛給你的鼓舞，而我的卻早凋謝；你熱血沸騰着，而我感到冷顫的侵襲。你還飲泣不肯離開，寧肯戀目前犧牲將來，不肯爲自己也爲國家造福，’我父親話說至此已是聲淚俱下，我跪伏他膝前，請求他的寬宥，向他保證我已準備離開——。”

依巴拉逐漸增長的不安，使得她不得不停下來，他面容蒼白的來回踱步。

“什麼事？什麼騷擾了你？”她問。

“你幾乎使我忘記所負的責任。我應該立刻回鎮去。明天是追悼死者的日子。”

馬利亞克拉那深烏眼睛盯住他好久，然後擷下幾朵瓶裏鮮花，多情地說：“去吧，我不再耽擱你，幾天後我們將再見面。請替我置

放這些花於你父親的墳上。”

數分鐘後，卡比丹地阿戈和依沙迷姑伴隨依巴拉下樓，馬利亞克拉那自己關在小禮拜堂裏面。

“請轉告安玲打掃房屋，馬利亞和依沙迷姑要來。祝你旅途快樂”卡比丹吩咐鑽進馬車的依巴拉，馬車立即向山牙米爾前進。

爲着安慰依在聖女塑像旁啜泣的馬利亞克拉那，她父親說：“來吧，點燃兩枝各值二雷爾蠟燭，一枝給聖羅切<sup>①</sup>，一枝給旅者護神聖拉飛兒。扭亮和平和幸運女神前的那盞燈吧！爲了許多不幸發生的緣故。與其日後付出大筆贖金，倒不如此刻多費掉四雷爾的蠟燭和六瓜多示的油。”

註：

① 敦洛區的護神，馬尼拉的聖安頓。他常被人祈求驅走疫癘。



## 第八章 回 憶

依巴拉的馬車經過最熱鬧市區，同樣地黑夜使他愁悶而白天忘形歡樂。移動中各角落，加速度奔馳馬車，穿着不同服飾的白種人，中國人和島民，果販，換錢者，裸胸役夫，雜貨店，零食店和菜館，商店以及泰然自若的牛拉着的貨車，它們不覺拉車之苦，邊走邊嚼咀着，一切紛亂攪擾，連炎日也算在內，冲鼻的腥味和惑眼的雜色，喚醒青年似夢的回憶。

炎陽高懸，未修整街道鋪上層層塵埃，使得路人咳嗽，也迷住他們的眼睛。不過一天雨水，弄得遍地一窪窪泥水，於夜晚反映馬車上燈光，車輪過處，污泥濺至數尺遠人行道上。多少婦女繡花拖鞋留棄污泥漿中。

偶而光頭囚犯列成長陣修葺街道。短袖上衣和長不過膝外褲，每人身佩藍色字母和號數。足踝上纏以破布鐐銬，寬弛摩擦的不舒服和鐵鍊的冰涼。兩囚犯鎖在一起，炎日燒灼皮膚，又熱渴又疲倦，他們忍受一個手執皮鞭以鞭打虐待他人為樂的同囚答打，他們俱魁梧高大，冷酷面孔尋不到一絲笑容。惟有鞭落肩膀或路人棄烟末被近處囚犯搶了去時，方才稍微有神，奇異的眼光盯住路人。

依巴拉似乎還聽見，大石壓碎填補泥窪和紅腫腳踝上叮噹作響的聲音。他顫慄地想起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一幕。一個酷熱的下午，咄咄迫人的炎陽照射路旁拉車，車旁躺着一具直挺挺的屍體，僵硬的，半睜着眼睛。另外兩人默默地為不幸者綁紮竹屍架，沒有

憤怒哀痛，也沒有急燥不耐，十足表現島民典型；今天是你，明天也許是我，他們都明白。沒有人停足稍爲注意一下，女人們更是若無其事地投以好奇的一瞥走開了——那麼常見的無怪乎他們變得麻木了。馬車奔跑過去，反映晴空無雲焦灼的日光。惟有他，來自田村活潑的十一歲孩子，深深地感動，隔夜夢魘起來。

那座耐久多用的菲律賓浮橋芬地巴加示，已不見了，多年來的服務，因橋身日久失修，和隨河水浮沉，起伏不定的巴石河終於把它摧毀。山賈米爾(註①)市墟邊杏樹並沒有長成，還是那樣衰萎不堪。大橋頭也沒因前面刻有女像花柱的大廈，代替了從前那排破舊商店，增添幾許雅觀。西班牙新橋惹起他的注意，左岸竹叢樹林乃大橋頭末端和依示拉羅米羅的銜接處，叫他回溯涼爽的清晨，他曾泛舟過此到烏利烏利沐浴。

他碰見許多駿馬拉着的漂亮馬車，內中坐的有政府官吏，睡眼惺忪地上辦公室，有軍官，有形態可笑的中國人，也有嚴肅的神甫。其中一個高傲昂視被他認得是拉瑪授神甫，可是已經過去了，他現在和路過馬車裏的卡比丹珍朗夫婦和他們的女兒親睦地招呼。

過橋後，馬匹發狂地沿山萬那洛(註②)奔跑。右邊亞羅西洛示煙廠工人擣搗煙葉時的反響，依巴拉不禁笑了，他想起小時經過芬地巴加示浮橋，聞之作嘔的濃烈氣味。煙廠裏的巧妙對答的喧囂工人，竟使他猶置身馬德里，煙廠工人暴動，致不幸的巡警遭受死傷。

植物園驅散這些記憶；在不堪比較下腦中浮現歐洲規模宏大植物園，在那邊，雖園中一葉一花也盡心培養，即使各不同區域，良好的供應和照顧，任人觀賞。依巴拉轉首眺望古老的馬尼拉，繞城牆垣和溝渠，有如病危的女孩包裹於老祖母年輕時所穿的外衣裏。

一望無垠的碧海！“在海的另一邊就是歐洲，”青年想着，——“歐洲，生氣勃勃的居民不歇地追尋快樂，晨起即編織美夢，西墜斜日擺脫一切愁苦，雖災禍降臨身上也自得其樂。是的，無盡大洋的遙遠海邊，有精神至上國家，他們雖放縱於物質享受，卻比一般自

以奉神靈性高超的人們更爲高超脫俗。”

然而，這些思念頃刻化爲烏有，當馬彥馬淵曠場（註③）上小土丘出現在他的眼前。近崙禮沓那邊的孤墳，讓他緬懷曾激勵他追求智慧和明辨真理的老人。老人所教導的雖然不多，卻非無可一取的覆述，且不讓最優美人類發展史專美於前，那老人乃老神父，他臨別賜言尚縈繞他耳邊：“切記知識是人類產物，惟有勇敢的得到它，”他吩咐他道。“我把我的先生教給我的加上努力學習得來而薪傳給後代的，一併轉賜了你。你也要同樣的去做，且加上三倍，因你將負笈外國。”他接下去微笑道：“他們到這兒發掘財富，而你卻前往他們那兒，追尋我們所沒有的財富！記住，發光的東西不一定是黃金。”老人已永眠於孤墳裏。

浸涵記憶中，青年喃喃可聞：“不，無論如何，祖國第一，西班牙的子民，菲律賓第一，不，命運也泯滅不了祖國光榮！”

他不留意陰米沓區，那有神鳥復活似的從灰燼中建起整排藍房，蓋屋着紅鐵白樺屋頂的地方，也不注意馬拉帝或騎兵營房，圓錐或三角形草屋，半隱蔽於蕉樹和椰樹蔭中。

馬車向前奔馳，碰見迎面而來孛蕪馬鞍一看就知來自鄉村的馬車。馬車夫偷偷地窺瞥華麗車廂乘客，卻互不交換一語，也不作禮。時而滿載重貨拉車，由慢而遲鈍的牛拖着，牛背上車夫單調乏味悲歌，有時配合車軸怪叫，有時混雜干瘃百瘡的車輪，沉重地在路上凹轍滾過，發出刺耳呿啞。碧綠草場，遍地吃草畜群，三五成群白馬，散落於田野間，幽靜地棲身懶洋洋地正在反刍和午盹未醒的牛背上。遠處馬兒驚慌跳躍，被一些長尾多鬣步馬追逐。

生氣蓬勃又像詩般美麗的田村，不能引起青年的興趣。他許已進入睡鄉。樹頂透射下來的熱光，燒灼農人的腳底，並不使他感覺喜歡，抑或樹蔭下乘涼的村民。青年的馬車卻因路上竹橋和高低不平的道途顛簸得非常厲害。

註：

①現在的賽萬蒂示廣場。

②現在的勞頓廣場和馬彥馬淵。

③馬彥馬淵曠場，連接崙禮沓，乃政治犯被絞殺之地，作者於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卅日在此被處死刑。位於王城（前馬尼拉市）外東邊，島民見逐於西班牙人所居地——打家鹿語“新市”之謂。現稱華策士臨曠場。

## 第九章 地方事件

依巴拉沒有看錯，馬車廂裏乘客正是拉瑪授神甫，預備往訪依巴拉剛剛離開的地方。

“你們上那兒去？”神甫詢問進入鑲銀馬車的依沙迷姑和馬利亞克拉那，心不在焉地輕撫女郎面頰。

“到修道院拿我的東西，”後者回答。

“啊哈，我們將知道究竟誰強，我們將知道，”拉瑪授神甫茫然地喃喃自語，微一鞠躬轉身走向屋裏，留下迷惑的婦人。

“他定在默誦說教辭的，”依沙迷姑解釋。“進去吧，否則我們太遲了。”

拉瑪授神甫是否在預備說教辭，我們不知道，然而他受嚴重事情煩擾卻是事實，因為他竟忘記伸手給差點屈膝吻手的卡比丹地阿戈。

“山地阿戈，”神甫即說，“到你辦公室去，我有要事與你商量。”

卡比丹地阿戈開始感覺不安，半響說不出一句話；順從地跟在臃腫神甫後面，神甫隨即把身後大門關閉。

當他們閉室密談之際，狡滑的西米拉神甫乘彌撒剛畢沒人注意，溜出黑袍僧派教堂，走進本派住在位於依沙迷二世或麥哲倫門內的教區，根據在位的皇族而定其名稱。濃鬱撲鼻的朱古力香味，和財務室鏗錚角幣聲音他都未稍加理睬，連檢察教友謙遜招呼也視若無睹，逕自闊步而過，敲打走廊盡處的門。“進來，”孱聲無力的



應着。

“願上帝早日恢復貴體康健，”年輕黑袍僧人室後殷殷致候。

年老教士坐在大靠椅裏，面容枯黃，缺乏生氣，有如利迷拉繪畫聖徒。深陷凹窩眼珠上面，兩道縮結眉毛，顯出眼睛多麼炯炯有神。西米拉神甫交叉雙手站在可敬的聖羅米爾塑像肩旁，隨又垂手無語的侍候着。

“啊，”老人微息道，“他們勸我施手術，赫蘭羅，在我這年紀施手術，這地方，這可怕的地方！領受我的教訓吧，赫蘭羅！”

西米拉神甫注視病人一會兒。“您決定怎樣？”他問。

“死！我還能做什麼？我忍受痛苦夠了——我使太多人痛苦，現在是清償的時候了，你呢？你何事到此？”

“我到此和你商量你囑咐辦理的事。”

“噢，事情進展得怎樣？”

“呸，”西米拉神甫鄙夷地回答。他坐了下來，臉上露出蔑視神情。“他們滿口胡語。年輕的依巴拉敢作敢為，他不像個傻瓜，但我相信他是個好孩子。”

“你這樣相信嗎？”

“爭鬥已於昨夜開始了。”

“那麼早？怎樣的？”

西米拉神甫於是簡述拉瑪授神甫和依巴拉間衝突情形。“況且，”他終結地說，“那青年將與卡比丹地阿戈的我們的修道院受教養的女兒結婚。他有錢有勢，雖多樹強敵犧牲財富也不惜孤注一擲。”

病人頷首同意。“對我和你同樣想法。有那樣的妻子和岳父，他莫如身心均屬我們的教堂，否則，讓他向我們挑釁吧。”

西米拉神甫愕然不知所應。

“爲了教團本身利益着想，當然的，我的意思是說，”他答道，困難地呼吸着。“我寧拒朋友可笑諂媚而接受公開指摘，因爲它比較

有價值些。”

“您以爲——”

老人注視他良久。“你得把事情看清楚，”他憂鬱地喘口氣。“祇須我們的權勢被深信，它是不易動搖的。假使我們被攻擊，政府會說，‘他們的攻擊純係爲了自由受阻遏，所以我們應保護被攻擊者。’”

“可是如果適得其反，怎辦？”

“政府不會聽信他們的！”

“雖然如此，假若貪婪致使它嫉妒我們的收穫——要是敢死之徒——”

“那末災禍降臨他身上！”

兩人緘默片刻，病人繼續道：“況且，我們需要指摘以提高警惕；它睜開我們的眼睛，設法補救自己的缺點。過份恭維不過欺瞞我們，且茫然不解，等我們發覺自己成爲嘲弄的對象時，已蹈前次在歐失敗的覆轍。錢幣不再湧進教堂，沒人買肩帶或腰帶或任何東西，那麼，我們將失去控制良知本能了。”

“但是我們還有產業呢。”

“一切將喪失的，如同在歐洲喪失一樣！最糟者莫如自己一手造成的毀滅。譬如說，任意提高每年屋金，儘管我費盡口舌也無法挽回島民無可奈何地自己買地，比我們得到更多的利潤。我怕我們已日趨衰落。因此，我們不應加重負荷，人民已發怨語了。你採取的步驟很對，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讓我們爲保有那份留下給我們的威信，洗手不幹，也可見容於上帝座前——仁慈的上帝，請寬恕我們的弱點吧！”

“那麼，您想租金和稅收——”

“不要再提錢吧，”病人厭煩地打斷他。“你說中尉威齊拉瑪授神甫——”

“是的，神甫，”西米拉神甫怯笑地插入，“可是今晨碰見他時，

他非常懊悔昨夜的失檢，他相信拉瑪授神甫同樣地酒後醉語。‘你的要齋呢？’我打趣地說。‘神甫，’他告訴我，‘我曉得應如何爲自己聲譽履言，然而我並非告密者之流，正因爲此，我還佩戴兩星肩章。’

接着，他們閒談些不關要緊事情，西米拉神甫即告辭離去。

其實中尉並沒赴總督府，而總督已獲有關事故報告。談及馬尼拉報紙暗示他爲星座和天象時，其中一處從敘述拉瑪授神甫事件雖則有點誇大其詞，卻屬事實。

“你從何得知此事？”總督含笑地問。

“自拉如賈，今晨他在辦公室告訴衆人。”

總督又笑了：“女人或教士，均不能侮慢我。但我希望平靜渡過任職此地期間，而不屑與小人一般見識。我聞知地方管區藐視我發出的命令。我曾下令革職此教士以爲懲罰，而他們調他至另一更佳市鎮——‘僧侶的把戲’正如我們西班牙所謂。”

當他獨自徘徊時，他斂住笑容。“唉！如果人民並不那麼愚蠢，我當設法制止他們的神甫，”他太息地自語。“這是他們命註報應，所以任由衆人之意做吧！”

此時，卡比丹地阿戈終結他同拉瑪授神甫的談論，說得更正確點，拉瑪授神甫終結這場談論。

“現在你已受警告！”法蘭西斯干教士告別時道。“假如你事前徵詢我的意見，或我問你時不撒謊，一切都可避免。相信你的保護者，停止施弄詭計吧！”

卡比丹地阿戈在客廳裏來回踱着，一會兒沉思，一會兒嘆息。突然地，像歡愉念頭浮呈腦際，他跑進小禮堂吹熄爲依巴拉平安點燃的燭火和燈光。“道途是遙遠的，但有的是時間，”他自語着。

## 第十章 市 鎮

緊倚湖邊，在草地如茵和田畦的中央，橫躺山謀哥鎮。從此地輸出糖、米、咖啡和鮮果，或以賤價售予中國人，他們利用了島民的簡樸和弱點。

天朗氣晴，孩童們爬上教院尖塔，牆垣上碧綠苔蘚和牽藤樹把塔尖點綴得更美，他們俯身鳥瞰全鎮，常為眼前美景呆住，愉快的贊嘆。他們俱能指出溝渠和花園分隔簇集的茅磚、鋅板、和棕櫚葉，那一個是他自己的小窩。每件東西本身，就是最好的標誌；一棵葉叢中掛着羅望子的樹，或椰樹上累累果實，像愛比蘇示森林女神岱雅那豐滿胸脯，微彎高竹，檳榔樹或十字架。遙遠邊涯，一道河流，像蜿蜒綠氈上透明蟒蛇，散落河床大石，激使湍流淙淙成波，這兒河床被高岸夾成狹長地帶，上面長滿露根多節的高樹，那兒河道斜瀉，洶湧漩渦。更遠些，高岸上一座茅屋，當風而建，它的四根高柱，使它形似俯踞長腳，巨鳥灼視地上蟲蛇，伺機而動。連接兩岸搖搖欲墜的木橋，橋身存有大樹榦上樹皮的痕迹，雖然談不上安全，都是上體育課練習身體平衡最有效辦法，這是不容忽視的事。河中沐浴孩群戲謔頭頂籃子顛跛過橋的老婦，和寸步難移的老人掉落東西於河裏的窘態，而引以為樂。

最能引人注意者莫過於水田中所謂的森林島嶼。林中遍佈空心百年老樹，其樹頂唯遭雷擊焚燬方致枯萎——有人相信雷電殛擊樹頂後，即自動熄滅。到處奇形怪狀岩石，輕披一套綠絨似的蘚

衣。層層灰塵填滿空心樹幹，被雨水沖洗，又被鳥兒在它上面播種。熱帶樹叢和灌木，繁茂地生長，帷幕似的春藤懸掛樹枝間，纏繞粗大樹根蔓延地面，好像非此不足以使花神心滿意足。苔蘚和菌狀植物寄生樹間裂罅，而蘭花——優雅嘉賓——相擁相愛的盤繞大樹叢間。

這片森林曾流傳許多神話，一般村民也敬而畏之。其中最可靠者——因之也少爲人道和相信者，大略情形如下：當此鎮尚爲一貧瘠茅舍集墟，所謂的街道野草叢生，夜晚空谷回音，傳來陣陣野豬牝鹿咆哮怒叫，有一天來個年老、眼珠深凹的西班牙人，他還會講得一口流利大家樂語。巡視那片內藏溫泉的森林後，他終於開始查問林主，而以布帛、珠寶和金錢向一些自認林主者手中換得該座森林。接着他神秘地失踪了。有些人還以爲他成仙了呢！直到一群牧者追尋雞聞氣味而跑進森林，才發現老西班牙人懸吊高藤樹上（註①）。生前他那洪亮聲音、凹眼和乾笑，曾使人對他生怕，恐怖的死狀更驚擾得膽小女人不能安睡。他的珠寶被人丟進河裏，衣服也焚掉，自從他葬於高藤樹下後，再也沒人敢走近森林。暮行旅者報告迷路途中燈光，而幾個膽壯年輕人往查時，卻只聞悲切哭聲。爲羸美人青睞，絕望戀人同意林中過夜，且以竹藤圍繞樹幹爲憑，結果卻於翌日急病身亡。類似神話和故事仍舊流傳該地。

老西班牙人屍身發現的幾個月後，一個混血兒模樣的青年，自稱是該死者的兒子，出現於鎮上。他開始專注墾拓森林，尤其致力栽種藍錠。仙突尼羅先生生性寡言暴躁，有時幾近於殘酷任性，然而無論怎樣，他勤奮且精力充沛。他在他父親墳墓旁邊圍起一道牆垣，卻罕見他墓前憑弔。數年後，他娶了馬尼拉少女，也即克雷瓊斯多摩的父親——拉飛兒先生的母親。拉飛兒先生年輕時即受一般村民愛戴。他父親倡導的農耕法，迅速地展開，新拓荒者潮般湧進，中國人也來了，荒地變成鄉村，並有本村神甫。不久，鄉村增擴爲鎮，本村神甫死後，遺缺由拉瑪授神甫擔任。

凡此時間內，墳墓和森林沒受絲毫傷損。時或結群頑童，有恃無恐的手執木棍石子，闖入無忌地偷採番石榴，木瓜和其他果實，但是正當他們興高采烈地儘情採摘，或恐慌中注視尚飄蕩枝間腐繩，來自不知何處碎石，從空掉落。他們驚怖地叫喊：“那老人！那老人！”盡棄手中果實和棍子，從樹上跳躍而下，衝過樹叢和巖石，亡命般奔跑，一直平安逃出樹林，有的慘然失色氣喘如牛，有的哭泣，只有少些無事般笑着。

註：

①馬來亞“聖樹”，屬於藤類，初生時攀蔓如藤於他樹，後則纏結枯樹幹以為倚靠，直到能夠孤立，年深月久盤繞的樹幹越來越多，終於呈現不可思議而好笑怪狀。菲土著甚為敬畏此樹，相信為祖先靈魂居住，現仍為迷信之一。



## 第十一章 統治者

誰是此鎮之統治者？

拉飛兒先生生前雖被公認為最富有，擁有最多田地，而且樂善好施，卻未曾成為其中之一。他謙遜好客，從不宣揚自己所做的善事，為他而起的衝突鬥爭永遠沒有，即此我們已看得很清楚，他受人譏諷而不加置辯竟惹起鎮民的反感。

他可能是卡比丹地阿戈嗎？他確然接受當地債戶以樂隊相迎的熱烈招待，豐饒美饌的宴請，且獻以無數禮物。最美味果子供奉他，打獵獲得的鹿或野豬，四份之一常屬於他的。如果他無意的稱讚債戶的駿馬，半點鐘後，駿馬即已安置他的馬廄裏。事實雖則如此，他們卻在背後取笑他，叫他為“管顧聖器的地阿戈。”

也許是加末那羅示溜（註①）？否，他不過是一可憐蟲，順從而不能命令，被指揮而不能指揮，受驅使而不能驅使。不僅如此，他還得與主教所命令指揮和驅使自己而發的號令相符合，正像他是一切號令的施發者一樣。他可恃而無愧於良心者即他從沒僭用榮譽，雖然那會耗費了五千比索和無數侮辱換來的。想一想每年的入息，也就不必計較了。

然則，是上帝嗎？啊，善良之神既不騷擾良知，也不驚動睡鄉居民。至少，他並不使他們顫慄，偶然地祂在說教文中被提及，他們定必搖頭嘆息道：“啊！要是真的有上帝！”他們難得想及善良之神，因為聖徒們已夠他們應付了。在他們心目中，上帝猶如受群小包圍的



君王，只有宵小者受人民的膜拜。

山謀哥鎮類似古羅馬；但非機巧的羅武路士以犁建造的城垣或後來於血污中統治世界的羅馬——不，這是我們時代的羅馬，所不同者僅棕櫚碑和茅草蓋成的鬥雞場代替大花崗石碑和大圓形戲場。教士即梵蒂岡教皇；文官處長官即意大利王廷陛下，當然，一切是以茅草和竹為衡量的。無謂爭執不歇地增多，每個人自命不凡而視他人為妨害者。讓我們分析一下。

前面提及民蘭道沙米神甫，一個沉默寡言年輕法蘭西示干教士。他和同教兄弟甚至他的前任者拉瑪授神甫，在性情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別。他瘦削多病，習慣於低頭深思，嚴謹地執行宗教義務，尤其保有很好的聲譽。到任後不過一個月，鎮裏每個居民幾乎都加入神聖第三級教團為團員，予其勁敵聖珠社一個不折不扣的打擊。當他看見每人頸上掛了四五條肩帶和有結腰帶，殯葬行列也依照宗教儀式，總不免使得他的靈魂喜躍欲狂。那高級管聖盜者發了一筆不少的橫財——賣給居民肩帶或腰帶，或者捐助貧窮——拯救靈魂所需和對魔鬼抗爭，大家相信魔鬼曾鹵莽地當面冒犯上帝，如同雅各記載於聖經。雅各帶領耶穌騰空而去，也攜帶鬼魂衝破黑暗時代，根據報告所得，他繼續帶領菲島“阿賜風”（半身幽靈），現在卻羞愧得連塊油布或帶上小結也畏懼。這一切證明魔鬼知難卻步或靜以待變。不然的話，我們將以為他懦弱如同十五歲女孩了。

正如前面所說，沙米神甫非常勤勉地奉行教職，太過勤勉了，鎮長想。當他講經時——他最喜歡講經——所有教院的門被關閉，高踞講壇的他，和尼羅王一樣專橫，不容許任何人在他高唱時離開戲場。但是前者為了拯救他人而做，後者卻使靈魂沉淪。沙米神甫很少出手打人，惟習慣於科犯罪者以罰金。從此點看來，他的行徑和拉瑪授神甫大不相同，拉瑪授神甫慣施拳頭和手杖於罪者身上，以表示執行懲罰時最熱烈的親切。他當然不應因此遭受苛刻的指摘，他很相信管理島番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鞭打，此法為一神甫所證

實而記錄下來。拉瑪授神甫從不懷疑印版的真實性，即使顯而易見的謬誤。沙米神甫雖少施暴力，一般自以為聰明者卻說他以質補量之不足。但這成不了指責他的理由，他那弱不禁風的身體，加上節食或絕食，將使他更瘦弱，神經更鬆弛。因此，沒有人可能打聽管聖盎者神甫是否節食或絕食。

唯一可與這宗教權要匹敵者，特別事關俗務方面，只有鎮長：那個受女人們控訴的人。當魔鬼拒受神甫綑縛，逃脫後竟然引誘他，致使被人抓住，綑縛於床柱，着力的藤打後的第九天才獲釋。結果，他成爲衆矢之的，遭受貶降比怠慢魔鬼更可悲的地位。

然而鎮長實罪有應得。他的妻子叫康蘇拉喬夫人，臉上塗抹過多脂粉的老菲婦人，她的丈夫和別人有時叫她別個名字。鎮長爲了報復婚姻帶給他的不幸，視自己爲酒桶灌個飽醉，或號令士兵在炎日下操練而自己則閒坐蔭蔽觀賞，更常以打妻子爲樂，而她，如非上帝懷中羔羊，洗盡世人罪惡，則爲她丈夫招致地獄的痛苦——也許他應達彼處，篤信的婦人猜想着。他們表演似的扭成一團，手足並用的美麗動作，加上聲音的伴奏，輕聲、高音，和有節拍的踏地聲，免費招待鄰人欣賞一部別出心裁的喜劇。

醜聞傳達沙米神甫耳朵，他笑了，爲自己打個十字，開始誦讀主禱文。人家叫他爲僞君子，投機者和擁護卡羅斯者；他置之一笑，誦讀更多經文。鎮長常向過訪西班牙人講述一則軼聞：

“你要訪問教堂裏虔誠的流氓，那小神甫嗎？對的，那麼，他若請你朱古力飲料——我懷疑——請記住這句話！他吩咐僕人說：‘范，拌一杯朱古力飲料，唉，’你儘可安坐無憂，但是如果他說：‘范，拌一杯朱古力飲料，啊，’立刻拿帽告別。”

“什麼！”驚愕的訪客急急地問，“難道他毒害人嗎？”

“不，先生，並非這樣。”

“那麼，是怎麼一回事？”

“‘朱古力飲料，唉！’意猶濃郁可口，‘朱古力飲料，啊！’示意淡

薄無味。”

我們相信，此不過是他杜撰以譏諷神父，因為同樣趣聞發生於數神甫身上。至少，它或許是教會中一項特有的事情。

鎮長聽從妻子的唆使，故意讓神甫多惹麻煩，下令禁止任何人於晚上九點鐘以後在路上行走。康蘇拉喬夫人隨即宣稱看見神甫，身着蘇織上衣，頭戴笠帽，黑夜微行。神甫憤恨之餘，決採用較為神聖報復方式。他瞥見鎮長進入教堂後佯裝不知的下令關閉教堂裏所有大門，然後揚步跨上講壇演說教文，直至所有聖徒閉眼瞌睡，連頭上木鴿和聖靈塑像也喃喃求饒。但是，鎮長仍舊一意孤行；如果聖堂管理者或教士的僕役被他碰上了，那麼，一頓鞭打是逃不掉的，有時還被迫着洗刷軍營地板和佈置他的考究的房屋。管聖堂因無權擅離職位而遭受罰金處分時，詳告教士個中情形。沙米神甫諦聽後，收下罰金，立即驅使羊群在鎮長的草場飼草，自己卻埋首書中起草更長更乾澀的說教文。不過，這些只是小插曲，兩人偶然相遇街上，還是握手寒暄。

康蘇拉喬夫人每當她丈夫醉睡未醒，或午睡正酣，沒有爭吵對象的當兒，無聊地倚窗遠眺。她身披蘇織上衣，口銜雪茄，詳察每個從窗下經過的少女，惡意的嘲弄她們，因為她不能容忍她們那股蓬勃朝氣。她使得每個女孩子怕她，老遠便困惑地低首快步而過，透口大氣也不敢。康蘇拉喬夫人唯一的美德，即她從不使用鏡子看看自己的尊容。

這些都是山謀哥鎮的統治者。

註：

①“下級軍官”，村鎮首要長官。每年由鎮當局官員選出，經教區神甫、中央政府和前任長官或擁有相當田地產業者批准即可。

## 第十二章 萬聖節

人類所別於低等動物，不消說的，乃前者追念逝者和思索一切不可思議的事，此種根深蒂固的特徵與文化退落恰成正比例。史家記述菲島最早居民奉祀先靈；而現在卻適得其反，死者惟讓自己委諸生者掌握。記述中且云新畿亞土著懸掛先人枯骨於胸前，利便彼此互通信息。亞、美、非，大部分人民深信先人幽靈與他們共在，常奉祀最美餚饌和生前喜食的東西，甚而設宴請客。埃及人廣建宮殿，回教徒則盛立聖壇，而以此見長且善覺人意者莫過於拉何未族。此等黑人固知人類報復心盛，沒有什麼能比祭祀仇人於墳上使得死者更滿足，而且，死者好奇心重，又無法自娛，他們只好每年寄予死者一張被砍首奴役身上的皮以爲信息。

我們則異於他人。不管碑上墓文怎樣，幾乎沒人相信死者平寧的安息着，即使最達觀者也承認先人刻受地獄之火烤烘，倘使他沒有遭受全然的責咎，他當加重關注他們。如果誰反對，讓他參觀一下萬聖節日的教院和墳場，他也會有同感的。

山謀哥鎮墳場位於偏西之處，田畦的中央——這裡不是什麼市鎮，不過一個死人之村落而已，經過旱季灰塵滿天飛，而雨季可以划船的道路，即可達到。一座木門和半石塊半竹樁混成籬笆，劃分陰陽之界，惟有教士的羊群和鄰近豕豬，散落墳墓間，爲淒涼景色平添幾許生氣。墳場中央石台的上面，高豎一巨大木製十字架。架上銘刻耶穌的錫片，抵擋不住狂風的侵襲已捲縮成團，雨水也刷

淨那些字母。十字架上如同真的果果沓山腳，白骨成堆，在這兒，它們似乎不欲期候死裏復活，但望獸群光顧。到處可以看見最近開掘的牌示；這裏地面凹陷，那邊堆土成丘。怒放叢生多刺草莓，刺傷行人的雙足，還有那似嫌墳場氣味不夠享受帶來的不同的氣味，地面上點綴着和白骨一樣惟造物者知曉的幾朵山花；幼瓣露出淡笑，射放墓穴的氣香。野草和牽藤蔓延各角落，匍匐於破牆敗垣，本來裸露春的醜態被遮掩而變得美麗。

我們踏進了墳場，遲遲未肯走開的畜群都被嚇跑了，僅留下令人難以置信的老狗，從籬笆缺口處，揚長退出，狹長成縫細眼高舉尖鼻盯住近旁忙着祈禱的女人，好像對她說：

“不要把東西吃光，留下一些給我，肯嗎？”

附近兩三人忙着開掘搖搖欲墮的牆下的一墓穴。其中一個不覺怎樣的把穴裏白骨一根一根的拋了出來，如同園丁拋棄石塊和枯枝一般的隨便，另外一個較專注於工作，汗流浹背地，一會兒抽煙，一會兒不停地唾口水。

“聽着，”後者用大家樂語說，“我們另掘一處好不好？這個太新了。”

“其餘的還不是一樣。”

“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剛才你拋出來的兩根骨，其中一根尚滲滲出血——那些毛髮？”

“你真是太過敏感了。”另外一個責備他。“文質彬彬的像個牧師，要是你和我一樣挖掘一具剛死二十天的屍體，愁霧黑雲密佈的雨夜——手上的燈火又熄滅——”

他的同伴感到一陣顫慄。

“棺蓋已劈開，屍體跌落地上，發出陣陣薰人欲嘔的臭味——而人得肩負它——雨水沖濕了我，連屍體也沖濕了。”

“噫！那你爲什麼去掘它？”

掘墓者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爲什麼？我怎麼知道？我被命令這

樣做。”

“誰命令你？”

掘墓者退後數步，從頭到足的審視他的同伴。“朋友，你像個西班牙人，因為事後有個西班牙人秘密地問我同樣的問題。現在我要以回答那西班牙人的話來回答你：那胖教士命令我做。”

“噢！你怎樣處置那屍體呢？”那個敏感的伙伴追究着。

“那魔鬼！如果我非知你甚詳，當以為你乃文官處的西班牙人，因為你又提問和他相同的問題。好吧，那胖教士命令我移屍至中國人墳場，但是棺木太重了，而且中國人墳場離此地又很遠。”

“啊！不！我不再挖掘了！”他的同伴突然截斷他的話，震恐萬分地丟下了鋤，從穴中跳躍而出。“那骨頭被我劈成兩半，晚上我將恐懼得不能睡眠了。”老掘墓者看見膽怯的同伴手畫十字架驚悸地跑開，不覺哈哈大笑。

墳場遍處是身着孝服的男女。有的忙碌地尋覓墳地，間歇爭辯，討論既沒有結果，只好各自跪拜於被認為最對的地上。有的在已故親屬的墳墓壁龕，點燃蠟燭後即虔誠地禱告。過份或抑制的嘆息和啜泣，滲雜低聲祈禱，隨風來自各角落。

一個有明亮眼睛矮小老人，頭沒戴帽子的跑進墳場。看見他的人都笑了，女人也皺起眉毛。老人頗不介意地走近一堆白骨，跪地小心檢翻，似乎要從白骨堆中找尋什麼東西。他謹慎地逐一檢視，終無所獲的微皺雙眉，頻頻點首，左右顧盼，於是他站起身，趨問掘墓者，恰好掘墓者舉首的時候。

“你可知道美麗骨頭在那兒？那頭骨潔白好像椰肉，還附有一排完好的牙齒，我把它放置於十字架下葉叢裏面。”

掘墓者聳聳肩。

“看！”老人補充地說，並出示一銀幣，“我只有這個銀幣，但是它將屬於你，如果你能為我找到那骨頭。”

閃耀發光的銀幣果然打動了掘墓者，瞪視面前成堆白骨，他

說，“它不在那堆裏面？沒有？那我可不曉得了。”

“你不曉得？改天我的債戶付還錢給我時，我答應多給你些，”老人繼續道。“那是我妻子的頭骨，所以，如果你能找給我——”

“不在那堆裏頭嗎？那我可不曉得！不過如果你要，我可以拿另外一個給你。”

“你和你正在開掘的墳穴一樣，”老人神經質的頓叫起來。“你簡直不知你的損失所值幾何。那墳是誰的？”

“我怎麼知道？”另外一個無禮的回答。“給一具屍體用的！”

“和墳穴一樣，和墳穴一樣！”老人重覆地說，面上掛着乾笑。“你不知道自己丟棄的和收拾的！掘，掘，一天到晚的掘着！”說完，他轉身走向大門。

這時，掘墓者做完工作，墓穴兩旁各有一堆沙土，證明他業已大功告成。他從褲袋裏摸出一些菸葉，放進口裏，細細地咀嚼着，開始惘惑地凝視四周浮動的人影。

## 第十三章

### 暴風雨之兆

老人離開墳場後，一輛馬車奔馳至路口，刹而停了下來。車蓋上密厚灰塵和發汗喘息的馬匹，一望而知來自遠方。依巴拉走出馬車揮手令之他去後，由老僕伴隨身側，莊嚴地走向墳場。

“我的疾病和工作不容許我回來，”老僕膽怯地說。“卡比丹地阿戈曾答應監視建造壁龕，我親手栽種墳上幾株花樹，又立一個木刻的十字架。”依巴拉靜聽着，不發一語。“先生，就在十字架後面，”走進墳場後，他附加一句並以手指着。

依巴拉專注地索尋墓地甚而忽略一些認識的人們，他們停止禱告奇異地看他。他小心翼翼地擇地而走，避免行步於頗易辨識的墳墓。從前他常常踐踏而過，現在卻須尊敬，因為他的父親也躺在此地。到達十字架旁，他止步掃視四周。老僕困惑地站定，想在地面找尋標誌，然而他找不到任何十字架。

“是在此地嗎？”他囁嚅道。“不，在那邊！然而地面經已挖改。”

依巴拉怒目瞪視他。

“對的，”他接下去道，“我記得近旁的一塊石頭。那墳墓頗短。當時恰好掘墓者生病。由一農人代勞。讓我們問問那人，十字架究竟跑到那兒去了。”

他們走近好奇地盯住他們的掘墓者。掘墓者爲表尊敬，把叉在



褲袋裏的雙手縮回來。

“你可以告訴我們那一座墳墓上立有十字架嗎？”老僕問。

掘墓者看了一下前面，沉思半響，才說：“大的十字架嗎？”

“是的，一架大的！”老僕切望地截斷他的話，意義深長的看了依巴拉一眼，使得依巴拉的臉孔流露期待之情。

“是不是木刻以藤條纏縛的十字架？”掘墓者補充地說。

“就是它，就是它！”老僕叫喊着，並在地上畫一個拜占庭十字架。

“墳上還散落一些小花樹？”

“夾竹桃、月下香和毋忘我，對了，”老僕補充時喜躍極了，遞給掘墓者一枝香煙。

“請告訴我們那個墳墓和十字架的所在地。”

掘墓者搔耳打個呵欠：“告訴你吧，十字架被我焚了。”

“焚了？爲何焚了它？”

“因爲那胖教士命令我如此做。”

“誰是胖教士？”依巴拉問。

“誰？唔，那個常用長杖打人的。”

依巴拉伸手按額。“至少你可以告訴我們墳墓所在地。你應還記得。”

掘墓者毫無其事泰然地笑了。“但是屍體已不在墳裏。”

“你究竟在說些什麼？”

“是的，”掘墓者半戲謔地說。“一星期前我埋葬一婦人在彼處。”

“你神經錯亂了嗎？”老僕高聲叫道。“我們埋葬他還不到一年。”

“事實確然如此，但是幾個月前我已掘出屍體。胖教士命令我移屍至中國人墳場。但是屍體很重而且那夜正下着大雨——”

他因爲依巴拉恐嚇態度中斷了談話，依巴拉抓住他的臂膀，用

力地搖動他。“你真的這樣做嗎？”依巴拉怕人的語調，迫切地追責他。

“先生，請不要發怒，”被嚇得面無血色全身顫抖的掘墓者期期艾艾地說。“我沒有把他埋葬在中國人墳場。浸溺水中總比埋於中國人墳場還強些，我這樣對自己說了，就把屍體丟入湖中。”

依巴拉雙手緊握掘墓者肩膀，瞪視好久，突然呼叫道，“多麼不可藥救的奴隸啊！”隨即轉身疾走，闊步踐踏枯骨，墳墓和十字架，包括他身旁那座。

掘墓者輕拍臂膀自言自語地，“一切都是死人造致的災難！我生病時胖教士打我，因他已被埋於墳場，現在這人幾乎拉斷我的臂膀，卻因他被掘掉。這些西班牙人，不久我將失去工作了。”

依巴拉眼望遠處快步而走，老僕跟隨在後。斜陽西墜，東邊天際浮現一道烏雲。一陣燥風吹動樹梢，把竹林吹得輾轉作響。依巴拉光着頭，沒有半滴淚水，也沒有一聲嘆息。他像躲避什麼似的移動身子，也許是他父親的影子，也許將臨的暴風雨。他匆忙地橫跨市鎮到另一邊市郊，轉向幾年來沒有插足的老屋。它的四圍栽滿仙人掌的牆垣，打開的窗像在向他招手，而香花怒放的五爪蘭愉快地搖舞枝葉，錐形屋尖旁的群鴿，環繞花園中的鴿屋飛行。

然而依巴拉不加予理睬，他只顧注意迎面而來的教士裝束人物。他是山謀哥鎮的神甫，那個前章談過，終日沉思的法蘭西斯干教士，鎮長的勁敵。輕風拂過，吹摺他頭上的闊邊笠帽和法衣，露出包裹法衣裏面瘦削多骨的身體。他的右手握一根牙柄的手杖。

這是他和依巴拉首次相遇。當他們互相走近時，依巴拉止步把他從頭到足審視一番。沙米神甫逃避似的不與他的視線接觸，鎮靜地佯裝非常淡漠。半響，依巴拉忽而趨前，重力抓緊他的肩胛，聲音沙啞的問，“你把我父親怎樣了？”

青年激動得面孔發紅，把沙米神甫嚇得沒有血色，全身癱瘓着，一句話也答不出。

“你到底把我父親怎樣啦。”青年窒息的聲音又響了。

肩胛上那雙沉重有力的手漸漸迫得沙米神甫差點跪下，終於，他費力地迸出一句話，“你弄錯了，你父親的事和我沒有關係。”

“沒有你的關係？”青年用力一按，強制他跪倒地面。

“沒有，我可以向你保證！他是我的前任者，拉瑪授神甫！”

“啊！”青年驚呼一聲，鬆手輕拍額際；然後丟下可憐的沙米神甫，轉向老屋走去。老僕隨即扶起匍匐地面的神甫。

## 第十四章

### 塔壽：哲人或狂人

怪異老人漫無目標地踽踽獨行。老人本是研究哲學的學生，但爲了順從他的母親的意志而不是因爲條件或才能的不足，輕棄前程。完全相反地，他的母親不但富有而且也頗具才能。但是那善良的婦人深怕自己的兒子懂得太多，致怠慢上帝，因此她給他兩條路走：獻身爲教士或者離開大學。這時他正在熱戀中，於是選擇後者結了婚。不久他的母親和妻子於一年中相繼死亡，感傷之餘，他亟力想從書本中找尋慰藉和讓自己從鬥鷄場和怠惰的危機中求得解放。他漸漸沉醉於學問的探討和購書狂中，而疏忽家產的處理，終於自取敗家之禍。有教養者稱他做安那示塔壽先生，或哲人塔壽，而愚昧無智群眾，因他獨特見解和怪異行徑，只知道他是狂人塔壽。

正如前章所述，夜晚天氣惡劣的有如暴風雨之將臨。鉛樣沉重的天空，被幾道暗淡的電光劃亮，空氣也變得異常悶熱。塔壽顯明地已忘卻那可愛的頭骨，正在一心一意地望着烏雲滿佈的天邊微笑。在教院附近，他碰見身穿羊駝絨布外衣的人，左手拿着一大把蠟燭，右手握了一根象徵地方長官的絲帶手杖。

“你似乎很高興嗎？”他以大家樂語招呼塔壽。

“確實如此，卡比丹先生，我覺得高興乃因爲我有所企待。”

“唔，你企待些什麼？”

“暴風雨。”

“暴風雨！難道你欲在雨中洗澡？”鎮長一邊半開玩笑地問，一邊審察老人簡樸的服裝。

“雨中洗澡？噢，這想法不壞，特別是顛蹟廢堆中的人，”塔壽無禮地以同樣的聲調回答。同樣地端詳對方的面孔。“但是我企待一些較好的。”

“那是什麼？”

“殺人焚屋的雷電。”哲人莊重地答覆。

“爲什麼你不祈求洪水立即氾濫成災呢？”

“我們都罪屬應得，你和我。你，鎮長先生，手中握着一大把向中國人商店要的蠟燭，這已經是我提議你辦公室裏屬員購買電光棒的第十年。他們不但揶笑我，而且買了許多爆竹火箭，并以重金僱人鳴鐘。甚至你自己，在我建議後第二天，爲紀念聖女巴巴拉（註①）向華人鑄造所購買鈴鐘，雖然科學指出風雨中敲鐘非常危險。請爲我解釋七十年代民仰院頂尖塔觸電塔上大鐘和聖壇悉遭焚燬，聖女巴巴拉的鈴鐘幹了些什麼？”

這時，一道電光閃耀如長蛇。“我的上帝，馬利亞救主，神明的聖女巴巴拉！”鎮長驚駭失色的呼叫，在胸前劃個十字架。

塔壽不禁捧腹大笑起來。“你確值得你的女神的照拂，”他乏味地用西班牙語隨意批評一句，轉身向教堂踏步而去。

教堂裏面，管聖盜者忙於準備葬龕，四周環以木燭台。兩張相疊大桌的上面，蓋着黑布，黑布則橫攔許多畫骷髏的白布條。

“葬龕是爲靈魂或蠟燭準備的？”老人問，這時，他忽然發覺兩個孩子，一個十歲，另一個七歲，不再等待答覆，他轉詢問孩子們。

“你們肯跟我來嗎？孩子？你們母親必已爲你們預備好一頓豐富的晚餐。”

“高級管聖盜者不准許我們八點鐘以前離開，先生，”年長的孩

子回答。“我等候領錢以便交給我母親。”

“噢，那麼你們這時上那兒去呢？”

“上鐘樓去，先生，爲靈魂們敲鐘。”

“上鐘樓去！小心點！風雨交加時不要靠近鈴鐘！”

塔壽憐憫地瞧着兩個孩子一眼，他們爬過樓梯正移向屋頂。他搖手做個姿勢，舉首望天，自言自語道，“如果暴風雨真的來了，我將爲此十分悔恨的。”說畢，低首深思地走向市郊。

“請進來好嗎？”窗內發出好意的懇請。

哲人仰首望窗，一個卅或卅五歲的男人向他微笑。

“你閱讀些什麼書？”塔壽問，手指那人的書本。“一本新出版的書：‘受祝福靈魂在獄裏忍受的痛楚，’”那人輕笑地應着。

“偉大！偉大！”哲人聲調改變了，當他走進屋裏。“作者實具相當才幹的人。”

腓立普利諾先生和他的年輕妻子蒂羅娜美娜夫人，佇候梯旁迎接嘉賓。腓立普先生是本鎮的助理鎮長，同時是鎮上許多黨派中的自由黨的領袖；如果說鎮上有着許多菲島黨派不是過份的話。

“你有否在墳場碰見已故拉飛兒先生的兒子，他剛從歐洲回來？”

“有的，我看見他下車。”

“他們說看見他尋覓他的父親的墳墓。那真是不輕的打擊。”

哲人聳肩無語。

“難道此項不幸未曾打動你？”年輕的妻子問道。

“你知道得非常清楚，我是六個扶棺入土的其中一個，我甚且因沒人敢與抗辯，即使當局也如此，請求總督主持公道，雖然我常寧肯尊敬活着的善人而捨棄死後崇拜。”

“是麼？”

“但是，夫人，我不是專講遺傳團體的信徒。以我身上得自我母親的中國人血統來說，我頗相信一般中國人所相信：我因兒子之故

尊敬父親，而不會因父親尊敬兒子。我還相信每個人應為自己所爲，而不是因爲別人，受報酬或受處罰。”

“你接納我昨天的勸告，爲你死去的妻了舉行彌撒嗎？”年輕的女人轉換話題，問他。

“沒有，”老人微笑回答。

“多可惜！”她毫無虛飾地叫着。“他們說所有的靈魂將飄蕩至明晨十時，等候現世的人的祈禱，在此期內舉行一次彌撒，等於五次，甚至六次其他日子所舉行的，區主教今晨說過。”

“什麼？此豈不是說我們可以有不必付錢的期間，我們應得好好地利用它！”

“但是，羅蕾，”腓立普先生插口，“你知道安那示塔壽先生不相信煉獄。”

“我不相信有煉獄，”老人抗聲道，半自座位昇起。“即使我知道他的歷史。”

“煉獄的歷史！”夫婦倆不覺叫喊起來，且楞住了。“來，講給我們聽。”

“你對它一無所解，卻爲獄裏慘遇舉行彌撒？好吧，既然外面大雨不歇，不像即將停止，我們可講講它，藉以消滅單調的氣氛，”塔壽回答後，默思良久。

腓立普先生合起手中書冊，羅蕾則坐在他的身傍，抱定不相信老人將講的任何一句話的決心。

塔壽開始下面的敘述：“地獄早在耶穌降世之前即已存在，根據亞示梯神甫所云，它位於地球的中央，而根據齊拉神甫口述僧侶之見，則近於克拉爾之地。然而它的所在地的重要性並不很大。問題是，誰自混沌之始即被毒火燒焦？它最早的存在經被耶教哲學證實，它啓示上帝休息後沒有新的創造。”

“也許它的存在只是可能而非現實，”腓立普先生觀察地說。

“好極了！可是我應答辯一般相信它實在存在的人。其中之一

即瑣拉托示拉或瑣羅亞斯德(按:即祆教創始人),他所著的祆教古經和創立的祆教頗有幾點與我們的相似,此祆教昌盛時代,根據學者記載,距離基督誕生最少有八百年。我說最少,因牙費禮研究柏拉圖,呂底亞(按:小亞細亞古國)的贊塔斯,柏拉爾(按:古羅馬自然主義者),赫米普示和由多爾斯示的證言後,宣示煉獄的存在確早於我們時代的兩千五百年前。總之,瑣羅亞斯德說出類似煉獄的話並求解脫的方法。倘使生者多行善事和默誦祆教古經便可拯救沉淪幽魂,然此僅限於作此奉獻的生者須屬至親或第四代近親,且於每年訂定五天內舉行。從此竟成定例。祆教僧侶有利可圖,美其名曰“可憐者的晦冥監地”,如同瑣羅亞斯德所謂,乘機敲詐愚民,他們明言一小銀幣可免除幽魂一年囚受,但是祆教中有些罪惡,如欺騙,失信,不忠等等,應罰三百年至一千年煉獄之苦,於是,卑劣之徒由此獲得無數錢幣。從此點看來,你也許覺察它頗似我們的煉獄,假如你考慮一下所有的宗教都是大同小異的。”

忽然間,天空閃出熒熒銀光,接着一陣轟隆不歇的雷鳴,嚇得羅蕾直跳起來,她驚恐地手劃十字架呼叫:“耶穌,馬利亞和約瑟,我要離開你們、點燃一些聖葉和悔罪之燭。”

雨開始傾盆下注。哲人塔壽眼視那女人走開,繼續下去:“她既走開,我們可以更理論點探討此問題。羅蕾雖然有點近於迷信,仍不失為篤信的天主教徒,我無意動搖她的信仰。純樸信仰之異於盲信,有如火焰之異於煙霧,或音樂之異於雜音;惟愚蠢者和聾子混亂不分。我們相信煉獄的動機純出於善意、神聖和合理性的。它融洽了生者和逝者的精神,使之永存不朽,而引導更純潔的人生。其弊端源自濫用。

“現在讓我們想想看,天主教從何得此意念,舊約聖經和四福音書都無所載道,摩西和基督也沒提及,而馬加米示章句的引用,不足為證,況且,此書早被老爾先會議(按:對宗教冷漠不感興趣團體)視作偽經,即天主教院也不過後來才承認的。異教也無此說。咪



吉爾常被引用詩句(註①)或惹起聖格刺高里談及沉淪幽魂之說，和同此的但丁的神曲，然均不得奉爲此信仰之原由。抑是婆羅門教，佛教，或曾賜羅馬挨綸(按：冥府之河的渡者)和亞保奴示(按：入冥府必經之湖)的埃及人，有過此論。我現不欲贅述北歐宗教，因彼等係奉守戰士，詩人和狩獵者的宗教，而非哲者所要探究的宗教。它們雖保有基督崇拜儀式和信仰，但不爲掠奪羅馬的游牧部落所採納，更不能高踞卡比多那(按：羅馬古都，尤指主神朱比得所居之地)稱神，蓋宗教之霧儘爲南方太陽一掃而空。較早的天主教徒並不相信煉獄的存在，但臨終喜悅自信不久將覲見上帝。顯然地，言及它的最初幾位神父們，亞力山里亞的聖克拉民·奧利真(按：希臘教黨的亞力山里亞僧侶)，和聖伊仁納奧示，俱受瑣羅亞斯德的影響極大，其時祆教尚不十分昌盛，且流傳至東方，間可看到詆毀奧利真東洋風的片語，聖伊仁納奧示持耶穌留住“三天在深地下，三天在煉獄”之論證明它的存在，推定每個靈魂需居留此處等候肉體的復活，雖則今日你將與我同在天堂(註②)似已否定它。聖奧古斯也曾談它，也許他沒有確說它的存在，但他也沒有否定它的可能性，他猜測另外一個世界的存在以作爲處罰現世的罪惡。”

“聖奧古斯真的害人不淺，”腓立普先生突然地發聲道。“他非但不覺現世所受的罪已夠，還希望它能繼續下去。”

“算了吧！事情就是這樣：有人相信，也有人不相信。聖格利哥里最後雖在他的‘它應因審判前的細微過失設的煉火而被相信’肯定了，但是一直到一四三九年，始終沒有明確證實。八世紀後，佛羅綾示會議(按：此會議合併希臘和拉丁教院)宣佈純淨之火確存，爲了情願爲上帝犧牲的而未能滿足神聖的裁判殉道者。最後，教皇庇佑四世於一五六三年主持的第寧會議(按：嚴啓十六世紀宗教革命召開的會議)，第廿五次會議中斷定彌撒舉行後，生者的請求、祈禱、善施和其他虔誠工作，均爲拯救幽魂最妥善方法。然而，基督教徒和希臘教士拒絕置信任何聖經權威對此之保證，並且直言指出

我們的責任於死亡時終結，‘無論你等在地上擔負何罪，亦非寓有及至煉獄’之意。至此辯論可告一段落，煉獄位於地球中心之論，確定聖彼得之見。但是如果我贅述一切有關此說之事，我將永遠說不完它。倘使你欲多知此事，到我家來吧！那時我們將參閱許多書籍，更自然更冷靜地談談。

“我該走了。我不明白既已熱誠地虔奉基督，仍有夜晚搶劫之案發生——而你們地方當局，竟然任它猖獗橫行——我實為我的書籍擔憂。如果他們為要讀它們才掠奪，我不會介意的，但是我知道許多欲焚燬書籍的人，為憐憫我來此一舉，而此善行，遠勝卡立荷馬（按：亞力山里亞被焚圖書館）之宏舉，使我覺得可怕。有些甚且懷疑單只這些書本已夠使我沉淪——”

“但是我想你相信永受天罰？”羅蕾帶笑問他，她正提着盛滿乾棕葉的火盆，冒出奇異的煙霧和散放陣陣薰香。

“我不曉得，夫人，上帝將如何處置我，”老人凝思地回答。“我死後將一無畏懼地站在祂面前，任由祂的宰奪，但是我忽然思及一件事。”

“什麼事？”

“假如惟天主教徒方被拯救，而只有他們中間的百分之五——如許多教士所云——所有天主教徒不過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二——假如相信統計數字——遠在救主未降世之前，無數年代定罪的千千萬萬罪徒，在神的兒子為我們贖罪而死後，卻只可能拯救每一千二百人中的五人。那安可聽其如此！我寧肯相信雅各且同意他的話：‘你肯扯破隨風飄浮的落葉，和尋覓切斷的硬株？’不！此等厄難事不可能有，相信它簡直是污瀆不敬！”

“那麼你希望些什麼？神聖裁判，神聖純淨——”

“呀！但是神聖裁判和神聖純淨早見於創造前，”老人顫抖地站起身。“人乃創造的附屬品而非必要部份，上帝絕不因數人幸福而定罪數百人於永久不幸中，創造了人類，而這不過遺傳的過錯！不！”

如果事情屬實，絞窒你那熟睡的幼兒！此信念如果並非對神的冒瀆，那麼，誰是最高之神？摩洛（按：古腓爾基火神）滿足於活祭人血和生焚從母親懷抱強奪的幼嬰，多殘忍的神啊！多恐怖的神聖！牠站在最高之神的身傍，該是個疲憊女孩，朋友，或最大人性的表現者！”

是哲人或狂人——他恐怖地離開屋子，不顧外面風雨，瘋狂地在烏黝黝的街道奔跑。一道很亮的閃光，跟着嚇人的雷響，空中佈滿無數致命的電光，照耀着伸手向天喊叫的老人：“你抗議了！我知道你並不殘酷，我知我應稱你為神！”

天空閃耀亮光越來越頻，暴風雨也更猛烈地襲擊着。

註：

①大雷雨中避免電擊的女護神。

②參閱聖經洛加第廿三章四十三節。

## 第十五章

### 管聖盜的人

靜夜的雷聲，響亮得更怕人，一陣咆哮接着一陣，雷鳴前一道眩目迂曲的閃電，照耀黑漆的天空，因此，有人說上帝用火寫下牠的名字，使得天堂的門震恐地顫抖不歇。雨水受悲驟的狂風吹動，曲旋不停地改變方向，傾盆下注。一聲充滿恐懼鐘鳴響出悲愁的祈願，斷斷續續的雷響中送來悔恨的鐘鳴，猶如哀痛已極的呻吟。

寺塔鐘樓上留下剛才和哲人談話的兩個孩子。年輕的那個，看樣子只有七歲，張着烏黑大眼睛和畏怯的面容，偎緊他的哥哥的身子，一個十歲的孩子，除了後者情懷比較沉着外，兄弟兩人倒是十分相似的。

他們穿着東補西綴的襤褸破衣，同坐在一堆木塊上，手中各拉着一根高懸暗影不見尾端的長繩。陣陣狂風把豆大的雨水吹進塔裏，連放在受難日輾滾閣樓佯爲雷鳴的大圓石上的蠟燭也吹熄了。

“用力拉繩，其里示賓，快拉啊！”年長的那個叫他的弟弟，後者依言做了，因此，鐘樓上面傳來隱約可聞的鐘聲，但是立刻又消失於轟隆雷聲中。

“啊！只要我們可以和媽一起在家裡，”弟弟怨嘆道，當他舉首凝望他的哥哥。“那兒我什麼都不怕。”

年長的那個沒有回答：他凝思地呆望着溶化的蠟燭。

“那兒沒有人會說我偷竊東西，”其里示賓說下去。“母親不會允許偷竊的。如果她知道他們打我——”

年長的移動視線，仰首緊握長繩，猛的拉了一下，頃刻間見一聲和諧的鐘鳴。

“我們是不是永遠這樣生活下去，哥哥？”其里示賓又問道。“我希望明天我就生病在家，長期生病着，好讓母親照顧我，也不必回到這地方。再也無人叫我竊賊打我。還有你，哥哥，你最好也和我一塊兒生病。”

“不，”年長的回答。“我們都會死的：媽媽憂愁而死，我們則餓死。”

其里示賓靜默無語。不一會，他問：“這個月你可以拿到多少錢？”

“兩塊錢。我被他們罰金兩次。”

“那麼爲我清還他們所指我偷竊的東西吧！他們以後才不會叫我們竊兒，還給他們吧，哥哥。”

“你瘋了嗎？其里示賓！母親會沒有東西吃的。高級管聖器者誣說你偷掉兩件金器，共計值三十二塊錢。”

年幼的弟弟屈指從一算到三十二。“六隻手又兩個手指，每個手指一塊錢，”他思索似囁嚅自語着。“每塊錢多少瓜道？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每塊錢有一百六十瓜道？我的天！一百六十是多少啊？”

“三十二隻手，”年長的答道。

其里示賓屏氣凝神地看着小手。“三十二隻手，”他重覆地說，“六隻手又兩個手指，每個手指是三十二隻手，每隻手指是一個瓜道，我的天，那麼多的瓜道！我算三天都算不完，它們可買來腳上穿的皮鞋，夏天炎陽下頭上戴的帽子，雨天用的傘子，還有食物，你和母親的衣服，還有一——”他又沉靜深思起來。

“現在我多麼懊悔沒有偷那些東西！”他忽又喊叫着。

“其里示賓！”是他哥哥責備的眼光。

“別生氣！主教說，如果我不把東西拿出來，要把我打死，所以要是我偷了，就可以拿來還給他。總之，我死後你們至少有些衣服。啊！要是我偷了多好！”

年長的一個無言地只顧拉繩子。接着輕嘆道：“我怕母親知道這事會責備你。”

“你這樣想嗎？”年幼的驚訝地問。“你告訴她我被他們鞭打，我要指出背上傷痕和破爛口袋給她看。我只有上次復活節賜的一瓜道，但是昨天主教把它拿去了。我永沒看見一個更好看的瓜道！不，母親不會相信。”

“假如教士這樣說——”

其里示賓開始不安地啜泣着，低訴地說，“你自己一個人回家去！我不要去。告訴母親我病了，我不要回去。”

“其里示賓，不要哭，”年長的請求他。“母親不會相信的——不要哭——老塔壽說一頓豐富的晚餐正等待我們回去享受的。”

“一頓豐美的晚餐！我已經好久沒吃東西了。他們不肯給我吃東西，除非兩件金器找到了。可是，如果母親相信呢？你要告訴她管聖盎先生是個騙子，主教相信他的話，乃是因為他們都是騙子，他們說我們是竊賊，不過因為父親是個無賴——”

這時，樓梯口伸出個人頭，像是麥杜薩（按：希臘神話，三女怪之一）的頭，兩個孩子的咀唇立刻被凍住，一句話也說不出。那是個長狹上蓋着黑髮的頭，深藍眼鏡藏匿一隻瞎眼。管聖盎先生習慣於躡手躡足的窺探。兩個孩子嚇得渾身冰冷直抖。

“你，巴絲溜，我科你兩個雷兒罰金，你沒有依時拉鐘，”他的聲音乾澀得沒有音譜。“而你，其里示賓，今晚不許回家，除非你拿出所偷的東西來。”

其里示賓無助地看望着他的哥哥，乞求他伸手援助。

“但是我們已蒙準許——母親期望我們於八時抵家，”巴絲溜怯弱地抗議。

“你也不許八時回家，你必得留至十時。”

“但是，先生，九時過後不准在街上走，而且我們的家離開這裡很遠。”

“你敢給我命令嗎？”那人激怒地咆哮，而抓緊其里示賓的臂膀，想強拖他而去。

“呀！先生，我們已經一星期沒有看見我們的母親了，”巴絲溜哀求道，保護似的握住其里示賓的另一臂膀。

管聖盜先生摔掉他的手，把其里示賓猛撞倒地。其里示賓恐懼得大聲痛哭，叫着他的哥哥道：“不要離開我，他們會殺害我的。”

管聖盜者不管他的哀鳴，用力強拖他下樓。當他們在黑暗中消失，巴絲溜無語地呆站梯上，諦聽他弟弟的身體碰撞樓梯發出的聲音。接着劈拍被打聲和令人斷腸的慘叫，在遠處漸漸失了影踪。

大孩子躡着足尖，屏息地傾聽不動，眼睛睜得圓圓的，拳頭緊握着。“什麼時候我可以強壯耕田？”他從牙縫裏哼出幾聲，爬下樓去。到達風琴座後，他歇下注聽，他弟弟的呼救聲早已消失，而“母親！哥哥！”也於關閉大門後完全隔斷。他既全身顫慄，又汗下如雨。他咬緊手指遏制着失聲痛哭。他疲乏地讓視線掃看暗淡的寺院，在一盞油燈下照出的魅影，也照出置放中央的葬龕。門緊閉着，窗子也裝上鐵柵。忽然間，他又走上燭火點燃着的房間，爬上鐘樓的三層閣頂。他從鐘舌解下長繩後，隨又下樓。他面容蒼白得可怕，眼睛射出異樣的光彩，但是沒有半滴淚水。

同時，雨聲漸漸停歇了，天空開始轉變晴朗。巴絲溜把繩子纏結一起，一邊縛於欄干的橫木上，連燭火也忘記吹熄，就慢慢沿繩滑落黑暗的垣牆外。遠處鎮上的一條街道，兩聲槍鳴的回響於靜夜天空，但是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覺，一切又歸於沉寂。

## 第十六章 苦沙

萬籟俱寂的靜夜，村民安謐地沉醉在睡鄉。曾經爲死者舉行安靈祭，誦唸靈魂安歇的經文，和祭壇偶像前點燃油燭的家屬們，已償願似的捫心無愧地安睡了。擁有財勢的富豪更是盡了他們最大的責任。翌晨他們將參與各由一個神甫主持的三彌撒，除了另付兩塊錢作爲追懺彌撒外，只要購買些免罪勅令，大功也就告成。說真的，神聖裁判究竟不像人類那麼吹毛求疵的。

可是貧困交煎下的窮戶們怎辦呢？每天僅得的錢既不夠糊口養家，還得繳納苛捐雜稅，討好鄙屑的官員、兵曹和幫閒之流，求取片刻的安寧。優閒詩人筆下不受生活啃噬平適的歇息，他們是無福染指的。窮苦的人們，悲哀而且多慮，因爲當夜他們沒錢付誦許多經文，雖然他們已經祈禱太多——含淚的眼睛和帶痛的心弦。他們既沒有唸經，也不懂應答經詞，應和禱文和教士爲愚徒編製的簡經。慘痛乃他們祈禱語言：內心哭泣，爲自己也爲被珍視的愛的死者。咀唇表達無限致敬言辭，胸中充滿苦痛的申訴。啊！降福於貧窮者的神呀！你豈能引此自滿？而你們這群愁鬱的靈魂，可曾因暗淡燈心下手持像片簡單禱祝，而稍慰悲懷？或是你們奢望在流血耶穌和細唇明眼的聖女塑像前燃燭，和教士們機械似的背誦拉丁彌撒？還有你，宣揚福音拯救人群的宗教，豈竟忍卻使命；撫慰災難中被壓迫者和警誡權勢的猖獗？難道你現在只允許伸手援助有利於你的富人？



可憐寡婦癡望着身傍熟睡的孩子們。她想起應爲使已故雙親和亡夫的靈魂安息而購買的免罪符。“一塊錢，”她說，“一塊錢可換取孩子們一星期的歡愉，一星期的笑聲和喜悅，一件衣服給快長成的女兒。”“但是你必得擺脫俗念，”她從講壇上聽見的聲音響起來了。“你應該多多奉獻。”是的，應該的。教院決不無故爲你拯救可愛的靈魂或免費贈送免罪符。你必需購買它，所以，今晚你得趕夜工。想想你的女兒，她穿的衣服多襤褸！快點，天堂是昂貴的。當然的，貧苦的人們沒有福份進入天堂。這些念頭在空間飄蕩着；在竹板上破席鋪不到的地板間，在懸掛嬰兒吊床的屋簷邊緣。幼嬰鼻鼾均勻地安睡，時而在睡夢中吮吸嫩唇，饑腸轆轆的像不滿足於大哥給他的食物。

夏蟬單調乏味地顫鳴，悠揚節拍配合藏身草叢的蟋蟀振翼唧唧或尋食的小壁虎的發聲，再也不怕水，從樹幹凹處伸首探望，用它那不祥音調騷擾和冷的氣氛。街頭野犬哀憐似的狂吠不休，而迷信的愚民卻相信它們必定見到邪鬼和幽靈。可是人們的悲哀俱非野犬或其他獸類所見得到者——而它們卻普遍地存在——

離鎮約有一小時行走工夫的遙遠處，住了其里示賓和巴絲溜的母親。作爲殘忍無情的人的妻子，她不得不爲了兒女們，在生活邊緣掙扎着，而她的丈夫，一個閒蕩的賭棍，她難得和他會面，因爲這樣會帶給她無比的悲傷。他逐漸賣掉她的飾物，償還債務，及至她已身無剩物供給他的揮霍，他開始虐待她。她懦弱成性，情感多於理智，只知道愛和悲泣。在她的心目中，丈夫是高不可攀的，而兒女們是環繞在神的四周的天使，他握住她的弱點，知道自己在她心坎處佔居那麼重要的位置，猶如一般僞善的神持身處己。盡情地侮辱她；一天比一天更殘酷任性，也更無人性。有一天，茜沙和他商量讓巴絲溜成爲管理聖盜者的計劃時，他的面孔顯得比從前更陰鬱可怕，只顧默默撫弄手中鬥鷄，既不贊同也不反對，半響方問是否可多賺點錢。她怎敢挑激他，但爲了孩子們將來在鎮立學校受教育

的機會和生活上的迫切需求，她不得不讓計劃付諸實現。她的丈夫仍舊一聲不響。

那夜，在十點和十一點之間，風停雨止，晴朗的天空看不出一絲黃昏時的大風雨，偶然間雲縫裏露出一顆一顆的星星。茜沙斜坐木製的長椅上，目不轉睛地盯住粗石砌成的火爐裏熊熊燃燒的柴把。三腳架上放着一小鍋煮熟的飯，燒紅的炭上有三條兩瓜道的魚乾。她以手掌支持下顎注視蔗桿迅速燃燒時發出特有的淡黃火光，遺留的灰燼轉瞬變為灰黑。含愁的微笑浮上她的臉龐，她想起其里示賓陳述給她聽的一則關於火和鍋子的有趣的謎語。那孩子說：“黑老人坐下了，紅老人卻把他看個不歇，不一會，咯咯鷄鳴起來。”

茜沙還年輕，曾經有過的美麗一望可知，她的眼睛和性情一樣，溫柔美好，是兩件她賜給她的孩子的東西，長長的睫毛加上深邃眼神。端正的鼻樑下面，配着討人喜歡的沒有血色的小唇。她猶如大家樂語所謂的膚色棕黃而細膩。儘管年輕動人，蒼白的面頰已刻劃幾道痛苦的忍受，和饑餓摧殘的痕跡，烏亮的濃髮，雖曾被她引為驕傲的潤飾，現只簡潔地梳攏在一起，沒有髮夾，也沒有梳子，她這樣做決不是爲了賣弄風情，而是因爲方便。

茜沙爲了趕完幾件手工，已經好幾天足不出戶了。爲了多賺幾個錢，她誤了參加當天早上的彌撒機會，因離鎮太遠，來回需要兩個鐘頭的時間；是貧窮驅使人犯罪！但是趕完工作及時送交後得到的不過口頭的支付。她知道她的兒子今晚回家，她整天預期黃昏那場歡聚的愉快，也爲他們預備些禮物。她買些小魚，採擷園中自種最好的蕃茄，因爲她知道其里示賓最喜歡它，又向半里遠的一家鄰戶老哲人塔壽，乞討幾片野豬肉乾和一支鴨腿，那是巴絲溜最心愛的。她滿懷希冀地煮些收拾落穗時從打穀倉的地板縫裏得來的白米。對於可憐的孩子們，這確確實實是頓教士們享用似的豐美晚餐。

不幸地她的丈夫竟那麼湊巧的跌撞回家，把她爲孩子們預備

的東西一吃而空。茜沙一句話也不說，雖然她感到吃掉那些東西就像吃掉她自己。飽餐一頓後，他才記起孩子們。茜沙快樂地微笑，她自己決不吃晚餐，因為贖餘的已不夠三人果腹。做父親的竟然問起孩子們，那是被她認為比吃好得多多。

他提起鬥鷄預備走開了。

“你不要看看他們嗎？”她顫抖地問。“老塔壽說他們今晚也許遲點才回來。其里示賓現已懂得誦讀，而且巴絲溜說不定將帶回他的薪水。”

最後的一個原因使她的丈夫猶豫了一會，然而他的守護神勝利了。他吩咐道：“那麼，爲我留下一塊錢吧。”說完，揚長而去。

她傷心悲哭，然而浮上腦際的是她的兒子的影子，使她很快的擦乾她的淚水。她多煮些飯，準備贖餘的三條魚，每人可分得一條。他們的食慾會很好的，她想，“遙遠路程會使他們饑不擇食的。”

於是，她枯坐以待，緊張地傾聽每一音響，每一腳步聲，沉重清晰的，是巴絲溜，輕快不整的，則是其里示賓——她如此般默想着。貓頭鷹雨後發自深林的喉鳴，經已歇息，而她的兒子還沒有返來。她把魚條放進小鍋烘暖，走近門檻倚閭眺望。她開始低婉地輕唱，讓歌聲陪伴着自己。她的聲音佳美柔切，每當她唱起康爾曼（按：愛的歌謠）時，她的兒子不自覺地竟流淚了，可是，今晚她異樣的顫抖着，調子也斷斷續續地，一反往日常情。她停止歌唱，迫切地注視黑暗中，然而沒有自鎖上歸返的人影——那聲音不過風吹掉闊大的蕉葉上的雨滴。

忽然間一隻黑狗拖曳什麼似的在她面前出現。茜沙吃驚地拾起一塊小石，向黑狗擲去，黑狗悲叫幾聲，逸跑不見了。她並非迷信的人，但是聽慣黑狗和凶兆的她，竟感到異常的驚慌。她匆忙地關上大門，坐近火光。黑夜常常偏愛輕信，而幻想使得幽靈棲息於空氣中。她試欲禱告，請求聖女和上帝照拂她的孩子，尤其是小其里示賓。其後她忘卻禱告，轉而胡思亂想，默憶每個孩子的音容體態，

那些常常使得她歡慰快樂的。突然間她毛髮直豎，眼睛也睜得大大的；是幻覺抑是事實，她看見其里示賓站近爐邊，他常坐着跟她喋喋而談的地方，然而此刻他一語不發的用那深思烏眼看着她，向她微笑。

“母親，開門！快開門，母親！”巴絲溜在外面喊叫。

茜沙全身顫慄得非常劇烈，幻影也就跟着失掉影踪了。



## 第十七章 巴絲溜

剛踏進門檻，巴絲溜即蹣跚跌向母親的懷抱。一種莫可名狀的恐懼佔有了她，當她發覺他獨自回來。她雖欲張口查問，舌頭卻顫硬得轉動不得；她伸臂試欲抱兒入懷，但手臂竟然軟疲無力，流淚更屬不可能。當她的眼簾觸及孩子頭額上涓涓直淌的鮮血，她那內心悲傷已極的聲調驚喊着：“我的孩子！”

“別怕，母親！”巴絲溜安慰她。“其里示賓今晚住宿在教院裏。”

“住宿在教院裏？他要住宿在教院裏？他還活着嗎？”

孩子舉首仰視她。“啊！”她喜極欲涕地吁口氣。噙泣着擁抱她的兒子，掉落無數的親吻在那鮮血淋漓的額際。

“其里示賓是活着的，你竟把他丟在教院裏！但是你爲何受了傷，我的孩子？你跌倒嗎？”她問，憂傷地詳察他一番。

“管聖盜先生帶走其里示賓，還告訴我非十點鐘不準離開。不久天色黑沉沉的，我迫不得已的暗自逃跑，鎮上守衛很快的便發覺了我，我怕被他們抓住鞭打，和上次被捉的現在還病着的巴洛一樣，被罰刷洗營房的地板，因此，我開始亡命的奔跑，他們開槍了，子彈掠過我的額邊。”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的母親戰慄地喃喃自語“您救了他！”隨後忙着尋找紗帶淨水，和一根鷄毛，接着又說：“要是更近一手指，他們將殺掉你，他們將殺掉我的孩子！衛兵永不想及在等待的母親。”

“有人問你時，你得說我是從樹上掉下來，別讓人家知道衛兵追蹤我，”巴絲溜提醒她。

“其里示賓爲什麼留下？”茜沙包裹了傷處後問。

巴絲溜猶豫片刻，終於以臂環抱他的母親，相對啜泣，他慢慢地講述金器失竊事件，但沒有提及加諸他的年幼弟弟的身上的痛苦。

“我的好其里示賓！們竟誣指我的好其里示賓！這豈不因爲我們窮，而窮人就得忍受一切！”茜沙不平地低怨，淚眼朦朧地凝視着逐漸因油枯竭而趨暗弱的燭光。他們無語地相對着。

“你吃過晚飯嗎？這兒有飯和魚。”

“我不想吃東西，喝點水就可以。”

“也好，”他的母親愁苦地回答，“我知道你不喜歡魚乾。我爲你預備些別的，可是你的父親卻回來了。”

“父親回來過？”巴絲溜問，本能地察看他的母親的臉和手臂。

兒子探索似的眼光，使茜沙內心感到萬分的苦楚，他知道得太多了，她匆忙地補充道：“他回家探問一大堆關於你的話，並且想見見你，他是十分饑餓的，他說只要你肯向上，他會回來和我們團聚。”

巴絲溜扭曲着咀唇發出鄙夷的呼叫，截斷了她的話。“孩子！”她責備他。

“寬恕我，母親！”他莊重地回道。“但是你，其里示賓和我三個人不將生活得更好些？你哭了，而我並沒有忤逆你。”

茜沙輕喟道：“你真的不想吃嗎？那麼，讓我們睡覺吧，已經很遲了。”她關閉茅屋的門，覆灰在旺炭上，以免全部都熄滅，猶如人類整理深藏的情感一樣，遮飾以人生的灰燼，而稱之謂不足輕重之事，減緩日日接觸的利害與共者引起的沖激和矛盾。

巴絲溜唸完禱文，躺近跪地禱祝的母親的身旁。他感到一陣兒熱，又是一陣兒冷，每當幼弟的影子浮上腦海，他即緊閉雙眼。幼弟

今晚原本希冀能在母親的懷抱安睡，而現在卻遭受恐嚇捲伏教院的壁角暗自悲哭。院塔上聽見的尖銳哭喊又一次刺痛他的耳朵。不久，疲乏迷糊了他的意念，眼皮沉重倦極而睡了。

他走進一間臥室，裏面點燃兩盞燭燈。教士手裏執着一條藤鞭，面容陰鬱難看至極，正傾聽管聖盎先生用奇異的語言指手畫足的敘述。其里示賓喪膽似的轉動飽含苦淚眼睛，四處張望，像向人乞援，又像尋覓安身之所。教士轉身相向，煩燥地叫他，藤鞭隨着沙沙作響。那孩子快步躲藏於管聖盎者的身後，被後者老鷹攪小鷄似的提了起來，整個身體暴露於狂怒的教士面前。可憐的孩子掙扎着，蹣跚，嘶叫，跪落於地上，在地面打滾哭啼。他忙亂地站起身，拔足狂跑，可是腳底一滑，又跌倒地上，急用雙手遮擋無情的鞭落，尖銳失聲的叫痛。巴絲溜看見他扭歪的身體，以頭頂撞地，還看見揚起的藤鞭沙沙作聲。在絕望中，他的幼弟拼命地站起身，狂怒地奔向苛待者，出盡平生之力咬他的手。教士大叫一聲，藤鞭掉落地上——管聖盎者即刻執着沉重的手杖，猛擊孩子頭部，致使孩子氣絕倒地——教士餘怒未消，用腳猛踢孩子幾下。孩子不再掩護自己，也不作聲，他蹣跚成堆，像一塊無生物印留潮濕的痕跡。

茜沙的呼喚叫醒了睡夢中的他。“什麼事？你爲什麼哭呀？”

“我夢見——啊，我的上帝！”巴絲溜驚慌已極，汗流浹背地坐起來。“這一定是夢！告訴我，母親，這不過是夢！不過是夢！”

“你夢見些什麼？”

那孩子一聲不響，只是擦抹淚水和拭揩身上汗珠。整座草屋漆黑一片。

“夢，一個夢！”巴絲溜抑制的聲調，重覆了好幾遍。

“告訴我你夢見些什麼？我再也睡不着了。”他母親說，當他再次躺下。

“好吧，”他輕聲地說，“我夢見我們前往收拾刈餘稻桿——在盛開鮮花的草場——婦女們手挽籃子內放有許多稻桿——男人們



的籃子也滿是稻桿——還有孩子們也如——我記不大清楚了，母親，其餘的我記不起來了。”

茜沙並不深信夢境，也就不再追究。

“母親，今晚我想到一個好計劃。”巴絲溜沉吟片刻，終於開口。

“你有什麼計劃？”她問。茜沙凡事優柔寡斷，即使她自己的兒子的決定，她也相信總比她自己的好。

“我不想做一個管聖盜者了。”

“什麼？”

“聽好我想告訴你的話，母親。已故拉飛兒先生的兒子今天從西班牙回來抵此，他正和他的父親一樣，是個好人。現在好了，母親，明天你帶其里示賓回來，拿了我的工錢，告訴他們我不想做管聖盜的人。我痊癒後立刻往見克雷瑣斯多摩先生，請他僱我為牧童，管顧他的牛羊群，我已長大了。其里示賓就讀於老塔壽，他從不打人，而且是個大好人，雖然教士不相信他。我們還畏懼神甫些什麼？難道他還會使我們比現在更窮？母親，你該相信，老人是善良的，我曾經好幾次看見他乘教堂內無人之際，跪地祈禱，相信他。所以，母親，我再不想做管聖盜的人。我所得僅有的微酬每每被科罰殆盡。幾乎沒有一人不為此不平訴苦。我決定做牧者，如果我勤謹操作，我將使得僱主喜歡我，也許他會答應我們搾牛乳，那麼，我們會有牛乳喝——其里示賓是很喜歡牛乳的。誰知道！說不定他們覺得我的品格不錯，還會送給我們一隻犢牛，讓我們顧養，如同我們的肥鷄一樣。我要採擷林中果子和園裏自種的蔬菜，攜往鎮上販賣，而賺得許多錢。我將以羅網陷弇捕捉鳥雀和野貓，閒時在河邊釣魚，長大後，更可打獵為生。我定以強臂壯腿上山砍薪挑往鎮上販賣，進獻犢牛的主人，他將更加喜歡我們。當我有足夠力量耕犁，我將請求他賜借我小塊田地，俾我種植甘蔗和麥，而你便可免深夜秉燭趕工。逢遇墟集佳節，我們要穿新衣參加，享受最精美的餚饈，優遊自在地團聚一塊，再也不分開。老塔壽曾讚賞過其里示賓聰明

的頭腦，我們要送他去馬尼拉讀書。我決定勤勉工作，使他能完成他的學業。那豈不好嗎？母親？也許他將做個醫生？你覺得怎樣？”

“除了好我還能說些什麼？”她擁抱她的兒子。她注意到他喋喋談話中的未來生活計劃，毫不計及他的父親，不禁滴下傷心之淚。

巴絲溜不感其煩且十分自信地聒述憧憬中美滿的將來。凡他所說的，茜沙無不唯唯諾諾應之——無論什麼事都是好的。

睡眠再度沉壓孩子的眼皮，安徒生童話裏告訴我們的繪畫悅目圖案的美麗彩傘，展覆他的身上。他發覺自己正和幼弟摘取番石榴，和林中所有的鮮果；身輕如蝶的攀緣樹枝間；深入洞穴尋找發亮的巨石；沐浴溪泉流水中，溪底細沙似金，圓石如珠，像聖女冠上的一樣。清澈溪流，遊魚輕唱微笑，金果累累的樹木彎腰相迎。附繫長繩的鐘懸吊樹上，長繩的另一端縛一頭牛，牛角中央築有鳥窩，而其里示賓高居鐘內。

他漫漫憩遊於夢境裏，而他的母親，既與他的年齡相差太遠，又未曾狂奔整個鐘頭，失眠了。



## 第十八章

### 受苦痛的靈魂

清晨七點鐘的時分，沙米神甫已做完一小時舉行三次彌撒中最後的一次。“神甫病了，”篤信婦女們紛紛議論。“他的動作不像從前那樣沉緩高雅了。”

他默默不語地脫掉法衣，既不開口，也不理睬任何人。“小心點！”管聖器之群竊竊私語。“真是活報應，因那兩兄弟的緣故，今天的罰金將如雨之傾注盆中。”

離開聖器所後，他轉步移向教區長的住區。那兒的長椅上端坐七八個守候他光臨的婦人，另外一個男人徘徊獨踱。當他走近時，婦人們站起身恭迎，其中一個趨前欲親潤手澤致意，但是聖潔的人厭煩似的以手作勢拒絕，阻止了他。

“你可是失掉一毛錢嗎？吝嗇鬼？”那婦人嘲侮似的呼叫，顯然地因此無禮的接待表示不高興。“他竟然拒絕伸手給我，萊法亞姊妹，婦教會會長！”這簡直是前所未聞的荒謬怪事。

“他早晨沒有進懺罪室，”西巴姊妹，一個牙齒盡脫的老婦人補充道。“我卻亟望悔過懺罪以領聖餐和免罪符。”

“那麼，我非常抱歉，”年輕有着一張坦率面孔的婦人批評道。“這星期我得有三道完整的免罪符，且都奉獻給亡夫的靈魂。”

“壞極了，范娜姊妹。”被觸怒的萊法亞說。“一道完整免罪符已

夠他脫離煉獄。你實不該浪費神聖的免罪符。照我所做的做吧。”

“我以為越多越妙，”單純的范娜姊妹答以輕快的微笑。“告訴我你是怎樣做的。”

萊法亞姊妹賣弄似的並不立即作答。她先要了一片菸葉，放在口裏慢慢咀嚼，橫目傲視洗耳恭聽的聽眾，然後轉向一邊唾吐葉渣，慢條斯理地邊嚼邊說：“我從不讓聖日輕易溜過，自我加入婦教會到現在，已得有四百五十七道完整的免罪符和七十六萬又五百年的免罪令。我記下所得的免罪符，因為我要從中取得最佳效果。我不欺騙人，也不受人欺騙。”

她躊躇一下，聚精會神於咀嚼中。婦人們欽佩得五體投地，不由得不羨慕似注視她，惟有那男人輕蔑地說：“其實今年我比你多得四道完整的免罪符，萊法亞姊妹，加上不大唸輕禱祝，不費工夫得來的比你更多百年的免罪令。”

“比我更多？比六百九十七道完整的免罪符和九百九十四萬又八百五十六年的免罪令更多？”萊法亞滿面不服地查問究竟。

“正是，比你多八道符和一百五十年又數月的免罪令，”那人回答，他的頸項掛滿污穢法肩帶和唸珠。

“那有什麼稀罕，”萊法亞終於認輸了。“何況你乃本省最傑出且老於此道的專家。”

被奉承的那人笑了，繼續說道：“我比你們多得一點也不奇怪。爲什麼？我甚至可以說連在睡眠中我也可得免罪令。”

“而你怎樣應用它們呢？先生。”她們異口同聲的發問。

“呸！”那人蔑傲地做個手勢。“我丟棄它們。”

“對此我不敢贊同，先生，”萊法亞抗議道。“你將因糜費免罪令被罰入煉獄。你知道每句無謂的閒話應受四十天大刑，根據區主教所云：一指長絲線的虛用，處罰六十天，而浪用每滴水則受二十天處刑。你將被貶至地獄。”

“那又有什麼要緊，橫豎我懂得如何跑出來，”白洛兄弟滿有信心

心地回答。“我自煉火中拯救無可計數的靈魂！我助成多少聖徒！何況除此以外我還可陸續得到，如果我肯做，至少在我臨死前將有餘下的七道完整的免罪符，用以拯救他人，”說完，睨傲不可一世地揚長而去。

“你必定仿倣我。譬如說，我得到一年免罪令，我即記入賬簿然後默禱道：“無上的天父和聖羅米爾克，請替我查視獄中何人正需一年免罪令——不多一日也不少一日。”禱告完，我投擲銅元求取上帝的啓示，如果銅元現出人的一面，意即沒有；倘若現出烏尾的一面，我在賬簿上寫“付”，反之，則把免罪符留下。每次我都一絲不差的記入賬簿，每百年定爲一次舉行。可惜我不能處理它們如同處理錢項一樣——放利生息，因爲在此種情形下，我們或可拯救更多的靈魂。相信我，跟我一樣做。”

“算了吧，我做得比你更佳，”西巴姊妹批駁地說。

“什麼？更佳？”萊法亞楞住了，隨即請求圓滿的解釋。“那絕不可能！我的方法已是好得無法加以改良了。”

“請安靜聽我解釋，你就會相信，萊法亞姊妹，”老西巴用困惑的聲調爲自己申辯。

“究竟是怎麼回事？讓我們聽聽，”其餘的人異口同聲的喊叫着。

老西巴煞有介事地咳嗽幾聲，說道：“你們知道得很清楚，背誦純潔的恩賜，我的救主，和仁慈的天父，每次可得十年——”

“廿年！”“不！少點！”“五年！”好幾個聲音截斷她的話。

“年數些微的差錯沒有多大關係。每當僕役摔碎杯碟或料器，我命令他拾起地上所有碎片，每一碎片我罰他替我背誦一次這些經文。由此得來的免罪符我悉數奉獻給靈魂。我屋裏每一侍役，除了貓，都熟慣於我的方法。”

“但是這些免罪符屬於你的僕役的，而非屬於你的，西巴姊妹，”萊法亞指摘她。

“然而我的碟杯，誰負責賠償？那些僕役均喜歡這樣償還方法，且投我之所好。我從不採用拷打手段，有時不過擰了一把或以杖擊頭而已。”

“我同意你的方法！”“我決定這樣做！”“我也要，”婦女們喜呼着。

“假使碟子只碎裂成三數塊，那你不是賺得很少？”頑強的萊法亞尚遲遲未肯附和。

“亞馬！”老西巴應道。“我仍舊要他們背誦經文。把破碎的兩三塊用膠黏好，一點兒不受損失。”

萊法亞姊妹緘口無語了。

“允許我發問我疑惑不解的問題，”年輕的范娜怯生生地說。“你們高貴的婦人們懂得很多天堂和煉獄的事，我應自認是對此無知。在祈禱冊上和經文裏我發現這樣的排列次序，三主禱文，三聖母禱語和三榮耀教義——”

“是的，怎樣？”

“我急欲明白究竟該如何背誦，先把三主禱文依序誦完，依序誦讀三聖母禱語，最後再依序誦唸三榮耀教義；或是逐一地唸誦主禱文，聖母禱語和榮耀教義，一起唸了三遍？”

“這樣，先唸完三主禱文——”

“原諒我，西巴姊妹，”萊法亞插口道，“另一程序才對。你不應該把男女混淆不分。主禱文屬於男性，聖母禱語則屬女性，而榮耀教義屬於兒童。”

“噢？寬恕我，萊法亞姊妹：主禱文，聖母禱語和榮耀教義如同米麥和醬油一樣分不開的——是聖徒們一口之食——”

“你錯了！你將看到，凡是上下顛倒的人得不到祈求的東西。”

“而你弄錯方法的也得不到唸經應得的報酬，”老西巴並不示弱。

“誰不？”萊法亞氣憤地站起身。“不久前我失掉一隻小豬。我在

祈求聖安頓尼後找到了牠，且以高價脫售。亞馬！”

“是啊？所以你的鄰居控告你把他的豬賣掉了。”

“誰？那無恥之徒，也許我跟你一樣——”

事既如此，專家不得不挺身干預，恢復平靜狀態，蓋此時已無人爲主禱文傷透腦筋，一切爭辯集中於“豬”上面。“姊妹們，請勿因小豬爭吵鬧事，請援引聖經例證。異教徒和基督教徒尚且不因我們的神驅使群豬入河而喧嘩爭擾，何況我們天主教徒，唸珠聖團弟兄姊妹，竟因一隻小豬損傷情感！你們想想，我們的勁敵第三級教團兄弟將怎樣暢所欲言？”

衆人傾聽賢明之言，立刻鴉雀無聲，同時對第三級教團的誹謗，確頗具戒心。專家暗察衆人默許之情，滿足地變換口氣繼續說：“主教即將召喚我們進見。我們須告訴他所選擇的傳道師是他昨天提的三個人其中的那一個，拉瑪授神甫，馬丁神甫或主教助手。我不知道第三級教團選了沒有，因此我們必需決定了。”

“主教助手，”范娜膽怯地囁嚅道。

“哼！主教助手不懂得傳教，”西巴公然反對。“馬丁神甫較能勝任。”

“馬丁神甫！”另一個輕蔑地叫道。“他的聲音不夠洪亮，拉瑪授神甫好些。”

“對了，”萊法亞喊叫道。“拉瑪授神甫確實通曉傳教之法。他看來像個丑角。”

“是我們不瞭解他，”范娜低語道。

“因爲他是深奧的，每當他宣教得好——”

話剛說到一半，卻被茜沙的出現打斷了，她頭頂着一隻菜籃，向姊妹群行禮後，即拾級上樓。

“她走進去了！我們也進去吧！”他們齊聲喊道。

當茜沙踏步上樓之際，她感到心跳急速似將奪腔而出。她簡直不知如何平息神甫的暴怒，或以什麼理由爲自己的兒子申辯。晨光



晞熹，幾道雲霞橫抹晴空，她已起身在菜園摘取最鮮綠的蔬菜，綴飾以蕉葉和花朵；她又躑躅河岸，採尋主教喜拌雜爲沙律的巴各（按：一種狀如芒果的酸果）。她換上最好的衣服，也不驚醒兒子，靜悄悄地頭頂菜籃朝鎮上出發，她儘可能的放輕腳步，屏氣凝神地期望她所熟悉的天真稚氣的童聲在耳旁作響。然而她大失所望的不但聽不見音響，連一路往廚房時也沒看見半個踪影。她詳看廚房的角落，僕役們和管聖器的人似理不理的冷漠已極，甚至對於她的問候也是這樣。

“這些蔬菜可以放在什麼地方？”她問，盡量裝做毫不介意他們的淡漠。

“那兒，隨便放在一邊！”廚子咆哮着，匆忙地拔淨手中宰雞的每根毛，連看也不看她一眼。

茜沙小心翼翼地吧蔬菜和沙律葉子移置桌上，並以鮮花遮蓋，然後滿面笑容地試與一個比廚子較易親近的侍僕談話：“我可以和神甫談幾句話嗎？”

“他生病了，”是那麼輕微幾不可聞的回答。

“其里示賓呢？你知道他尚留在聖器所嗎？”

侍僕似很驚奇地把眉毛的裏端扯高。“其里示賓？他不在你的家中嗎？難道你想否認？”

“只有巴絲溜在家，其里示賓昨夜宿在此處，”茜沙回道，“我想見他。”

“是的，他昨夜留在此地，但在偷竊許多東西後跑掉了。天剛亮主教即着我往報鎮署。他們定已往你的家搜捕那孩子了。”

茜沙以手掩耳張口欲訴，然而她的雙唇雖然嚙動，卻發不出聲來。

“你竟有一對那麼可愛的孩子！”廚子揚聲道。“毫無疑問的，你是個忠實的妻子，孩子們太像父親了。注意孩子們，別讓他們比父親更下流。”

茜沙此刻再也抑制不住，癱坐長椅上，痛聲飲泣。

“不許在這裡啼哭！”廚子叱喝道。“難道你不知神甫生病嗎？滾出去外面哭吧！”

不幸的母親差點被攆推下樓，這時一群姊妹伴恰從樓梯下來，對於主教的病狀做出種種的推測和怨言，茜沙以頭巾蒙面，壓低愁音急步奔向街道，她茫然地楞視四周，終於下決心的快步離開。



## 第十九章

### 塾師的困難

四面環山的湖沼，睡般的安寧，矯飾之下，尋不出一絲昨夜風雨的痕跡。旭陽初昇，曦微晨暉耀甦湖上燐光浩氣，露出水平綫上動人的輪廓；小舟上漁翁輕收魚網和大船揚帆的陰暗側影。湖畔山丘上竚立兩個穿喪服的人，目視湖水不語。其中一個是依巴拉，另外一個青年，外表謙順沉鬱。

“正是這個地方，”後者說。“你父親的屍體由此處丟進湖裏。掘墓人帶義巴拉上尉和我來的地方。”

依巴拉友愛地握緊青年的手，青年說：“你毋需感激我。我曾經受過你父親的許多恩惠，而我所能為他做的不過伴隨他的屍體到墳場而已。我初抵此鎮時，沒有熟人，也沒有人為我推薦，既無恆產也無地位名望，孑然一身如同現在。我的前任者棄教從事煙業，幸得你的父親看顧我，為我取得一座房屋，以及一切學校必需的用具。他經常地訪問學生，並分發圖片給一些勤學而貧窮的學生，甚或供給他們書本紙張。然而，像一切好事一樣，它不會長久的。”

依巴拉拿下帽子，像在默禱似的，然後轉向他的同伴：“你說我的父親常常幫助貧窮的學生嗎？現在呢？”

“現在他們勉強地捱過去，有時也會寫寫，”青年回答。

“為什麼？”

“原因在於他們破爛的上衣和沮喪的神情。”

“你現在共有多少學生？”歇了一會，依巴拉頗感興趣地問。

“兩百餘人報名，但只二十五人按時上課。”

“事情怎樣發生的？”

塾師憂鬱地笑了，答道：“說來話長，原因可編成長而厭煩的故事。”

“請不要把我的查問當爲無聊的好奇，”依巴拉鄭重地說，注視遙遠的水平綫上：“我已縝密地考慮過，完成我父親未竟的理想比哀悼和復仇更有意思。聖潔的大自然已成爲他的冥土，而他的敵人不過一群愚民和一個教士。前者我寬恕他們的愚昧，後者則因宗教激勵社會進展，應受尊崇。我但祈望賜我生之朝氣的他的精神感召，故此我亟欲知道本鎮教育工作遭遇到的種種障礙。”

“故鄉將頌揚你的思念，先生，”塾師說，“如果你貴澈亡父遠大的計劃！你要知道發展教育遭逢的障礙嗎？好罷，處在目前的境況下，缺乏具體援助，教育的成就也就不多，最先，儘管學生衆多，適宜的方法和其他誘導工具的缺乏，已足折損他們的興趣。德國農家子就讀村校達八年之久，而此地有誰肯爲低劣成果費上一半的時間，他們讀和寫，以西班牙語默誦選文，有時默念整本書，卻讀死書似的一句不解（註①）。我們的農村孩子可從學校得到些什麼？”

“你既已發現弊病的癥結，爲什麼不想法加以補救？”

塾師愁苦地搖頭。“可憐的教師不但要與偏見還要與權勢掙扎奮鬥。第一，適當的讀書環境是必需的，而且應免卻許多我目前所做的——在教院直轄下，靠近神甫馬車旁的馬廄內授課。在那邊，一般喜歡高聲朗誦的孩子，自然而然地打擾了神甫，而他常常神經質地跑下來，特別是舊疾復發的時候，大聲叱喝他們，甚至侮辱我。你想在此種環境下，誰有法子教或學，孩子不會尊敬受辱而不敢爲自己辯護的教師。爲了維護教師的尊嚴，他需要威信，道義和自由行動。

“讓我詳述更可悲的事件給你聽。我曾因倡導改革而被嘲侮。爲了補救剛才所述說的錯誤，我教授孩子們西班牙文，因爲，除了政府的明令外，我認爲尚有莫大的裨益。我開始應用最簡單的詞句法，對於冗長煩累的語句法則不大注意，願意讓他們先學懂語言而後學習文法。數星期後，班裏一些聰穎的學生竟然聽懂我的語，並且會講幾句。”

塾師猶豫地停頓一會，然後，像下決心地說下去：“我不該爲敘述中的自己的缺點而感羞愧，無論何人處在我的境遇，也會做出同樣的過失。悉如我所說的，這是良好的開端，但是幾天後，拉瑪授神甫，本鎮的主教，差遣管聖盜者召喚我進見。早知道他性情乖戾和怕他久候，我立刻上樓晉謁，致候時我用西班牙語祝他早安。平日他唯一的招呼即伸手讓我行吻手禮，今天他反縮其手，不但不回答，且傲慢似的縱聲大笑。當着管聖盜者面前，我感到極度的侷促難堪。那時，我竟然不知所措，迷茫地瞪視主教，他正任性地笑個不停。躁急開始佔有我，發覺自己即將做出欠妥的舉動，既然良善的教徒和維護個人的尊嚴並非不可兩全。我剛欲發言責問，忽然間，他的口吻從取笑轉爲侮辱，他諷刺地說：‘這就是 Buenos Dias 吧？Buenos Dias！多妙呀，你竟也懂得講西班牙話！’他又高聲縱笑。”

依巴拉抑制不住地笑了。

“你笑，”塾師跟他一樣笑了，繼續道，“我自認當時一點兒也不想笑。我仍舊站着——感覺頭上脈管裏的血液沸騰，冒出無數的金星。眼裏的主教越離越遠。我趨前數步回他幾句，心中連要說的話也覺茫惑，可是管聖盜者把我們隔開。拉瑪授神甫站起身，用大家樂語對我說：‘別以借來華服眩耀人前。滿足於自己方言，毋糟蹋西班牙語，它不是你所能懂得的。你認得石如拉教師（註②）嗎？好哇！石如拉是個不懂得寫和讀的教師，他卻開辦了一所學校。’我正要攔阻他，而他大步走進臥室，砰然把門關閉。

“微薄的酬薪能助我做些什麼事，支領時還得先有主教的允許

而後到省邑領取，我怎能反抗他，鎮上最重要的政治宗教權威，教會的支持，政府所畏懼，富有多權，受眾人歡迎奉從？雖然他侮辱我，我還得默然忍受，因為如果我回他，我的工作即將被褫奪，如此一來，我對於自己選擇的職業將失去信心。既無教育，群民將同情主教並予以支持，他們將咒罵我為驕傲擅權，虛榮失教的劣教徒，如尚嫌不夠，那麼還可加以反西班牙或叛國的罪。塾師是不應該學習或熱忱的；只可順從、卑賤和怠惰。上帝或將寬宥我抹煞良知和正義所做的事，然而我生長於此鎮，爲了生活，爲了母親，我任憑命運安排，像波浪中浮蕩的屍體。”

“困難該使你從此心灰意懶嗎？爲了生活，你就此維持下去嗎？”

“那該是我所得到的最好的警告！如果煩惱只限於此！事實上自那時起，我開始厭惡我的工作，和我的前任者一樣，且亟欲另覓他職，因為任何嫌惡與羞愧下完成的工作，乃一種苦惱的擔負，每日的學校生活喚憶我所受凌辱的遭遇，忍嘗久遠悲哀的苦杯。但是我應如何是好呢？我不能欺瞞我的母親，我只能告訴她，她犧牲三年換來的我的職業，帶給我無比的幸福。她必須相信，這份職業是最榮耀的，工作愉快，前途燦爛如錦，由於工作的表現，建立崇高的友誼，人民不但尊敬我，而且許給厚酬。反之，非但自己無從減輕痛苦，並且導致更多煩惱，既無濟於事且是罪過。因此，我不讓自己氣餒，勉強支持下去，我決定奮鬥到底。”

他歇了一會，續言道：“自我受辱的那天起，我開始詳細地分析自己，從中發現自己的謬誤和愚昧。於是，我日以繼夜的研讀西班牙文和有關教學的書籍。把老哲人借與的書籍，讀了又讀，熟思任何我能巧使運用的方法。新思想的灌輸，改變我的觀點，和從前的看法完全兩樣。先前認爲對的，卻被我發現它的錯誤，而錯誤的現在卻對了。譬如說，自古至今認爲學校的最明顯標誌，同時是督促學生研習最有效方法的體刑——如同我們慣於相信——即被我視

爲阻遏兒童進步的最大障礙。我確信打罵或類似的體罰，絕不可能促使頭腦適宜的運用。恐懼不過驚擾兒童寧靜的想像力，後者非但富有活力，並且極易受激動。任何意念的被吸收，需要冷靜的頭腦，沉着的精神，肉體和品格的靜穆，以及欣然情願，所以，我決先着手於此，建立兒童的自信和自尊。不僅如此，我還領會到日常見慣的鞭撻，把他們懇篤的胸懷破壞無遺，甚至最具發揮力的高貴感，也蕩然掃淨。同時使得他們失卻廉恥之意，想恢復它確非易事。我並且觀察受笞打的學生，他以一睹同伴受罰爲快，聽見同伴受刑時發出的哀叫滿足地笑了。至於執刑者，起初頗厭惡地勉強履行，後來手勢漸漸加重，且以此淒慘之事爲樂。過去的錯誤震恐我，使我一心一意改變舊法，補救目前的不足。我盡力把學習作成一件愛與悅的事物，初級書本不再是使兒童滂沱流涕的可怕書本，而是述說奇奧故事的友伴；教室也不再是痛苦之地，而是智力的供養源泉。慢慢地我廢棄體刑，拿走一切刑具，代以競爭與自尊。凡是疏忽學業者，我歸罪於缺乏求知慾，而非能力不足。我使得他們相信，他們確比心目中的自己好得多，由是自信促激他們有更好的成就。這改革在初開始時看來，似乎很不實用；許多學生因此停學，然而因我堅持的結果，逐漸地提高他們的智能，學生越來越多，而且比從前更依時上課，在同學面前受褒揚的學生更加倍用功了。

“我不鞭笞兒童的事立刻傳遍全鎮。主教召喚我進見，這次我學乖了，只簡單的以大家樂語問候。這一次，他倒是十分莊重的。他斥責我隨意損害學童，浪費時間，欠盡職責，且謂不肯用棒槌夫，適足以縱壞兒童——根據聖靈之言——學習惟始於痛打等等。他引經據典的敘述野蠻時代情形，就像因古人所言無可疵議；根據這些我們必得相信古人，上古時代確曾有此等怪物的存在，並且供奉於聖殿內，最後，他警告我小心做事，恢復既往的舊制，否則，即將報告省長。經此一來，我的麻煩尚未了結。數天後，學生家長親到院堂見我，在此情形下，我惟乞助於忍耐與順從。他們提醒我昔時有爲



的教師怎樣啓導他們的先輩。‘那真是聖哲者的時代，’他們聲稱道，‘他們的鞭打，具有扯直彎曲樹幹的力量。他們不像年青不懂事的小伙子，而是富有經驗鬢髮斑白的嚴肅老者。卡他仁羅先生，其中的最能幹者，和學校的創始人，時常用那至少廿五下痛打的方法，造就不少的能幹人才和教士。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有的不覺得此指桑罵槐的舉動已太過份，甚至直接威脅禁止兒童上學，如果我繼續新教學方式。爭辯是沒有用的，他們決不會想及年輕如我者能有何健全的鑑定力。爲什麼我竟沒有白髮！他們藉引主教的勢力，聲言如果不加鞭打，他們學不會什麼東西。惟有少數人伸出同情的手，撫慰我幻夢驚覺後的苦楚。

“概觀眼前情形，我只好放棄經過多少的磨難，開始收穫良好效果的新教法。我絕望地帶鞭返校，再度使用野蠻的方法。澄靜的心境一改而爲愁眉苦臉，我的小朋友不再像從前那樣的關懷與愛護我。雖然我儘量避免答責，溫和地管理他們，但是他們敏感地發覺不同之處，沮喪地悲哭起來。我深深地感動了，雖則他們頑冥無知的父母激惱我，我怎忍心怨恨因父母偏執成見而犧牲的無辜者。他們的淚水使我憤激，我的胸腔更加憤火中燒，那天我提早下課，跑回家去獨自悲傷。也許我的過敏使你覺得奇怪，但是如果你設身處地的想想，你將會明白。老安那示塔壽先生說：‘那麼家長們喜歡答打？爲什麼不加諸他們自己的身上？’結果，我病倒了。”

依巴拉沉思似的諦聽着。

“當我大病甫痊時跑到校裏一看，只賸下五個學生。優良的學生因恢復舊教法都跑掉，而留下的——大多因躲懶工作而藉口讀書來校——沒有一個表示歡愉。我的痊癒或不，對於他們是一樣的，也許他們希望我病得更久些，雖然我的代替者更常鞭打他們，卻常常缺課不到，其餘的受家長強迫入校的學生，已遷徙他處。家長們斥責我縱壞他們，虛構成堆的指罵。在我病中，惟有一田婦的兒子來探視我一次，但他也沒有回校續讀，因他將來要做一個管聖

盜者，而高級管聖盜者卻謂一個管聖盜者不該進校讀書；否則將被遣散的。”

“那麼，你認為招收新生已經絕望了嗎？”依巴拉問。

“雖然如此，在我病中，發生過不少事故，主教的迭換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我又有了新的展望；至少兒童不致於虛廢時光，而力求體罰可能給予的點點裨益。我爲此反覆審慮，祈望他們雖因學無所成就不喜歡我，這樣一來，也許將減輕他們追憶我時對我的怨懟。你知道，學校裏均採用西班牙文課本，除了宗教科依據主教所屬的教派，甄定大家樂語而外。這些書大多是經書，讚美歌冊和亞示梯神甫（註③）宗教課本，從此等書籍中他們學到的如同從異教書籍裏得來的虔誠。既而不可能教導學生西班牙文和翻譯許多的書籍，我試代以實用大家樂語的作品，如荷丁素非利沙的禮儀之論，和農業袖珍手冊等等。有時我自己翻譯一些簡易的作品，像巴拉禮拉神甫的菲律濱歷史，參與我個人的意見後口述給他們，俾以記錄下來。教授地理課時，因缺乏地圖的設備，我抄襲在首邑看見的仿本，繪於磚地，啓發他們比較具體的地理概念。婦女們感到興奮，其餘的則引爲妄幻，百般嘲笑。新主教召見我，對此他雖未加責備，但提醒我應以宗教爲前提，就學前的兒童必先經過考試手續，以便知道他們是否懂得默誦聖餐禮經，讚美歌冊和教條。

“自此以後，使之變爲知多不解的鸚鵡，竟然成爲我的工作目標。他們大多熟知聖餐禮經和讚美歌詞，但我卻爲亞示梯神甫宗教課問答的教授法暗自擔憂，因爲大部份學生不但分別不清問題和答案，而且不知所云。視此我們將自趨滅亡，未來的也是一樣，而歐洲卻在一日千里的進步中。”

“悲觀是無用的。”依巴拉說。“助理鎮長邀請我參加鎮公所會議，焉知你的問題不可迎刃而解？”

塾師似表懷疑地搖首答道：“你當看到他們所提的計劃遭遇同樣的命運。讓我們看吧！”

註：

①“教區管轄下的學校，規定西班牙文的讀與寫為必修科——至少如此規定；然而塾師的本身常為一些不懂此語文者；另一方面，西班牙政府官吏不懂地方語方。況且，主教為保持自身的權益，不欲西班牙皇室勢力的伸張。唯一懂得西班牙語者則為一般曾服役於歐洲人的土著。最初讀本乃敬奉書籍，而後對答教授宗教科本；讀者則稱為卡薩薩淵。入學年齡平均是七歲至十歲；他們讀寫都不壞，但不久即忘得一乾二淨——”錄自夏果的菲島旅記。夏果特指米骨區。雖概指群島，但所云“半數兒童”，或言過其實。

②含諷刺意。西班牙語石如拉教師意猶羅帝波爾斯榮譽廳裏的莫斯奎先生。

③一八六三年皇令中規定，亞示梯神甫所著天主教規則問答手冊為菲島初級學校採用課本。

## 第二十章 鎮廳會議

議廳長約十二至十三米突。刷白牆壁塗滿醜惡猥褻炭畫，畫旁題句卻圓滿地寫出它的真義。廳的一角，一打古舊燧火槍齊整地堆疊於生鏽的長劍和短刀以及軍隊兵器（註①）裏面。大廳盡處，半掩蔽於骯髒的紅簾後面，掛了一張西班牙國王的像片，像片下面的木台上有一張破椅，四肢欠全地癱瘓着。椅的前面置放木桌，桌面斑斑墨水污疵，削切奇缺的桌緣，和各式各樣字母的雕刻，使得它更像時受學生光顧的德國酒館裏的桌子。散落四處的長椅和破凳，點綴這並不齊全的傢具。

這就是會議廳堂，公義的伸張和苦痛的裁判所。在這兒聚集了市鎮和附屬鄉村的官吏。然而老人派和青年派不混在一起，因為他們互相仇視着，他們各自代表守舊派和開明派，他們的爭執在鎮中各趨於極端。

“鎮長的態度使我覺得很不可靠，”腓立普先生，助理鎮長和開明派領袖告訴他的朋友。“把銷費開支問題的討論遲延到最後一分鐘，簡直是預謀的奸計。記住我們只剩十一天。”

“他卻滯留教院和帶病的主教會議，”其中一年青人評論道。

“不要緊，”另外一個補充地說。“反正我們一切準備停當。只要老頑固們計劃沒有得到半數以上票通過——”

“我懷疑它的可能，。”腓立普先生打斷他的話，“因我自己將挺身建議他們的計劃。”

“什麼？你在說些什麼？”錯愕的聽眾問。

“我說如果我有提先發言權，我將提議對方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怎辦？”

“我把它交託你們的手，”腓立普先生微笑地答，轉向一甲長 Cabeza de Barangay (註②)。“你在我遭擊敗後提出我們的建議。”

“我們簡直是莫明其妙，先生，”他的聽眾說，懷疑的眼光注視着他。

“聽着，”開明派領袖放低喉嚨，向身旁數人輕聲說：“今晨我碰見老塔壽，他告訴我：‘你的勁敵恨你更甚於你的建議。你想令一件事廢棄不做嗎？那麼由你自己提議，雖然它或將比法冠更爲有用，也會被拒絕接受。等他們擊敗你後，即令黨中默默無聞者提出你所欲通過的事項，而你的勁敵，爲要侮辱你，定會接受。’但別聲張。”

“然而——”

“因此我即將建議對方的計劃，甚至過分誇張使之揶揄可知。啊，依巴拉先生和塾師來了。”

“因此我即將建議對方的計劃，甚至過分誇張使之揶揄可笑。依巴拉先生和塾師來了。”

可是兩個青年人並不參加任何一群，而只遙向各群人致問候之意。不一會，鎮長也就是前在路上碰見手執一束蠟燭的人，面帶嫌厭地走進來。在一片靜默中，大家坐了下來，鎮長自坐在椽下座位後，咳嗽了好幾次，以手擦拭頭額與臉孔，肘靠桌上，一會又縮了回來，咳嗽繼續不斷地發作，於是同樣的動作又重演一次。

“先生們，”他終於以不大肯定的聲調開始了，“我大膽地召請各位到此會議——嗯哼——。本月十二日是慶祝本鎮護神聖山謀哥佳節——嗯哼，而今天已是二號——嗯哼！”這時一陣嗒路截斷他的講詞。

老人群中站立一位年約四十，態度傲慢的中年人。他乃富有的卡比丹巴絲溜，堪與拉飛兒先生對照的典型人物。他堅持自聖多瑪

示亞奎那示死後，世界文化毫無進步可言，而人性也自聖約翰拉特蘭棄世至今逐漸衰落。

“先生們，容許我對此有趣事件發表數言，”他開始了。“我知道在座諸位比我更有權利要求首先發言權，但是我所以首先發言，乃因為我覺得發言的先後並不影響一個人的地位。何況我所要提出討論的事項具有的重要性，決不容許廢棄或拖延，根據此點，我請求首先發言，以示對此事普遍的重視。列席的各位先生，現在卡比丹先生；前任卡比丹；我的高尚友人，華倫丁先生，從前的卡比丹；童年至友，忽溜先生；我們軍樂隊裏榮耀的卡比丹，米爾古先生；和甚多因時間關係沒有一一列舉的各位先生。我請求你們賜給我首先發言權。不知我有否此榮幸蒙賜肯諾？”

演說家尊敬地垂首輕輕一笑。“說下去，我們當洗耳恭聽！”被提及知名之士和其他默許卡比丹巴絲溜為一位特出的演說家者咸異口同聲地說。老人們滿足地咳了幾聲，揉搓雙手。他用絲絹拭揩眉際汗珠後，繼續申述：

“承蒙各位雅愛，使我有在別人尚未發言之前開口的機會，對此厚賜，我將善用之。在想像我自己置身古羅馬莊嚴的議事廳內，前所謂的‘極孚民望的羅馬議會’，現在人類的不幸，永不復轉，我提議古羅馬元老院議官之見，如果西舍羅處在我的地位將說，時間既然如此短促，所羅門又云時間即是金錢，任何對此要事發表意見，應簡要中肯。”

滿足於自己口若懸河的天才和眾人的側耳恭聽，演說家在落座之前，尚沒有忘卻投給端坐角落的依巴拉藐傲的一瞥，含有深意的眼光橫掃他的朋友，好像在說，“啊哈！我豈不講得極好？”他的朋友解其意的睥視少年們，像迫使他們妒嫉生怒似的。

“現有誰發言以——噫！”鎮長首先發言，然而一陣乾咳喘息截短他將說的話。

室內充滿靜寂，顯然地，沒有人自願被目為古羅馬元老院議

官。腓立普先生抓住這難得的機會，起立而言，使得守舊派的人隨即互相眨眼示意。

“我起立在衆位先生面前，爲迎神會銷費開支預算進言，”他開始道。

“我們不能准許這件事，”患肺病的老人抨擊着，他是最不可理喻的保守派。

“我們將投票否決它，”其餘的人也確定他們的立場。

“先生們，”腓立普先生說，抑制着得意的微笑，“我尚未揭示我們這少年之群所要提供的計劃。我們肯定地相信這偉大的計劃將較我們的敵對黨所提出者，更普遍地受支持。”

這僭越無禮的驕言，立即激怒保守派，暗自咬牙切齒矢誓傾全力反抗。

“我們有三千五百元開支的預算，”腓立普先生續道。“如果依照此數目慶祝佳節，其堂皇富麗定必駕乎本鎮或鄰鎮前所舉行者之上。”

“嗯哼！”不信任者假裝咳嗽。“A 鎮有五千，而 B 鎮——卻有四千。”

“聽我說，先生們，我將使你們相信，”面無懼色的發言人接着說。“我建議以一百五十元在廣場中心建造一座戲台。”

“那又怎夠！我主張它需一百六十元，”一頑固的保守派立即反對。

“記錄下來，執委先生，”腓立普先生說。“我進一步建議厚資聘請敦洛區的滑稽劇團來此作連續七夜的表演，每夜兩百元，七夜共費一千四百元。執委先生，請把一千四百元記下來。”

老年人與年青人均驚愕地注視他。惟有知曉個中的秘密者木然不動。

“除此而外，我更建議輝煌華麗的煙火；再不是那種取悅兒童和老處女的火花和穿火輪。我們要大規模的火彈和煙火筒。我建議

購用每彈兩塊的火彈兩百枚，和同價的煙火筒兩百枝。我們將向馬拉闊煙火製造廠訂做。”

“哼！”一位老人不愜意地囁嚅道。“兩元火彈不會嚇驚我或震聾我！它們應改用每個三元的。”

“寫下來，兩千元供火彈和煙火筒之用。”

保守派不復如前地抑制自己。有的起立紛紛議論。

“還有，爲讓嘉賓知道我們乃自由人民和眩示我們的財富，”發言人提高聲調接下去說，投予竊竊私語的老人們那麼急促的一眼，“我提議：第一，指定兩天迎神會裏的四個 Hermanos Mayores（註③）；第二，每天丟擲兩百隻烤雞，一百隻剝製鬮雞，和四十隻燒豬入湖，猶如卡比丹巴絲溜剛才所說，西舍羅同時代的人，西拉做的一樣。”

“說得不錯，如同西拉所做的一樣，”被奉承的卡比丹巴絲溜重複地說。

衆人的驚愕失措不斷地增加。

“佳節之日，勢必有許多富人身挾巨款，到鬥雞場以及紙牌場暢玩，因此我建議准許開禁鬥雞場十五天，並發給執照予所有賭場——”

他的話說了一半，卻被少年派的站立截止了他，他們以爲他瘋了。老人們則自相爲此爭論得臉紅耳赤。

“最後，爲免我們忘卻靈魂的享受——”

於是發自廳的四邊的不平語話和呼囂叫喊成爲一片，遮沒了腓立普先生的聲音，會廳頃刻變爲嘈雜無序。

“不！”一個絕不妥協的保守派尖叫着。“我不欲他因倡議佳節事宜詡詡自得，不！讓我講幾句話！讓我講！”

“腓立普先生出賣我們，”開明派人士呼喊道。“我們定投票加以否決，他靠攏了老人派。我們要反對他！”

鎮長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無可奈何地靜俟秩序恢復。



軍樂隊隊長要求發言，而當他的要求被接受時，他並不張口，只迷亂羞愧地坐下。

卡比丹華倫丁，保守派中最穩健者，幸運地抓住發言的機會，他站起來說：“我們無法贊同助理鎮長的過份誇張的建議。那樣多的煙火彈和連續數夜的戲劇表演，惟有和他一般年輕力壯者方能夜夜諦聽爆竹聲而不變爲聾子。我徵求過在座有理性的幾位的意見，他們一致反對腓立普先生的計劃。諸位先生們，你們以爲是嗎？”

“是的，是的！”老人們和少年們異口同聲地叫着。少年們愉快地等聽見此意見發自老人口中。

“我們要四個 *Hermanos Mayores* 幹嗎？”老人說下去。“把鷄和燒豬丟擲湖裏是什麼意思？呸！鄰鄉將怎樣批評我們狂妄。佳節過後我們可得忍受六個月的饑餓！西拉和羅馬人與我們有什麼相干？他們可曾邀請我們參加任何宴筵？我懷疑。至少我未曾接受邀請，而我又是你們所知上了年紀的老人！”

“羅馬人居住教皇所在地的羅馬，”卡比丹巴絲溜急以低語提示他。

“現在我明白了！”老人鎮靜地說。“他們的宴筵是因有所祈求舉行的，而教皇爲免他們犯罪方令丟擲食物於海中。然而，無論如何，你的建議乃屬無稽愚談，既不可能也不能採納！”

腓立普先生的建議，遭受最嚴厲的指摘而取消了。首要勁敵既已慘敗，保守派人士，甚至最默默無能者，此刻已能鎮靜地盯視要求發言的年輕甲長。

“我祈求你們寬宥我年少無知，竟敢冒昧地在衆位德高望重的人們面前，要求發言，然而富有辯才的演說家卡比丹巴絲溜，曾經邀請各位發表意見，讓他威信的語辭原諒我的無知吧。”

保守派人士滿足地頻頻點首，私下評論道：“這少年言之有理。”“他是謙虛的。”“他的推論是可讚賞的。”

“可惜他的姿勢不大好，”卡比丹巴絲溜審察道。“然而他還有充分時間加以補救，他還年青，而且他尚沒有讀過西舍羅。”

“先生們，假如我呈獻任何計劃或綱領給你們，”。少年接下去說，“我的動機並非你們或將因它的妥善而接納，我不過恭求衆位嚴正的裁判，希冀老人們明瞭我們的見解是永遠和他們一樣的，也正是我們所要講的。”

“講得好，講得好！”被諂媚的保守派人士叫起來。卡比丹巴絲溜卻向發言人作手勢，指導演講時站立的姿勢和應當如何揮舞手臂。惟一不動聲色者乃鎮長，既不露困惑不解，也不表示偏執任何論點，而且似乎兩樣都有。少年較溫和地說下去：

“先生們，我的計劃簡單點說，就是：發明一些新奇的戲劇，盡可能不讓入息流出本鎮，也不浪費於煙火中，但作為公益事業之用。”

“那才對！”少年們一致贊同。“那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絕妙！”老人們補充道。

“助理鎮長提議上演笑劇一星期，但是我們能夠得些什麼？從波希美亞和格蘭拉納國王命令自己的女兒斬首，或她們自大礮上被轟掉的故事，我們究竟能學到些什麼？我們既非國王，也非野蠻人；我們也沒有大礮，而模倣此等人，將迫使我们走上馬甘馬淵絞台。何來公主們滲雜戰場中，與王子們劍刺矛擊混戰一場，或如受Tikbalang（註④）引誘一樣，徬徨山谷林間？我們的天性是喜愛溫香甜蜜的女人，對於迎娶手染血污的姑娘的念頭，我們不寒而慄，雖則震恐我們的血，是摩洛人或巨人的。然而舉手擊打女人的男人，一樣地被我們認為卑劣下流，儘管他是王子、總督或粗野的村佬。能夠善用稅收糾正自身的弱點和惡習，助成優良品格的修養，豈不比什麼都好上幾千倍？”

“那才對的！那才對的！”他的同黨叫喊着。

“他是對的，”數老人深思似的自語。

“但是你怎樣着手處理呢？”不易說服者問。

“非常容易，”少年回答。“這兒有兩本劇本，相信將被在座各位風雅多才之士，認為愉快雋趣的。其中一本劇名為“鎮長選舉”，是五幕散文式喜劇，作者就在此地。另一本乃本省最優秀詩人之一所寫，劇名“馬其里山”（註⑤），全劇富有諷刺幻想的意味，共分九大幕；可作兩夜演完。籌備慶祝佳節事宜目下既被延擱，我們因時間來不及，已約好演員趁早背熟台詞，希望一星期的排演，將給他們充分的時間準備停當。先生們，此舉不但新奇多益和合乎道理，而且不離開經濟原則，我們不需要製訂劇裝，穿上日常便服已夠。”

“我將負責劇院費用！”卡比丹巴絲溜熱心地叫道。

“如果你需要樂隊，我們的樂隊可以借給你，”軍樂隊隊長喊着。

“還有我！還有我！如果老人也可幫助——”另外一個因自傲而口吃地說。

“接受！接受！”眾人齊聲同呼。

腓立普先生的面容因激動顯得蒼白，雙眼飽含喜悅的淚水。

“他受眾人指摘痛哭流涕了，”他的政敵想道，因此他喊得更響，“接受它！毋須加以討論的接受！”政敵的慘敗和報復的愉快，使他感到異常滿足，而開始讚賞少年的主張。

後者繼續他的演辭：“所有收入的五分之一撥做各種獎品費用，鼓勵最優秀學生，最佳牧者、農夫和漁人等等。河湖中可以舉行划船比賽，岸畔則有熱烈的馬賽。我們還可多豎木柱和舉行各種鎮民樂於參加的活動。由於久遠習俗的沿成，燃放煙火勢不能免；然而火輪火宮已夠美麗娛人，剛才發言人所提的火彈似嫌欠當。為免樂隊彼此間的競爭和吵鬧，我們只需兩隊樂隊，那些可憐的隊員因爭相取悅我們，鬥鷄似的打得頭破血流，結果卻因僧多粥少，不但得不償失，而且有時滿身傷痕斑斑。贖餘的錢我們可以建築一座新校舍，上帝既不肯降臨為我們助一臂之力，讓我們的鎮上有美麗的

鬥雞場，而兒童們卻在主教的馬廐內上課，是多麼可悲的事，這些是我們提出的計劃的綱要，其餘的細節有待各位的努力。”

一陣喜悅溢於言表的喃喃耳語傳播廳堂的各角落，幾乎每個人都表示贊同。

有些低語道，“改革！改革！當我們年青時——”

“目前讓我們暫時採納它，以侮辱一下那個人，”另外一些人針對着腓立普先生說。

在衆人同意下通過後，秩序再度恢復。惟一欠缺者乃鎮長的批准，那可尊敬的鎮長正汗流浹背地坐立不安。他以手擦拭前額良久，終於無力地啞啞而言：“我也贊成，可是——噫！”

每個人靜靜地諦聽。

“可是什麼？”卡比丹巴絲溜問道。

“非常妥當的，”鎮長重複地說，“那就是說——我並不同意——我的意思——是的，可是——”此時他卻以手背搓揉眼皮。“可是主教，”可憐的人接着說，“主教要求些別的。”

“究竟是主教或者我們負責迎神賽會的費用？他曾否爲此拿出一分錢？”銳利的聲音響叫着。衆人循聲回首一視，發現廳隅的哲人塔壽。

腓立普先生呆然地定眼注視鎮長。

“主教要求些什麼？”卡比丹巴絲溜問。

“好吧，那神甫要求六次禮拜遊行，三場演戲，三大彌撒，如果尚有贖餘的錢，則僱聘敦洛區稽劇團，中間穿插歌唱。”

“但是這並非我們所要求的，”少年們和一部份老人叫道。

“主教要求這樣做，”鎮長複述一遍。“我答應一切如言實行。”

“然則你又何必召集開會？”

“爲——爲了要把此事告訴各位！”

“你爲什麼不在會議開始時即讓我們知道？”

“我本欲告訴各位先生們，但是卡比丹巴絲溜發言後，我一直

找不到一個機會。我們必得遵從主教的吩咐。”

“我們必得遵從他，”數位老人響應着。

“我們必得遵從他，否則保安官會把我們送進監牢裏，”數位老人悲哀地補充道。

“好吧，服從他，讓你們自己去主持佳節的事宜，”少年們憤恨填胸地起身喊道。“我們取消一切的捐獻。”

“捐募各事早已籌備好，”鎮長說。

腓立普先生趨近鎮長，刻薄地說：“我爲欲達到一件壯舉的完成，不惜犧牲自尊，而你卻因推行壞事，犧牲你的莊嚴，你簡直把一切事情弄糟了。”

依巴拉轉向塾師，問他：“我即將趕赴省邑，我可以爲你在那邊做點什麼嗎？”

“你在那邊有什麼事嗎？”

“我是有事得到那邊去，”依巴拉神秘地回答。

歸途中，當腓立普咒詛不幸的命運時，老塔壽向他說：“是我們的過錯！你未曾抗議他們委任奴隸當鎮長，而我，竟然糊塗如是，也忘了！”

註：

①舊統治時代的村鎮軍隊。西班牙作家雷塔那曾於明多萊羅索斯的叛國者一書中附語云：村鎮軍隊的工作純粹是農村性質的。他們的軍裝極其簡陋，他們赤足騎馬，右手執盾牌，左手則拉繮繩。他們雖一無可取之處，但從沒有任何破壞的事發生，是他們引以爲驕傲的。此等軍隊既缺乏軍事訓練，供給的兵器且爲世紀初之兵械，百分之一於一旦應用之際可能發生毛病，而其他的兵械則爲長刀古劍和短刀，此村鎮的軍隊是武裝軍隊的絕妙的諷刺。

②一位約有五十戶所屬地區的首領和稅收員，單獨負責該地區每年的稅務。Barangay 意指一種馬來船，據云該種船載送第一批移民來菲。因此，Head of a Barangay 初意猶一戶之主或數戶之長。此官員與古德國或盎格魯薩遜的百人之首同義，後爲西班牙地方行政方針所採用。

③Hermanos Mayores 乃慶祝佳節的掌禮官，一種榮譽和顯要的任命，但每個受任命者須負擔娛樂的一部份費用，因此掌禮官越多，佳節的慶祝越熱鬧。

④大家樂語的長腳高大的黑惡魔。

⑤馬其里山位於內湖省甲南描社，作者的出生地。



## 第廿一章

# 母親的故事

受着絕望黑暗圍困的人，一旦發現遙遠的一絲微光，也會使得他狂趨奔附，不管擺在面前的道途，佈滿危井深淵。茜沙在失去保障依靠的不幸的錯亂漩渦中狂奔歸家。這可憐的母親亟欲拯救她的兒子，而母親們爲了孩子是不計利害關係的。她因受驚怖驅使和對凶兆的感應，輕率地一路奔跑。他們已捉住她的兒子巴絲溜了嗎？她的孩子其里示賓逃脫了沒有？

當她走近茅屋時，她發現籬笆上邊幌動的兵帽。描述她心中的感覺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已忘記了一切。她並非不知兵士們的粗暴，甚至在本鎮的富紳的面前，他們一樣地高步昂視，旁若無人。對於犯偷竊罪的她和她的孩子，他們將如何侮辱她！那鎮兵並不是人，只是鎮兵而已，他們不會聽取求宥的聲訴，因爲眼淚是他們見慣的。

茜沙本能地舉首仰望天邊，光芒萬丈的爽朗天空，一片晴明的蔚藍中，飄浮着羊毛似的雲霞。她停了下來想鎮靜一下全身不歇的顫抖；兵士們正欲離開草屋，除了手裏拿着茜沙養肥的母雞，一無所獲。她如釋重擔地吁了口氣。“他們是多好多有良心啊！”她喜極流涕喃喃自言。兵士們如果真的焚屋抵罪，但卻釋放她的兒子，她將爲他們祝禱千百遍！她再抬頭感激地窺望天空，一群蒼鷲橫掠而



過，截斷菲島天空常有的浮雲，餘勇可嘉地繼續飛行。當她走近這隊兵士時，她佯裝不聞不見兵士手中啼叫呼救的母雞，她恨不得立即快步越過他們，然而理智告訴她，應盡可能放緩步伐。

她還沒有走遠，就聽得後面傳來一陣傲慢無禮的喊叫。她觸電似的全身顫抖着，這次她佯裝沒有聽見，繼續上路。他們又高聲叫了，比先前更無禮，甚至冠上侮辱的綽號。她無可奈何地轉身走向他們，面色蒼白怕人，全身不由自主的戰慄着，恐懼凍結她的舌頭，也乾燥了她的咽喉。

“告訴我們實話，不然我們會將你綑縛樹上，把你打死，”其中一個恐嚇她。

可憐的婦人嚇得只向大樹直視。

“你就是竊賊的母親，是不是？”另外一個問。

“竊賊的母親！”茜沙機械似的重述。

“昨夜你的兒子帶回來給你的錢放在那兒？”

“呀！錢——”

“你最好還是招認吧，”另外一個補充說。“我們來捉你的兒子，可是大的已逃脫不見，你把小的藏匿在何處？”

茜沙一聽見這話，較安心地回答道：“先生，我已經有好幾天沒有看見其里示賓了。我本以為早上會在教堂內碰見他，但是他們只告訴我——”

那兩個兵士互相交換會意的眼光。“好吧！”其中一個叫道。“把錢交出來，你就沒事了。”

“先生，”可憐的婦人哀求道，“我們已習慣於安貧如洗的生活，我的兒子雖餓死，也不會行竊的。巴絲溜連一分錢也沒有帶給我。搜查全屋吧！如果你們能夠發現一分錢，我們願意接受任何的處罪。窮困的人並非都是賊呀！”

“那麼，”兵士閒慢地命令，他的眼睛盯住茜沙，“跟我們去，這樣你的兒子會自動投案，送還那筆錢。走吧！”

“我——跟你們去？”婦人啞啞地說，她不自覺地向後卻步，恐懼的視線落在他們的兵裝上。

“爲什麼不？”

“啊！請你們可憐可憐我！”她差點跪地哀求他們。“我是非常貧窮的人，既沒有金子也沒有珠寶奉獻你們。家裏唯一可賣的東西，就是那隻在你們手中的母雞，把屋內你們所要的東西都拿去吧，讓我安靜地留在這裡，讓我留下等待死亡的來臨吧！”

“走！你得走！如果你不肯好好的走，我們會把你縛起來。”

茜沙再也抑制不住，傷心地痛哭，然而她的哀啣悲號打不動他們鐵硬的心腸。“至少讓我遠遠的走在人們前面，”她懇求道，當兵士們野蠻地推她。

兵士們的態度似乎較前軟化了，走開一邊細聲耳語後，其中一個終於說：“好吧，從此地到鎮上，你有可能逃掉的機會，所以你必須夾在我們的中間。到市鎮內，你可走在我們面前廿步的地方，但是你得小心，不許延擱也不許走進商店。快點走！”

哀求計較是無用的。兵士們已聲言他們讓步太多了。她一想到自己夾雜他們之間，真是羞愧得無地自容。路上確然沒見半個人影，可是飄蕩空氣和日中光影的見證怎辦？真正的恥辱是無可遮飾的。她以頭巾掩面盲目地隨衆而行，深深地爲自己不白之冤低聲飲泣。她知道這飛來橫禍將迫使她遭受衆人的唾棄，甚至她自己的丈夫。以前她曾自覺有體面和受尊敬：她常常用憐憫的眼光看着鎮民皆知的大膽衣飾的兵士們的姘婦，如今她卻比她們陷入更賤的社會階層。

蹄聲越來越清楚了，一小隊坐着瘦馬往市鎮販賣鮮魚的男女，正打從這兒經過，馬背旁邊各馱着兩隻魚。他們中間有的曾在路過她的茅屋時向她要水止渴，有的送魚給她。現在他們同情或輕蔑的眼光穿過頭巾刺痛她的臉。這群人終於過去了，她透口氣輕掀頭巾看看離開市鎮還有多遠；距離市鎮入口處前的“萬大淵”，或看守屋

只有數電柱之遙。這段路程竟而具有那麼大的意義。

路旁叢生厚竹林中，曾經是她憩息之所，也是她的愛人向她甜言蜜語，獻殷勤地幫助她帶拿滿筐蔬菜的地方。唉！過去的就像幻夢，愛人成爲丈夫和一戶之主以後，災禍開始接踵而至。炎陽高照，兵士們問她要不要在此稍略休息。“啊，不！謝謝！”戰慄着的婦人趕快回答。

當他們走近市鎮，極度的恐懼侵襲她。她眼瞥四處，竟無一安身之地，除了大片的稻田，狹長的溝渠，和一些矮低樹叢；既無罅隙棲身，也沒讓她撞身碎骨的大石！她懊悔自己不該跟隨他們到此，而渴望茅屋旁湍湍的流水，兩岸的岩石峭壁，將使她死得更舒適些。然而兒子生死未明，尤其是其里示賓，爲要減輕她心靈的負擔，她聽天由命地自言自語，“以後——以後——我們將居住於深林裏。”

她拭乾淚水，強自鎮靜下來，她轉向守衛低語，那低語中含有莫可名狀的悲調，道出痛苦的申訴，是懇願又是譴責滲雜愁苦的聲音：“我們終於到了。”兵士們也動容了，比手示意。她強自保持冷靜掙扎着走向前去。

教堂的敲鐘聲，告訴人們大彌撒已近尾聲。茜沙加速步伐儘可能的避免從教院湧出的人群，然而，任何方法都是徒然的。她勉強地裝出笑臉招呼兩個熟友，後者不過投以探索的一瞥，因此，爲了免卻不必要的屈辱，她眼望着地行走，奇怪得很，她竟因路上的碎石顛蹶了。這樣子一來，反而引起旁人的注目而議論紛紛了，儘管她雙眼低垂，她仍舊感到四周的一切。

她聞及一個婦人用無恥的腔調失叫着，“你們在何處捉住她？還有錢呢？”這個婦人沒有遮肩巾，也沒有穿束腰外衣，從那青黃裙子和藍棉紗上衣的裝飾，極易辨識他是兵士的姘婦。那婦人把她揭發於衆人面前，使得她如受批頰羞愧得無地可鑽。她舉首發狠地盯她一眼，面前群眾越來越是迷糊不清。無情的炯炯注視和竊竊私

語，無時無刻不在點醒她，使得她幾乎手足浮懸空中似地行走着。

“喂，這邊來！”一位守兵叫住她。猶如機件失靈的機械人，迅速地旋轉腳跟，連想或看也沒有就衝進去躲藏起來。她發見哨兵身旁的門後試欲進去，卻被傲橫的聲音喝止了。她頭重腳浮地尋覓發聲之由，肩上猛的被人一推；她緊閉雙眼，趕快跨走了兩步，先是雙膝落地，接着一軟成爲坐的姿勢，心疲力倦地掉跌地上。她癱攣地啞啞不歇。

她走進兵營，參雜在一群鎮兵、女人以及鷄犬之間。有些鎮兵在補綴破衣，大腿上枕着姘婦，她們斜躺長椅上抽煙，閒懶地茫視天花板。別的女人則幫助鎮兵洗刷佩戴物和器械，口裏低哼小曲。

“你只帶隻老母鷄回來，小鷄們已聞風逃走了吧！”一個婦人向剛到的人下評論，——至於她口中的“老母鷄”是暗指茜沙或尚在咯咯叫的母鷄，則沒有人知道。

“是的，母鷄比小鷄較值錢的，”茜沙代替一聲不響的鎮兵，私自回答。

“軍曹跑到那兒去了？”其中一位衛兵厭煩地問。“報告過上尉沒有？”

衆人聳肩表示不知道，沒有一個人肯爲可憐的婦人自取其煩的。

因此，茜沙在半癡呆的狀態下被拘禁兩小時，她散髮披肩地藏首臂彎裏，瑟縮在角落。中午時分，上尉知道了這件事，對於主教的控訴立即予以拒絕。

“呸！又是卑鄙教士的詭計，”他批評道，隨即命令釋放茜沙，且不許再提此事。“如果他要找回失去的東西，叫他去請求聖安頓尼或向教使申訴，攆她出去！”

因此，茜沙就這樣被攆出兵營。她發現自己獨立街上後開始飛奔返家。她的頭巾不見了，頭髮也蓬鬆紊亂，眼睛注視遠方水平綫上。碧空如洗，了無朵雲，天空火輪迫人；微風輕吹道旁樹上焦葉，

樹蔭下的鳥兒也未敢莽撞地撥動。

茜沙終於到達家門。她一會兒走進，一會兒跑出，接着她跑到老塔壽家敲門，可是老塔壽不在。不幸的女人只好跑回家，開始高聲喊叫巴絲溜和其里示賓的名字，每叫一次，必停歇兒傾耳注聽。鄰近小河潺潺流水和竹叢密林沙沙聲中，夾雜空谷回音。她一次又一次地叫着，上山入壑沿河到處尋覓。浮游不定的目光，時而猙獰可怕的表情，時則炯炯發光，現在卻陰霾滿佈，如風雨之將至，象徵真理之光搖搖欲熄。

當她再度返回茅屋，跌坐昨夜躺過的草蓆上，偶而昂視中，她發現下瞰懸崖的牆壁上的竹尖，掛着一塊巴絲溜上衣撕下來的捲捲碎布。她急忙攫取它在日光下檢視。碎布上血跡斑斑，可是茜沙似乎沒有看到，她跑到外面焦人的太陽下，一忽兒高，一忽兒低，檢看它。天色漸黑，四周事物也漸趨轉黯淡。她，不眨眼地圓目瞪視炎陽。

她仍舊東奔西跑，邊叫邊哭，喉嚨裏發出不像人語的嘶喳，把道旁的聽者也嚇跑了。狂風怒號的一個夜晚，旋風瀾漫而至，駕御於魍魎魅影間，設若你孤身獨處於廢垣中，耳邊聽見的呻吟嘆息有如夜風搗打塔尖或頽牆，發出颼颼聲，足令聽者毛骨悚然，顫抖不已；黑夜莫明的音響有如可憐的母親悼子的哀鳴。在此情形下，黑夜降臨大地。也許在天的神爲欲賜她暫歇的安眠，派遣天使用那無形的翅膀，自她病容輕拂記憶中不幸的一頁；也許過度哀悼不是脆弱的人類所能擔待，祂干預地賜她最妙的治療法：忘記。然而無論如何，翌日的茜沙，到處顛沛流浪，高唱低吟，癡睜呆笑，並且和樹林田野間的造物談笑着。

## 第廿二章

# 光明與黑暗

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整座山謀哥鎮熱誠於籌備慶祝迎神佳節，有的紛紛議論，有的低喃怨語，然則大部分鎮民一樣殷望歡樂日子的來臨，有人詆譏鎮長和助理鎮長，其餘的則誣責少年黨人，但是也有因覺得沒有一件事處置得當，而非難每個人的。

馬利亞克拉那由依沙迷姑陪伴來鎮，更是引起一般鎮民的猜測。雖然他們因喜愛她，和爲她的漂亮所吸引，熱烈的歡迎她們，另一方面卻又因沙米神甫的驟變驚詫不解。“他常常神不守舍的舉行彌撒儀式，也不跟我們多講話，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了。”懺悔者批評道。廚子發覺他日漸瘦弱而埋怨他不懂賞識佳食。但是致使衆人詔言者莫過於教院，在一天黃昏之際，竟然點燃比兩枝還多的蠟燭，而又是當沙米神甫外訪——馬利亞克拉那家中，虔誠的婦女們在胸前比畫十字架，卻又繼續那不息的詔言。

依巴拉從省邑打封歡迎電報給依沙迷姑和她的姪女，電報中未提及不能迎候之由。許多人揣測他或因亡人節下午對沙米神甫失敬舉動，已被拘禁。然而一般揣想在第三天午後達至轉捩點。他被發現在他的未婚妻的門前下車，且有禮貌地問候沙米神甫，後者正舉步欲進。

西沙和她兒子的事件已被忘得乾乾淨淨。

現在讓我們看看馬利亞克拉那的家，橘樹和花堆裏的美麗暖窩，我們將出意外地發現一雙年輕的人，倚着窗欄俯視湖水，窗椽附生的朵朵花兒和牽藤樹，散放香水似的芬芳氣味。他們喁喁的情話，比沙沙的葉聲更輕柔，比瀾漫花園的芬香更甜蜜。湖中女神乘瞬至月夜，在波影浪濤中展示愉快的面頰，凝視歌頌待落的夕陽。她們有蔚藍的眼睛和頭髮，頭戴紅白水草編織的花冠；起伏的浪泡顯露窈窕的身段，它比浪泡更白。夜帷低垂，她們即開始各種非凡的運動，搗動神秘的風吹奏弦琴。話說回來，窗口清談的年輕人。依巴拉正在告訴馬利亞克拉那道：

“明天侵晨，人的願望將達到。今晚我得把一切準備就緒，免得明天匆促來不及預備。”

“那麼我得通知女友們到此。可是別讓主教參加。”

“爲什麼？”

“他好像很注意我。他那沉鬱的眼睛攪擾了我，尤其是他注視我時，更加使我害怕。當他和我說話，他的聲音——呀！他老是講些詭異不可解的事情！有一次他問我曾否夢見我母親的信。我確信他已半瘋了。我的朋友申籠和我的養妹安冷說他頗受感動，因爲他不吃也不洗澡，獨居黑暗中。別讓他來！”

“除了請他參加，我們別無辦法，”依巴拉沉思似的回答。“這是本地的習俗。他是在你的家中，而且他以高雅的態度對待我。當上尉查詢我告訴過你的那件事時，他非但不肯稍加刁難且讚許我。我知道你對此事非常認真，別擔心，他的情形是和我們不同的。”

一陣輕快的步伐聲，主教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嘴角掛着一絲勉強的笑容。“風很大，”他說，“染上感冒的人非待暑季重來不易痊癒。你不怕染上感冒嗎？”他的聲音顫抖着，躲避似的眺視遠處。

“不，我們反覺夜的愉快和晚風的誘人，”依巴拉答說。“歲月蹉跎中，我們有秋天也有春天。有些葉子已零落，花朵尚開放着。”

沙米神甫搖首嗟嘆。

“我想雨季的配合太美好了，沒有嚴冬峭寒，”依巴拉續道。“二月含苞花蕾爭放，三月即有熟果採擷。熱季到時我們將避暑他去。”

沙米神甫笑了，開始閒談些日常話料，如天氣、市鎮和迎神佳節。馬利亞克拉那藉口溜開了。

“我們既在談迎神佳會，允許我恭請你光臨我們明天舉行的慶祝會，樹林內的野宴，我們和朋友們都齊集參加。”

“在什麼地方？”

“年輕婦女們提議鄰近樹林裏的溪邊，近於大樹旁，爲避炎日我們得早點動身。”

神甫沉思半響，答道：“這項邀請很誘人，我接受它以保證我對你絕無怨恨。但是我會遲點赴約，在我執行義務後。你們完全不受拘束的人多自在。”

不一會兒，依巴拉爲了準備明天的野宴離開了。昏暗的街上走來一人，尊敬地致候他。

“你是誰？”依巴拉問。

“先生，你不認識我的姓名。”不詳的人答道，“但是我已等候你兩天了。”

“爲什麼？”

“因爲我沒有一個同情的人，他們並且叫我叛徒。先生，我失掉我的兩個兒子，我的妻子又瘋了，而每個人卻指責我罪有應得。”

依巴拉鑑定地審視他，問道：“你現在要什麼？”

“我請求你爲我的妻兒的事伸出憐憫的手。”

“我不能停下來，”依巴拉答道。“如果你願意，請和我同行，告訴我事情發生的經過。”

那人道謝他，兩人隨即在暗淡的路燈下消失了。





## 第廿三章 垂 釣

繁星閃耀碧天，群鳥酣睡枝叢，一群歡樂的人們，以樹脂點燃的火把照路，橫穿街道向湖邊出發。五個少女或手拉手，或臂攬腰，自成一隊快步而走，後面跟着一些老婦人和頭上放着盛有食物和餐具的籃子，休閒地行走的僕役。少女們充滿希望的面容和笑語，微風輕拂着濃烏雲髮和寬邊的外衣，有如女夜神消散於白日中，她們即馬利亞克拉那和她的四友：快樂的申籠，莊重的維多惹，美麗的茵麗，和善感謙美的麗冷。她們活潑地談笑，時而互相擰了一把，一會兒靠耳細語，一會兒縱聲大笑。

“你們把睡鄉中的人們攪醒了，”依沙迷姑罵道。“我們年青時並不像你們那樣騷擾別人。”

“你不會起得這麼早，而一般人也不致於如此貪睡，”小申籠反駁她。

大家總算暫時安靜下來，各自抑低聲音，然而不一刻，又忘形地高談闊論，青春活力的聲音，又洋溢街上。

“你要裝作生氣的樣子，不肯和他說話，”申籠指點馬利亞克拉那。“責罵他，免得他染上不良的習性。”

“不要過於苛求吧，”茵麗反對道。

“你要苛求些！不要做傻子！訂婚期的他必須懂得順從，否則當他成爲你的丈夫，他將隨心所欲的做了，”小申籠忠告她。

“你懂些什麼，孩子？”她的堂姊維多惹糾正她。

“噓！別聲張，他們來了！”

一隊青年們，用厚竹火把引路，配合六弦琴的節拍，莊嚴地跨步而來。

“那弦音有如乞丐彈奏的六弦琴，”申籠取笑着。

兩隊的人齊集在一起，少女們保持着矜重的態度，好像她們不曉得怎樣歡笑似的，青年們則不受拘束地隨便言笑，雖然六個問題只得到她們半個答覆。

“湖水平靜嗎？你們以為今天會有晴朗的天氣嗎？”母親們問。

“別害怕，女士們，我的泳術很好，”瘦高的青年回答。

“我們該做完彌撒才來，”依沙迷姑抱怨着，雙手緊握。

“我們還來得及，太太。阿敏洛以前曾讀過神學，請他在船上舉行，”另一青年補充道，手指剛才發言的瘦高青年。後者有着一張丑角似的面孔，這時忽然撲的跪地，模仿沙米神甫懺悔的姿勢。依巴拉雖極力保持莊重，也禁不住隨眾大笑了。

他們到達湖邊，婦女們看見湖邊纏結一起的兩隻大划船，不自覺地驚叫喜呼。兩隻船上裝飾華美花環和綠葉，還有無數彩色繽紛的皺摺棉絮。臨時搭架的帷幕下，懸掛小小的燈籠，錯雜在花朵和果子間。安適柔軟的椅墊是依巴拉專為婦女們設置的。划槳搖櫓也綴滿鮮花。其中一隻船更有樂器，如豎琴，六弦琴，手提風琴和水牛角製成的喇叭。另外一隻船上則火煙裊裊自土爐中漫騰半空，土爐是預備點心燒茶弄咖啡和薑湯而設的。

“這隻船坐女的，另外一隻坐男的，”上船時母親們指揮道。“安靜些！不要亂動，使得別人不安。”

“先畫個十字架吧，”依沙迷姑以身作則的做了。

“僅我們在這隻船上嗎？”申籠蹙顏不樂的問。“僅有我們嗎？”她的母親即時擰了她一下，作為回答。

划船慢慢駛離湖岸。船上五彩燈籠，在靜澄澄的湖面反映着五彩光芒，東空顯露出一綫曙光。經過母親們分舟派位後，年輕人似乎

墜入深思，一聲不響，讓深沉靜寂代替喧囂。

“當心，”會讀神學的阿敏洛向另一位青年喊道。“用你的腳壓緊艙底柱塞。”

“什麼？”

“那柱塞說不定會鬆脫讓水滾進來，這隻船有太多的小洞。”

“啊！我們要沉沒了！”驚慌失措的婦女們叫道。

“鎮靜點，女士們，”那讀過神學的青年再三向她們保證，減輕她們的驚恐不安。“你們乘坐的划船是很安全的，只有五個洞眼，而且都不大。”

“五個洞！我的天！你要溺斃我們嗎？”婦人驚駭已極，大聲叫着。

“不會比五個更多的，女士們，而且都只是這麼大，”讀過神學的青年安慰她們，用食指和姆指連成圓圈表明洞眼的大小。“壓緊那柱塞，別讓它們鬆脫。”

“神靈的馬利亞救主！水滲沁進來了。”一老婦人如感身已弄濕似的喊叫。

婦女們起了一陣騷動；有的尖叫着，有的想躍身入水。

“壓緊那邊的柱塞！”阿敏洛重複着，手指少女們坐着的地方。

“那兒？那兒？我的天！我們該怎麼辦！爲惻憐之故，請到我們這邊，我們不知該怎樣做！”受驚嚇的婦女們懇求他們。

五個青年義不容辭地跳過另一隻划船，爲的要安慰受驚的母親們。事情發生得非常湊巧，每個少女的身旁似乎都有危險；而所有的老婦們竟然腳邊沒有一個危洞。更湊巧的是依巴拉坐在馬利亞克拉那的身旁，阿敏洛坐在維多惹旁邊以及等等。驚魂甫定的母親回復先前的緘默，惟年輕人適得其反。

水面一片澄靜，魚池離此已不甚遠，但時間似嫌尚早，於是決定棄舟登岸，讓大家用些點心。天已亮了，紙燈籠裏的火都已吹熄。

“早晨彌撒前喝杯咖啡，真非他物所比得上的，”卡比丹那蒂

卡，申龍的母親，說道。“阿敏洛，喝杯咖啡和吃塊米糕，你將發覺祈禱之念油然而生。”

“我這時已做了”青年應道。“我想替自己悔過懺罪。”

“不，”申龍說，“還是喝點咖啡，帶來愉快的念頭。”

“我立刻依言去做，因為我有點傷感。”

“別那麼做，”依沙迷姑忠告他。“喝杯茶，吃幾片餅乾吧。人家說茶有消愁的功效。”

“我也要用點茶和餅乾，”受吩咐的青年答道，“既然這些飲料無一與天主教有關的。”

“但是，你可以——”維多惹開始談話。

“喝些朱古力飲料？好吧，我想這總可以，橫豎早餐的時間快到了。”

清晨是美麗的，湖面反射萬道迴光，那麼瑩潔，又那麼清澈，把每件事物清晰的呈現眼前，一種鮮耀奪目的晴朗，透過色料的渲染，給予人們水上彩畫似的意境。每個人欣忭地迎受甫吹輕風的柔拂。中心惶惶的母親們，也都陪同歡笑着。

“你還記得，”一位婦人對卡比丹那蒂卡說，“你還記得婚前我們同浴溪中的那一回事？蕉莖編製的小舟上有許多時果和各種香花，隨溪水漂流四蕩。每隻小舟上有各人的姓名為標誌。”

“還有在我們歸途上，”另外一個補充道，不讓前人說完。“竹橋被摧壞了，我們只好涉水過溪。那些壞蛋！”

“對了，我寧願弄濕裙裾，也不肯露出雙足，”卡比丹那蒂卡說，“因為我知道岸上密林樹裏有人眈眈偷視。”

有些少女聽見這回憶的片斷眨眼微笑，其餘的卻忙於各自閒談，無暇顧及。

惟有職司嚮導的人，保持靜默且離群獨處。他有體育家魁梧的身材和特出的容貌，大而哀愁的眼睛和緊壓的咀唇，蓬亂的烏髮長長蓋頸，深暗條紋的襯衣包裹着碩健的軀體，強壯的臂膀操舵兩船

的笨重木槳，有如運用鋼筆一般的輕鬆。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讓馬利亞克拉那發現在偷瞧着她，雖然他閃避似的移轉視線，眺望遠山近水。他的孤癖引起少女的同情，遞些餅乾給他。他投給她奇異的一瞥，但這不過嬰兒間而已。他伸手拿了一塊，以輕幾不可聞的喃啣低謝，過後再也沒有人理睬他。青年們的嘻哈聲沒有引起他臉部的絲毫表情，快樂的申寵也不能夠引他發笑，雖然她被擰了一把時微皺眉端，隨又恢復先前快活的心情。

午餐過後，他們上船向魚池出發，那些魚池中有兩個相靠近的屬於卡比丹地阿戈。遙望竹柱尖端棲着沉思似的蒼鷲，三數隻白鳥，大家樂語謂 Kalaway，向八方以翅滑翔水面而過，天空中充滿清越的鳥鳴。划船越走越近魚池了，蒼鷲鼓翅飛遁，馬利亞克拉那視線跟着它們到了鄰近的山峰。

“這群鳥在那座山峰上築窩嗎？”她問嚮導，目的在引他發言。

“也許它們是的，小姐，”他回答，“然而到現在為止尚沒有人看見過它們的鳥窩。”

“難道它們沒有窩嗎？”

“我相信它們有的，否則，它們該多麼不幸。”

馬利亞克拉那沒有注意到他講這句話時的聲音異常悽涼。“那麼——”

“他們說，小姐，”怪異的青年答道，“這種鳥的巢窩非肉眼所能看得見的，它還具有神力使任何佔有它的人隱形不見；正如純潔的眼睛裏看見靈魂的存在，也惟自水中影射方可看到此等巢窩。”

他的話使馬利亞克拉那變得憂愁多思。這時，他們已抵達第一座魚池，一個上了年紀的船伕攬繩縛掛柱上。

“等一下，”依沙迷姑叫住漁翁的兒子，他正帶着 Panalok，即魚網爬上魚池高台，魚網的一端緊緊竹柱。“我們要把 Sinigang（按：菲律賓的酸辣魚湯）預備好，好讓魚兒一離水後立刻送進湯裏。”

“依沙迷姑多好心腸呀！”前神學院學生叫道。“她不欲魚兒有片刻離水的機會。”

安冷，馬利亞克拉那的養妹，雖然有張愛嬌歡愉的面孔，卻因被譽為善煮的廚子，興高采烈地調煮一種以蔬菜和米為拌料的湯，一群想贏得美人青睞的青年人，雖幫助她，卻也妨礙她，爲了衆人因久候魚群活躍掙扎網內漸生不耐煩之感，茵麗取豎琴以娛樂衆人，她不但彈得一手好琴，而且有水葱似的纖指。青年人鼓掌讚許，馬利亞克拉那吻她。豎琴乃此地最風行的樂器，且適逢其時。

“唱那首結婚讚歌吧，”老婦人們要求着。男人們反對，有宛轉歌喉的維多惹也訴苦聲帶沙啞。“結婚讚歌”乃一首美麗的大家樂語讚美歌，歌曲訴叙結婚生活的關顧和煩惱，但也沒有忽略它的快樂。

他們請馬利亞克拉那高歌一曲，她藉口她唱的都屬悲愁的歌拒絕了。然而這拒絕不受衆人接受時，她不再躊躇了。她手執豎琴，彈完序曲，開始以充滿情感柔和震顫的聲音唱了：

故鄉愉快的時辰，  
陽熹祝福可愛的大地；  
生之風輕拂海邊，  
死亡卻在愛撫下軟化。  
母親的咀唇輕印溫吻，  
甦醒在她溫軟的懷抱裏；  
柔臂挽頸而輕滑，  
亮眼倩笑，愛的共享。  
故鄉愉快的死亡，  
陽熹祝福可愛的大地；  
死之風輕拂海邊，  
沒有母愛，不，或愛的撫慰。

歌聲戛然停止，琴弦然而停息跳動，他們尚耽聽繞樑之音；沒

有一個人拍手喝采。女人們滿眶是淚，依巴拉也深感不悅。年輕的嚮導則毫無表情地瞪視遠方。

忽然間，轟然一聲，嚇得女人們掩耳尖叫，原來是前神學院學生用盡肺部氣力吹 tambuli 或牛角製成的喇叭。當模糊的淚眼拭揩轉成快活，先前的笑語歡愉又恢復了。

“你存心使我們變聾嗎？你這異教徒！”依沙迷姑叫道。

“夫人，”被指摘者莊重地回覆。“我曾聞萊茵河岸有一可憐的喇叭手，由於吹奏喇叭娶得一位高貴的小姐。”

“對了，沙肯真的喇叭手！”依巴拉高聲叫道，不能自主地參與重來的歡樂中。

“聽見沒有？”阿敏洛接下去。“現在我要知道我有沒有這麼幸運。”說時，較前更用力地吹氣入喇叭，拿近顯得最悲戚的女孩子的耳邊。不出意外地立刻引起一陣小騷動，害得母親們只好握着拖鞋（註①）打他和擰他，使他安靜下來。

“啊呀！”他因手臂被打而訴怨着，“菲律賓和萊茵河相差多遠呀！呀，時間！呀，風俗！有的享受榮譽，有的則被賜地獄衣服！”（按：宗教儀式上判處死刑者所穿的衣服）。

眾人嘩然失笑，包括莊重的維多惹，申籠則笑眼眯眯地附着馬利亞克拉那的耳說：

“快樂的女孩子，要是我會唱，我也要唱。”

安冷終於報請眾人用湯，於是年輕的漁夫爬上魚池狹端的圍欄，上面好像專為魚兒寫的意大利文 *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 entrate* 註②，因為除死而外沒有一條魚生離此魚池。魚池界分圍成圓形水面，上邊搭成平台利便漁人撒網捕魚。

“我將不因用長竿和繩垂釣感到厭煩，”申籠自我評論地說，顫聲中滲透幾許喜悅的預想。

每個人屏氣地凝視着，有的開始相信已見閃閃銀鱗和網內掙扎欲沈的魚群。但是，當青年收網一看，網內空無一魚。



“它應該滿網的，”阿敏洛耳語道，“已經五天沒有人到這裡來了。”

漁夫再度收網，仍然沒有一條小魚點綴魚網。蕩樣的水波，旭光反映，像在訕笑他的無能，發出銀樣的巧笑。一聲驚呼，滲雜失望，奇怪和不悅，各種不同的情緒，發自眾人的口中。年輕人重複地做了一遍，可是沒有收到較好的效果。

“你並不諳熟你的工作，”阿敏洛說，爬上魚池的平台，自年輕人手中接過魚網。“現在，看我的！安冷，把熱鍋預備好！”

顯然地，阿敏洛也不諳熟此事，魚網依舊空空如也。眾人禁不住失聲大笑。

“別那麼大聲地把魚兒都嚇溜了。這魚網一定破了。”經過一番檢視後，所有的網眼竟然完好無損。

“給我吧，”茵麗的愛人，鄭良道。他查核圍池的籬欄情形良好，檢驗魚網後又覺得非常滿意，他問，“你確知魚池已有五天沒有人來過嗎？”

“誠然地！最後一次是亡人節之夜。”

“那麼，除非魚池受魔法迷惑，否則我將有所獲。”

鄭良撒網入水，面上隨即浮起驚異的神情。他靜靜地走向山坡，輕動水中長竿但沒有舉起它，低聲說：

“一隻鱷魚！”

“一隻鱷魚！”每個人重複着，當這句話在驚恐惶惑中傳遍了。

“你說什麼？”他們問他。

“我說我們捉住一隻鱷魚，。”鄭良向他們保證，他丟擲長竿沉重的末端入水，接着說：“難道你們沒有聽見那聲音嗎？那不是沙，是堅硬的獸皮，鱷魚的脊背。難道你不覺得長竿顫動？它雖然已被捲攏成團，卻還用力的搖曳着。等一下，它是隻大的，身體約有一尺或長些。”

“怎麼辦？”同一的問題。

“捉它!”有人點醒着。

“我的天!誰敢去惹它?”

沒有人肯自告奮勇近網弄,因為水很深。

“我們應纏它於船尾拖曳凱旋而歸,”申籠建議着。“它把我們要吃的小魚統統吃光了。”

“我從沒有看見過一隻活的鱷魚,”馬利亞克拉那喃喃地說。

嚮導站立起來,拿了根長繩疾的竄上鄭良讓開的平台。除了馬利亞克拉那,沒有人注意到他,現在卻都讚美他碩壯的體格。在衆人大大的驚愕和呼叫下,他縱身入水。

“耶穌,馬利亞和約瑟!”老婦們驚呼着。“我們將遇上不幸的事了!”

“把這把刀帶去!”克雷瓊示多摩叫住他,拿出一把寬刃的小刀,但是水花已經四濺,深淵也再奧秘地重合無縫。

“請別爲他擔心,女士們,”老船伕說,“因為他是本地唯一有這麼一手的人。”

“他叫什麼名?”他們問。

“我們都叫他‘嚮導’,而且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個,不過他不大喜歡操此職業。”

水面起了一陣波動,倏忽漪漣繁頻而生,跟着魚池的圍籬左右欹斜;一番惡鬥似已在水底開始。每個人都凝神貫注地,連吐口氣也不敢。依巴拉痠攣地緊握利刃的柄。

現在惡鬥像已告終,年輕人的頭顱浮現水面,領受衆人雀躍的歡呼,老婦們喜極而流淚。嚮導爬上平台後,拉緊手中執着一端的長繩。怪物漸漸地在水面浮現,項間和前足被長繩匝繞兩周。像鄭良所說,這是一隻大的,渾身斑點,脊背長滿青蘚,它的生於鱷魚,有如白髮生於人頭。它咆哮像是隻激怒的牡牛,長尾使勁地敲打或鈎住池沼的邊緣,下巴張得大大的,露出長尖銳齒。嚮導獨自舉曳它,沒有一個人想及助他一臂之力。

趁它離水後在平台上歇氣的當兒，他隻足踏住它，強壯的脛臂迅速地攏合它的大口，試欲在它的鼻間纏個有力的結。可是那隻爬蟲猶作困獸之鬥，猛地扭曲長身，強有力的尾巴撥打地上，既而急擲已獲釋，直投池沼外邊水中，把它的捕主一併帶走。

一聲驚叫迸自眾人的咀唇。頃刻間，像電光一瞥即逝，另外一條人影倏落水裏，快的叫人差點認不出他就是依巴拉。馬利亞克拉那並沒有駭極暈倒，因為那時的菲律賓女人尚沒有學會它。

焦慮的觀眾看見水漸染成血紅色，年輕的漁夫手握短刃跳躍入水，跟着他的父親也隨他而去，然而，這時克雷琪示多摩和嚮導纏住鱷魚重行出現，爬蟲的屍體裂腹呈露，頸內猶插着一把刀。

形容此刻的歡愉是不可能的，數臂齊伸拉起水中的青年。老婦們則自成一羣忙於祈禱和發笑。安冷忘記她的酸魚湯已煮沸四溢和弄熄火三次了。唯一能夠不發一語的只有馬利亞克拉那。

依巴拉並沒有受傷，而嚮導也不過臂膀有輕微的抓痕。“你救了我的生命，”後者對依巴拉說，他正以厚氈和衣服包裹全身。嚮導的聲音頗有點傷感。

“你太過大膽了，”依巴拉答道。“下次別再向命運挑釁。”

“如果你沒有上來——”餘悸尚存的馬利亞克拉那震慄地喃喃道。

“如果我沒有上來，你可得跟着我去，”依巴拉回答，完成他自己的思想之路，“在湖的深處，我將與我的家人同在一起！”他時刻不忘在那埋有他父親的枯骨的地方。

老婦們經此意外後，失去遊訪另一魚池的興趣，亟望早歸，她們說不祥的開端將帶來更多的意外災禍。

“這都是因為我們沒有去做彌撒，”其中一個嘆息地說。

“但是什麼不幸的事叫我們給碰上了？”依巴拉問。“只有那隻鱷魚像是遭逢不吉而已。”

“這一切證明了這隻鱷魚，在其罪惡的一生中從未做過彌撒

——至少，我未嘗看見它參雜其他常常光臨教院的鱷魚群中，”前神學學生結論地說。

於是，划船向另一座魚池緩進，安冷又得把她的湯預備好。現在天氣佳晴，清風拂面。起伏的波浪捲堆鱷魚身後，激起詩人所說的“波山海巒照耀彩虹陽暉”。音樂隨風輕彈；茵麗又在彈奏豎琴，男人們則幾分技巧地撫弄手風琴和六弦琴。彈得最佳應受獎的首推阿敏洛，實際上他只搔弄樂器而已，他不但彈得走調且不歇地弄錯節拍，否則就是忘記調子，而改彈完全相異的曲子。

懷着疑懼和不安來到第二座魚池，衆人相信在這兒死鱷魚的同伴將被發現，但是大自然卻那麼喜歡開玩笑，魚網中竟而滿是跳躍的鮮魚。依沙迷姑指揮揀別魚類，並示意留魚網中爲餌。“沒有半條小魚的魚池是不祥的，”她歸結地說。

他們的划船轉向依巴拉所主有的古老森林的灘岸，清澈溪邊的樹蔭，群芳爭艷，臨時搭蓬的帷幕下，他們歡享早餐。幽美的弦聲在空中淪淪；火爐上冒出陣陣的黑煙捲成細長渦卷裊裊地騰升。熱鍋中滾水泡沸作聲，像是安慰，又像辛辣的諷刺加諸死魚身上。死鱷魚的身子扭轉彎曲，有時露出白腹裏的裂腸斷肚，有時斑點青背畢呈，而人類承受自然的恩賜，不受困擾地走向婆羅門教或素食主義者所謂的同胞殘殺的道途。



## 第廿四章 在樹林裏

迥異往日習慣，米沙神甫很早，確實太早點，就已舉行彌撒和洗淨整打罪徒的惡行完畢。餐前拆閱慎密漆封的信件，使得高貴的神甫失去食慾，連朱古力飲料也冰涼了。

“神甫病了，”廚子爲他預備另一杯熱的時說。“幾天來他沒有好好地吃過東西；我爲他擺在桌上的六道菜，他吃不上兩道。”

“這都是因他晚上失眠的緣故，”另一僕役答說。“自他遷換臥室後，夢魔就一直困擾他。他的眼睛比前更深陷，身體也一天比一天瘦黃。”

實在的，沙米神甫確然引人憐憫。他漠不介意地沾觸第二杯朱古力，也不想試嘗宿務甜餅；但沉思地在寬敞的起居室來回踱步，瘦削多骨的手掌裏握緊起皺的信件，他把這些信件讀了又讀。最後，他吩咐預備馬車，送他到不祥的樹旁，野宴的地方。

到達樹林邊緣，神甫令馬車離去，自己獨步走向深林。茂密的樹叢間有幽暗難行的小徑，通達幾道溫泉匯流的小溪，像馬啓冷山斜坡一樣。溪畔野花漫生，其中甚多沒有拉丁名字，卻無可否認的早爲斑斕毛蟲，無數亮晶晶的昆蟲，和奇形五色的蝴蝶所熟稔。這些五彩繽紛的蝴蝶，有白有黑，有藍和金，也有輝燦明媚間發亮光的斑點，翅膀上且飾有紅綠寶石。昆蟲嗡嗡，蟋蟀日以繼夜的唧唧地叫着，小鳥的悅耳吱喳，和爛枝朽木墜地撞樹的巨響，打破神秘森林的一片沉寂。

沙米神甫茫然地在濃枝密葉下閒蕩，躲避像在挽留他的鈎抓法衣的棘刺，突兀地面的大樹根時刻糾纏顛仆不熟此道的閒蕩者。忽然間，他的步伐爲清脆的笑聲吸引，像發自溪邊，越來越近。

“我要看看我是否尋覓其中一個鳥窩，”甜美的聲音說，沙米神甫是認得這聲音的。“我不讓‘他’看見我，而我卻可看見他，跟縱他到各處。”

沙米神甫藏身樹後竊聽。

“難道你要以主教待你之道還治他的身上？”笑聲響起來。“他每時每刻在注意你。小心點，嫉妒使人消瘦，且致眼緣起了黑圈。”

“然而如果連你也看不見他，那可不大好。最好的辦法是倘使我們找到鳥窩，就把它送給主教，讓我們看不見他在注意我們，你想好嗎？”

“我才不相信這些蒼鷺的巢窩，”另一聲音截斷了，“可是無論何時使我覺得嫉妒的話，我曉得怎樣小心且把自己隱匿。”

“怎樣？怎樣？也許像個 Sor Escucha？”（註①）

“但你知道她怎樣受騙嗎？那個 Sor Escucha！”

學校生活片斷的回憶激惹更多的歡笑。

從沙米神甫躲藏的地方，可以瞥見馬利亞克拉那、維多惹和申籠沿溪涉水遊戲。她們盯住晶潔的水面向前移進，尋找蠱惑人心的鳥窩，水深只及於膝，寬幅泳裾露出玲瓏的身段，裸裎的雙臂，和散披的長髮，她們上身都穿着鮮色寬紋短衣。既而尋覓無果，她們轉而採擷溪岸怒放的百花。

教士蒼白不動地注視純潔的岱雅那，黑眶圈中灼灼發光的雙眼，貪饞地直在豐腴的藕臂，雪頸酥胸上骨碌碌地打滾，溪中戲耍嬌滴滴的粉足，更挑逗他久渴的奇異感覺，引他昏熱的頭腦想入非非之境。

三個綽約可愛的人兒消沒溪彎竹林後面，挑剔暗喻隨即不聞。沙米神甫滿身是汗，如醉如狂地從藏身處蹣跚走出，賊溜溜地眼睛

四處轉動。他躊躇不決地站定，然後舉步跟踪女孩子們，忽又回轉身子，走向溪岸集宴的人群。

快走近時，他瞥見溪中掩蔽遮繞自成一方的游泳池，四周飾有欄葉、鮮花和旗旒，竹葉列排編成爲蓋，裏面吃吃笑聲隱約可聞。他又看見較遠處竹橋橫置的水面，竹橋後面的男人們正在洗浴。近旁一群僕役圍繞着臨時弄好的火灶，繁忙地拔鷄毛、洗米和燒豬。對岸的清淨空地上，男女齊集分繫老樹和新插樁上的帆布的下面。他們是上尉，主教助手，鎮長，助理鎮長，塾師和其他的鎮上人物，包括申籠的父親，卡比丹巴絲溜，雖然他曾是已故拉飛兒先生訴訟事件的敵手。依巴拉告訴他，“我們是爲訴訟問題而爭辯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是敵人，”於是這保守派素負盛名的演說家歡然接受邀請，並奉送三隻火鷄，宣佈他的僕役任由依巴拉差遣。

沙米神甫的來到，受着每個人，包括上尉，熱烈恭敬的接待。“怎麼，法師會到過什麼地方嗎？”上尉問，當他發覺主教滿面抓痕，道袍也黏附枯枝殘葉。“您跌了一交嗎？”

“不，我只是迷失路途，”沙米神甫回答，俯身檢視長袍。

一樽樽的檸檬水被打開了，油綠椰果也被劈成兩片，予倦困者飲用提神。他們嚼吃椰子鮮嫩的果肉，那是比果汁更潔白的。少女們的頸項多了幾條念珠似的茉莉花纏絡玫瑰香花編結而成的項圈，鬢邊髮際散放郁香。其餘的參宴者，有的跌坐地上，有的斜躺吊床憩息，還有以石爲桌玩紙牌戲的，玩棋盤的，瀏覽小冊子，貝殼和小石子的。

他們顯示鱷魚於主教面前，但主教不甚注意，直至他們告訴他依巴拉手刃鱷魚的經過。受讚揚但卻默默無聞的嚮導，在上尉未到來之前已不見影踪。

後來，馬利亞克拉那和她的同伴泳畢歸來，她那新麗的面孔，有如含蕾剛吐的玫瑰，嬌瓣猶留露滴，鑽石般閃爍發光。她最先的微笑爲的是克雷瓊示多摩，霎時籠罩眉間的陰霾，卻是爲了沙米神



甫，後者敏感地嘆息着。

午餐時間到了，主教，主教助手，鎮長，助理鎮長，以及其他有地位的人，圍坐以依巴拉爲首的長桌邊。沒有一個男人被母親們允許和少女們同桌而坐。

“阿敏洛，現在你可沒法捏造鎗底小洞了吧，”鄭良向神學院學生說。

“什麼？你們講些什麼？”老婦們問。

“那兩隻划船，女士們，像這碟子一樣完好無縫，”鄭良解釋道。

“我的天！那流氓！”依沙迷姑含笑地叫道。

“你曉得拉瑪授神甫被罪犯毆打的事件嗎？”沙米神甫詢問上尉道。

“那一個罪犯，神甫？”軍人莫明所指地問，瞪視傾杯入喉的教士。

“那個罪犯？怎麼，當然就是昨午在路上毆打拉瑪授神甫的那個？”

“毆打拉瑪授神甫？”衆口同聲地探詢。

主教助手會心地笑了，沙米神甫卻續說道：“是的，拉瑪授神甫現在靜養療傷。但是大家相信那罪犯或即前曾拋你於泥漿裏的那個，上尉先生。”

是羞慚抑是喝酒的緣故，上尉竟然面紅耳赤。

“當然啦，”沙米神甫揶揄道，“我相信身爲鎮兵團上尉的你，將會接到這事項的報告。”

上尉緊咬下唇，囁嚅地訴說原由，冀以自解，這時餐桌前面，忽然出現一個面容枯槁，衣袂破爛的貧婦。她不聲不響地走近餐桌，沒有讓一個人發覺，如果是在夜晚，她會被當爲鬼魂顯靈的。

“給這個貧婦一點東西吃吧，”老婦們大聲叫道。“喂，來這兒！”

怪婦自願趨步移向主教座位，當主教回首看見她時，手中餐刀不覺掉落地上。

“夜已黑暗，孩子們卻不見了，”貧婦喃喃謔語着，但當她眼簾觸及和她講過話的上尉時，像驚弓之鳥，拼命地向樹林飛奔逃逸。

“她是誰？”他追問着。

“一個遭遇悲慘打擊致瘋的不幸女人，”腓立普先生覆答。“她已發瘋四天了。”

“她是不是叫做茜沙？”依巴拉忽感興趣地問道。

“你的部下指控她，”助理鎮長刻薄地責備上尉道。“爲的是她的兒子糾鬧未明的事端，他們不分皂白地令她徒步上鎮示衆。”

“什麼？”上尉狂叫着，面向主教道：“她不就是你那兩位執聖器小童的母親嗎？”

主教肯定地頷首不語。

“他們失蹤的事情發生後沒有一個人肯負責調查真相，”腓立普先生嚴肅地看了鎮長一眼，後者俯首垂眼他視。

“找那女人回來。”克雷瓊示多摩命令着僕役。“我答應過要尋覓她失去的兒子。”

“你說他們失蹤了？”上尉追究着。“你的執聖器小童失蹤了嗎，神甫？”

教士一口呷盡杯中的酒，又一次頷首應是。

“好呀！神甫！”上尉冷笑地叫道，領略報復的快感。“您不過失落幾塊錢，而我的部下卻得整裝出發追尋——兩個執聖器小童不見時，你卻視若無睹！你，卡比丹先生——事實是你——”

他又狂笑起來，手中茶匙沒入木瓜果肉裏。

主教神情極其狼狽，詞不達意地勉強敷衍道，“那是因對每條錢項支出我都應報銷——”

“多動聽的理由，顧看靈魂的可敬牧者，”上尉滿口食物地插言了。“多光榮的理由，神聖的人！”

依巴拉正要居間調停，沙米神甫極力抑制自己，裝出笑臉說，“那麼你不曉得，先生，兩個小童究竟如何失蹤？不！問問你的部

下！”

“什麼？”上尉喊叫道，得意之情瞬間消散殆盡。

“他們失蹤的當天晚上，數聲槍響被聞見。”

“數聲槍響？”上尉應和道，周視四圍的人，紛紛點首證實沙米神甫的話。

沙米神甫慢條斯理地，用最尖刻的譏諷挖苦他：“唔，現在我明白了，原來你不但捉不到罪犯，且自顧不暇，竟敢以說教者的身份訓誡他人。你應記住古訓云及囊子自在屋裏——”（註②）

“先生們！”依巴拉打斷他的話，蓋因上尉面容已轉蒼白。“關於此事，我請求諸位提供意見，作為我的提議的參考。我想把這瘋婦交託醫生治療，同時，得你們的諮詢和幫助，我將設法尋覓她的兒子。”

僕役們尋不到瘋婦，廢然而返，問題至此告一段落，新的話題帶給眾人一片和祥氣氛。

午餐畢，端上熱茶和咖啡，三三五五老的少的自成一群。有的玩棋，有的玩紙牌，女孩子們老是對自己的將來抱着無限的好奇，把要問的問題，寄託“命運”的輪盤。

“來吧，依巴拉先生，”卡比丹巴絲溜愉悅地叫住他，“十五年前我們鬧過一宗訴訟案件，當時無一法官能夠解決它。讓我們試看賽棋或能解脫它。”

“莫大的榮幸，”年輕人答道。“請等一會兒，上尉告辭要走了。”

懂此道的老者，知道即將展開一場勁敵對峙的棋戰，連忙湊圍奕棋處，甚至一些不諳棋藝的旁觀者，也被吸引了。老婦們包圍着主教，不厭其煩地私地討論靈神問題，但沙米神甫顯然不以此場合為然，答非所問地敷衍她們，困擾中帶着幾許哀愁的神情，惶惑地搜索四周。

棋逢敵手的會戰，莊肅地開始了。“倘使棋賽中止的話，訟事自不待言的是被取消了，”依巴拉說。

棋賽進行中，依巴拉忽然接到一封電報，閱後，他的眼睛炯炯發光，臉色轉呈蒼白。他把電報夾放手冊裏，斜視一下身旁的年輕人，他們尚因探問“命運”各種問題，歡呼囂叫。

“攻王！”青年叫着。

卡比丹巴絲溜無法可想，惟將“王”藏在“后”的後面。

“攻后！”青年又叫起來，“在“卒”掩護下的“城”棋進逼得“后”棋走頭無路。

卡比丹巴絲溜既想不出妙法保全“后”棋，又因“后”棋和後面的“王”的緣故，不得隨便挪移，要求思慮的時間，因而暫停棋賽。

“當然可以的，”依巴拉同意了，“何況我有幾句話要通知那邊的青年人。”他站起身，同意他的對手將有十五分鐘。

“謊誑的事！不是這樣的！”申籠眼角含淚的喊道。

“什麼事？”馬利亞克拉那究問。

“你猜猜看，我問，‘什麼時候我會較有理性？’擲完骰子，那被逐的教士從書上釋解說，‘當青蛙頭上生髮的時候。’你想那是什麼？”她一面說，一面向發笑的前神學學生裝鬼臉。

“誰叫你問那個問題？”她的堂姊維多惹譴責她道。“真是自討苦吃。”

“你也問個疑題，”他們告訴依巴拉，讓輪盤給他。“我們決定誰得到最好的答案，誰將接受一件禮物。每個人都預備好一個問題。”

“誰已得到最好的答案？”

“馬利亞克拉那，馬利亞克拉那！”申籠搶先回答。“不管她願意與否，我們迫使她問，你的愛人忠實可靠嗎？”那本書回答——”

面泛嬌羞的馬利亞克拉那急以雙手遮掩她的嘴，不讓她說完。

“好，給我輪盤，”克雷瑣示多摩笑着說，“我的問題是：我目前的計劃有否成功的希望？”

“多怪的問題！”申籠不滿地說。

依巴拉擲完骰子，衆人按照骰子的數目，逐頁逐行地在書上找

尋答案。

“夢想而已，”阿敏洛讀道。

依巴拉拿出電報，顫抖地打開它。“這次你們的書並不靈驗！”他喜極呼叫道。“聽着，請願書有利判結，學校計劃已獲批准。”

“那是什麼意思？”他們不解其意。

“你們豈不是說，一件禮物將送給得到最好答案的人？”他的聲音因激動而微抖，把手中的電報撕成兩張碎片。

“對，對！”

“那麼，這就是我的禮物，”說着，拿給馬利亞克拉那其中的一張。“一座即將建立於此鎮的男女兒童學校，這學校就是我的禮物。”

“另外的一張呢？它又有什麼意思？”

“它將送給得到最壞答案的人。”

“給我，呀，給我！”申龍叫着。

依巴拉遞給她另外的半張紙，但又輕率地搶回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她困惑地問，然而，愉快的年輕人已跑開，繼續未完的棋賽。

沙米神甫的心情異常的悵惘迷惑，他不自覺地走近年輕人的一群。馬利亞克拉那拭乾喜悅之淚，笑聲已經沉寂，談話也已停止。主教凝視他們，一聲不響，而他們正等待他發言。

“這是什麼東西？”他終於發問了，抬起書本，隨便翻動書頁。

“命運的輪盤，遊戲用的冊子，”鄭良回答。

“難道你們竟然不曉得相信它們是有罪嗎？”他叱罵道，生氣地把書撕破成碎片。

驚呼和怒叫發自每個人的咀唇。

“不經物主的同意，隨意糟蹋別人的東西，更加罪不可赦，”阿敏洛霍地站起身反唇相譏道。“神甫，那是上帝和人所戒止的偷竊！”

馬利亞克拉那緊握雙手，眼含痛淚癡視地上殘頁，數分鐘前給了她不可比喻的快樂之泉。

出乎意料地，沙米神甫並沒有反責阿敏洛的瀆犯不敬，只是呆立凝視已爲徐風席捲落散的碎片，有的飄流水面，有的吹舞林中，他以手按額蹣跚而行，間歇和依巴拉交談數語，由依巴拉伴送，坐上主人特爲嘉賓預備的馬車。

“他倒是離開得好，那掃興者，”申籠不平地喃喃道。“他那張尊容，似乎在說，別高興，我知道你犯的是什麼罪！”

依巴拉送禮物給她的未婚妻後，過度的喜悅使得他再也無心玩棋，或稍爲當心對方的棋勢。卡比丹巴絲溜終於反敗爲勝，棋戰進展至僵局，由於青年大意下棋的緣故。

“決定了，我們講和吧，”卡比丹巴絲溜衷心地大聲說。

“是的，我們還是講和吧，”青年復述着，“不管法庭的判決如何。”兩個人親睦地握手言好。

當圍睹的觀衆祝賀雙方和解歡慰有加之時，鎮兵團轄下的一名軍曹率領四名兵士，全身武裝，連刺刀也上銃，如臨大敵的突然來到，攪擾衆人的遊興，更嚇得女人們驚縮成一團。

“每個人都站定！不許動！”軍曹叱喝道。“不聽話的將被槍殺！”

依巴拉並不因這虛張聲勢的命令給怕昏了，相反地，他站起身走近軍曹。“你要做什麼？”他問。

“我要你立刻送交我們一個名叫以惹示的罪犯，他早上曾當過你的嚮導，”回答是恫嚇的。

“罪犯——那嚮導？你弄錯了，”依巴拉答道。

“不，先生，這個以惹示現被控動手毆打神甫——”

“啊，真是嚮導嗎？”

“根據接獲的報告，正是他。你縱容惡徒混入你的宴會，依巴拉先生。”

依巴拉輕蔑地從頭到足橫瞪他一眼，“我毋須向你解釋我的行

動，在我的宴會裏，每個人都是受歡迎的。如果你來了，你也會被安置桌旁，正如你們的上尉一樣，兩小時前他還和我們同桌共餐。”說完，轉首不予理睬。

軍曹氣得差點鬍鬚盡斷，終因敵強我弱，兩下聲勢相差懸殊之故，強自抑制滿腔怒火，命令部下各持嚮導圖像，分頭搜索四處，特別是樹叢林間。

腓立普先生提醒他道，“請注意十個村民中間倒有九個是和這個圖像相似的。別抓錯了人。”

不一會，兵士毫無所獲的徒手回轉，既沒有看見划船的人，更沒有一個形跡可疑的，軍曹無可奈何地低喃數聲，和來時一樣地離去——鎮兵團固有意義上的特徵——

好奇的追究和評論，漸漸恢復先前愉快的氣氛。

“原來他就是那個拋擲主教於泥沼的以惹示，”鄭良深思地說。

那究竟怎樣發生的？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好奇心重的人查問。

‘據說九月多雨的一天，上尉在半途上碰見一個肩負柴薪的人。道路不但泥濘難走，中間而且只留下一條狹得只夠容單人行走的小道。祇是那人背負重載，既無意退回原路，也不肯置身污泥漿裏，且不聞不問地繼續走路。上尉急怒攻心，舉臂想打他，但他矯捷地抓起一塊木頭，對準馬頭猛擊一下，馬抵受不住跌倒於地，連騎者給摔入泥沼。事後，那人若無其事地泰然上路，毫不顧及背後被泥漿塗瞎氣瘋的上尉向他連發了五槍。上尉因完全不認得他的緣故，揣度他或是數月前抵此來歷不明的以惹示。於是，他飭令鎮兵團嚴密搜查各鎮，必欲非得此人不可。’

“那麼他是個土匪嗎？”維多惹疑懼地問。

“我想不是的，人家說他曾與槍劫鄰戶的土匪惡鬥過。”

“他並沒有罪犯猙獰怕人的面容，”申籠評審似的說。

“不，但是他好像非常悲愁。整個早晨我就沒有看見他笑過，”

馬利亞克拉那沉思地補充道。

下午悄悄地溜走了，該是回鎮的時候終於到來。夕陽的餘暉下，他們離開樹林，靜默地走過依巴拉先代幽秘的墳塚。漸漸的，先前沒有顧忌喜躍的言笑恢復了，洋溢着那份的溫情和親切，不是樹枝叢下所常有的。大樹林似乎顯得陰鬱多愁，東搖西曳的藤枝好像在說：“再會吧，青年們！再會吧，夢幻般的一天！”

竹炬照耀如同白晝，一路吉他輕彈，倦遊知返的人們，已踏上歸途。人影漸轉稀薄，火把失去踪跡，琴聲人語顯得那麼微弱。戴上假面具吧！當你們和同類又一次相處在一起！

註：

①“竊聽女尼”，負責偵查和監視修道院裏讀書少女的女尼。

②意猶：蠢者應較懂得太多的智者知道更多自己的事。





## 第廿五章 哲人家中

翌晨，依巴拉巡視他主有的田園完畢，即取途赴哲人居所。寧謐控制下的小園鴉雀無聲，連盤旋簷底的乳燕也悄悄然。青苔蔓佈破垣上面，一株常春藤攀伸蔓延窗椽，小小房屋盡爲靜寂所佔據。

依巴拉小心地繫馬於柱上，躡着足尖踏過修整雅淨的小園，上昇數級石階後，輕啓而進，最先映進他眼簾的是老人寫什麼似地俯伏書桌上。壁上地圖周旁掛些蒐集昆蟲和植物的標本，書架上凌亂地堆滿書籍和繕稿。老人過分專注於工作上，竟然沒有發覺依巴拉的來到，而依巴拉正因不想攪擾他，舉步欲退。

“唔，是你在這兒？”他問，不可思議地盯住他。

“原諒我，”青年回答，“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誠然，我在撰寫着一些東西，但是那並不是亟需趕完的，而且我正想休息一下。我可以替你做點什麼嗎？”

“很多，”依巴拉答說，趨前幾步，“但是——”

他瞧了一下桌上書籍，不由得驚叫起來，“什麼，你闡釋古埃及文字嗎？”

“不，”老人邊答邊延客就坐。“我既不諳埃及文也不懂庫布特語（按：庫布特語乃古埃及信奉耶教種族操用語言），我不過略懂象形文字構造，用它寫寫罷了。”

“你寫象形文字！爲什麼？”青年呼道，猶自不肯置信所見。

“爲的沒有人懂得它。”

依巴拉目不轉睛地瞧着他，自忖也許老人並沒有真的發瘋。他迅速地檢翻書本，以便證實老人的話，在它上面他發現繪畫整潔的圖案，有野獸有圓形半圓形，有花草樹木，和人體各部等。

“如果你不讓人家懂得它，那你又何必寫呢？”

“我並不是要寫給這代的人，我是爲了下一代寫的。如果這一代的人懂得它，我的書籍將被焚燬，我一生的心血也盡化爲烏有。但是懂得這文字的下代，具有理性的一代，將明瞭這一切，並且會說，我們的先代不是個個昏懵者！此難解文字自愚昧的人們手中救下我的書籍，像不可思議的神蹟，曾經保存許多教士階層否定的真理一樣。”

“你採用何種語言呢？”依巴拉歇了一下，問道。

“採用我們的大家樂語。”

“象形文字還可以恰切適用嗎？”

“如果不因繪畫工夫困難，不但費時而且要有耐心，我會以爲它比拉丁字母更恰切。古埃及沒有和我們一樣的母音，我們的 O，不只是終竟的，而且和西班牙語夾 O 和 U 間的母音不同。埃及人缺欠 E 的發音，他們的語言中常聞見我們的 H 和 KHA，這些是西班牙語中拉丁字母所沒有的。舉例來說，MUKHA 這個字，”他以手指着書上讀道：“我能夠比拉丁字母 H 更恰當的代以魚形畫圖，而該拉丁字母卻在歐洲多種的拼音着。H 氣音較弱者，如 HAIN 字，我利用獅頭，或視母音的多寡，代以三朵蓮花。除此而外，我尚有拉丁西班牙字母所沒有的鼻音。我爲了圓形的精確重複地畫了好幾遍，否則，此種象形文字實可摹仿採用，而它的困難迫使我非簡潔剷要不可。當我來自中國和日本的貴賓辭離後，此項工作就一直與我爲伴。”

“你來自中國和日本的貴賓？”

“難道你沒有聽見牠們，那些燕子是我的嘉賓。今年其中一隻失踪了——一定是被中國或日本的惡作劇的孩子捉去了。”

“你怎麼曉得牠們來自這些地方？”

“非常容易！數年前，在一個牠們即將遠離的前夕，我繫張紙條於每隻燕子的腳上，紙上寫‘菲律賓’英文字樣，因為英文到處通用着，且相信牠們不會飛得太遠的。幾年來這些紙條杳無音信，直至我改用中文書寫的同年的十一月，覆條終於紛至沓來，經我一一加以闡釋。其中有一張中文紙條寫着自黃河沿岸寄來的問候，另外一張根據詢問中國人後得知，則是日本文。我自願談論這些事枉費你的時間了，我還沒有奉問能為你效勞的事呢？”

“我為一件要事來與你商量，”青年說。“昨天下午——”

“他們已經抓住那個可憐的人？”

“你是說以惹示嗎？你怎麼知道他？”

“我碰見鎮兵團的女神！”

“鎮兵團的女神？她是誰？”

“那個你沒有邀請參加野宴的上尉的女人。昨晨發現鱷魚的事件傳遍全鎮後，鎮兵團女神，既狡猾且不懷善意，斷定嚮導即是膽敢拋擲她的丈夫於泥漿中和毆打拉瑪授神甫的那個人。她披閱所有她丈夫接到的公文，那時他剛醉醺醺的返家，昏迷迷地不知所作何事，任由她報復心中對你的仇恨，派遣軍曹帶領兵士騷擾野宴的歡欣。小心點！上帝創造的夏娃雖然是善良的——他們說康素拉商夫人是邪惡的，卻不知是誰創造了她！一個女人為了善良的緣故，必需做過一個短時期的少女或母親。”

依巴拉笑了，拿出袋裏的文件說，“我已故的父親每因要事與你商酌討論，我還記得常因他徵求得到你的意見深自慶幸。我現在要做一件事，它的成功是我必欲兌現的。”他簡略地闡述學校計劃，那他曾經奉獻給他的未婚妻的願望，把在馬尼拉籌策的方略展示在驚奇的哲人的眼前。

“我要求你指教我應先說服鎮裏那些人，以便確定計劃推進的順利。你熟悉此鎮的居民，而我甫到，像個故土的異鄉客。”

老塔壽淚眼朦朧地檢視面前的方略。“你所欲進行者正是我夢寐以求不得的理想，一個可憐狂人的理想！”

他衝動地呼叫着。“現在第一件我要忠告你的是，切不要來和我商量此事。”

少年莫明其妙的看着他。

“因爲一般敏感的人們，”他尖酸地批評道，“會把你當爲瘋子。他們認爲思想見地異於他們的都是瘋子，因此，我被他們容忍，但是我卻十分感激他們的好意，有一天我神智清醒，那以頭腦清楚的人的榮譽換來的自由將被剝奪殆盡。誰比他們會知道得更多？我不依附他們的生活方式，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和規範。在衆人中間，鎮長被譽爲賢達之士，因爲除了享飲朱古力和諂媚拉瑪授神甫外，什麼都不懂，然而他致富了，玩弄鎮民的命運於股掌之間，有時他還大言不慚地倡導公正。‘那是有才幹的人，’愚昏的人想，看他怎樣憑着赤手空拳成名了！我呢，繼承龐大家產和社會地位，研讀古今名書，現在我卻貧困了，甚至最鄙夷的辦事機關也不信任我，他們都說，‘他是個傻子！他不懂得怎樣生活！’主教故意用‘哲學家’這渾名稱呼我，意思是說我不過是個誇大的人，炫耀高等學校所學而已，事實是我自高等學校得益最少。也許我確是蠢笨的人，他們才是智人，誰知道？”

老人微搖其首，像要擺掉那念頭一樣，續道：“第二件我欲告你的，就是和主教、鎮長以及所有鎮上有權勢的人磋商此事。他們貢獻的意見，也許是欠善昏庸或無用的，但協議並非順從，雖然你得佯裝欣然接納他們的建議。”

依巴拉無語地默思半響，然後答道：“這些意見頗不錯，惜難於着手。難道我不能憑照自己的意思無所妨礙地做嗎？既而真理毋需披上謬誤的外衣，一件有價值的事業就不能克服障礙而圓滿達到嗎？”

“沒有人喜歡赤裸裸的真理！”老人應道。“那只宜於理論和切

用於你們青年理想的世界裏。具有孩子似熱忱的塾師，已然掙扎失敗，他爲追尋幸福換來訕笑和侮辱。你說你不過故土的異鄉客，這點我深信無疑。你到此的第一天即損傷一個教士的自尊，而他卻被鎮民聖神般的尊奉着，受同輩恭維如同賢人。願上帝容許此失策未嘗終決你的將來！因黑袍僧派和奧古斯汀教徒十分蔑視粗棉法衣，腰繩，和粗俗履鞋，一位聖多瑪示學院（註①）學者曾敘述教皇英諾聖三世描述該僧派彫像較適合於豬豚之類，別懷疑他們攜手證實傳道師講過的一句話，‘雖最無能的教士也比政府軍隊強得多！’*Cave ne cadas!*（註②）金錢萬能——即使上帝也曾數次被金牛推下寶座，早於摩西之前！”

“我既不悲觀失望，也不覺國家日趨不可挽救之境，”依巴拉含笑回道。“我認爲此均杞人憂天之見，但我期望一切順利進行，絲毫沒有遇到任何困難。”

“是的，倘若他們伸出援手，不，倘若他們袖手旁觀。你所有努力將因教士微動一下腰帶或搖曳一下法衣而粉碎無存。明天會借個理由把今天允許的加以否認；沒有母親肯准許他的兒子上學，而你的一切努力也起了相反的作用——他們使得一般後來爲公益事業奔走努力的人感到沮喪。”

“但是，無論怎樣，”青年回答，“使我難以相信甚至你也承認它那潛勢力的存在，我定能得到人民和政府的袒護和扶持，因爲那是受着善意動機的鼓舞，有着最大的展望，和爲了菲律賓的福利着想的。”

“政府！政府！”哲人喃喃地說，仰首凝視天花板。“無論它爲愛護國家或爲國家和故國的利益所激勵，無論政府官吏或他人回溯或同意天主教權勢（註③）的寬大精神，政府既盲目聾，懦弱無能，一切悉聽主教或大主教管區裁決。政府確信他們操握救世大權，依靠他們，方有今日，一旦失卻他們的扶助，即崩潰有如沒有支架的人體模型。他們抓住這弱點，恫嚇政府以人民會因不滿引起的暴

動，而以政府軍隊威脅人民，這簡單的把戲極像膽小的人走進陰晦之地，把自己的影子當爲鬼魅，把怪異之聲認作空谷回音。政府一旦不能直接與人民取得連繫，即一日無法擺脫它的保護勢力，像驚弱的學生一樣，稍一聞見教師的聲音就抖索不已，乞求寬待。它的缺少臻善理想的前途，使它僅成爲一臂膀，而唯教院爲首。此惰性使得它越陷越深，及至轉化成一抹淡影，連點正直感也被摧殘殆盡，終於頹廢得無能爲力的把一切事務交託庸人的手。試比較一下我們政府和你考察過歐洲各國政體的組織制度——”

“呀！”依巴拉截斷他的話，“那簡直是苛求了！讓我們滿足地觀察我們的人民，和其他國家的人民一樣，沒有訴怨，也沒有痛苦，感謝宗教和當權者仁慈的施賜。”

“這裏的人民沒有訴怨，乃是他們已喪失發言的權利，麻木不動，因爲他們已怠惰成性，而你卻說他們沒有痛苦，因爲你未嘗領會他們內心的慘痛。但是終有一天你會看到，也將聽見他們的申訴，那時，災禍將降臨於一般依賴無知和盲從的人們的身上！相信衆人皆已熟睡不覺，享受欺騙和乘黑夜工作的人們將遭受不幸！當黎明揭示黑夜裏的怪物時，可怕的反動即將到來。多少嘆息被壓抑，多少毒害滴滴緩流，多少被阻遏的幾百年來的力量，將灼熱爆炸！誰肯爲時刻受迫害的人民和歷史保留下來的血淋淋的記載，清還這筆血債？”

“上帝，政府，和宗教決不容許這日子的來到！”依巴拉不自覺地答道。“菲律賓是信奉宗教和敬愛西班牙的，它會明瞭那國家怎樣的爲它效勞。弊害，是的，那些缺點是無可否認的，但是西班牙已盡力採用新法，糾正這些弊害和缺點，它有系統地策定新方針，它不是自私的！”

“我知道，而那是最糟的！上面發出的改革新法傳到下層圈子即告廢棄失效，感謝一切的罪惡，感謝，譬如說，亟望暴發致富和利用人民的愚昧，盲目附從的人們。沒有奮發有爲的當局監察實施，

和自由發言評擊狹窄執政者的權利的容許，一道皇令不能糾正弊端的。計劃仍舊是計劃，弊端仍舊是弊端，而貪污的官吏卻不顧一切地高枕無憂。不僅如此，如果來了一位頗具遠見的顯赫人物，初時他將被垂聽，但背後卻被當爲傻瓜，‘閣下不甚明瞭這國家的情形，閣下並不熟識印第安人的習性，閣下將毀滅他們，閣下相信某某人較爲更妥善，’而事實上總督大人確實不大懂得國家的情形，因他一直到現在是駐使美洲，何況他具有一般人常有的短處和弱點，輕信他人之見。總督大人還記得謀取這職位時，流了多少汗和忍受多少苦楚，而他只能任職三年，他已經老了，眼前所迫需的，不是患俠之行，而是將來，馬德里華麗的樓廈，鄉間溫暖的別墅，和一筆可觀的收入，以便奢侈的在首都生活——這些他必得趁機會在菲律賓搜刮。我們毋需祈求神蹟，也不可奢求來這裡發掘財富隨即離開的外人肯爲國家利益着想。他既不諳熟人民的咒詛和謝意，沒有觀念也沒有情感的國家，和他又有什麼相干？名望必須在所愛的人的耳邊鳴響，在自己的家的氣氛裏或故土上，方覺愉悅親切，我們希望它能翱翔墓場，緩和死亡的冷抖，因此，我們或免淪沒虛無，我們的一部份或能長留。但是我們無一足取的以奉獻給監視我們命運的人。而最糟者莫過於當他們即將開始奉守職責時離開了。但是我們扯離話題太遠了。”

“然而在沒有言歸正傳時，我應說明幾點事實，”依巴拉殷切地打斷他道。“我承認政府不夠懂得人民，但是我相信人民卻更不曉得政府。有些官吏是無能的，甚至不好的，如果你這樣想，但是有些卻是善良的，他們不能做什麼事來，基於群眾的愚蠢，漠不關心自己的事所致。但是我並不是因此事與你討論而來，我來此徵求你的意見，而你告訴我必需向那些可笑的人低頭！”

“對的，我再說一遍，因爲在此地你必得低下你的頭或失掉它。”

“低下我的頭或失掉它！”依巴拉深思地重複着。“這雙關決定



太難了！然而爲什麼？難道我對祖國的愛和對西班牙的愛是那麼不能並立嗎？難道爲欲達到有益的目的，必得貶抑善良的教徒，抹煞良知嗎？我愛我的祖國——菲律賓！因爲它是我的生命和幸福的源泉，因爲每個人應愛護他的國家。我愛西班牙，我的祖先的故土，因爲無論怎樣，菲律賓有賴於它，且將不斷的依賴它，追尋幸福的前途和光明。我是個天主教徒，我將保留先代純潔的忠誠，我不明白爲什麼當我可以仰首時卻應低頭，且把它呈奉在我可貶卑的人們面前！”

“因爲你要播種的園地是你的敵人所有，而你又沒有力量反抗他。你必須先吻手致敬以——”

但是青年不讓他說完，激動地呼叫道，“吻他們的手？你忘記在他們中間我的父親被殺且棄屍墓外！作爲他的兒子的我並沒有忘記，但是我沒有復仇，因爲我敬重教院的善名！”

老哲人俯首慢慢地答道：“依巴拉先生，如果你珍惜這些我不能勸令忘懷的往事，放棄你正着手計劃的事業，另尋爲你的國人服務的途徑。此事業需要另外一個人，它的成就單靠熱忱與金錢是不夠的；在我們的國家裏同時要求克己，不屈不撓的決志和信心，因爲那土壤尚沒有準備好，有的不過沒有收穫的播種而已。”

依巴拉體會這些深見的難得可貴，但是他仍舊沒有失望。對馬利亞克拉那的思念浮現他的腦海，他的諾言必須兌現。

“除此困難的辦法外，你的經驗不能提出其他的建議嗎？”他低語道。

老人握住他的臂膀，拉他到窗前。一陣清風，北風的序奏，輕掠而過，展開在他們眼前的花園被類似公園的茂密森林範疇着。

“爲什麼我們不能做那載負花朵和嫩芽的細莖所做的？”哲人問道，手指一株美麗的素馨樹。當它受風吹搨時，它低垂其首，像在藏匿它那珍貴的荷負一樣。倘使細莖毅然地直立不屈，它的花朵將被風吹散，而它的嫩芽也將枯萎。疾風過後，細莖揚起豎立，爲它的

珍藏感到驕傲，有誰會因它不得不的低首而奇怪它？你看那棵高大的含羞樹，莊嚴地揮搖它那有着鷹巢的輕細葉簇。當我從森林裏帶它回來時，它像一株脆弱的小樹，被我用狹長竹條縛莖支撐。如果我移植時，它已長成和生氣蓬勃，它決不能在這塊生長，因為在它的根鬚尚未牢附泥土裏，在它還沒有適應環境的能力，和找到使它長大的充實的滋養料之前，它就會被風吹倒。所以，你，從歐洲移植到此貧瘠的土地，許將完結，如果你不肯降低身份和卑屈求人支持。你是孤高地獨處惡劣的境遇中，地面震動了，天空也預示着暴風雨，而你的家譜之樹的頂端已顯出因它導致的雷電。這並不是勇敢，而是蠻勇，以個人對抗一切的人。沒有人會責難舵手因旋風一吹就導舟入港。屈身閃避子彈的掠射並不是卑怯——更壞的是因輕蔑而被擊倒地，再也站不起來。”

“但是這犧牲會產生我所祈求的後果嗎？”依巴拉問。“神甫肯相信我而忘記侮辱嗎？他們肯為曾經和教院競爭國家財富的教育設想，坦誠地幫助我？我們不會假冒友善，佯裝保護的外表，暗地裏卻攻擊它，中傷它，損傷它的後跟，以便比在正面攻擊更為快捷？假定你剛才所揣測的行為屬實，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老人因為不能對這些問題作答，緘默良久。思索了好一會兒，才說：“事情如果真的這樣發生，如果那事業必敗不可，你將以你已做過你所能做的念頭安慰着，由此而有所獲取。你或將奠下第一塊基石，播下種子，而在暴風雨喪失它的威力後，也許部份災難中餘生的種子已發芽長成，不但拯救同類於滅亡中，日後且可為已逝的播種者的兒子採用，此榜樣或將鼓勵一些畏懼動手的人。”

權衡這些理由後，依巴拉認清目前的局面，並發覺老人悲觀的論調確含有甚多的至理。

“我相信你！”他叫道，緊壓老人的手。“我此行是專誠徵求你的忠告，果然沒有徒勞。我今日即往見主教，設法取得他的諒解，他，經此一來，既沒有做過對不住我的事，或者他應是善良的，況且他

們並不是個個都像我父親的迫害者。何況，我還得爲那可憐的瘋婦和她的兒子與他商量。我的信心寄託於上帝和人類的身上。”

他告辭老人後即上馬而去，當悲觀的哲人目送他去後，他喃喃自語道：“讓我們等着看命運如何呈露已在墓地展序的戲劇。”然而唯有這次他大大的錯誤了——戲劇早已展序了。

註：

①聖多馬示學院於一六一九年因岷里拉的副教主美訖·民那米禮示教士，爲該學院遺留書籍和錢項而創立。於一六四五年奉王令和教庭訓諭，更名爲聖多馬示皇家和主教大學，在西班牙統治時代，從未曾疏忽聖多馬示亞謹那示神學論的督訓。

②當心跌倒！

③開創西班牙偉大功勳的腓迪南王和依沙迷拉后，在西班牙的歷史上被稱爲‘天主教的皇族’。

## 第廿六章

### 迎神會的前夕

十一月一日，是迎神會的前夕。整個市鎮竟從習常見慣的單調中，呈出難見的活躍，在屋裏；在教院裏，在鬥雞場，也在田園裏。一切地方都充滿喧囂和音樂，瀰漫一片歡欣的氣氛。

在鋪着繡花桌巾的小桌上，少女們把各種土產佳果排置在鮮艷的玻璃碟裏面。人們的歡愉嚇得庭院裏的鷄啼、牛鳴、和狗吠。僕役手持玲瓏巧盤和銀器刀叉，一會兒進，又一會兒出。這兒因摔碎碟子爭吵，那邊爲了單樸的村女引起的笑謔。到處是叱令、細語和呼喝。批評和揣測一個跟着一個——所有的是騷動、喧嘩和紛亂。一切的努力和一切的工作，爲了陌生人，也爲了熟客，供給每個人娛樂，不論他從前曾被人碰見或不，就使他將再讓人碰見，因此，不速之客、異邦人、朋友、敵人、菲人、西班牙人、貧戶和富紳，都將心滿意足地走開。他們不會要求感激申謝，或期望賠償他前後在宏量的主人家裏的破損！那些去過馬尼拉的富人，雖較鄰戶不過多看點東西，卻帶來啤酒，香檳，烈酒，葡萄酒和從歐洲來的食品，但是他們既點滴不飲，又不肯稍嘗一下香味。

桌上是極盡奢華地裝綴着。中央安放一個仿製漂亮的人工鳳梨，上面排列囚犯暇時所雕造的精雅牙籤。他們在這兒設計一把扇，在那邊模刻一束花球，一匹馬，一朵玫瑰，一片棕葉，或是一串

鐘子，都是從單段木塊精製而成的，被迫勞役的工匠，工具雖只是一把鐵刀，而工頭的聲音卻是鼓舞。牙籤台的四周配置許多玻璃果盤，盤子裏面果品高疊成堆，有橙、“蘭純爾示”、“亞知示”；雖然是十一月的時令，也有芒果。鋪有多彩透明油紙的大盤上，可以看見來自歐洲和中國的火腿，肥美的火雞，和形如鴿子或羔羊，又像聖靈的麵食。其間有數瓶刺激食慾的酸瓜（按：嫩筍和木瓜鹽漬而成者），檳榔花和其他果子和蔬菜做成的奇異綴飾，雋味地修切，並且用蜜糖黏附瓶的兩旁。

代代相傳的球圓玻璃燈拭淨了，銅飾品也擦亮了，煤油燈自紅包袱中拿了出來，它保護它們免受蚊蠅的侵害，也使得它們失卻效用，稜形的玻璃垂飾左右擺動，齊同叮噠作響奏成和諧的歌曲，甚至像參加宴會似的曲射折照的光綫，反映成白壁上彩虹的光輝。孩童們追蹤彩虹自娛，雖顛仆弄碎球形燈蓋，卻不妨礙眾人的歡愉，雖然一年中的時日裏，他們圓大的眼眶會因其他事故蓄滿淚水。

傍近這些可敬的燈的地方，有從藏匿處拿出的女孩子們的手工，編織的肩巾，地氈，和紙花。古舊的玻璃盤的下面有仿畫的小湖和魚兒、鱷魚、海草、貝殼、珊瑚和五色玻璃一樣的圖石。盤子上面堆疊少女纖指預備的紙煙，雪茄和細小菸葉。屋裏的地板光滑得像面鏡子，賓那（按：鳳梨葉的纖維織成的布帛），和扶絲；（按：絲和棉，麻鳳梨纖維的絲造品）絲製的窗簾綵飾門口，窗椽則懸掛有玻璃燈罩，或淺紅，藍，青或紅的紙蓋的燈籠。房屋自身充滿樹木和中國瓷盆的花草。連聖徒們也打扮起來，塑像和聖物浸涵在歡樂的空氣裏，灰塵被拭掉了，潔淨的玻璃架掛滿花環。

街道上間隔地建造各式各樣奇異的竹拱門，叫做新卡萬，周旁飾有“加如示古示”，那是捲縮成綑的匏屑，搜附於每邊，使得孩群一看見就喜歡得很。教院前面，遊行必經之地，一張貴重的大帷幕高舉在四根竹柱的上面。帷幕底下，成群的孩童追逐雀躍，把他們應在迎神會最重要的日子眩示的新上衣給撕破了。

在廣場的那邊，建立一座以竹、草和木塊爲佈景的舞台；敦洛的丑角在舞台上將有令人詫異的表演，和神祇競作難信的奇蹟，他們將邊唱邊舞描連尼道，詹乃乃亞、馬美羅、萊謝亞、卡馬哈、伊因、爾西惹亞等等。菲人不但十分喜愛上戲院，而且是十足的戲劇迷，可是他靜諦歌聲，歡悅地凝視歌舞和模擬遊戲，卻從不噓嗑作聲或拍掌。假使那表演的不是他所喜歡的，他會細嚼菸葉或不擾及他人的興緻，自己退離。偶爾比較凡俗的人會因演員擁抱或輕吻女演員時引起一陣騷鬧，但也不過如此而已。從前，只表演戲劇，本地詩人所作則需每兩秒鐘打鬥一次，有丑角，和可怕的化裝。然而自從敦洛藝人開始於每十五秒鐘打鬥一次，有兩個丑角和比前更荒誕的異蹟，他們已擊敗鄉村的對手。鎮長對此種事極盡欣賞之能，所以，經過主教的准許後，他擇定一齣有魔術和烟火的，名叫“米惹羅王子或污惡洞穴釋放的俘虜”（註①）的戲劇。

十天前撞發哀鳴之聲的鐘鈴，此刻卻不斷敲鳴悅耳的諧音。圓眼火輪和臼砲的爆裂聲震裂天空，那無師自通的菲煙火製造商正在眩耀他的才能，預備一些火牛，帶着孟加火光的皇宮，吹漲的紙球，爆竹，火箭等等。

雖尚在遠處的音樂旋律已可聞見，小孩子們早已搶先跑向鎮郊迎接這些樂隊，其中五隊經已約定，正和那三隊管弦樂隊一樣屬於書記官的。北山寒軍樂隊或山白洛都那山者均同樣不可或缺，因爲在當時它是極負盛名的，它由奧斯卒亞先生指揮，那無賴“描連洛伍長”，根據報告所知，他的指揮棒的尖端帶來名譽和和音。音樂家雖讚賞他的殯葬進行曲，El sauce（註②），卻爲他的缺乏音樂修養而惋惜，以他的天才來說，他大可爲祖國帶來無比的光榮。樂隊輕吹細奏地走進市鎮，後面跟着一大堆衣衫破爛或半裸露的頑童，一個穿着弟弟的衣，另一個卻套上父親的長褲。樂隊一停止彈奏，那群兒童即早已默記歌調，用難見的技巧吟哦吹嘯，他們自斷言歌調應得的評判。

同時地，各種運輸工具送來親戚、朋友、異客、和攜帶最好的鬥鷄和滿囊錢袋的賭徒，磨手擦拳地預備在青布裏或鬥鷄場把他們的命運作孤注一擲。

“上尉每夜有五十塊，”一個矮胖的人在剛到者的耳邊低語。“卡比丹地阿戈要來此做賭博莊家；卡比丹華瑾要帶來一萬兩千塊。這兒有“連鋪”（按：一種中國人玩的碰運氣賭博）：那中國人卡羅示將爲此投資一萬元。大注賭金來自丹那灣、里巴和描東岸，以及仙沓古律示（註③）。這是大規模的莊家，是的，先生，極大規模的！可是請先用些朱古力飲料，今年卡比丹地阿戈不會像去年那樣叫我們失望的，他不過還清三感恩彌撒而我已擁有可可樹的魔亞（按：椰果裏的明珠，意即具護身魔力的果物）。還有，你的家人都好嗎？”

“還好，謝謝你！”旅客回應着，“拉瑪授神甫呢？”

“拉瑪授神甫將於晨間說教，晚上則和我們同座。”

“太好了！這樣將不會有作任何危險。”

“當然的！我們都非常肯定！中國人卡羅示也會輸光的。”說時，矮小胖子扭轉指頭像已在數算錢幣。

市郊山居的居民，那些卡沙瑪（按：租地的佃農，他們以耕作所獲償還地租，或代服其他勞役），穿上頂好的衣裳，把肥鷄，野豬，鹿和鳥送上地主的家。有的在重載的馬車上搬運柴薪、果品和森林裏稀貴的蘭花，其餘的攜帶寬葉的貝母，和火紅色的知卡知卡示花（按：經常開小紅花的苔樹）以裝飾屋子的大門。然而最喧擾支配下已成一片騷亂的地方要算依巴拉門前數步的高丘上。在鐵錐敲石，槌打鐵釘和斧劈木柱等金屬聲中，可以聞見滑車的嘖嘖作響和呼喝喊叫。一群工人掘地剝成一道又深又寬的凹槽，另外的一些工人把從鑛上採石場運來的石塊堆疊高了，轆轤和起重機也安置好了。

“喂，你！快點！”一個敏捷有才智模樣的精短老人叫道，一根銅製捲錘鍊的量尺被他代爲拐杖使用着。他是工場的監工，溜范，建

築家、煉瓦工、木匠、畫家、鎖匠、石匠、和偶而的雕刻家。“它必要今天趕完！明天沒有做工，後天就是儀式日。快點！”

“鑿穿一個適合唧筒的小孔，”他告訴一些削割大塊方形石頭的石匠。“在裏面我們的名字將被保存。”

他重覆地向每個走近那地方的旅客敘述他已經說一千遍的話：“你可知道我們建造什麼？好吧，那是一座校舍，那種房屋的模型，像德國的校舍，甚至還要好些。偉大的建築家設計後，由我指揮工作！是的，先生，你看看，它會築成有兩邊的宮殿，一邊給男童一邊給女童。中間的大花園裏有三座噴泉，泉旁蔭蔽處的三小地區留下給孩童們閒暇無事時栽種樹木，讓他們利用時間多得進益。你看噴泉多深，三米突又七十五公分！這座建築物有儲藏室，有地窖，和為怠惰的學童在遊戲場旁邊而設的監牢，讓那些犯過者欲聽勤勉的學生歡欣地遊玩。你看見那大片廣場嗎？那是預備賽跑和體操的草地。女孩子們遊玩的花園裏，有長椅，有鞦韆，有可以跳繩的走廊，有噴泉，還有鳥籠等等。它該多麼宏麗呀！”

想到他即將得到的聲譽，溜范總是不自覺地搓揉雙手。每有外客抵此遊覽時問：“誰是那個偉大的工匠？”衆人會同聲地回答道：“難道你不知道？你怎麼沒有聞及溜范？難怪你是從遠方來的！”他則帶着這些快念走過一處又一處，檢看又檢看每一件東西。

“那台起重機似乎用了太多的橫木了，”他關照一個監督工人工作的黃面人。“三腳架只需要三根橫樑和三根撐木。”

“不要緊！”黃面人回答，怪樣的笑了。“我們應用的東西較多，效果當然也較大。整座的建築物不但好看而且更顯得重要，因此他們會說，‘他們工作多勤奮呀！’你會知道，你會知道我建造的是一台怎麼樣的起重機！我還要標誌、花環和花朵裝綴它呢。你以後會說你僱我爲工人是極不錯的，而依巴拉先生也不能多要求些什麼，”他邊說邊笑了，溜范雖然跟着笑起來，卻微微搖頭。

遠處的覆蓋巴蕉葉的陰涼地方把兩座涼亭連結在一起。在那



兒，塾師和約有三十個左右的男孩編製頭冠和纏附旗幟在包裹白布的脆弱的竹柱上。

“注意把字母寫好，”他提醒預備書寫的孩子們。“省長要來，好多位的主教也會出席，甚至現在本省的總督，說不定也會來到。如果他們看見你們寫得不錯，會讚揚你們的。”

“而送一塊黑板給我們嗎？”

“也許會，但是依巴拉先生已在馬尼拉訂購一塊。明天有些獎品會分發給你們。把那花朵暫時放在水中，明天我們要用它們插置做花籃。多帶些花來，桌上必需鋪滿鮮花的——鮮花使人悅目。”

“我的父親明天會拿來一些蓮花和一籃的茉莉花。”

“我已經送來三載免費的泥沙了。”

“我的叔叔答應負擔一位教師的薪俸，”卡比丹巴絲溜的姪兒補充道。

那計劃確實得到各方的支援。主教被請主持一切事宜，且將於迎神會最後的一個晚上，當為最莊肅的儀式之一親自為它奠基。主教助手膽怯地央求依巴拉獻捐所有虔誠教徒付還彌撒的錢，直到校舍建築完成。甚至富而不仁的萊費亞姊妹也聲言只要有人肯擔負旅費和用費，她將前往各鎮勸募捐助。依巴拉謝絕他們，說道，“我們並不過份的企求，我既不是怎樣的富有，而這座校舍也不是教院。況且，我無意倚賴別人的力量來完成它。”

幾個從馬尼拉來參加迎神會的年輕學生，欽敬地奉他為模範；然而，事實常常如此發生，當我們希望效法偉人時，我們常只抄襲他們的缺點和過錯，除此而外，我們不能做些別的，因此，許多欽敬他的人只注意到他怎樣結頭巾，有些賞識他的衣領的體式，有些更側重他的外衣和馬甲上面鈕扣的數目。

老塔壽喪禮似的預兆好像已消散無遺。所以，有一天依巴拉把這情形告訴了他，老悲觀主義者卻回道，“記住巴搭撒兒（註④）所說的：

‘倘使你接受一個微笑的回答，  
小心點  
你有一個藏匿着的敵人。’  
巴搭撒兒不只是詩人，而且是一個思想家。”  
因此，日落前的陰蔽處，一切正在醞釀中。

註：

①這些奇異的表演，叫做“摩洛，摩洛”，常連續演出好幾天，主題是摩洛人和耶教徒罵叫的打鬥，勝利常屬於後者。

②柳樹。

③內湖省省會，和前幾章裏提過的仙查古律示不同，後者是岷市人口稠密的重要地區。丹那灣、里巴和描東岸均屬於描東岸省，而以描東岸市為省會。

④菲詩人佛蘭西斯戈·巴搭撒兒，武洛干省人，生於一七八八年，卒於一八六二年。生前大部份時間消磨於馬尼拉市——敦洛區和班乃干區——巴西河南岸一個古雅的小村。現屬於市區——在那邊他遭受別國詩人常遭遇到的一般命運，忍受“癡愛的痛苦”和宗教集權的迫害，被人民當為神經失常的幻夢者。他就讀於羅米爾干僧派轄下的仙範利泉學校，他的教授中有一位馬達洛·比拉比兒，他對人道的貢獻迥異那些居住於菲城市裏的，因為他所著的“情感的歌”曾啓示了單樸的黃昏。此“情感的歌”的格調為巴搭撒兒所採用而寫出“花露蘭蒂”，有歐洲中世紀的人物和性格，和完全馬來典型的背景和氣氛。他的作品竟然青出於藍，勝過他的教授。全篇用大家樂語的韻律寫成，被多雷謀兒·民其拉神甫和黎剎等讚為不可多見富麗馬來方言的傑品。



## 第廿七章 薄暮

卡比丹地阿戈的屋裏已熱鬧地準備了一番。我們都認識主人的，他的誇光天狂和馬尼拉人的驕傲，使他覺得以他的闊綽侮辱一個鄉下人是必要的。另外一個原因，同樣地，被他認為是駕乎衆人之上的：他的女兒馬利亞克拉那隨伴在側，還有那全世界矚目的未來女婿也在一起。

幾間馬尼拉重要的報館確實曾熱烈地在首版刊登一篇讚揚依巴拉的文章，標題“仿倣他——”還加諸他身上無數的褒獎和忠言。他們稱他做“有教養的青年人和資本家，”接着“有名望的慈善家；”下面的一段，“那位曾經遄返祖國向科學和藝術之府致敬意的密涅發（按：羅馬神話中司智慧、戰爭和才藝的女神）的學生；”再接下去，“那位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卡比丹地阿戈興奮得極其熱切地想模仿他，並且懷疑自己是不是應該爲他建立一座修道院。

馬利亞克拉那和依沙迷姑抵達的前幾天，滿屋都是狼藉地上的歐洲名酒的箱子、食物和大鏡，以及馬利亞克拉那的鋼琴。卡比丹地阿戈在迎神會的前一天到這兒，當他的女兒向他吻手致候時，他送給她一個綴有鑽石和綠玉的小金盒，盒裏藏着有聖彼得的船，那隻我們的救主釣魚時乘坐的。

他和那未來的女婿的談話是再溫和也沒有了。當然啦，話題免不了關於校舍的建設，卡必丹阿地戈堅持“聖弗蘭西示學校”的名稱。“相信我，”他說，“聖弗蘭西示是一位善良的神。如果你稱它做

“初級教育學校”，你將得不到任何利益。總究，誰是初級教育？”

這時，馬利亞克拉那的友伴來請她到外邊散步。“可是你要早點回來，”卡比丹地阿戈告訴他的女兒，當她請求他的俯允時，“你知道拉瑪授神甫剛到，他會來和我們共用晚餐的。”

他轉身向沉思似的依巴拉說，“你也和我們共餐，否則，你將孤獨地留在你的屋裏。”

“我將因邀請感到非常的高興，但我必須在家等待不速之客的光臨，”年青人啞啞地說道，躲避馬利亞克拉那的眼睛。

“把你的朋友帶來，”卡比丹地阿戈衷心地說道。“我的屋裏常備有足夠的東西宴客，還有，我希望你和拉瑪授神甫能保有很好的友誼。”

“時間多着呢，”依巴拉勉強地笑着答道，預備陪伴女孩子們出去。

他們走下樓，馬利亞克拉那夾在茵麗和維多惹的中間，後面跟着依沙迷姑。村民恭敬地讓路。馬利亞克拉那是驚人的美麗；面上的蒼白早已盡散，如果她的眼睛還是那麼多愁，相反地，她的小嘴似乎只懂得倩笑。幸福的女人臉呈少女的親切，向孩提時的舊友，現在成爲她的前途充滿希望的青年仰慕者，殷殷問好。在短短的兩星期內，她恢復了光明磊落的信心，和那似乎在狹牆圍繞的修道院內僵痺了的孩氣的喋語。也許飛蝶棄離繭子的當兒就能辨識一切的花朵，因爲牠不匆不忙地舒展了翅膀好一會，在陽光下取暖，減輕蛹時的僵硬。她的整個品性充沛着新的生命。任何她發現的東西都是美好的，完善的，她那含蓄少女的謙樸的愛，除純潔的意念外，永不會意識到一些別的，並且對於虛偽的羞慚感到惘惑。當她被取笑時雖以手遮臉，但是她的眼睛一樣地笑着，一種輕微的激動傳佈全身。

房屋裏面燈光開始照耀，街上吹奏音樂的地方有許多和教院一樣點燃着的竹火把。站在街道上可以從窗口瞥見屋裏在音樂和

鮮花氣氛中的人們，周旋於鋼琴、豎琴和樂隊聲中。蜂集街上的中國人、西班牙人、菲人、一些歐民裝束和鄉民打扮的人。他們互相擁擠，肘衝和推擊，常步的僕役攜帶鮮肉和肥鷄，白衣學生，男的女的，不顧一切地讓自己冒着被馬車撞倒的危險，儘管馬車夫尖叫着，困難地驅車前行。

卡比丹巴絲溜屋前一些我們頗為熟稔的少女延客進屋。申籠跑下樓時悅耳的聲音阻止了一切的遁辭。“請上來片刻，以便我和你們同行，”她說。“逗留在那麼多的只講鬥鷄和玩紙牌的外客中使我覺得厭煩。”

他們被導至一間充滿着人的大房間，其中有的趨前向依巴拉致意，因為他這時已是名聞遐邇。每個人神顛魂倒的盯視美麗的馬利亞克拉那，有些老婦人邊嚼菸葉邊低語着，“她真像聖女！”

他們就在這兒享用朱古力飲料，因為卡比丹巴絲溜自野宴後已成為依巴拉的摯友和保護者。從給他的女兒申籠的半張電報，他知道依巴拉早已得悉法庭有利於後者的判決，所以，不肯讓旁人的慷慨勝過他，他有意取消棋戰的決奪。但是當依巴拉反對此意見時，他提議法庭開支的費用撥為新校僱請教員之需。因此，演說家為要訴訟者放棄奢求用盡所有的辯才，告訴他們道，“相信我，勝訴者連件上衣也沒給贖下。”然而，雖則他列舉羅馬人為證，他並沒有成功地說服任何人。

飲完朱古力飲料，年輕的一群不得不恭聽鎮上的風琴家輕彈鋼琴。“當我在教院聽他彈奏，”申籠叫道，手指那彈風琴者，“我想到跳舞，而他在這裡彈奏時，我竟想祈禱，所以我要和你們出去。”

“晚上你不和我們在一起？”卡比丹巴絲溜在他們告辭時輕附依巴拉耳邊細語道。“拉瑪授神甫將設立一個小銀行。”依巴拉微笑地回以疑惑的搖首。

“那個是誰？”馬利亞克拉那問維多惹道，急疾的一瞥，暗示那跟隨後面的青年。

“他是——他是我的表兄，”她稍感不安地回答。

“另外一個呢？”

“他可不是我的表兄，”申籠快活地插嘴。“他是我叔父的兒子。”

他們打從教區長住所的前面經過，那不是最沒有生氣的一座建築物。當申籠瞥見燃亮的燈光時，不能自己的發出驚訝聲，沙米神甫爲了節省煤油不准許使用古董似的燈卻被照亮了，神甫們頰頰那和點綴雪茄的嘴唇頗爲和諧的圓頭，輕移慢步時的高談闊論和縱笑，隱約可聞。那些穿着歐服的省裏有官員或職員身份的俗人，極力模仿善良的神甫們的一舉一動。馬利亞克拉那發現希美拉神甫整潔的側影旁邊肥滿的拉瑪授神甫。沙米神甫動也不動的站着，既靜默無語又怪神秘的。

“他很是愁悶的，”申籠覺察着，“他在想那麼多的客人花費的錢一定不少。然而你將知道，他自己並不還錢，是管聖盜者。他的客人總是在別的地方吃的。”

“申籠！”維多惹罵道。

“自從他撕毀了‘幸福的輪盤’後，我再也不能容忍他。我不再向他懺罪。”

唯一沒有燈光窗扉緊閉的房屋——上尉的。馬利亞克拉那覺得非常奇怪。“那女巫！老人所說的鎮兵團的女神，”。不能抑制自己的申籠喊道。“我們的宴樂干她什麼事？我想像她是忿怒的！但是讓霍亂猖獗吧，你會看見她設宴請客呢？”

“不，申籠！”她的表姊又罵了。

“我永不能容忍她，尤其是在她派遣鎮兵騷擾我們的野宴以後。倘使我是大主教的話，我一定把她嫁給沙米神甫——想想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孩子！試看她怎樣控指那嚮導，他跳躍入水只不過爲了取悅——”

她沒有被容許說完，因爲廣場的角落呈現奇異的一幕；一個盲

人伴着吉他唱歌。盲人衣衫襤褸，頭戴棕葉寬邊的沙拉果（按：象徵菲人的棕葉、藤或竹做成的大帽）。他的衣服包括破爛上衣和寬闊衣褲，和中國人穿的一樣，綴釘了好幾個洞。雙腳拖着低賤草鞋。他的面容雖藏匿在寬帽下，但是暗影中間續地射出兩道熾熱的光。他把扁籃擱放地上，然後退卻數步，囁嚅地發出奇異不可理會的聲音，像在和群集者彼此閃避似的獨自佇立片刻。跟着女人們走向前，把果子、魚條和米放進扁籃。沒有人再走上去時，陰暗裏傳來雖然悲愁但是可憐成份已然減輕的聲音，也許是感激的呼叫。於是他抬起籃子走到別處，重演一次。

馬利亞克拉那揣測那不能或免的不幸，滿懷興味的探詢那奇怪的人。

“他是患癩病的，”茵麗告訴她。“四年前他染患這病，有的說他因為照顧他的母親傳染的，有的說錫禁濕氣太重的監牢裏的緣故。他居住中國人墳場的田地，衆人因怕被傳染，任誰也不和他交往。假使你看到他的家，那真是倒落的草屋，讓風雨似針穿布的闖鑽而進。他被禁止觸摸屬於鎮民的一切東西。有一天，他救起掉跌淺溝裏的小孩，而小孩的父親卻向鎮長訴怨，於是鎮長下令鞭笞街上的癩者，並於事後燒掉那枝藤鞭。多可怕呀！癩者被藤鞭追打，而鎮長還喊着，“捉住他！與其傳染了你那病，倒不如溺斃好！””

“這豈會是真的！”馬利亞克拉那喃喃地說道，然後，沒有一句話說出她要做的，走近那可憐的籃子，把她的父親給她的小金盒放進去。

“你做什麼？”她的朋友問道。

“我沒有別的東西，”她答道，強自微笑以掩飾眼眶的淚水。

“你的小金盒對他又有什麼用呢？”維多惹問她。“有一天，他們給他一些錢，他卻用竹條推開了；他何必要有那沒有人肯要的東西？除非小金盒是可以吃的！”

馬利亞克拉那妒羨地盯視賣食物的女人而聳聳雙肩。癩者步



近籃子，拾起現在他手中閃閃發光的小金盒，隨即膝跪地上吻它，拿下寬帽埋首於少女踏過的塵埃裏面。馬利亞克拉那的臉兒藏在扇後，手巾高舉至眼邊。

這時，一個鳩形鵝面的女人跑近像正在默禱的癩者。她的長髮蓬鬆散亂，火把光中她被認出是憔悴不堪的茜沙。被她的手觸摸的感覺使得癩者驚呼跳躍而起，但是更加驚嚇旁觀的路人的，茜沙竟然握扼他的手臂說道：

“我們祈禱吧！我們祈禱吧！今天是萬聖節！那些光影就是人們的靈魂！讓我們為我的兒子祈禱吧！”

“分開他們，分開他們！瘋婦會被傳染的！”群眾呼叫着，可是沒有人敢走近他們。

“你看見塔上的燈光嗎？那就是我的兒子巴絲溜滑動長繩！你看見教堂裏的燈光嗎？那是我的兒子其里示賓！可惜我不能知道他們，因為主教病了，他有許多金器，而那些金器失掉了！祈禱，讓我們為主教的靈魂祈禱！我送他最鮮美的果品，因為我的果園到處鮮花朵朵，而且我有兩個兒子！我有一座果園，我常常照料我的果園，而且我有兩個兒子！”

說完，她釋放對癩者的握持，且唱且跑地離開，“我有一座果園和許多鮮花，我有兩個兒子，一座果園和許多鮮花！”

“你可曾為那可憐的女人做點什麼事嗎？”馬利亞克拉那究問依巴拉。

“沒有！最近她在市鎮失了影踪，找也找不到，”青年困惑地答道。“況且，我又十分忙碌。別讓它煩惱你。主教已答應助我一臂之力，且囑咐我小心機警處理，因為鎮兵團牽連在內。主教倒是非常熱心於她的事件。”

“上尉豈不是說過盡力索尋她的兒子嗎？”

“是的，可是那時他已經有點——醉了。”

他剛把話說完，就看見那瘋癩的女人被一個兵士帶領着，或者

更正確點說，被拖拉着。茜沙奮力地頑抗。

“你爲什麼拘捕她？她幹了什麼？”依巴拉問。

“爲什麼？難道你沒有看見她擾亂治安嗎？”是公共治安的保護者的答覆。

顯者匆忙地撿起他的籃子溜掉了。

馬利亞克拉那的喜悅和興致消散了，她要求回家。“原來這裏有不快樂的人們，”她自語着。抵達家門時，她的未婚夫以事忙爲託辭而拒絕進屋，使她感到她的愁思正在不斷的增長中。馬利亞克拉那踏上樓梯時想及有許多外客來訪的迎神會竟然會是那麼厭煩。



## 第廿八章 通訊

各自依照生活方式敘述的迎神會

我們的人物在最初的兩天中，既沒有發生什麼重要的事情，如果不是因為外國讀者也許會想要知道菲人怎樣慶祝他們的迎神會，我們理應續進至第三和最後的一天。因此，我們要在這章忠實地轉載幾封信，其中的一封是馬尼拉以態度嚴肅和工作認真被推崇的著名報館的通訊。我們的讀者或會糾正一些不自覺和細微的誤寫。這備受尊崇的報館珍貴的通訊記述：

“編輯，我的有名望的朋友：——我從沒有見過，也未嘗想到能在鄉村看見，宗教的迎神會，那麼莊重，那麼宏壯，又那麼動人，如同本鎮由最可敬的和有品德的佛蘭西絲干神甫們所舉辦者。

“許多人參加了。我十分榮幸地逢遇住於本省的所有的西班牙人，三位自描東岸省來的奧古斯汀連神甫，和兩位黑袍僧派的神甫。後者之一就是希美拉神甫，他的蒞臨賜給此鎮無比的榮耀，給有名望的居民不能忘懷的殊遇。我也碰見許多加美地省和邦邦牙省望族，馬尼拉的富豪，和不少的樂隊——其中同有屬於書記官，美訖·義巴拉先生的北山寒最有技藝者，——成群的中國人和印第安人（按：西班牙人對接受宗教洗禮後的菲人的賤稱），前者帶着好奇，後者則懷着虔誠，焦慮地等候慶祝。那個有着滑稽——癡態——詩歌——閃光——變異——戲劇奇觀的日子的來到，廣場的中央還為佳節建造一座寬大的戲場。

“十日晚上九時，恰是迎神會的前夕，Hermano mayor（按：迎神會的經理）為我們安排的豐富晚宴過後，所有的西班牙人和教堂裏的教士的注意力都被漸近的群眾吸引了，在火箭和爆竹聲中，由鎮裏的首要帶領，來至教堂陪伴我們前往早已為我們預備好欣賞奇觀的地方。這種慇懃的邀請使得我們不得不接受，雖然我寧願在摩費斯（按：羅馬神話中的夢神）的臂腕安睡和休息一下隱隱作痛的四肢，感謝 B 鎮長供給我們的顛簸不息的馬車——

“我們依言和他們共在一處，並且即刻找尋在虔信富裕的地阿戈·山多示先生屋裏晚餐的同伴。本鎮的主教，可敬的民那道·沙米神甫，和因不恭的隻手引致苦痛現已蒙天恩特賜漸次痊復的拉瑪授·味羅那樂示神甫，與赫蘭羅·希美拉神甫，丹那灣有德性的主教，以及其他的西班牙人同為菲島大富豪的座上客。在這兒我們不但可以幸運地美讚主人的奢侈和風雅，還可欣賞可愛的富家女的美貌，她輕彈她那座華麗的鋼琴時顯出她是聖西西惹的有教養的學生，熟練的造詣令我連想加米爾、德國和意大利的作曲。可惜這樣一位可愛的少女竟然那麼過份謙卑地讓天才埋沒於一個不受羨慕的地方。我也不應漏掉主人屋裏陳列在我們眼前，既多又華雅的香檳和名酒，它們表現了聞名的資本家的特徵。

“我們出席觀看奇景。你已認識的藝術家，萊謝亞·卡馬哈，和赫蘭禮示，他們的巧妙只有我們欣賞，沒有教養的群眾是一點也不懂的。詹乃乃和馬美羅都不錯，雖然稍覺粗野些；後者還露出破綻，但是大體上說來，他們懇切的努力是可讚敬的。那些印第安人極喜歡大家樂戲劇，尤其是鎮長，他搓揉着雙手告訴我們，劇中的公主不參與劫掠她的巨人的爭打是非常可惜的，否則，在他想來會更加奇妙的，特別是那巨人的要害如果是在肚臍，像巴拉仁（按：查里曼大帝麾下十二勇士之一）的故事中所說的費拉古斯一樣。拉瑪授神甫帶着慣常的慈祥態度也贊同這見解，而且補充說在這種情形下，公主應設法發現巨人的弱點，予以致命的痛擊。

“我們得向你贅述觀劇時那位慇懃的菲律賓的羅夫來爾(按：猶太的大銀行家)不許任何東西的缺乏；冰淇淋、檸檬汁、酒、和各種的飲料不停地在我們中間供應着。一件合乎理性和特殊的事即那著名而有教養的青年，奧·克雷瓊示多摩·依巴拉先生的缺席，他將於明晨主持那座他熱心建設的校舍的奠基儀式。此位可尊敬的披拉由示和伊干洛的後裔(我得悉他先父的先代之一即來自我們英勇高貴的北方諸省，也許是麥哲倫或黎牙示備的同伴之一)爲了一小部份的部署未就緒，終日不見。他的被褒揚的名字到處傳播着，反映西班牙和我們一樣的永不拒認爲自己的血統，不管它是怎樣混雜着真正的西班牙人的無比的光榮。

“今晨十一時，我們出席觀看一齣動人的戲劇，今天是衆所週知的兄弟聖珠團尊奉的和平聖女的節日。明天即是迎神會的庇護神祇，山謀哥，可敬的第三級教團尊奉的日子。在這兩教團中產生爲了虔奉上帝引起的敬神競爭，此虔誠竟導致兩方趨向神聖糾紛的極端，如同因辯爭說教者的聲望而發生者，常被提及的拉瑪授神甫，明天將在聖靈的講台上說教，而根據衆人的預料，必定是件融合學術和宗教的壯舉。

“因此，如同我們說過的，我們參觀具有教訓意味而且動人的奇事。六個虔信的青年，三個默誦着彌撒，另外三個是贊禮員，從收藏聖器處步出俯伏祭壇前，主持儀式的希美拉神甫朗誦環繞寺院遊行開始時的信號文，他的宏亮聲調和對宗教的熱情既爲人們賞識又使得他獲得適度的愛戴。信號文誦完，鎮長身穿長袍，手持導旗，後隨四個攜帶燃香的贊禮員，領導遊行。他們的後面跟着兩枝高大的銀燭台，鎮社團體，珍貴的塑象中穿緞飾金的是聖羅米爾·和平聖女身上穿着漂亮的鑲銀藍長袍，是那位前任鎮長，極值得標榜和永遠讚揚的地阿戈·山多示先生的禮物。所有的塑像都放在銀色車上。在聖母後面隨着西班牙人以及書記官，主持儀式的神甫則在甲長護持的帷幕下，行列的最終是可敬的鎮兵團部隊。我相信

我不必要說有一大群的印第安人，虔誠地各持蠟燭，排列成爲遊行的兩行。樂隊演奏宗教進行曲，爆竹和火輪相繼不息地鳴響禮砲。它引使我們敬仰儀式所激舞的謙順和熱忱於真正信徒的心中，對和平聖女偉大的信念，爲嚴肅和熱烈的奉獻而舉行的儀式的主持人，乃我們這般在清淨不可侵犯的西班牙旗下出生的幸運兒。

“遊行完畢，樂隊和戲劇演員也已終結，彌撒即將開始。唸完福音書，萬雷·馬丁神甫踏上講台後即朗聲講述着使全體聽衆喜不自勝地依依不捨的大道理，尤其是傾聽純西班牙語的西班牙人，而我們的心胸也因神甫那麼精力充沛的，既流利又圓熟的演說充滿熱忱和情感。當我們思及西班牙聖女時，這措辭確應援用以表達此感覺的東西，或我們所感覺的，尤其題目允許插入本文時，包括寺教的君王文尼示詩溜先生（註①）的念頭，相信他也是西班牙人。

“彌撒告終，我們和一些鎮裡首要人物以及有名望的人，走向教院。沙米神甫的教化，親切，和異常的特性賜給我們難得的光榮，還有面前的雪茄和迎神會經理爲滿足饑腸的人在教院備設的豐富午宴。

“那天，支持迎神會的歡欣和西班牙人特有的活力的東西幾乎齊全俱備，而且不可能阻遏這情形下的瘋歌狂舞，時而拋卻一切憂煩耽溺於強烈崇高的歡樂餘興中，而三個西班牙人就夠消盡愁惱和不快。然後，許多家庭向特普息科里（按：希臘神話中的歌舞女神）致敬，尤其是那位菲律賓的百萬富翁，我們即被誠邀在那邊用餐。那頓盛宴自不待言的，奢侈而且華貴，與那地方或卡馬自婚宴（註②）的副版一樣，經過一番的修正和擴充的。我們享用從堪邦那來的廚子烹調餚饌，樂隊演奏優雅的曲子。屋裏美麗的少女穿着鑲鑽蝴蝶的菲服（註③）是宴會的女王。我們的心深處都因她扭傷玉足不能跳舞而暗自嘆息，否則，我們斷定她既有那麼極致的純美，她必會像氣仙（按：住於空中的精靈）一樣的跳舞。

“省長爲表示對這儀典的重視，提早於下午蒞臨此地。他爲傑

出的地主依巴拉先生的微恙致了歉忱，後者在仁慈的上帝看顧下，據云已漸康復。

“晚上這裏有莊重的遊行，但是我將於明天的信上講它，因為除了爆裂的響聲使得我困惑而且幾乎變聾，我還十分厭倦的困極欲睡。因此，我要在摩飛斯的臂膀養神——最好還是在教堂內的小床——我希望你，我有名望的朋友，快樂的一個夜晚，直到明天我們再會，那將是一個偉大的日子。”

發出的通訊如此云云，現在讓我們看看卡比丹馬丁寫給他的朋友路易士芝其道的信：

“親愛的佐：快點來吧，迎神會中發生了些事故。試想想，卡比丹華瑾差點破產了。卡比丹地阿戈不但三次重折他而且每次洗牌的第一圈都贏，致使屋主卡比丹萬雷的喜悅迭漸減少。拉瑪授神甫因一直到現在沒有贏過一次牌，用拳頭打碎一盞燈。那個富商因鬥鷄和賭錢輸光了他上次和我們在敏迎社和在仙峇古律士社神柱聖女的迎神會中所贏的錢。

“我們希望卡比丹地阿戈帶領那未來的女婿，拉飛兒先生的富有的繼承人，可惜他不肯摹仿他的父親，他甚至連人也沒有出現。多可悲的事，他像不能給我們什麼利益。

“中國人卡羅示用他的‘連鋪’贏了不少錢。我懷疑他在隱蔽什麼似的，也許是咒符，他老是訴苦頭痛，用紗布包紮頭部，每當幸運輪盤旋動時，他俯伏全身，幾乎觸及它，而又嚴密地看定它。我驚駭極了，我看過甚多類此的事情。

“再會，佐。我的鳥兒們都好，我的妻子也很愉快

你的朋友 亞爾示多仁那示·馬丁上”

依巴拉接到從安玲，馬利亞克拉那的養妹轉來的有香水味的字條，那恰是迎神會第一天的晚上。字條上寫着：

“克雷瑣示多摩——已經一天多沒有看見你了。聽說你病了，為你禱祝，並為你點燃兩枝蠟燭，雖然爸爸說你並不病得怎樣厲



害。昨夜和今天我因被請彈琴和伴舞感到異常厭惱。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世界竟有那麼多討厭的人！如果不是拉瑪授神甫，陪我談笑和告訴我許多事情，我也許會把自己關在房裏睡覺去了。我現在差安玲替你泡茶，她知道怎樣泡製好茶，說不定比你的傭人泡得更好。

馬利亞克拉那”

“又及：如果明天你再不來，我不參加那典禮了。再見！”

註：

①西班牙主教，因堅決反對一八六九年國民議會中附加於新憲法的宗教自由的條文而著名。

②卡馬自婚宴乃唐吉珂德的小說一則插話，一個富人在極其侈麗的婚宴過後方知悉被新娘欺騙。

③菲女人的服裝，包括上衣，肩巾，和寬敞及地的長裙。

## 第廿九章 清晨

天空剛露一線曙光，一陣陣的樂隊演奏的生氣飽滿的音響驚醒了鎮上疲困的人們。生命的活力又一次被喚醒了，鐘聲和鳴，爆炸聲也跟着開始。今天是迎神會最後的一天，事實上也就是迎神會的主日。比前一天更受人歡迎。可敬的第三級教團聖珠團的人數更多，因此，他們虔奉地微笑，心安理得的自以為恥辱了勁敵。他們購買不少的蠟燭，使中國人獲得一次極良好的收益，感激流涕之餘竟然想接受施洗，雖則有人相信這不過受了想娶妻子的企念所驅使，而不是對於天主教存有信心的緣故。至此，那些虔誠的女人們回答，“無論如何，許多中國人的匆促婚姻固然談不上神蹟的出現，但是他們的妻子會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的。”

每個人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和戴上從首飾匣內拖出所有的珠寶，賭徒和浪漢都披上有鑽鈕繡花的上衣，沉重的金鍊，和白草帽照耀着。惟有老哲人我行我素地仍然穿着暗色條紋鈕扣至頸的苧麻上衣，寬鬆的鞋，和闊邊灰氈帽。

“你比從前更沉鬱了！”助理鎮長向他開口說道。“難道你不因我們有太多可悲的事而贊成及時行樂嗎？”

“快樂並不要我們行動有如傻子，”老人回道。“這只是每年毫無意義的狂歡！沒有目標也浪費錢財，而這兒卻有那麼多的災難和困窮。是的，我明白它，它仍然是那種狂歡，那種建立在別人不幸上面的歡樂。”

“你知道我雖然同意你的見解，”腓立普先生半開玩笑半正經地答說，“我卻爲它答辯，誰能反抗鎮長和主教呢？”

“辭職！”是老人簡切的答覆，他走開。

腓立普先生困惑不解地站着，目視老人背後。“辭職！”他自語着移步走向教院。“辭職，對的，假使這職位是一種榮譽而不是擔負，對的，也許我將辭職。”

教院前面鋪砌的廣庭人山人海；男女老幼各穿着最好的衣服。堆擠在一起，在大門湧進湧出，這兒有混雜着香水、燃香、脂粉和花香的各種氣味，爆竹、火箭和蛇似的烟火嚇得女人們驚叫狂奔，使孩子們大笑。一組樂隊在教院前吹奏，另一組伴着鎮府官員，還有好幾組在萬頭浮動街上進行。五光十色迷亂視綫，美音佳調和爆炸聲混淆聽覺，鐘聲不歇地和鳴。騷動的馬車，連馬匹有時也驚恐跳躍地高舉前足直立——這一切雖然不算爲迎神會的節目之一，卻自展演成一幕，不受限制的和最不引人興趣的。

迎神會的經理爲了這一個日子差遣僕役邀請任何在街上拉到的客人，像四福音書告訴我們的那個設宴請客的人。幾乎是強迫的邀請分嘗朱古力飲料、咖啡、茶和甜果，當然這些邀請是違反需求的比例的。

大彌撒舉行了，還有那件著名的法衣，像能幹的通訊員描述的一樣，唯一不同處是由沙米神甫主持儀式，省長、西班牙人、和其他有地位的人都參加恭聽省裏享有盛譽的拉瑪授神甫的說教辭。甚至忍受沙米神甫說教的苦痛的上尉，也因表示好意和自己贖免，如果可能，主教施諸於他身上的符籙。

較早那位通訊員發交報社編輯關於拉瑪授神甫的一則報告：

“如同昨天我發出的不甚達意的報告，它終於來到。我們感到非常榮幸的恭聽拉瑪授·咪羅那牙示神甫的說教辭，他是本鎮的前任主教，最近方因輝煌成績的表現榮調至較大的教區。這位傑出神聖的演說者高踞聖靈的講台，宣導一篇流利深奧的說教辭，那群

虔誠的信徒，焦候地企望從他的厚唇得到恢復永生的泉源。崇高的意念，大膽的幻想，精美的詞藻，優雅的格式，自然的態度，機智的言辭，有力的觀點——這些西班牙的波細亞（按：法國的神學者，主教，和作家）的特徵，他不但從文明的西班牙人中獲得高譽，即使粗野的印第安人和聰敏的天國兒女也是如此。”

但是那位信賴他人的通訊員差點強迫自己擦掉他所寫的報告。拉瑪授神甫昨夜冒寒了，唱完數首愉快的歌辭後，他一口氣吃了三碟冰淇淋，而且觀劇後不久離去。因此，他想放棄神的發言人的資格，然而沒有人能夠更恰當地敘述山謀哥的一生和奇蹟——主教雖然可以勝任，但是他另有舉行彌撒的職責，——其餘的教士異口同聲地宣稱拉瑪授神甫的音喉可能痊好，捨棄他已寫就且已默熟的動人的說辭是多麼地可惜。於是，他從前的管家爲他準備檸檬茶，用藥油和橄欖油擦塗前胸和頸部，按摩全身，還用暖布把他全身包裹起來。他喝些拌蛋的酒後，整個早晨不說也不吃，一杯牛奶和一些餅乾，壯烈犧牲似地棄食他常用的煎鷄和半碟內湖的乳酪，因爲管家堅持乳酪含有鹹質和油，會加重他的咳嗽。

“一切都是爲了讚揚天國和我們的向善！”第三級教團的姊妹嘆叫着，異常感動地聽聆這些報告。

“讓和平女神處罰他！”聖珠團的姊妹則低語咒罵，不能寬恕他對勁敵的袒護。

八時半，遊行從帷幕的陰暗處開始了。它和前天的一樣，除了另一宗異事的穿插：可敬的第三級教團的老團員和穿着老婦人展覽似的長袍的妙齡少女，貧窮的披上粗衣，富人則盡着絲綢，或可名之爲佛蘭西斯干教士的法衣，名符其實的，因爲只有教士們最常穿它。神聖的披衣都是來自馬尼拉教院的真貨，藉施捨的定價可以購得它們，如果商業名詞準許應用的話。教院和聖克拉那修道發售這些披衣，穿它的人可以得到許多免罪的特利，而所得的非常利益和它們的破舊、陳腐、和不能再穿恰成正比例。如果任何虔誠的讀

者需要這種神聖的紀念物——或是狡猾的歐洲拾遺者委託販賣補綴爛碎的破衣，可以趁機發筆橫財，因為依照襤褸的程度，每件可賣至十六塊錢或多些。

綴飾搥花細工銀版的頂車裝放山謀哥·亞卡拉。雖然聖徒稍嫌瘦削，加上額前濃厚的覆髮更像個黑奴，然而象牙的前胸帶給他嚴肅高貴的風采。他的外衣是繡金的絲緞。

我們可尊敬的聖佛蘭西示，和昨天一樣，跟隨在聖母的後面，惟有帷幕下的教士不再是風度高貴優雅的希美拉神甫，而是沙米神甫。倘使後者欠缺一輛精美的馬車，至少他有足夠的熱忱，佝僂的身體，低垂的眼睛，和雙手交叉着的神秘姿態。帷幕的支持者仍舊是那些甲長們，他們滿足地流汗，爲了自己是個準管聖器者，收稅員，可憐錯誤的人類的拯救者，和爲罪人流血的耶穌。主教助手披上袈裟，手持香爐盤旋頂車間，香爐散放的薰味時時激悅主教的鼻腔，使他變得更莊嚴更認真。

遊行行列隨着爆竹聲，和頂車後面的樂隊演奏飄蕩空際的宗教讚美歌和小曲從容不迫地向前緩移。迎神會的經理興高采烈的分散蠟燭，使得每個夥伴回家時都有足夠暢玩四個夜晚紙牌的燭條。好奇的觀眾虔誠地跪伏聖母的頂車旁，口裏默誦戒條和聖母頌。頂車在一座裝飾得喜氣洋洋的屋前窗子停了下來，從窗口可以瞥見上尉，卡比丹地阿戈，馬利亞克拉那和依巴拉，伴着一些西班牙人和少女。沙米神甫偶而抬首仰視，但是無動於中，既不是致意，也不是表示熟悉之情。他只是直立着，讓大袈裟從肩胛掉落，把他顯得更優美更神氣。

臨街窗口的下面站定和顏女人，她穿着孝服，臂膀抱着嬰孩。她不過是一個看護幼嬰的女子吧，嬰孩有白裏泛紅的膚色，而她卻是深棕色的，頭髮烏亮有如黑玉。當嬰孩看見主教時竟伸展雙手，用着既不招引煩惱也不是煩惱引來的笑聲笑了，他在一片的靜默中口吃地叫道：“爸爸！爸爸！爸爸！”那女人全身震慄着，以手按住

嬰孩的小唇，失望地走開了，而嬰孩還在哭啼着。

不懷好意的人們互相眨眼示意，眼見這幕短劇的西班牙人卻微笑着，沙米神甫一向沒有血色的蒼容頃刻轉成深紅的罌粟。然而，人們是錯了，主教根本就不認得那女人，她不過是本鎮的一個外客。

註：

①聖克拉那修道院位於巴石河邊，山謀哥砲台的東面，於一六二一年為慈善的克拉爾示所建立。克拉爾示和佛蘭西斯干派併合，於一六二二年接受皇室的贊助並稱之謂“聖克拉那真正的修道院”。現尚存在，是古馬尼拉中世紀最珍奇的古物。



## 第三十章 教院裏

人類奉獻給創造萬物者作為的大穀倉，到處充塞着人們。推衝着，擁擠着，互相壓踏着，少數的人離開了，更多的人挨進來，空氣中充滿苦惱的呼叫。遠遠伸來的一隻手臂在聖水中浸濕指頭，危機一瞬的隨即被浪潮般的群眾推開。忽然傳來一聲被踐踏的婦人的叱罵，可是推擠還是繼續着。有些老人僥倖地把指頭沾進水中，那全鎮所有的市民而外，更且加上暫時過客洗浸過的水，現已轉呈濁色。雖然那麼困難，他們卻虔奉地用它來淨潔自己，在頸上、額邊、頭頂、面頰、前胸和腹部，他們滿有信心地保證這些部份是聖潔的，而他們將不再忍受頭痛、肺癆、扭頸或消化不良等疾苦。年輕的一群，由於他們並不那麼多病，或不相信神聖的預防法，不過略沾指端而已——這樣做還是為使篤信的教徒沒有閒言閒語的機會——指不觸身地在額際胡亂畫個十字架。“它也許是多福的和能夠賜給你所期望的任何東西，”有些年輕的女人毫不懷疑地想，“然而卻是這樣一種顏色！”

在悶熱滲雜靈性動物的氣味下呼吸是非常不舒服的，但是為了說教者這些不舒適是值得的，何況這次的說教辭耗費全鎮兩百五十塊錢。老塔壽說過：“一次說教花費兩百五十塊錢，一個人的一次工作，丑角所費的三分之一，誰肯為其餘三夜工作！你們定必非常富有的！”

“這和戲劇有什麼相干？”第三級教團神經質的領導者試探地



問道。“戲劇誘引靈魂入地獄，說教辭卻領導他們進天國！假使他要求一千塊，我們不但得照數繳付，還要感激他呢。”

“你畢竟是對的，”哲人答道，“至少說教辭比戲劇對我更具娛樂性。”

“但是戲劇未曾使我感到歡愉！”另一個怒冲冲地喊叫。

“我相信，既然你明瞭一事如同你明瞭另一事一樣！”說完，玩世不恭的老人走開了，全不理睬暴怒的領導者對他的侮辱和關於他未來生存的可怕預言。

當他們恭候省長的光臨時，人們打阿欠地流着汗，用扇子、帽子、和手巾攪動空氣。孩子們叫着哭着，害得管聖器者忙碌地把他們趕出院外。這舉動引使愚鈍而老實的聖珠兄弟團領袖想起：“‘受苦的小孩們來依歸我，’救主說，這是實在的，但有一點應該弄清楚的，是不會哭的小孩。”

普蒂，一個披着法衣的老婦人，正在呵叱她那跪在她身旁的六歲大的孫女，“迷途的人，小心點，你將聽到耶穌受難日所聽的說教辭！”說着，老婦人擰了她一把，以喚醒小孩的虔誠，女孩子卻蹙額揚鼻，連眉端也緊扯在一起。

有些人蹲踞在懺罪室旁打鼾。一個老人的打盹被身旁的老婦人當爲呢喃禱祝，所以，她的指頭迅速地在唸珠上滾過——唯一表示最尊重天國的表物的方法——漸漸地她自己也摹倣他。

依巴拉站在角隅，馬利亞克拉那則跪近高祭壇，那個主教慫恿地命令管聖器者爲她預備的地方。卡比丹地阿戈，穿着長袍坐在政府官員的座位，不認識他的孩子們，都當他做另外一個鎮長，謹慎地避開他。

省長終於和他的隨從到來了，從聖器所闊步而出後佔坐在橫攔絨緞條的華麗椅上。省長全副戎裝且展示卡羅示第三的綬章和四五個其他的飾物。沒有人認得他。

“亞馬！”一個村夫叫道。“鎮兵竟裝扮得有如丑角似的。”

“傻子！”旁觀者接着應道，並以肘輕觸他。“他是我們昨夜在戲裏看見的米惹羅王子！”所以省長的身份在眾人的估價中高升了好幾級，他成爲一個具有魔法的王子，巨人的掃蕩者。

彌撒開始的當兒，那些坐着的人們站起來，而本來睡的卻被鐘鈴和唱歌者和諧的聲喉喚醒了。沙米神甫的莊嚴中帶有幾分滿意，因爲衆人看待他如執事或副執事，並且不低於那兩個奧古斯汀教士。輪流到每個人的，都唱得很好，雖然多少帶點鼻聲和不大高明的音節，只有那位主持儀式的神甫顫抖着的聲音，有時還唱走調，給予認識他的朋友很大的疑惑。他的動作仍然那麼端雅，那麼虔誠地唸誦“上帝與你同在”，稍略傾向一旁垂首片刻，又仰視天空。瞥見他吸取燃香的人或將說加陵（按：希臘哲學家和醫學家）主張由鼻腔經篩板達到頭腦的氣道是對的，因爲他舒展身子，頭向後地走上祭壇中央，那麼莊重，又那麼尊傲的，使得卡比丹地阿戈認爲他比昨夜的中國人丑角更高貴些，雖然後者裝扮有如帝王，粗俗的彩臉，附繫絲帶的長劍，馬鬣一樣的硬鬚，和高跟的拖鞋。“當然啦，”他胡思亂想地，“我們的主教是比所有的帝王更高貴的。”

期待中的時刻終於來到，那諦聽拉瑪授神甫的機會。三個教士高坐椅上教導的姿勢，像那賢能的通訊員所說的，使得省長和其他有地位的人隨即學了他們的樣子。音樂停止了。

喧囂突轉沉寂，驚醒上了年紀的普蒂姊妹，她的鼾聲早已被音樂遮沒。像西芝示文洛（註①）又像睡美人的故事裏面的廚子，甦醒後的第一件事即敲打她的孫女的頸項，因爲那女孩子竟也睡着了。後者驚叫着，但隨即被喜悅的按胸求赦的婦人慰藉着。蹲坐地上或跌踞後腳跟的人們各自尋找比較舒適的地方。

拉瑪授神甫昂步經過會衆，前面由兩個管聖盜者引導，後面則跟隨一個手捧厚冊的教士。他拾級步上盤梯不見，一會兒，他的圓腦袋出現了，接着露出他的肥頸和全身。他輕咳着，信心十足地掃視一下四周。他發現依巴拉時的眨眼好像他在禱祝時不會輕易漏

掉他的。他滿足地看了希美拉神甫一眼，但又投給馬丁神甫，前天的講師，那麼侮慢的一瞥。巡視完畢，他變得非常莊嚴地打開厚冊向同伴說，“注意兄弟！”

然而這篇說教辭需要另外一章的篇幅。一個初習速寫和崇拜偉大的演說家的青年，把它記錄下來，感謝這件事，讓我們呈獻聖堂裏一部分選品。

註：

①卡利朗作品“人生似夢”的主要人物。

## 第卅一章 說教辭

拉瑪授神甫慢慢地以低沉聲音開始：“‘您以自己至善的神靈教督他們，非但不取回他們口中聖靈之糧，且在饑渴的時候賜給他們甘露，’伊示來示口中轉述救主的話，記載於第二書，第九章，第廿句。”〔註①〕

希美拉神甫奇怪地瞪視說教者。萬雷·馬丁神甫面呈蒼白困難地嚥下一口氣——那比他本來好得多了。拉瑪授神甫是否覺察或者他的嘎聲未癒，事實是他兩臂支撐於講台的扶手上，連續咳嗽了好幾次。聖靈高踞在他的頭上，新的油漆，既白且潔，有着玫瑰色的嘴唇和雙腳。“最可敬的先生〔省長〕，”“最神聖的教士們，耶教徒，神內的兄弟！”

他煞有介事地來個莊重的歇頓，而後掃視台下的會眾，他們聚精會神的恭聽滿足了他。

“說教辭的前段將以西班牙語講述，後段則用大家樂語。”

一番的恭維和歇頓過後，他莊重地向祭壇伸展左手，並且盯住省長。他一言不發地交叉雙臂，由緘默一改而為激動，開放的手劃比天空，那麼猛然的竟被管聖盜者奉為命令關閉院門。省長開始感到不安，懷疑自己究應離開或留下，說教者的聲音充沛有力而且響亮；他的管家對於醫藥確實具有特長。

“輝耀燦爛的祭壇，寬敞的大門，空氣是傳達從我口中發出神聖語言的工具！用你們的心靈的耳朵聽着，免致神的話掉落於多石

的土上，受地面的鳥群啄食，讓你們生長和繁衍有如我們的可敬和純淨的聖父，聖佛蘭西示園裏的神聖的種子。啊！你們這些犯罪之徒，利用肉體和俗世的權勢詭譎騷擾永生之海的失卻靈魂的摩洛虜犯，你們這些加上貪慾鏗鍊和兇惡撒旦的坑道勞役的人，用你們尊敬而懺悔的眼光看住他，那個從惡魔的繫留中釋放的囚犯，剛毅的基甸，勇猛的大衛，耶教的勝利者羅蘭，天上的兵團，比所有的兵團集合在一起更具權力，現已存在或要存在的！”（上尉蹙眉表示攢斥）。“是的，上尉先生，更具權力和勇毅，他除了木十字架外沒有其他的兵器，卻無懼地戰勝撒旦翼下不絕的盜徒，能夠剿除他們的，豈不就是不朽的精靈！神聖奇異的創造，神異的天才，就是受祝福的地阿戈·亞卡拉，如果我利用自己做一比較，因為比較有助於瞭解不易瞭解的事物，如同他人所說一樣，我以為偉大的聖徒不過一私用的兵士，純潔的聖父，聖佛蘭西示從天上派遣的有權勢的集群中的一個侍應員，而我，由於神的恩賜，是屬於該群的伍長或曹長！”

“粗俗”的印第安人，如同通訊員所說的，在這整段話裏面所能抓住的是“鎮兵團”，“盜徒”，“聖地阿戈”，和“聖佛蘭西示”等話，從上尉的顰蹙面容和說教者勇悍的姿勢，他們推定後者正在斥責他未能平定海盜之禍。聖地阿戈和聖佛蘭西示將適宜的被派厥盡該責，因為收藏於馬尼拉的教堂內一幅畫，描述聖佛蘭西示用腰帶驅逐發現菲島後的第一年攻擊他的中國人，證實了它。虔奉之徒因此大大的欣慰並且感謝神的助力，毫不疑懼海盜去後，聖佛蘭西示或將擊潰鎮兵團。因此，帶着疑上加疑的注意力，他們傾聽拉瑪授神甫的講辭：

“最可敬的先生：偉大的事件即使放置小事旁邊也是偉大的，而放置偉大事件旁邊的小事卻永遠是小事。於是有歷史的記載，然而一百次的歷史中只一次針對頭顱。一件人爲的事情，而人是常犯錯誤的——犯錯是人性，像西塞祿所說一樣——開口的人易犯過

失，如同他們在我的國家裏說的——結果是歷史沒有記載的深奧真理。這些真理，最可敬的先生，神聖之靈用至高智慧講過的，並不是人類的才能所能領會的，自亞爾斯多德和新利卡（按：羅馬哲學家），古代的聖教士，及至我們現在罪惡的時代，而這些真理並不永遠是小事，它們是偉大的，不是在小事的近旁，而是參雜在最宏壯的地面和天國，空中的雲霞、水面和地上，生與死！”

“阿們！”第三級教團的首領叫道，畫了個十字架。

從一個馬尼拉著名的說教者學來的誇張修辭，拉瑪授神甫希望能夠利用它驚動聽眾，然而他的聖靈確被偉大的真理魅惑，蹴踢他以點醒他應做的工作是必要的。

“展呈在你眼前的——”下面的聖靈即刻說道。

“展呈在你眼前的乃此不朽哲理的確徹證明！所要瞭然的是太陽的完善，我說太陽而不說月亮，乃因為夜晚發光的月亮沒有多大的價值，——盲人國土奉單眼者為王；夜晚也許發出一絲的亮光，一顆微星，——最大的功勞應歸能於白晝發光的，像太陽所做的；而我們的兄弟地阿戈甚至在眾多的聖徒中輝煌閃耀！在這兒呈現在你眼前，你卻帶着不敬的懷疑，至高者為地面上多數人的惶惑而完成的傑作，是的，兄弟們，展呈，展呈給眾人，展呈！”

一個人站起身，蒼白且抖索的藏身於懺罪室內。他是販酒的商人，打盹時夢見騎槍手命令出示他領取的特許專賣令或執照。最安全的保證是他躲藏裏面，直至說教辭講過再出來。

“謙卑的聖徒，你的木十字架，”（塑像所執持的是銀做的），“你的質樸的長袍，榮耀了崇高的聖佛蘭西示的後代和同我們一樣的崇拜者。我們宣揚你那神聖的特性於整個世界上，遼遠的角落，每個市和鎮，而且不分黑與白，”（上尉屏着氣）“忍受困苦和犧牲，你那特有的信誠和宗教戰士，”（“呀！”上尉透口氣）“權衡地面和阻遏它墜入沉淪的深淵。”

他的聽眾，包括卡比丹地阿戈在內，漸漸打起呵欠。馬利亞克

拉那並不注意聽說教辭，她知道依巴拉就在近旁，心中想念着他，邊搖扇邊凝視一隻救世的牡牛。

“每個人應熟知聖經和聖徒的生活，這樣我就不必向你們說教，啊，犯罪的人！你們應該明曉主的禱文是如何重要，可是你們卻把它忘掉，而生活有如新教徒或異教者，他們和中國人一樣，毫不尊敬上帝的使者。然而最糟者莫過你們這些受咒詛的人，行動趨向於永受天罰！”

“唉！拉瑪授神甫，怎樣了！”那個中國人卡羅示喃喃道，怒眼圓瞪說教者，後者正繼續臨時信口講辭，發出一連串頓呼和咒詛。

“你們將因最後尚不知悔改遭致滅亡，啊，你們這些異教徒！上帝甚至可以監車和囚籠在地上處罰你們！女人們會躲避你們，統治者會絞殺你們，免使撒旦的劣種蕃衍神的葡萄園！耶穌說：‘如果你的卑劣部份引誘你犯罪，砍掉它，丟擲它於火中——’”

拉瑪授神甫開始因忘記說教文和修辭而煩惱。依巴拉漸感不安地想找尋一個比較安靜的角落，但是教堂內卻擁擠十分。馬利亞克拉那不聞不語地細察一幅淨煉獄裏受祝福靈魂的圖畫，靈魂以男女的形狀出現圖上，身披獸皮、頭巾和烟筒蓋，渾身為火烤燒中緊抓聖佛蘭西示的腰帶，那是怎樣使勁扯拉也不會斷的。說教者因隨扯隨講和失去說教文中的句詞而漏掉三大段，而給予正在困難地喘息的自己錯誤的暗示。

“啊，罪人！你們其中有誰肯舐舔可憐乞丐的爛傷？誰？讓他舉首回答！沒有！那個我知道，只有椽地阿戈這樣的聖徒肯做。他舐舔所有的腫爛，告訴一個驚怕的兄弟道，‘因此病人好了！’啊！耶教的仁慈！無比的榜樣！善行中的善行！非可擬仿的模範！無疵的秘符！”在這兒，他列開一連串的驚嘆詞，同時交叉雙臂，一忽兒高舉，一忽兒低垂，好像他想飛翔天空或嚇掉鳥群一樣。

“臨死前他用拉丁語講話，而他是不懂拉丁語的！奇異啊！罪人！你，無論你讀些什麼，遭到打擊時，你不會講拉丁語，臨終也不

會講它，講拉丁語是上帝的賞賜，因此爲教院採用！我也講拉丁語！上帝是否將拒絕賜給祂所愛顧的地阿戈這個撫慰？他會死，他會被准許死亡而不懂拉丁語嗎？絕對不可能！上帝將是不公平的！祂不能是上帝！因此他能講拉丁語，由他同時代的作家作證！”

他的緒言在他花費心血和竊取最著名作家新尼馬羅·馬示而得的一節中終結。“因此，我向你致敬禮，著名的地阿戈，我們教團的光榮！你是善行的模範，溫順而光榮，謙遜而高貴，服從而剛毅，節制中具有大志，仇恨不忘恩愛，憐憫怨道，神聖正大，充滿誠實奉獻，信守真摯，愛而堅貞，保藏私密；耐守忍受，勇而謹慎，能知節慾和大膽決定，順從而不失自尊，雖失志而知奮發，技能專長，舉動合乎禮節，莊重如同賢人，虔誠而寬慈，謙和緘口，報復中有堅勇，言行一致招來的貧乏，雖浪費而曉節儉，行動的安祥和重視自由的使用，智慧裏的純真，不變的改革，學習的熱忱；上帝創造你們領略柏拉圖式的精神的愛！幫助我歌頌你們的偉大高於衆星的名望和環繞你們足下更輝耀的太陽！幫助我，每個人，爲要求上帝賞足賜夠的靈感而默誦聖母之禱語！”

衆人跪倒於地上，四圍揚起一陣喃喃細語，像千隻蜜蜂嗡嗡然。省長費力地膝跪一腳，不悅地搖曳腦袋，上尉雖悔悟而面無人色。

“可咒詛的主教！”兩個從馬尼拉來的青年中間的一個埋怨道。

“靜點！”他的同伴警告他。“他的女人也許會聽見。”

這時，拉瑪授神甫不但不默誦聖母禱語，反而在責罵他的聖靈弄得他漏掉最佳的三大段；他同時食盡兩塊餅和一杯果汁，從這些接觸中得來的靈感，總比從聖靈得來的更叫他安心，不管它是木製的鴿形或心不在焉的教士之形狀。

他慢慢地用大家樂語說教。那個虔誠的老婦人又一次給她的孫女一個不小的批擊。女孩子醒了，沒好氣地問她，“現在我可以哭嗎？”



“還不是時候呢，迷途的羔羊！不要再睡着了！”老婦人吩咐她。

說教辭的下段——大家樂語的——我們只能約略地記下數語，拉瑪授神甫用這種語言隨口演講的，並不是因為他善用這語言，而是他相信鄉民對於修辭的無知，當然他是無所顧忌地在他們面前丟臉的。然而同西班牙人講教的情形可就不一樣了；他聽過許多關於演講的條件，而且在聽眾中可能有些曾在大學裏溜過，可能省長也是，於是，他寫下他的說教辭，修改後又加一番斟酌，默熟後還在數天前練習好幾遍。

沒有一個聽眾懂得說教辭的意義是極其明顯的。他們是太愚蠢了，而說教者確也太過深奧了，萊費亞姊妹說，聽眾空等一個悲泣的機會，而失去孫女的老婦已再度沉入睡鄉。然而，這段話比較前段更能起作用，至少有些聽眾這樣想，讓我們瞧着吧。

他以“主內的兄弟”開始，接着是一大堆不可翻譯的詞句。他提起靈魂、地獄、可敬的護神，印第安罪人和有德行的佛蘭西絲干教士等。

“那魔鬼！”兩個自馬尼拉來的不敬者之一向他的同伴叫道。“全是我聽不懂的希臘語，我走了。”

他發覺緊閉着的門，即由聖器所溜出，他驚駭了眾人，尤其是說教者，面容頓呈蒼白，且在說教未完的句子中停歇下來。有的屏氣地等候驚頓嘆叫，但是拉瑪授神甫只自送犯徒，隨又繼續說教。

他於是信口雌黃的咒詛這個年代，缺乏虔心，斥責宗教冷淡。他以此為着重點，受鼓舞似的用盡氣力和開豁發揮自己。他講及不肯懺悔的罪人，在監牢裏死亡而沒領聖餐，家庭受咒詛，驕傲不羈的混血兒，宵小的哲學家，訟棍，卑微的學生等等。為要取笑敵人的人常用此種極聞名的方法，加諸他人身上種種卑賤綽號，除了這些，他們的腦袋再也不能找出其他的，然而他們高興了。

依巴拉是明白言外之意的，外表為力持鎮靜起見，他目視萬能的神和地方權勢者，但是他看不到什麼，惟塑像和打盹的省長而

已。

這時，說教者的興奮漸次地增加。他追述從前每個菲人見到神甫時總要脫帽致敬，趨跪地上吻手爲禮。“如今，”他補充道，“你們只拿下草帽或灰呢帽，它們斜戴頭上，爲的是怕弄亂你們梳亮的油髮！你們自覺多禮地只說一句，‘早安，神甫，’一些懂點拉丁文的誇傲者，他們在歐洲或馬尼拉習讀後，相信自己享有權利和教士握手而不必吻手致意。啊！末日迅將到來，像聖徒所說，世界卻將完結；掉落無數的火把，石塊，和灰燼，懲罰你們的驕傲誇大！”衆人接受諫誡似的再也不仿效此等“野蠻人”，且因他們遠離宗教畛域而恨避他們。

“靜聽聖書說些什麼！印第安人在街上碰見主教應鞠躬行禮，呈獻頸項讓他的主人踐踏。倘使主教和印第安人都騎馬相遇在路上，那麼，印第安人應停騎謙恭地脫帽示敬，最後，印第安人如果騎馬，而主教則步行，印第安人應下騎侍立，直至主教離去或吩咐他上路，方可上鞍。這是聖書上列述的，違犯的人將遭令停領聖餐的處罰。”

“但是騎牛的人怎辦？”謹慎的鄉佬問他的鄰居。

“那——那續行好了！”後者回答，也是一個詭辯家。

儘管說教者的嘶叫和裝腔作態，許多人仍然盹睡着或惘然不知所云，因爲說教辭自來就是千篇一律的。虔信的婦人無望地想爲罪人悲嘆低泣；終因缺乏支援者而中斷企念。甚至普蒂姊妹也想及一些別的方法。她身旁的一個男人瞌睡時不小心的壓軋她的法衣，好心的婦人撿起一隻木屐敲擊他，以便喚醒他，叫道，“走開，野蠻，禽獸，惡魔，水牛，下賤被咒詛的人！”

自然地，平地起了一陣騷動。說教者停歇了，緊扯眉端，驚異如此發生的醜聞。忿怒阻塞他喉嚨裏的話，只能大聲呼喊和握拳猛擊講台。此舉竟達到期望的效果，老婦雖尚喃喃怨語不息，已放下木屐，爲自己重覆地畫十字架，誠惶地跪在地上。

“啊哼！啊哼！”忿怒的教士終於咆哮了，交叉着雙手且頻搖其首。“爲此我曾整晨的向人們說教，野蠻人，在神的住宅你們爭吵咒詛，不知羞慚的人！啊哼！你們毫不知所尊敬！這是現代的奢侈和寬弛造致的後果，正是我所告訴你們的！啊哼！”

他以此題繼續發揮半個鐘頭。省長鼾聲大作，連馬利亞克拉那也打盹了，可憐的孩子支持不了，只好睡了，她已沒有畫圖塑像可以研究，沒有一件引發她興趣的東西。

話語和暗示再不在依巴拉身上發生任何作用，他在想山頂小屋花園裏的馬利亞克拉那；讓衆人在他們不幸的小鎮，山谷的深淵輾轉匍匐吧。

沙米神甫兩次搖響壇上的鐘鈴，但只是火上添油而已，拉瑪授神甫頑固地拉長說教辭。希美拉神甫咬緊嘴唇，好幾次調正金框的眼鏡。萬雷·馬丁神甫似乎是唯一傾聽的人，他滿心喜悅地微笑着。

終於，上帝說“夠了”；演說家疲弱地從講台走下來。所有的人跪地感激上帝。省長揉擦眼皮，舒展雙手，像在叫醒自己，打了一個深深的呵欠“啊哈”。彌撒繼續着。

當衆人俯跪地上，教士們垂頭高唱“神化身在此”時，一個人向依巴拉耳語道，“奠置基石時，切不可離開主教，不要走進溝渠，不要靠近大石塊——你的生命僅依賴此！”

依巴拉回首看見伊惹示，他說完話，立即於人群中消失不見。

註：

①羅伊譯文，爲講英語的教徒所採用的聖書。

## 第卅二章 起重機

黃面人兌現了他的諾言，凹槽上面載負沉重崗岩安放地基的起重機確不是簡單尋常的。它比溜范要求的末端懸吊滑車的三腳台更好些；一座不只是機器，而且是堂皇動人的飾物，八米突多高的混雜無章的看台。四根深埋地面的大柱為架，七歪八斜的棟木把它們連結在一起，針穿着半嵌木裏的大釘，也許是爲了這部機器的使用，屬於暫時的性質，拆棄時容易的緣故。長繩攪繞四周，顯露整座機器宏壯鞏固的外觀。頂端冠以多彩的旗幟，翻飛的長旒，和非常藝術的用鮮花綠葉編製而成的花環。

大柱末端的暗影中，有花環和旗幟，和粗索鐵鈎纏結一個異常大的三輪滑車，滑車磨亮的一邊交叉地環繞比其他更粗的纜繩。這些東西懸住中央的光滑巨石，以便形成已置下面的大石同樣大小的空穴，隙留的地方意欲盛放現代的史跡，像報紙、稿樣、錢幣、勳章等等，它們或將傳至遙遠的年代。長繩向下延垂，並聯接機器下部一個同樣巨大的滑車，越過起重機被重木支柱的轆轤上面的鼓輪。兩曲柄推動的鼓輪，由於齒輪的動作增加百倍的人力，雖然得有重量即失於速率是無可否認的。

“看，”黃面人一邊說一邊推動曲柄，“看，溜范，我怎樣用我個人的氣力升落那巨石。設備的得法使我可以一寸一寸的升落它，我在這兒操縱它，幫助槽裏的人把石塊挪移在一起。”

溜范只能崇敬地注視說話的人；他那奇特的微笑。好奇的旁觀

者投給黃面人讚賞的評語。

“誰教你這些機器使用的知識？”溜范問。

“我的父親，我已逝世的父親。”

“誰教你的父親呢？”

“沙突尼羅先生，克雷瑣示多摩先生的祖父。”

“我不知道沙突尼羅先生會——”

“啊！他知道的事情多着哩！他不只鞭打他的工人和曝曬他們在炎陽下，還曉得怎樣弄醒貪睡者和催使人入眠。你慢慢地會明白我父親所教給我的東西，你會明白的！”

黃面人又笑了，但是那麼奇怪的笑。

鋪蓋波斯帷巾的桌上，置着將安放於墓坑裏的盛東西的鉛筒和厚玻璃箱，它們保留年代的僵物和爲將來存留過去的記錄。

塔壽哲人沉思地閒踱着，自言自語道：“將來有一日這座現正開始的建築物，經過興衰變遷而古老腐頹，自然的摧毀或人爲的破壞，廢垣上面遍生苔蘚和春藤，——其後時光摧殘苔蘚和春藤，廢墟灰燼隨風飛蕩，拂拭歷史錄載的一頁和它的毀廢者，在人們的記憶中消逝許久；也許人類正長埋於地球的覆蓋下面或已絕了跡，惟有礦工們的擦石引火將意外的從深土中發現不可思解的人物和秘蹟。也許居住這國度的學者，和今日的埃及的考古學者一樣，將研究那已逝的偉大文明遺物，不想它竟是一個漫長的夜晚。也許有修養的教授將告訴他的五或六歲的學生，用一種所有人類通用的語言，‘諸位，經過慎密的研究考查，這些深土發掘的東西，和闡釋一些符號和文字，我們毫無猶疑的斷言它們屬於人類的野蠻時代，那個我們慣引爲無稽的年代。簡單地說，諸位，爲了使你們對於我們先代的落伍有個概念，我可以充分地舉證居住此地的並不只是被認許的國王，而且遇有地方政府難於解決的困難時他們必須趨候地球的另一邊，正像我們所說的一個軀體行動時必得請問地球另一地方的首領，也許是在現沉沒波浪下面的地帶。這不可置信的缺

點，雖則被我們認為不可能的，必曾存在，假如我們斟酌一下當時四周的事物包圍下的生物，那是我未敢稱之為人的！原始時代的人類相信（或者他們至少如此相信）直接與他們的創造者交觸，既而他們有祂差遣的和眾不同的生物的使者，並以“M. R. P.”（註①）三字母為定名，它的含義不是我們的學者所贊同的。根據我們在此比較平凡的語言教授所說，因為他不能講比一百更多種從前不全的語言，“M. R. P.”也許意指“Muy rico propietario”（註②）。這些使者乃半神半人，非常有德行和教養，而且是具有辯才的演說家，儘管他們擁有極大權勢和威信，從不觸犯點點錯失，由此堅強我覺得他們的本來有異於常人的信念。如果此尚不足以佐證我的信念，其惟時日方可證實的議論，則此等神秘生物竟能數語催使上帝下凡，上帝的話只能從他們口中述出，他們不但飲食祂的血與肉，甚至有時容許俗人這般做。”

懷疑的哲人藉將來壞亂的人們的口中說出自己的見解。也許，事情將是容易的，老塔壽則錯了，然而讓我們回轉本來的故事。

兩天前塾師和學童們忙於工作的涼亭，現已是擺展味佳可口的豐宴。引人注目的是學童的餐桌上一瓶酒也沒有，但代以豐美的鮮果。聯接兩座涼亭陰爽的地方乃樂師的座位和陳列甜果和糖餅的長桌，以及為眾人口渴預備的清水，一切都以鮮花綠葉裝綴着。塾師在附近裝放長柱和跳欄，並且掛起鍋子和煮盤作為遊戲之用。

衣服燦爛奪目的群眾，像逃避炎陽的人一樣齊集在一起，有的跑進樹蔭下，其餘的則在涼亭內陰涼的地方。孩子們爬上枝梢或高踞石上，為的更清楚點觀看儀式的舉行，以此補救自己短矮的身段。他們嫉羨地盯視衣飾整潔的學生，因為後者佔有特地為他們而設的座位，家長們更是興奮萬分。可憐的鄉佬眼見自己的孩子坐在鋪有白巾的桌邊，那差不多和省長或上尉一樣的長桌。只要想想它就夠驅走饑餓，何況這件事將父傳子地代代傳誦着。

不一會，遠處樂聲隱約可聞，樂隊前面一大堆嘈雜的人群穿着

五光十色衣服的男女老幼皆有。黃面人漸露侷促不安之色，掃視一遍他那整套機器。一個好奇的鄉人跟着他的眼色窺伺他的行動；他就是來參觀儀式的伊惹示，然而在寬帽和粗衣的打扮下，他幾乎不易爲人辨識。他找到一個很明顯地幾近鼓輪且在空穴邊緣的地方。隨着樂聲降臨的省長、鎮署長官、教士、除了拉瑪授神甫而外，和一些西班牙職員。依巴拉陪着省長談話，後者已爲他稱頌勳章和絲的讚詞而心滿意足地和他成爲好友，高貴的假冒乃尊榮的人最大的弱點。卡比丹地阿戈，上尉和其他的富人在展示絲傘的少女的擁簇中來到。沙米神甫隨在後面，一如常日的沉靜和深思。

“信賴我對一切有意義的事業的支援，”省長對依巴拉說道，“我將給你必需的經費，或是推動募捐事項。”

當他們走近時，青年自覺心跳加速，本能地仰視高築那邊的怪物。他瞥見黃面人向他行禮致敬，並且還目不轉睛地注視他半響。他十分奇怪的發現向他眨眼示意的伊惹示，那含有深意的眨眼似乎要他明白他應記得教堂內的警告。

主教披上祭司的長袍，於是儀式開始了，獨眼的管聖器者手持一本書，贊禮官則握住牛膝草（按：象徵清潔的草）和一瓶聖水。隨側的人沒另披長袍但保持深久的靜默，沙米神甫的聲音顯然地在顫抖着，雖然他誦讀的聲調是那麼低沉。

這時，玻璃箱內已盛放稿件、報紙、勳章、錢幣和其他，鉛筒則嚴密地緊封着。

“依巴拉先生，你肯安放箱子在它的地方嗎？主教在等待着，”省長在青年的耳邊低語。

“我將覺得萬分的榮幸，”後者回答，“但此將僭取公證人最榮耀的義務了。公證人應爲此舉的宣證人。”

因此，書記官莊重地握起箱子降落鋪着紅氈導向空穴的樓梯，相當嚴肅的置箱於石上。主教跟着手拿牛膝草在石上灑撒幾滴聖水。

現在輪到每個人把滿鏟的灰泥放落於凹槽裏的巨石上面，作為膠黏另外一塊石頭之用。依巴拉遞給省長一把鏟子，寬銀的鏟面上刻有日子。然而省長卻用西班牙語大聲疾呼：

“山謀哥的人民！我們享有此份光榮主理儀式的舉行，它的重要性不是你們所能瞭解的，除非我們直截的告訴你們。一座校舍建立了，學校是社會的基礎，是記述國家前途的書本，列舉一個國家民族的學校，而我們亦將指陳那是怎樣的人民。

“山謀哥的人民！感謝上帝，祂賜給你們聖明的教士和祖國的政府，不感厭煩地擴佈文明於肥沃的群島上，保證在光榮的外套下面！感謝上帝，由於祂的仁慈賜遣謙遜的教士啓發教導你們神的語言！感謝政府曾經奉獻，正在奉獻和將奉獻許多的為你和你的後裔而作的犧牲！

“而現在此座建築物的第一塊奠石經已聖淨，我們，本省的省長，奉國王陛下的名，上帝保護下的西班牙國王，奉純潔常勝旗保護下的光明的西班牙政府的名，我們尊奉此舉並開始此校舍的建造，山謀哥的人民，國王萬歲！西班牙萬歲！教士們萬歲！天主教萬歲！”

他隨即高貴地按着樂隊開始演奏的節拍把滿鏟的灰泥放在石上，同樣高貴地拾級上梯。職員們拍掌讚揚着。

依巴拉拿給主教另外的一把鏟，後者盯視他片刻，緩步下降。剛走下梯的一半即舉首仰視長繩綁緊的巨石，然而這不過一霎兒而已，他隨後走下梯去。他像省長一樣的做了，惟拍掌聲比先前更響亮，除了職員外還多了一些教士和卡比丹地阿戈。

沙米神甫似乎想把鏟子交給誰。他猶豫地看了馬利亞克拉那一眼，但又改變初意，轉交公證人。後者獻慫似的遞給馬利亞克拉那，她含笑地拒絕了。教士和職員們，以及省長，一個個走下去，即使卡比丹地阿戈也沒有被遺忘。惟有依巴拉留着，當黃面人徐落巨石的命令剛要發出時，主教記起那青年，謔笑的聲調帶有幾分親暱說道：



“你不撒放你鏟裏的灰泥嗎，依巴拉先生？”

“我要做一個范巴羅摩，備餐自享，”後者以同樣的口吻回答。

“去吧！”省長說，輕輕推他。“否則，我會命令巨石不許掉落而我們將永遠羈留此地。”

面對可怕的挾脅，依巴拉惟有默從。他遞換小銀鏟為大把鐵鏟，致使眾人笑了，他鎮靜地走上前。伊惹示面上不可形容的神情盯住他，任何看見他的人也許將說他整個的生命集中在他的眼睛。黃面人瞪視腳下的凹槽。依巴拉迅瞥一下頭上的巨石，伊惹示和黃面人，他的不安的聲音告訴溜范道，“給我一些灰泥並為我上去另外拿一把鏟子。”

“青年獨自留下。伊惹示已不再看他，眼睛緊盯着黃面人的手，他正斜倚凹槽，焦急地追隨依巴拉的每一個動作。鏟子掉落石上的擦擦響聲滲雜職員微弱的細語，他們在恭讚省長的演辭。

忽然轟隆一聲。起重機底部的滑輪和鼓輪脫落，像攻城槌一樣的撞擊重柱。棟木搖動着，繫縛的東西各自鬆弛，整座機器瞬間砰然傾圮。灰塵瀰漫四處，眾口千聲的驚叫充斥空中。差不多所有的人都逃掉，只有三數人奔向凹槽。馬利亞克拉那和沙米神甫仍舊站立原處，蒼白的，不動的，和無言的。

灰塵稍略清理後，他們發現橫木，長柱和纜繩堆裏的依巴拉，站立在鼓輪和巨石的中間，巨石的迅速掉落撞碎了所有的東西。青年仍然握鏟在手，恐怖萬分的眼睛看定腳邊半埋於橫木裏的屍體。

“你沒有死！你還活着！爲了上帝的緣故，講講話！”數個職員叫道，既極恐懼又極擔心。

“神蹟！神蹟！”有些人大聲呼叫。

“把可憐的惡魔救出來吧！”依巴拉像一個睡眠剛醒的人呼喊着。

馬利亞克拉那一聽見他的聲音即感到全身氣力盡竭，半暈厥地倒入友伴的手臂。

一陣混淆亂雜。人們講着，比手畫足的，奔跑着，一會兒走下凹槽，一會兒爬上來，每個人不但驚異，而且恐懼。

“死的人是誰？他還活着嗎？”上尉問。

屍體被辨識是開動鼓輪的黃面人。

“控告監工！”是省長能夠開口說出的第一句。

他們檢查屍體，按摩胸口，然而心腔早已停止跳動。他的頭顱被撞破，血從鼻腔、口腔和耳裏涓涓淌出。頸上發現奇怪的痕跡，頸後四道深陷捺印，另一邊卻有一個更大的陷痕，因而引起一般的揣定，一隻鋼手抓緊他，如同鐵鉞一樣。

教士們親切地向青年握手慶賀。侍候拉瑪授神甫做爲聖靈的低卑的佛蘭西示干教士滿眶熱淚的叫道，“上帝是公道的，上帝是公道的！”

“想想幾分鐘前我還在下面！”一個職員告訴依巴拉。“如果我竟而是最後的一個將會怎樣呢！”

“它使得我毛管直豎！”另一個半禿的人說。

“好在它發生在你的身上而不是我。”一個老人顫抖地低語道。

“巴士瓜先生！”一些西班牙人叫着。

“我這樣說乃因青年並沒有死。如果我沒有被軋死，事後只要想起也夠我難受而死的。”

然而依巴拉已走開，告訴自己感到和馬利亞克拉那一樣的情形。

“不要停止佳節的進行，依巴拉先生，”省長說。“讚揚上帝，死的不是教士也不是西班牙人！我們應爲你死裏逃生高興！想想如果那塊巨石打中你！”

“朕兆，朕兆！”公證人喊道。“我已經說過，依巴拉先生不大情願的走下去。我看見！”

“死的不過是一個印第安人！”

“佳節繼續進行！音樂！憂愁永不會使死人復活！”

“調查應立即着手！”

“調查負責人！”

“控告監工！把他拘禁起來！”

“拘禁起來，把他拘禁起來！”

“省長先生，”依巴拉嚴肅地說，“如果哀悼不會使死者復活，拘禁罪名未成立的人更是不必要的。我將爲這個人保證而且懇求給他至少幾天的自由。”

“很好！但別讓他重演一遍！”

各種的謠言開始傳播。神蹟的意見立即被接受，雖然沙米神甫並不因他教派的聖徒和在教區內面發生的神蹟感到怎樣高興。加油添醋的人是不會欠缺的，他們說當一切倒落散掉時，一個身着佛蘭西示干教袈裟的影子走下凹槽。毫無異慮的。他就是聖地阿戈本身，同時被注意到的是依巴拉參加彌撒，而黃面人沒有一——一切晴朗得有如太陽！

“你看！你從不喜歡做彌撒！”母親告訴兒子。“如果不是我鞭策你去，你現將在往鎮廳的路途中，像他一樣，在運貨馬車裏！”

黃面人，不，祇是他的屍體，被草席包裹着，確是運載往鎮廳。

依巴拉匆忙地回家換衣。

“不吉的開始，嘿！”老塔壽評道，移步離去。

註：

①Muy Reverend Padre：意即最尊敬的神甫。

②意指非常富有的地主。美駐菲公署曾於創立菲島政府時付給宗教教團“總額大約七百廿三萬九千美元”購買教團主有之地。

## 第卅三章 自由思想

依巴拉剛完成換衣最後的一下修飾，僕人進稟有一位鄉人求見。他以為是三人中的一個，命令引入辦公室，或書室，同時又是圖書室和化學實驗室。出他意料的，他竟和有着嚴峻神秘姿態的伊惹示相對。

“你救了我的生命，”嚮導用大家樂語說，他發現依巴拉吃驚的樣子。“我已清還一部份的債務而你也不必感謝我。相反地，我來請求你的恩顧。”

“說吧！”青年以同樣的語言答覆他，迷惑不解嚮導的沉着。

伊惹示注視依巴拉的眼睛好些時候，然後說道，“當人類的法庭清理這件懸案時，我請求你別向任何人提及我在教院內給你的警告。”

“別擔心，”青年以頗嫌惡的口吻回道。“我知道你受通緝，但是我並非告密者。”

“呀！這不是爲了我的緣故，不是爲了我！”伊惹示勇氣十足而傲慢地呼叫。“這是爲了你的緣故。人不會驚嚇我的。”

依巴拉的疑惑在增加中。這鄉下人——從前的嚮導——的口吻不只是新奇而且和他的現況或身世全不調洽。“你的意思是什麼？”他問。探索的眼光查問神秘的人。

“我不懂得講謎語，但是我得盡量清楚地表達自己；爲了你的安全，最好讓你的敵人認爲你是不懷疑的和毫無準備的。”

依巴拉畏縮着。“我的敵人？我豈有敵人嗎？”

“我們都有的，先生，從最小的昆蟲至於人類，從最貧賤的至於最富最權勢者！仇視乃生活的定律！”

依巴拉靜默無語的注視他好久，然後喃喃低語道，“你不是嚮導也不是鄉下人。”

“你的敵人遍處皆有，”伊惹示繼續說道，不理睬青年所說的話。“你正籌劃一樁偉大的事業，你是有來歷的。你的祖父和父親都因具有熱情而招惹許多仇敵，在人世中最惹人深恨的並不是罪徒，而是老實的人。”

“你可曉得我的敵人是誰？”

伊惹示默思片刻。“我只知道一個——但他已經死了。”他終於答道。“昨夜我從一個消失於人群的身份不詳者口中發現陷害你的陰謀。‘魚兒不肯啖他，像啃啖他的父親一樣，’不詳者說。這些話不只因它的含意引起我的注意，而且是因為講話的人的緣故，那人在數天前親自尋找監工允許他監督奠石的工作。他非但沒有要求豐酬且炫示他的才識。我雖然缺少充分的理由確信他的企圖，但內在的感覺告訴自己的推測不會錯誤，因此我選擇一個適宜的機會警告你，使你不能多問任何問題。其餘你則自己看見了。”

伊惹示講完良久，依巴拉仍舊深思無語，既不回答也不說一句話。“可惜那個人已經死了！”他終於叫出來。“也許我們可以從他身上發現更多的事情。”

“假如他還活着，他或將在人類盲目的公正的顫抖手中疏漏了。上帝裁決他，上帝幹掉他，讓上帝成爲唯一的裁判者！”

克雷瑣示多摩注視着那人講話時健壯的手臂佈滿青腫傷痕。“你相信神蹟嗎？”他微笑着問。“你知道人們怎樣暢談它。”

“如果相信神蹟的發生，我便不會相信上帝。我信奉祂尊爲神的人，我並且相信那人確曾創造一個酷似他自己的神，”神秘的嚮導莊重地問道。“但是我相信祂，我好幾次感覺祂與我同在。當整座

機器倒塌威脅近旁眾人的安全時，我，我自己抓住罪魁，站立他的側旁。他被打中而我卻安然無事。”

“你！是你——”

“是的！他剛幹完兇事想逃跑時被我抓住。我親眼看見他的罪行，讓我告訴你：上帝乃人類唯一的裁判者，祂是唯一操縱主宰生死權的人，沒有人能取代祂的位置！”

“然而你在此情形——”

“不！”伊惹示猜會他言中之意截斷他。“這是不同的。任何人無由的和假藉他人的力量執行判斷，而置人於死地或毀滅他們的前途，無論如何是錯誤的。但是我，雖置兇手於他一手陷害他人的危竊中，卻和他陷入同樣的險遇。我並沒有殺死他，但借上帝的手擊殺他。”

“那麼你不相信意外？”

“相信意外和相信神蹟一般無二；兩者均擬設上帝未能預知將來。什麼叫做意外？沒有人能預測先知的事情。什麼叫做神蹟？一種背馳的矛盾，自然定律的顛覆。統轄宇宙諸般作用的智能的智見和矛盾指出此兩大弱點。”

“你是誰？”依巴拉頗驚異地又問一次。“你曾經研讀過嗎？”

“我惟有信奉上帝，因為我已失去對人們的信心，”嚮導規避他的問題答道。

依巴拉自以為了解這受通緝的青年；他抗拒人為的公理，否認人對同類的裁判權，抗議上流階層特有的權力的優越。

“雖然如此，你應承認人道公義是必需的，儘管它是怎樣的不全，”他說。“上帝，雖則派遣許多使徒到世間，不能也不可以明察我們因情感激引的千萬糾紛予以裁判。人們給予同類的裁判是正當的，需要的，和公正的。”

“是的，行善而不是揚惡，糾正而不是破壞，如果他的判決錯誤，他即失去補救他造成罪惡的權力。但是，”他補充道，換了不同

的口氣，“這樣的談論不是我的能力做得到的，而且我是在耽擱你，他們卻在等你。別忘記我剛才告訴你的——你有許多敵人。爲了我們國家利益的緣故，請照顧你自己。”說完，轉身走開。

“什麼時候我再見到你？”依巴拉問。

“無論何刻你召見我或我可爲你效勞的時候。我仍舊是你的僕戶。”

## 第卅四章 午宴

坐在涼亭裏的人享用午餐。省長占據長桌的一端，依巴拉則在它的另一端。年輕人的左側坐着馬利亞克拉那，公證人卻坐在他的右邊。卡比丹地阿戈，上尉，鎮長，教士們，職員和一些少女們則不依階位隨意散坐。午餐倒是生動有趣的。

宴筵剛上了一半，信差遞給卡比丹地阿戈一封電報，後者請准許衆人拆開來看，衆人當然請他這樣做的。顯赫的卡比丹起初緊皺眉端，跟着又扯揚它們，面容轉呈蒼白，隨又晴朗起來，終於站起身匆促地溜疊那張紙。

“先生們，”他迷惑地宣告，“總督大人將於今晚光臨寒舍。”即時飛奔而去，不但沒有戴帽，而且帶着餐巾和電報。

留在後面的是一陣驚喊和呼問，相信一聲“海盜！”也不會有更佳的效果。“但是，聽着！”“他什麼時候要來？”“告訴我們這一切！”“總督大人！”但是卡比丹地阿戈已跑遠了。

“總督大人光臨卡比丹地阿戈家中！”有些人毫不顧及在場的他的女兒和未來的女婿。

“那抉擇是不會更好些，”後者回道。

教士們互相以目示意，那似乎在說：“總督又在玩把戲了，他輕忽了我們，他理應宿住教堂內，”既而他們都這樣想，誰都默不開口，也不發表任何意見。

“昨天我接獲報告，”省長說，“然而當時總督大人尚未做肯定



的取決。”

“你可知道，省長先生，總督會逗留多久？”上尉頗感不安地問。

“確實的，不。總督大人喜歡使人感到意外。”

“更多的電報來了。”有的是給省長，上尉，和鎮長的，內容都是大同小異。教士們敏感地注意到沒有主教的份兒。

“總督大人訂於今午四時蒞臨，先生們！”省長慎重其事地宣佈。“現我們總可安心的享頓午餐。”提摩飛內（按：從斯沙利通往希臘的狹道）的李奧納火示（按：斯巴達王，因據守提摩飛內喪命）不能比這更喜悅地說，‘今晚我們將遠避柏拉圖了！’”

談話恢復先前的狀態。

“我發覺我們偉大的說教者缺席不見了，”一個無意冒犯的職員膽怯地說，他從宴席開始到現在還沒有開過口，這是他整個早上講的第一句話。

所有知悉克雷瓊示多摩的父親事件的人動了一下，眨着眼，好像在說，“出去！讓傻子滾進來——”

然而一些比較善心腸的代為答道，“他也該疲倦了。”

“也應該？”上尉叫着。“他定必筋疲力倦了，像他們這兒說的，疲乏了。怎麼樣的說教文呀！”

“優美的說教文極佳——極佳！”公證人說。

“偉大——深奧！”通訊員附加着。

“能夠講得那麼多，需具備有他那種肺部。”萬雷馬丁神甫觀察道。奧古斯汀僧除了肺而外什麼都不肯服輸的。

“還有他那豐富的詞意！”沙米神甫補充道。

“你可知道依巴拉的廚子是本省最有名的嗎？”省長為欲阻斷這場話，又開話題說。

“你講得極妙，可是他那位漂亮的芳鄰像不大肯沾光這桌似的，她吃得太少了，”其中一位職員觀察地說。

馬利亞克拉那羞得滿頰緋紅。“我感激這位先生，他為我費煩

自己太多了，”她怯生生地吶吶着。“但是——”

“但是你的到來已使他感到非常的光榮，”高貴的省長一語勾銷，轉向沙米神甫。

“神甫，”他大聲說，“我注意到你整天靜默沉思着。”

“省長是一個細心的觀察家，”希美拉神甫語外有意的插說。

“這是我的習性，”佛蘭西示干神甫口吃地答道。“靜聽比縱談更使我高興。”

“您遇事常常審慎，只許得勝而不准失敗，”上尉以戲謔的口吻說道。

然則，沙米神甫並不以此爲開玩笑而已，他炯視良久，答道，“上尉知道得很清楚，數天來我不是得勝者也不是失敗者。”上尉閃避話鋒勉強地置之一笑，佯裝不懂話中之意。

“但是，先生們，我不懂怎可以在此時閱論勝敗，”省長居間調解。“這幾位親切高貴的小姐們將怎樣視待我們？依我看來，年輕的小姐們有如仲夜的伊奧利亞豎琴（按：風吹而自然奏鳴的豎琴）——亟需全神傾聽以求靈魂超升無盡理想的天堂！”

“閣下竟詩興油然而生！”公證人高興得叫出聲來，兩人傾杯而乾。

“我不能自己的，”省長邊說邊抹拭嘴唇。“機會，雖不常降臨竊賊身上，卻賜福詩人。年輕時我倒曾寫過幾首不算壞的詩。”

“那麼閣下背棄文藝女神而附驥提密斯（按：司法律、秩序之女神）了，”我們這位通訊員着實地宣告着。

“呸！你將要什麼呢？支轄社會各階層曾經是我的夢想。昨天我採擷花朵歌唱自樂，今日則揮使公道之棒爲人群服務，明天——”

“明天閣下丟棒入爐，求取生命之冬的溫暖，且受命內閣高位，”希美拉神甫補充道。

“呸！是的——不——內閣閣員並不是我正確的理想；任何暴富戶都可成爲閣員。一座築在北方的消暑別墅，馬德里的樓廈，和

一些在安那愈舍的財產以爲過冬之用——在那邊的生活將使我們永不忘懷可愛的菲島。伏爾泰將不會因我而說，‘我們生活於人群惟思致富和譏諷他人。’”

省長以法語引證，致使職員們認爲妄言，縱聲高笑以表歡頌之衷。一部份教士也笑了，既而他們不知被引證的伏爾泰和常被他們咒詛入獄的伏爾泰是一個人。惟希美拉甫驚覺及此，他因省長表白異教或瀆犯思想而變得異常莊重。

另一座涼亭端坐塾師監視下用餐的學生。作爲菲學童的他們是喧囂的，他們既坐桌邊，列席他人的面前，一切的罪行比作爲更普遍的被視爲不作爲。也許不懂使用餐具的被他鄰座糾正，因而引起一場爭吵而各自分黨結派。有的說湯匙，有的堅持刀叉，沒有一個權威衡量一切如同引發的論題“神即上帝”，或者更明確點，神學家爭辯的要點。他們的父母眨着眼，以手示意，並互以肘輕觸，微笑的面容顯出他們那份的喜悅。

“對！”一個鄉婦向正在 kalikut(按：竹樹的短莖，爲混和菸葉之用)擣磨菸葉的老人說，“無論我的丈夫怎樣反對，我的安洛將成爲教士。我們確實是貧困的，然而我們將努力工作，必要時還可向人捐募。沒有人會拒絕幫助窮人供受聖職的施捨。馬迪奧兄弟，從沒撒過謊的人，不是說西示脫示教皇小時爲描東岸省的牧牛童？那麼，看看我的安洛，他豈不是已有聖敏申的面容！”善良的母親看見她的兒子雙手捧叉時不覺垂涎欲滴。

“上帝保佑我們！”老人附口說，捲揉着他的煙草塊。“如果安洛做起教皇，我們都到羅馬去——嘻，嘻！我還走得動，嘻，嘻！”

“別擔心，老祖父！安洛不會忘卻你是怎樣教導他編織草籃的。”

“你很對，白塔那。我相信你的兒子將成爲偉人，至低限度是一個司教者。我從未看過任何人能在更短的期間內學會。是的，當他身爲教皇或主教爲廚子織籃消遣自娛時會記起我的。他即將爲我

的靈魂舉行彌撒——嘻，嘻！”滿心希冀的老人又把菸葉放在 kalikut。

“如果上帝聆聽我的禱告，實現我的希求，我要告訴安洛，‘孩子，卸洗我們的罪惡，讓我們升入天國吧！’此後我們不必再禱告和節食，也不必購買免罪符。有個身為教皇的兒子是可以犯罪的！”

“明天叫他來我的家，白塔那，”老人興奮地叫着，“我要教他織帽和做煙盒子。”

“嘿！清醒點！你想些什麼，老祖父？難道你以為教皇們還得親自動手嗎？那主教，不過主教而已，卻只在做彌撒時——旋動身子！大主教連動也不動，坐在椅上舉行彌撒。教皇自然是臥床執扇而舉行的！你想什麼？”

“沒有別的，白塔那，除了他知道怎樣編織帽子和煙盒。最好他能夠賣賣帽子和煙盒，不必向人求募，和主教每年藉着教皇的幌子所做一樣。貧窮的聖徒總使我感到異常難過，而捐獻所有的積蓄。”

另外一個鄉佬加入他們的談話，說道，“事情解決了，公媽例（註①），我的兒子將成爲一位醫生，沒有什麼比醫生更好了。”

“醫生！你講什麼，公媽例？”白塔那反唇相譏。“沒有什麼比主教更好！”

“主教，哼！主教嗎？醫生賺很多錢，而且得到病人的崇敬，公媽例！”

“原諒我！主教卻只旋動三四下，唸誦‘上帝和我同在’，飲喫上帝還賺錢呢。一切的人，包括婦女在內，告訴他她們的祕密。”

“而醫生呢？你想醫生是什麼？醫生檢看婦女所有的一切，諦聽少女的脈膊呢！我多想做一個星期的醫生！”

“但是主教，難道主教沒有看見你的醫生看見的？最好是，你知道一句老話，‘最肥的小雞和最圓滑的腿留給主教！’”

“那算得了什麼？醫生吃魚乾嗎？用餐時他們豈弄髒手指嗎？”

“主教和你的醫生一樣弄髒手嗎？他有偌大的產業，工作時不

但有音樂奏伴並且得管聖盜者的幫助。”

“懺悔呢，公媽例？那算不算工作？”

“那不是工作，我多想爲每個人懺罪！我們汗流如雨的查探鄰人的陰私，而主教只拿把椅子靜坐聽人傾訴。雖然有時他打瞌睡，但是兩三聲祝福使得我們又成爲上帝的兒女！我多希望做一夜大齋期內的主教！”

“還有說教呢？你總不能否認那是工作。早上肥主教滿身是汗呢，”無禮的人抗議着，他幾覺落敗了。

“說教！說教也是工作！你的判斷力呢？我才高興站在講臺上講個好半天，痛責和咒罵每個人，不但沒有人膽敢回答，而且獲得報酬。我才高興做一早晨的主教呢！當我的僱戶參與彌撒的時候，看那邊，拉瑪授神甫怎樣因太多的責罵和鞭打致肥呢？”

拉瑪授神甫確實拖着肥人笨重的步伐來了。他似笑非笑帶着惡意的神氣使依巴拉一看見他立即失掉談話的興趣。神甫被衆人那份驚奇滲雜喜慰恭迎着，惟依巴拉卻是例外。他們剛在吃甜品，酒杯裏的香檳泛溢泡沫。

拉瑪授神甫臉上的微笑因瞥見坐在依巴拉左側的馬利亞克拉那而轉呈煩惱不安。他在省長身旁落座後即打破意味深遠的沉寂，“你們談論事情嗎，先生們？講下去！”

“我們剛舉杯祝飲，”省長答說。“依巴拉先生提及所有幫他完成這項善舉的人，當他說到建設家時您——”

“雖然，我對設計是門外漢，”拉瑪授神甫截斷他，“卻嗤笑設計家和雇用他們的傻子。這兒你們都明白——我繪畫教院的圖案，讓它完美地築成，一個英國珠寶商路過教院時告訴我，繪畫圖案只需兩個指頭寬的前額。”

“雖然如此，”省長意會依巴拉的靜默答道，“有些建築物，像這座校舍，經過一番的熟慮後需要一位專家的。”

“棄掉你的專家吧！”教士輕蔑地喊叫。“只有傻子需用專家！他

定比印第安人更鄙野，雖然建造房屋卻不知圍築四堵牆和蓋上屋蓋。那就是校舍！”

賓客們注視依巴拉，他雖面容蒼白得很，卻似乎是在和馬利亞克拉那繼續談話。

“然而您必須及——”

“聽着，”佛蘭西示干教士不讓他說完，“我們教內的兄弟，即那最癡鈍的幾個，建造一座堅固美觀而且便宜的醫院。他迫使他們勞役，每人只領每日八瓜道的工資，甚至別鎮來的也是一樣。他懂得駕馭他們，不像一些妄想者和低賤的混血兒縱壞他們，給他們三個或四個雷兒的工資。”

“您說他只付給八瓜道的工資？不可能！”省長顯欲轉移話題。

“是的，先生，自引為驕傲的西班牙人應該做做他。你看，蘇彝士運河開放後，惡習即層出不窮。從前，我們得繞好望角，沒有太多的流氓來此，也沒有到那邊去做流氓的。”

“但是，拉瑪授神甫——”

“對於印第安人您知之甚詳——稍得些不足道的知識即自視為學者！所有赴歐的小人——”

“但是，聽着，法師！”省長截斷了他，他漸為啓蒙的挑言感覺煩惱不安。

“每人應受所得的終結，”教士繼續說道。“上帝的手昭示芸芸衆生中，人們不應漠然藐視，即使在現世，奸佞者的父親接受刑罰，死於監牢裏——哈，哈！我們或將說，他們無處以——”

但是他沒有講完那句話。依巴拉鐵青着面孔盯住他不放，一聽見他暗喻諷及他的父親，即跳躍而起，重力的巴掌掉落教士的頭上，致使他顛仆跌地。

賓客在極度的驚奇和恐懼下，誰都不敢挺身干預。

“站開！”青年用怕人的聲音叫着，他抓起一把利刀，腳踏地上驚魂乍定的教士。“讓珍視生命的人們站開！”

青年已失卻自制的力量。他全身震顫着，眼窩裏的睛球凶煞地滾動。拉瑪授神甫困難地從地上爬起來，但又被青年發狠的捉頸振搖，直到他跌回膝跪於地。

“依巴拉先生！依巴拉先生！”有些人喃喃叫道。

沒有一個人，甚至省長本身，慮及青年的膂力和發狂的頭腦，膽敢趨近閃亮的利刀。一切陷入麻痺的狀態下。

“喂，你！你已靜下來，輪到我了！我雖屢欲避開它，但是上帝指使我——讓上帝裁決吧！”青年用力地喘着氣，卻用鐵手擒捺用盡氣力試圖脫身的佛蘭西示干教士。

“我的心非常的平靜，我的手是安全的，”他開始了，眼視四處。“最先，你們中間有那一個，不愛他的父親嗎？受盡奚落和侮辱而憎恨思念嗎？你們明白嗎？你們了解這沉默嗎？和平的神的教士，滿口宗教神聖而心存卑污，你不懂什麼是父親，否則你會想及你自己的！在這群你所輕蔑的人中間就沒有一個和你相同！你該遭咒詛的！”

圍繞他身旁的觀眾，以為他即將刃殺他，起了一陣騷動。

“走開！”他又以恐嚇的聲調叫道。“什麼，你們怕我的手玷染污血嗎？我不是已告訴你們，我的心非常平靜？走開！聽着，教士和裁決者，你們自以為超人一等而坐享特權；我的父親是一位榮譽的人，——問問此邊的人，他們尚尊敬地追憶他。我父親是一位最奉公守法的國民，爲了我和國家的利益他犧牲自己。他家中座無虛設的迎宴異鄉客和窮困交迫的流浪者。他是一個不肯欺壓無辜或乘人之危的善良教徒，爲了這人他大開方便之門，延請爲佳賓且交識爲友。如今這人怎樣報答他？他中傷他，殺害他，假藉神聖的莊嚴和愚民的無知攻擊他；他摧殘他的墳塚，加辱他的過去，甚至在他死後還百般的迫害！現在他心猶覺不足，竟企圖陷害他的兒子！我逃開他，避免和他接觸。今晨你們都聞見他污瀆僧職，公開指摘我盲信惑衆，而我強自保持緘默，他現特意來此挑釁。出於你們意外的，

我忍痛緘口，但是他再度侮辱一個為人子者珍視為不可冒瀆的憶念。在此地的教士和裁判者，你們可曾體念年老的父親為你們拚命地勞作，為你們的前途忍痛生離，你們曾否為他憂煩煎迫而死於牢監動容，他渴望你的慰貼，企等撫安，孤獨的，多病的，而你卻遠在異邦？事後你可聞見他的榮譽被玷辱，當你跪伏墓旁為他禱祝時你會否發現墓穴空無一物？不？你們無言可對，你們加罪於他！”

他舉起手，一道少女的身影倏忽穿入他們中間，纖指阻遏氣盛復仇的臂膀。它是馬利亞克拉那，依巴拉近似瘋狂的眼光盯住她。慢慢地將握緊的拳頭鬆弛了，掉落肥腫神甫的軀體和短刃，他遮掩着面孔，逃離人群。

註：

①公巴例和公媽例即西班牙語謂 *compadre* 和 *comadre*，原意“浸禮的保證人”。菲島的單樓居民即以此為朋友或鄰戶之暱稱。





## 第卅五章 批評

事件經過的消息頃刻傳遍全鎮。起初誰都表示懷疑，然而，既屈服於事實，他們口裏即迸出驚奇的嘆息。每個人，各依不同的道德觀，批評着。

“拉瑪授神甫已死了，”有的說。“他被扶起時滿臉是血，呼吸也停止了。”

“他安息吧！橫豎除了清理債務外，他沒有其他未了的事！早上在教院內所做的——它的尊嚴丟盡了。”

“他做了什麼？他又鞭打主教助手了嗎？”

“他做些什麼？告訴我們！”

“你看見說教時經過聖器所溜走的西班牙混血兒嗎？”

“有的，我們看見。拉瑪授神甫也頗注意他。”

“所以，說教完畢，他遣人召青年進見並詰問他溜走的原由。‘我不懂大家樂語，神甫’，是青年的答覆。‘那麼你爲什麼諷刺它爲希臘語？’拉瑪授神甫咆哮着，舉掌批擊青年。後者不肯示弱，兩人互相纏打，直至被人拉開。”

“要是發生在我身上——”一個學生露齒嗤嗤作聲。

“我不贊同佛蘭西示于教士的舉動，”另一個說，“宗教不應加諸苦行或懲罰於人。然而我幾乎爲此高興，我認識那人，他來自山帛洛·馬加地，而且講得一口流利的大家樂話。他竟欲佯裝剛從俄羅斯抵達這裡，以不懂祖國語言而自傲。”

“那麼上帝創造他們自相衝突(註①)。”

“話雖如此，我們猶抗議此種舉動，”另一個學生叫道。“緘默就是對濫權的認許，何況此事可能在我們間重演。我們返回到尼羅的時代了！”

“你錯了，”另一個答道。“尼羅是偉大的藝術家，拉瑪授神甫不過是討人厭的說教者。”

老人們則各持異議。佇候總督蒞臨市郊小屋的當兒，鎮長說，“明辨是非確不是一件易事。然而如果依巴拉先生能夠慎重些——”

“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拉瑪授神甫能有依巴拉先生一半的慎重，也許是！”腓立普先生截斷他的話。“最糟者乃他們互換其位——年輕的持身如同老人，而老者卻像年輕人。”

“你說除了卡比丹地阿戈的女兒外，沒有誰敢動一下，或者走上去分開他們？”卡比丹馬丁問。“沒有一個教士，甚至省長？嗯哼！壞了！我真不想做那青年。無論是誰都將因懼怕而不能寬宥他。壞了！壞了！壞了！壞了！壞了！”

“你這樣想嗎？”卡比丹巴絲溜好奇地問道。

“我希望人們不會擯棄他。”腓立普先生說，並與後者交換會意的眼色。“我們必須記住他的家庭的貢獻和他現在進行的事。如果任何事情發生，膽怯的人們既保持靜默，他的朋友——”

“但是，先生們，”鎮長阻止他，“我們能做些什麼？人們能做些什麼？無論何事的發生，教士們總是無疵可擊的！”

“他們總是無疵可擊的乃因為我們的縱容姑息，”腓立普先生不耐煩地說，加重“總是”兩個字眼的語氣。“讓我們做對一次，以後就可暢言無所懼忌了。”

鎮長搔首瞪視屋蓋用乾澀的聲調答說，“呀！沸騰的熱血！你忽略你的國家，也不夠了解民衆。教士們既富有且團結，我們則不但貧乏且散漫。是的，奮發圖強，而你將發覺困難中棄你不顧的民

衆。”

“對呀！”腓立普先生尖酸地叫着。“那祇須你作此想，祇須你把恐懼和慎重視爲同解，它永遠是如此發生的。重視可能的罪惡而疏忽必需的利益。一時的恐懼即失卻信心，顯露了自己；每個人自私地不肯顧及他人，正因爲這樣，我們都變得懦弱。”

“很好，爲顧及他人而被丟棄於艱境中。難道你不曉得那句格言，‘仁愛始自家庭’？”

“你最好還是說‘卑怯始自自私終於不義！’被激怒的助理鎮長氣勃勃地答道。“我即於今天向省長呈請辭職。我已厭倦此種無益人群的小玩意兒。再會！”

女人們另具一番見解。

“呀，”善良的女人嘆息着。“年輕人都是這樣，如果他那位好母親尚在人間，她將怎樣說呢？當我想及同樣情形或將發生在我的兒子身上，他那急燥的脾氣使我忍不住妒羨他已故的母親。我將憂鬱而死！”

“我才不會呢，”另一個問答。“我才不因它降臨我的兩個兒子身上感到羞愧。”

“你說什麼？卡比丹那馬利亞！”前者驚叫道，緊握雙手。

“爲逝世的雙親追憶辯護感悅我，卡比丹那珍乃。有一天你身爲寡婦，傾聽別人對亡夫任意譏諷而你的兒子安頓紐卻一聲不響，那時你將覺得怎樣？”

“我將拒絕爲他祝福，”第三者，萊費亞姊妹叫着。

“拒絕爲他祝福，不！”仁慈的卡比丹那插言。“那不是母親應做的！我不曉得我應該怎樣做——我不曉得——我相信我會死的——但是我不該再看到他。你以爲怎樣，卡比丹那馬利亞？”

“無論無何，”萊費亞姊妹補充道，“你要記得傷害神聖的人乃是不可饒恕的重罪。”

“對父親的憶念比它更神聖！”卡比丹那馬利亞駁斥她。“任誰，

甚至教皇本身，拉瑪授神甫更不必說了，都沒有權利污瀆如此神聖的憶念。”

“那很對，”卡比丹那珍那囁嚅地說，對於兩人的才識極表欽敬。“你們從那裡學得這些好意念呢？”

“但是定罪和放逐教外呢？”萊費亞姊妹大聲喊道。“咒咎他人獲得現世的聲譽和善名算得了什麼？凡事倏忽消逝——唯放逐教外——激怒神的使者！除了教皇誰都不能寬赦他。”

“上帝，祂要求尊崇父母，祂會寬赦的，上帝不會放逐他！老實的告訴你吧！如果他來到我家，我必以禮相待，陪他談話，如果我有個女兒，我還會贅他為婿；他是一個好兒子，也一定是好丈夫和好父親——相信我，萊費亞姊妹！”

“吧了，我可不作此想。你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吧，雖然你也許不信，我還是相信主教為妙，最主要的是我的靈魂有救了。你怎樣說，卡比丹那珍那？”

“啊，你要我講些什麼？你們都對——主教沒有錯，而上帝永遠是公平的。我不曉得，我只是無知的女人。我所要做的惟告訴我的兒子別讀得太多，因為他們說懂得太多的人都在絞台上送命。馬利亞救主，我的兒子還想到歐洲去！”

“你將怎麼辦呢？”

“留住他——他何必懂得太多呢？明天或來日我們終脫不了一死，賢愚一樣的死亡，唯一的問題是平靜的生活。”善良的老婦人搖首嗟嘆，仰望天際。

“依我看來，”卡比丹那馬利亞莊重地說，“倘使我像你那麼富有，我定送我的兒子到處旅行；他們還年輕有為。我已是風燭殘年，在未來的天國我們將再相逢，所以我們應該激勵兒子比父親更有作為，他們伴侍我們身旁，我們只能教導他們做小孩子。”

“啊，多罕聞的思想呀！”驚愕的卡比丹那珍那尖叫着，她的雙手握緊不放。“你的學生兒出生時一定沒有讓你遭受太多的苦楚

吧！”

“正因為生產所忍受的苦楚，困窮中的養育，我不希望為他們擔受煩惱後，但做廢人而已。”

“你似乎並不依照上帝的意思愛惜你的兒子，”萊費亞姊妹頗嚴苛地指責她。

“寬恕我，每個母親有她愛護兒子的意向。有的母親為了自己痛愛兒子；有的為了兒子本身着想，我乃屬於後者，我的丈夫這樣的指導我。”

“你一切的意念，卡比丹那馬利亞，”萊費亞姊妹說，像是在說教，“未免缺乏宗教熱誠。尤其身為聖珠團姊妹或聖佛蘭西示或聖里沓或聖克拉那。”

“萊費亞姊妹，如果我成為人類的姊妹時我將致力使自己成為聖徒的姊妹，”後者微笑地回答。

終結本章批評言論，並順序地給讀者通曉單樸的鄉民對這事件的看法，現我們轉步廣場，遮陽的篷布下好幾個鄉人間談着，其中一個——他癡夢關於醫學博士的事——曾經是我們所熟識的。

“使我最感懷喪的，”他說，“校舍即將廢建。”

“那算得了什麼？”旁觀者深感有趣地問他。

“我的兒子做不成醫生，僅能做一個貨車夫，沒有別的！這裏沒有學校！”

“誰說這裏沒有學校？”一個粗暴尖頭闊腮的村漢問道。

“我說！白種教士叫克雷瑣示多摩先生做叛國者。這裏不會有學校的。”

眾人迷惑莫解的面面相覷；那倒是新的名詞。

“那個稱呼不好嗎？”粗野的村漢壯着膽挺問。

“耶教徒對於別人最壞的稱呼！”

“比 tarantado 和 saragate（註②）更壞嗎？”

“還不止呢！我好幾次被人用這些話詈罵，卻連腹痛一下也沒

有。”

“那麼，它總不會比上尉說的“印第安”更壞。”

有貨車夫兒子的人更加憂鬱，而另外一個卻搔首沉思。

“它該比 *Vetea la porra* (註③)，上尉的女人講的一樣壞。比在聖靈頭上睡痰更壞。”

“是的，它比耶穌受難日在聖靈頭上睡痰更壞，”是嚴肅的答覆。“你尚記得伊示比愁蘇這個字施於人身上足夠使鎮兵團逐徙他或把他打進監牢——那麼，叛國者比它更不得了。依據電報員和管理員所說，當一個耶教徒、主教或西班牙人要罵一個和我們一樣的耶教徒為叛國者，那就是 *Santus Deus and Requiem aeternam* (註④)，設若你被視為叛國者你最好還是懺悔以贖罪，付清所有債務，除了絞殺什麼都沒有你的份兒。你知道電報員或管理員均懂此道：一個利用電綫談話，另外一個雖懂西班牙文卻運用鉛筆。”

眾人驚嚇了。

“他們或可迫使我穿鞋和長日只飲他們叫做啤酒的討厭的東西，如果我自己曾經被當為叛國者！”村漢握緊拳頭說着。“什麼，克雷瑣示多摩非但富有，和他們一樣講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而且能自如快便的使用刀叉，因此，我嘲笑那五個主教！”

“下一個被我捉住在偷雞的鎮兵，我必定叫他做叛國者，然後我立刻前往悔罪，”其中一個村民喃喃地邊低語邊走開人群。

註：

① 西班牙格言，意猶英語所云“鳥以類聚”。

② *Tarantado* 乃西班牙俚語“頭腦錯亂”之意；*Saragate* 乃墨西哥俗稱“擾亂者”或“搗蛋份子”。

③ *Vete a la porra* 之俚意幾同英國的鄙野的話“把它告訴警察”，*porra* 乃西班牙語警察的棍棒之謂。

④ *Sanctus Deus and Requiem aeternam* 乃為死者祈禱。

## 第卅六章 初至暗雲

卡比丹地阿戈家中籠罩着比一般人想像的紊亂更紊亂。馬利亞克拉那不肯諦聽依沙迷姑和養妹安玲的勸告，一味哭泣着。她父親不許她在逐教令取消前和依巴拉說話。卡比丹地阿戈自己，在準備正式迎接總督的匆忙中，被召進教堂。

“別哭了，好孩子，”依沙迷姑說，邊用柔皮抹亮大鏡的光板。“逐教令即將撤消，他們會稟請教皇，我們也要大量地施捨貧窮。拉瑪授神甫不過昏倒，他並沒有死。”

“別哭了，”安玲耳語道。“我將盡量設法讓你和他談話。如果不是爲着我們犯罪，設立懺悔室又有何用？把每件事直告主教就可獲寬赦的。”

卡比丹地阿戈終於回來了。他們在他的臉上尋覓這許多疑題的答案，然而它叫人失望了。可憐的人汗流如雨；他以手擦搓額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事情怎樣了，地阿戈？”依沙迷姑焦慮地問。

他不息地嗟嘆着，擦掉一滴淚水。

“爲了上帝的緣故，說吧！事情怎樣了？”

“恰如我所懼怕的，”他突然含淚地說了，“一切都完了！拉瑪授神甫命令我解除婚約，否則他將咒詛我今生來世都遭受神譴。他們異口同聲，甚至希美拉神父也這樣說。我必得拒他於門外，而他尚欠我五萬多元！我告訴神甫，但是他們對這毫不理睬。‘你願意喪失



生命和靈魂，或五萬元？’他們問我。呀！聖安頓尼，只要我知道！只要我知道！別哭了，好女兒，”他接着向飲泣的女孩子說，“你並不像你母親，她除了你出生時哭過一次，從來不哭的。拉瑪授神甫對我說他的一個親戚剛從西班牙抵達這裡，你將和他結婚。”

馬利亞克拉那雙手掩耳，依沙迷姑尖銳地叫起來，“地阿戈，你瘋了嗎？在這個時候向她提說另一個愛人！難道你以為你的女兒更換愛人是和更換內衫一樣？”

“我也是這麼想，依沙迷。克雷瑣示多摩先生是非常富有的，而西班牙人都是為錢而結婚。但是你們要我怎麼辦呢？他們以另一道逐教令恫嚇我，並且說不只是我的靈魂，甚至我的身體都有危險——我的身體，你聽見嗎？我的身體！”

“然而你這樣做不過增加你女兒的痛苦！主教不正是你的好友嗎？為什麼不寫封信給他？”

“主教也是一個教士，他凡事奉佛蘭西示干僧之令而做。但是，馬利亞，別哭了。總督將抵達這裡並召見你，而你雙眼都已紅腫。呀！我願意要過一個愉快的夜晚！沒有這場不幸橫禍，我應是最快樂的人——每個人嫉妒我！冷靜點，我的孩子，我比你更不幸，但我並沒有哭。你可以得到另外一個更好的丈夫，而我失掉五萬元！呀！安底保羅的聖女，只要我今晚幸運點！”

然而，車輪的轆轤聲，馬蹄的滴答，和樂隊演奏的皇家進行曲，傳報菲島總督大人的光臨。馬利亞克拉那立刻把自己躲藏房裏。可憐的孩子，粗笨的手怎懂幽美的音符在她心弦上引起的作用！當整座房屋充滿着人和濁重的步伐，命令的口吻，四壁傳來靴鞋的回響和佩刀的叮噹，受痛苦的少女半跪地憑靠聖女的畫像前面，聖女所表現的憂寂惟有禮拉羅芝（按：法國畫家）方能領略，好像因她剛從她兒子的墳塚歸來而感到奇怪。可是馬利亞克拉那想的並不是那母親的悲愁，她想的是自己。她垂首胸前，兩手置地，成爲一幅暴風雨摧吹後殘蓮的圖畫。一向珍視和憧憬的將來，它的幻惑與生俱

在，在歲月的增進中加濃，在她身上的纖維質形成，現卻爲了一句話把它從她的心靈上一筆抹煞！它足夠危害一個人的生命和藐視另外一個人的理由。

馬利亞克拉那不只是個溫順可愛的女兒，而且是善良虔奉的耶教徒，所以恐嚇她的並不是逐教令，而是她父親不祥似的沉着和命令要求她做愛的犧牲。她開始懷疑從前感到的那份慈愛的能力。它曾經是靜謐的潺流，兩岸鋪滿香花，河床有着細沙的小河，連風也吹皺不得的靜流，好像它是靜止的；突然間，河床變狹，峭石阻擋去路，笨重的木塊滾落成欄——澎湃成流的洶湧波浪，擊打岩石，衝入深淵。

她亟想祈禱，但誰在絕望之際尚能祈禱？祈禱是有所企求的，失卻它我們惟有向上帝訴怨。“我的上帝，”她發出心的呼聲，“您爲什麼擯棄一個人？您爲什麼拒絕賜予他別人的愛？您並沒有拒絕他分沾陽光和空氣，或隱匿他觸視的蒼穹，沒有空氣和陽光，他還可以生存，但是沒有愛——永不！”

人們聽不見的心聲能否傳至上帝的寶座或爲救苦救難的聖母垂聞？從不認得她母親的可憐少女竟敢把此凡俗的愛的煩惱寄付一顆只懂母女之愛的純潔的心。絕望之餘，她信靠尊奉爲神的女性塑像，一切最理想的造物中最美麗最理想化者，在她身上融合耶教富有詩意的創造，女性的沒有憂煩的兩個最美麗的時期？少女和母親——祂即我們所謂的馬利亞！

“母親！母親！”她哀號着。

依沙迷姑走進來，把她從苦痛的深淵中拉開，許多訪客等着問候她，總督也宣召她談話。

“姑母，告訴他們我病了，”驚嚇的女孩子請求道。“他們會要求我彈琴唱歌娛客的。”

“你父親已答應了。難道你要他丟臉嗎？”

馬利亞克拉那站起來，盯視她的姑母，縮回美麗的粉臂，低訴

着，“啊，只要我有——”

話還沒有說完，她已開始整裝預備接待嘉賓了。

## 第卅七章 總督大人

“我欲與那青年談談，”總督大人向一位侍從武官道。“他引起我濃厚的興趣。”

“他們已在尋找他，總督。但是這裏有一位從馬尼拉來的青年堅欲謁見你。我們告訴他您沒有接待訪問的時間，您無意來這裡垂聽奉聞，而是為參觀市鎮和遊行而來的，他卻答以您肯隨時為他分辨曲直——”

總督大人疑惑地轉向侍從武官。“如果我沒有弄錯，”後者微彎着身，“他乃是早上因說教辭一事與拉瑪授神甫爭吵的青年。”

“又是一個？難道這教士存意攪亂地方安寧或他自以為管轄此地？引青年進來。”總督大人煩燥地從客廳的末端踱步至另一端。

走廊上齊集各色各樣的西班牙人，其中混雜着山謀哥鎮的兵士和附近各鎮的官吏，三五成群的站立談論。除了拉瑪授神甫，所有的教士們都在這裡，他們要求進見總督大人致候敬意。

“總督大人請求各位暫候片刻，”侍從武官說。“進來吧！青年！”那個顛倒大家樂語為希臘語的馬尼拉人蒼白而抖索地走進去。

每個人都感到詫異；總督大人定必非常憤怒的，竟敢讓教士們等候！希美拉神甫說，“我沒有什麼話要和他談，在這兒，簡直是浪費時間。”

“我同意，”另一位奧古斯汀教士說。“我們走嗎？”

“能夠多少知道他的立場豈不是更好些？”沙米神甫回答。“我

們必須避免誹言，並且提醒他對——宗教的義務。”

“各位請進，”侍從武官引導青年出來後說，那個不懂希臘語的青年此刻卻心滿意足地走了。

希美拉神甫最先進去，沙米神甫，馬丁神甫和其他的教士跟隨在後。他們恭而敬之鞠躬行禮，惟希美拉神甫卻是例外。他甚至連彎腰時也保持優越的神氣。沙米神甫恰恰相反地彎曲着的身體幾乎觸及腰帶。

“那一位是拉瑪授神甫？”總督問，完全沒有準備的問候，既不延客上座，又沒有動問康健，更沒有此等重要人物聽慣的諛諛之辭。

“拉瑪授神甫沒有來，先生，”希美拉神甫以同樣枯澀的聲調回敬他。

“貴大人的僕役正染病臥床，”沙米神甫謙恭地補充道。“我們感到非常榮幸地得有歡迎您和獲悉貴體安康的機會後，為欲盡王者的良好屬民和有教養者應盡的責任，我們奉大人的尊敬僕役的名謁見，他遭遇不幸——”

“啊！”總督插言道，伸腳迴轉椅子，面上露出剛強的微笑，“如果本大人所有的僕役和貴法師，拉瑪授神甫一樣，我寧願為自己服役！”

那些站着的可敬的先生們，因這插言使每根神經也跟着站立着。

“各位何不就座？”他躊躇一會，口氣稍轉緩和地問。

卡比丹地阿戈穿着禮服出現了，他躡着足尖領導畏縮而躊躇不安的馬利亞克拉那進來。她優雅多禮地致敬意。

“這位年輕的小姐是你的女兒嗎？”總督詫異地問。

“她是您的，總督大人，”卡比丹地阿戈莊肅地回答（註①）。

省長和侍從武官睜大了眼，但是總督大人不失莊重地握少女的手，然後和藹地說，“有你這樣女兒的父親們是多麼快樂呀，小

姐！我曾因聞及你被尊敬的褒揚而想召見你，並且對你今午美麗的舉動表示謝意。我已接獲有關“各項”的報告，當我備文呈報皇上的政府時我不會忘記你那高貴的行爲。同時，容許我奉皇帝陛下的名向你致謝，我在此所代表的皇上喜愛屬下“和平寧靜”相處，至於我自己，作爲女兒已長大像你的父親，將爲你申請獎賞。”

“先生——”顫抖的馬利亞克拉那回答。

總督大人猜測她要說的話，於是接下去道：“很好，小姐，你現可們心無愧且滿足於一般人對你的好感，忠誠是它本身最好的報酬，失卻它我們將無所企望。但是你不得剝奪我能夠指點你的機會，倘使公理懂得懲罰也懂得獎賞，它並不是“盲目”的！”所有用以加重語氣的字眼被意味深遠地朗聲說出。

“范·克雷瑣示多摩·依巴拉先生趨候求見，總督大人！”侍從武官大聲傳報。

馬利亞克拉那震顫着。

“啊！”總督叫道。“允許我，小姐，讓我表達離開本鎮前再見到你的要求，我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省長先生，你將陪伴我在和依巴拉先生單獨會談後的散步。”

“總督大人，容許我們奉告您，”沙米神甫謙順地說，“依巴拉先生已被逐出教外。”

總督大人截斷他的話，說，“我非常高興我只爲拉瑪授神甫的事感覺抱憾而‘衷誠’地期望他‘完全’的康癒，既然以他的年齡‘航返西班牙’加上健康問題是非常不適合的。但是一切視他而定，同時，願上帝保佑各位健康！”

“視他而定的太多了，”告退時沙米神甫喃喃道。

“我們將看究竟是誰最先航返！”另一位佛蘭西示干神甫說道。

“我要立刻離開，”憤怒已極的希美拉神甫說。

“我們即刻回歸我們的省邑，”奧古斯汀教士們說。沒有黑袍派僧或奧古斯汀僧肯因佛蘭西示干僧的緣故忍受冷落的接待。

他們在走廊上碰見依巴拉，不過數小時前的鄰友，現在沒有一句的問候，只互相睨目示意心照不宣而已。教士們離去後，省長即殷殷地迎候他，雖則侍從武官的催迫沒有留下談話的機會。他在門口遇見馬利亞克拉那；那一瞬的交臂雖也表達許多的深意卻和教士們的絕不相同。

依巴拉身着喪服，卻鎮靜地出現了，他深深地鞠了一躬，雖則教士們的拜訪對他未嘗不是一種前兆。總督趨前幾步。

“能得和你握手，使我感到非常榮幸，依巴拉先生。容許我以全部的信心接待你。”總督大人滿意地細審青年。

“先生，此好意——”

“你的驚愕觸犯了我，它像預示着你意想不到將被好好的接待。那簡直對我的正義感表示懷疑！”

“親切的接待，先生，賜予一個像我不足輕重皇上的屬民，已不是正義而是恩惠。”

“妙，妙，”總督大人喊道，先自坐下然後揮手示意依巴拉落座。“讓我們歡頌片歇的坦率。我非常滿意你的作為，且因你擬建校舍的慈善計劃推薦於皇上請求頒賞。設若你讓我知道，我將以參加盛典為榮，而且或可避免令人不愉快的事件的發生。”

“它幾乎是件微不足道的事，”青年說，“因而被我視為不值得您繁忙之際攪擾您。況且，我的責任乃先向本省的首要機關請准。”

總督大人稱意地頷首嘉許，接着用更親切的口吻說，“關於你和拉瑪授神甫的糾紛，別存有任何畏懼或怨恨，在我轄治全島的時期內他們不敢稍動一下你的頭髮。至於逐教令，我將與主教談論溝通，既然適應環境乃不可免的。在這兒我們不容公然忽視西班牙或開明的歐洲認為無稽之談的事。雖然如此，慎重些，你現處身於與宗教團體對立的地位，他們因權勢和錢財的緣故被崇敬。但是我將保護你，因為我喜歡善良的兒子，並且喜見他們尊重父親死後的聲譽。我也愛我的父親，我真不曉得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我會怎樣

做！”

然後，他迅速地轉換話題問道，“我聽說你剛由歐洲回來；你住過馬德里嗎？”

“有的，先生，好幾個月。”

“也許你聞及我的家庭？”

“當我蒙幸介紹認識貴家時您恰離開。”

“這怎樣說的？那麼你沒有攜帶介紹書逕來見我？”

“先生，”依巴拉低頭道，“因為我並不是從西班牙直接抵此，而且您常被讚揚的善名，使我覺得一封介紹信不但多餘而且是不恭的；所有的菲律賓人都推薦於你的。”

老兵士的嘴唇浮現笑意，像酌量他的每一句話慢條斯理地答道，“你的判斷諛誤我，可是——它應當這樣。話雖如此，年輕人，你應當明瞭我們在這裡肩負的責任。在這裏的我們，老兵士們應做的事和應做的人；國王，國務卿，國防，司法，財政和農業等部長，以及一些其他別的任務。最糟者就是我們每件事都必得請示祖國，由它斟酌該地的情形而後取捨我們的建議——那取捨有時是盲目的。正像我們西班牙人說的，‘嘗試太多的人一無成就。’況且我們來時對這國家大多懂得太少，而於即將認識它時離開了。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因為換個別人講了也是徒然。即使在西班牙，每個部門有它在本地生長的部長，有報館和輿論，坦率的指摘睜亮政府的眼睛而且不斷地供給報導，事務進展仍舊是欠善和不完整的；因此，如果欠缺這些保障，生活於具有絕大潛力的庇護下而不顛倒混亂，簡直是奇蹟的出現。當權者固然不缺明達的意向，但我們只能迫使自己求助於他人的眼臂，他們不但不是我們素所熟知，而且可能是置國家利益不顧，為自身利益着想的。這不是我們的過錯而是環境造成——教士們對這裡進展雖然出力不少，但還是不夠。你已引起我對此事的注意而寄望目前不全的政制不致妨礙你。我既不能看拂每個人，或每個人都來找我。我可以為你做點什麼？你有什麼請求



嗎？”

依巴拉沉思半響，說道，“先生，我最熱切的期望乃國家的幸福，一種我欲看到的藉賴祖國和我的同胞努力而獲得的幸福，兩者繫於共同的希望和利益的永久義務合而為一。我所要做的請求是只有在政府經過多年的不息努力和倡導明確的革新後才能實現的。”

總督大人搜索似的凝視他，依巴拉卻保持着自然的態度。“你是這個國家唯一和我講得來的人！”他終於伸展雙手叫出聲來。

“大人只見到躑躅城市裏的人；您沒有探訪過我們鎮上的齷齪小屋，否則您將碰見真真實實的人，如果一顆寬大的心和簡樸的習俗足夠成為真正的人。”

總督站立後開始在房裏來回的踱步。“依巴拉先生，”他道，忽然間停歇片刻，青年跟着站立，“或者一個月內我將離開這裡。你的教育和思想不宜於這個國家。賣掉你所有的東西，整理行裝和我到歐洲去，那地方的季候較適合你。”

“我將永遠記住您的好意，”依巴拉充滿情感地說，“但是我必須居留在我父親生活過的國土上。”

“你或者可以更恰切地說在他們死亡的國土上！相信我，也許我比你更明瞭你的國家。呀！現在我記得了，”他轉換口吻叫着，“你將和一位可敬愛的少女結婚而我卻留住你！去吧，去找她，使你可得到更多些的自由，叫她的父親來見我，”說罷，微笑着。“別忘記，我要你陪伴我散步。”

依巴拉鞠躬告辭離去。總督大人呼召侍從武官。“我感到非常滿意，”他說，輕拍後者的肩膀。“今天我第一次碰見一個善良的西班牙人同時又是熱愛祖國的菲律賓人。今天我告許那些法師我們並不是他們的傀儡。這個青年給我一個機會，不久我將和這般教士攤牌一決勝負。可惜這年輕人有一天——還是叫省長進來吧！”

省長立刻趨見。當他走進時，總督對他說，“省長先生，爲了避

免今午你親眼看見的‘紛擾’的重演，那些使我感到抱憾的紛擾，他們‘損傷’政府和一切善良的西班牙人的‘尊嚴’，容許我舉薦依巴拉先生在你的特別庇護下，以便你協助他實現愛國的宏圖，並且隨時阻止將來任何階層的人或在任何口實下陷害他。”

省長領會譴責之意，但藉低首行禮以遮掩他的困惑。

“傳達同樣的命令給管轄本區的上尉。還有，調查那位先生自己有否違犯條例的事。我已經獲聞太多類似的申訴了。”

卡比丹地阿戈挺硬而拘謹地進見。“地阿戈先生，”總督大人以親切的聲調說道，“剛才我祝賀你有一個山多示小姐這樣的女兒而快樂；現在讓我為你的未來女婿恭喜你。最貞潔的女兒自當配上菲律賓最好的公民。許可我知道結婚的佳期嗎？”

“先生！”卡比丹地阿戈口吃道，拭揩額上的汗珠。

“唔，我明白一切尚未就緒。倘使陪他們站在禮壇上的人數不夠的話，我將十分榮幸地成為其中的一個。那目的是為了藉它擺脫往昔我參加的許多婚禮中得來的厭煩感覺，”他轉向省長補充道。

“是的，先生，”卡比丹地阿戈帶着幾近於憐憫的笑容回應着。

依巴拉幾乎奔跑着在尋覓馬利亞克拉那——他有許多話要向她訴說。其中一間房子傳來愉悅的聲音，他輕敲着房間。

“誰？”馬利亞克拉那的聲音在問。

“我！”

一切聲音靜寂下來，門——沒有開。

“是我，我可以進去嗎？”青年叫道，他的心跳得非常厲害。

靜寂延續着。然後一陣細微的足步聲行近門邊，申籠快樂的聲音輕輕地從鎖鑰孔傳透出來，“克雷瑣示多摩，今晚我們要去戲院裏，把你所要向馬利亞說的寫在紙條上。”

足步聲像來時一樣快速地退走了。

“那是什麼意思？”依巴拉沉思地自語着，慢步移離門邊。

註：

①西班牙禮儀上規範一件東西的物主當任何人問起它時應即作獻的習用語：它是你的。卡比丹地阿戈實在太過搬弄他那拉丁教化了。

## 第卅八章 禮拜行列

薄暮時分，萬家窗前紙燈齊亮，禮拜行列在鐘鳴和習常的鞭炮聲中開始第四次的遊行。總督在兩個侍從武官護隨下步行，跟着卡比丹地阿戈、省長、上尉和依巴拉，由鎮長和一些官吏在前面開路。他們被邀參觀在鎮長屋前檢閱的禮拜行列。鎮長屋前建築一座高台，以便爲紀念受祝福的守護神默誦“羅亞”（註①）之用。

依巴拉寧肯放棄聆聽饒有詩意的作品的幸遇而在馬利亞克拉那陪伴良友的卡比丹地阿戈家中觀看行列，然而總督堅欲諦聽“羅亞”，他既找不到託辭，只好以將在戲院裏看見她自慰。

行列由三個戴手套的管聖盞者執持大燭台在前引導，後面跟隨塾師帶領的學生，再來是手拿紙燈的孩群，各依所好紮成各式各樣的彩燈繫牢長短差不多的竹竿末端，這類彩燈乃村童所設製，他們受 *matanda sa nayon*（註②）哄騙而樂爲效勞，每個孩子設計自己燈籠的體式，在幻想的鼓舞和經濟能力容許下，綴飾以無數的皺邊和旂旒，如果他有一個管聖盞的朋友，他會點燃一段蠟燭，或者買一枝像中國人在祭壇前點燃的小紅燭。

警察在人群中來回巡視，指揮秩序者也注意隊伍的連銜不斷和不致太過擁擠的觀衆。爲此，他們使用棍棒，窺機着力地批打，盡力地爲行列增添幾分光榮和彩澤——一切爲了靈魂的教化和宗教展覽的豪華。正當警察們肆意施捨批打，其他的人爲要安慰收受者，也免費分送蠟燭和長短不等的紅燭。

“省長先生，”依巴拉小聲地說：“他們究因處罰罪惡加打衆人或不過爲了他們喜歡這樣做？”

“你是對的，依巴拉先生，”偶聞這問題的總督答道。“這野蠻的情形對於從別國來的人是不可思議的怪事。它是應該禁止的。”

沒有明確理由地，第一個出現的聖徒是聖約翰，那個施洗者。細察他的人許說是我們的救主的堂兄弟，他在民間聲譽的總量並不見得怎樣多，雖然他確有一般少女所有的玉足和隱道者的清容，但卻置在木製的“安那示”（按：有握柄的平台，於禮拜行列時置放塑像之用）上面，一群身備蠟燭和未燃亮燈籠的孩童包沒他，亂糟糟地打成一團。

“不幸的聖徒！”哲人塔壽喃喃道，他正在街上觀賞行列，“枉你身爲報信的先驅或耶穌曾在你面前稽首鞠躬！你偉大的信心和樸實毫無裨益，就使你的殉道是爲真理和爲你所確信的，一切都因人們的唯自身利益爲前提忘得乾乾淨淨。它有利教堂內拙劣的說教更甚於荒漠動人的呼喊，這就是菲律濱教你的！倘使你烹食火鷄以代替蝗蟲，穿的是絲綢外衣而不是獸皮，倘使你參加一個團體——”

行近的聖佛蘭西示中止老人的頓呼。“我不是說過嗎？”他接着說下去，辛辣地嘲笑着。“這個卻坐車，而且，我的天，怎麼樣的車呀！那麼多的燭台和玻璃燈，我從未看見你被那麼多的發光體包圍，Giovanni Aernadone（註③）！還有那音樂，你死後爲你的教徒聽聞的另種音調！但是，可敬謙卑的創立者，如果你復活的話，你將只見到墮落的科頓那的伊惹西示（按：聖經裏面的先知），倘使你的教徒認得你，他們或者會把你送進監牢，分享西拜爾的西薩路示悲慘的命運。”

緊跟樂隊後面來了一面上畫着該聖徒的旗幟，只是多了七個翅膀，由穿法衣朗聲悲唱禱詞的第三級教團兄弟執持。頗費思解地接着而來的竟是聖馬利馬加仁那，有濃烏頭髮的美麗塑像，穿着一

件繡花寶那的班溜羅(按：漿硬披肩的頭巾，前面連結，後面尖端垂落；菲律賓女人服裝最易辨識的部分)被戴滿指環的手按拿着，長絲袍上飾有無數的金點。她那玻璃淚珠在香光繚繞中映射孟加的色彩，增添行列奇幻的色調，並且使得聖徒似的罪人流出時綠、時紅、時藍的淚珠。所有的房屋直候至聖佛蘭西示過後才點燈；施洗的聖約翰不再引此榮譽爲快，他像因穿着獸皮穿插於一般金珠衣襪的人中感到羞愧而匆匆地溜走。

“我們的聖徒過去了！”鎮長的女兒向她的客人喊道。“我借給他我所有的指環，那不過爲了要進天國。”

執燭的人停繞平台附近聆聽“羅亞”，受祝福的聖徒們也這樣做；他們和抬着他們的人都要聽詩節的。那些抬攜聖約翰的人，厭倦守候之苦，同意把他置放地上，以便他們跌坐腳跟上歇息片刻。

“警察會罵的！”其中一個反對道。

“嘿，在聖器所裏他們還不是棄他在壁角與蛛網爲伍。”

因此，聖約翰一旦置在地上竟而成爲平凡鎮民之一。

當馬加仁那促使女人們參加行列時，代替男人間以孩子爲首的即是最先走出的老婦，而後少女排成聖母車後的行列，帷幕下的主教跟在後面。他們從拉瑪授神甫得來的習慣，他說：“聖母喜悅少女而不是老婦！”這句話雖曾使許多聖徒似的老婦聳聳，卻沒有放走聖母的風味。

聖地阿戈雖跟在馬加仁那後面，對此事卻絲毫不表歡愉，他像早晨跟隨聖佛蘭西示一樣懊喪地移動着。六個第三級教團的姊妹拉曳他的頂車——是否因此立的誓約或疾病的緣故，事實是她們興奮地拖他而行。聖地阿戈在平台前面停了下來，等候領受敬禮。

守候聖母的頂車是必要的，它前面裝扮如鬼怪的人驚嚇小孩子，引得受驚幼孩哭聲四起。長袍、覆頭巾、修道女的面幕和腰帶的黑黝堆中響起單調和鼻塞聲的禱告，而且可以瞥見像破布堆裏的茉莉花和素馨花，十二個女童身穿白衣，頭戴花冠，鬢曲的柔髮，和

照耀明亮如項鍊的眼瞳。像幽靈的囚犯小小光明的化身，他們繫拉纏結聖母車頂的藍色絲帶，暗示春季之車的鴿群。

現在一切的塑像裝成注意的樣子，互相擁擠傾聽詩節。每個人盯視半露的帷幕直至敬羨的嘆息迸自一切的嘴唇。當然地，一個背生翅膀，穿着騎靴、飾帶、腰帶和戴羽帽的男孩子。

“他就是省長！”有人叫着，然而這非同凡響的創造立刻默誦像他本身的一首詩，毫不因比較而感忤犯。

但是爲什麼記錄他用大家樂語、拉丁語或西班牙語所說的——這個鎮長的可憐的犧牲者？我們的讀者已欣領拉瑪授神甫清晨的說教辭，因此我們不欲以太多的奇事縱壞他們，況且那佛蘭西示干教士或將因我們推薦另一競敵暗懷不快之意，而這絕不是我們這些幸得爲平順的人所期望的。

不一會，行列向前續進，聖約翰在訣別的淚光中挨移。當聖母經過卡比丹地阿戈的屋前時，一首表達天使長的話語的極優美的恭候她的蒞臨。輕柔諧美的歌喉，由鋼琴伴奏，祈求什麼似的吟出俄朗的聖母頌。行列的音樂沉寂了，祈告也停止了，甚至沙米神甫自己也歇然無動。那聲音顫抖而悲愴，表達的是一種敬意——而不是祈告或控訴。

當依巴拉站在窗前靜聆歌聲，他的心靈被恐懼和憂愁侵襲着。他領略忍受痛苦的靈魂藉歌聲述訴的幽懷，但是他竟然害怕問自己一切煩惱的原由。陰鬱而多思，他轉向總督。

“你將和我同席，”後者告訴他。“在那邊我們將詳談那兩個失蹤的孩子。”

“我可能是那個原由嗎？”少年自語着，視而不見眼前的總督，但只機械地跟應着。

註：

①爲特別事情或紀念名人而舉行的佳節中的韻律或對談。孫惹牙神甫於

一八〇〇年描述他在描東岸省的里巴社所見，那時恰逢亞拉馬將軍訪問該地：“默誦‘羅亞’的人居台的中央，他穿西班牙騎士的服裝，睡眼惺忪地斜躺椅上，台後的樂手以本地方言朗吟悲哀的讚美歌。貪睡的人醒了，並以手作勢表示他像已聽見什麼，或夢中有所聞似的。他再倒頭入睡，同樣悲哀的讚美歌又朗吟一遍，於是他又醒了，又一次表示他聽見一些聲音。同樣的動作重覆地表演了好幾次。最後他相信這聲音宣告被讚賞的英雄的來臨。他開始默誦‘羅亞’，像馬戲團裏的丑角，他吟讚受佳節慶祝的人。‘羅亞’是很適合亞洲口味的冗長歌辭，敘述將軍的航程和國王賞賜的榮譽，而以申謝和感激他探望一般貧戶對所得的厚待為結局。其中不缺攸力西茲（按：荷馬詩中的主人翁）的流浪，亞里斯多德的旅程，平里（羅馬的海軍大將於潘沛依一役中戰死）不幸的死亡，和一些他們樂為援引的古代歷史史跡。這些史跡大都渲染誇張成無稽之談，而充滿神奇的事蹟。我相信從前的教士倡舉‘羅亞’最早，雖然他們所提述的神話反證它的可能性，他們所說的和歐洲作家筆下的東西好像毫不相干；我仍舊覺得它們是屬於數世紀前缺乏批評的風味。詩句乃土著寫作的，他們中間有許多是詩人，這種用大家樂語寫的詩文比用他種語文寫的更容易。

②村鎮裏的老人。

②聖佛蘭西示的俗名，佛蘭西示干僧派的創始人。





## 第卅九章

### 康習拉商夫人

上尉屋裏的窗扉爲什麼緊閉？禮拜行列經過時鎮兵團的女神或麥杜薩（按：希臘神話三水怪之一）法蘭絨的上衣和男性的特徵又在那裏？難道康習拉商夫人認清她那滿額青筋裏輸送的不是血液而是醋和毒汁，粗雪茄成爲紫唇上適宜的點綴品和妒忌的斜睨，因而產生寬宏的澈悟，不欲以醜惡的面容騷擾衆人的歡忭？啊！她的寬量存在於黃金的時代，整座房屋沒有燈籠也沒有旗幟，而且因爲市鎮的狂歡顯得陰森怕人，像申籠所說的一樣，門前閒步的哨兵呈現無人居住的樣子。

雜亂無序的客廳微露一綫淡光，使得黏附窗格上的蛛網和鑲鏤的灰塵更加明顯。屋裏的女主人，依照向來的怠性，躺在大沙發上假寐。她一如往日的服飾，那就是說，可怕和拙劣的；頭上包纏肩巾，下露幾道疏落的稀髮，藍絨的上衣套在另一件像是白的上面，褪色的圍裙顯示瘦扁大腿的綫條，交疊熱狂地搖擺着。從她的嘴唇疲弱地噴吐圈圈煙霧，吹向她偶而張眼睜視的任何一方向。倘使佛蘭西示戈·干惹馬克（註①）在那瞬刻瞥見她，他會把她視作鎮上土酋或萬區區南（按：招引不幸和疾病的邪神，或身附此邪神的人），然後以菜市裏的俚語說出的評註加飾他的發現，那些評註是他特地爲她發明的。

那天早上她沒有參加彌撒，並不是因為她不肯去，恰其相反地，她是亟欲招搖人前和聆聽說教辭的，但是她的丈夫不許她這樣做，他的拒絕且附加常見的兩三次凌辱、咒詛、和蹴踢的恐嚇。上尉曉得他妻子可笑的服飾有着所謂“兵士的‘其里拉’”（按：情婦之稱，源自西班牙語“愛人”）的外表，因此他不讓她在首都來的陌生人的面前招引嘲侮。然而她不會理會這些的。她曉得自己是美麗可愛的，不但有着女王似的風采，並且比馬利亞克拉那的衣飾更好更華貴，前者不過披着一塊花氈，而她卻束上寬裙。因此上尉不得不恐嚇她，“把自己關閉起來，否則我會打發你返回你那可咒詛的小鎮！”康習拉商夫人當然不願接受返回小鎮的處罰，她暗自策劃復仇的妙計。

老婦陰陽怪氣的面孔從未吸引任何人甘為她的心腹，即使顏面加上一番化裝，也是這樣，然而當天的早上，傭僕確為她擔憂着，尤其當他們看見她靜默地從屋的一邊旋動到另一邊，像熟思密慮可怕邪惡的事端。她的眼瞳反映受擒即將輒死的毒蛇眼裏的光芒；既冰冷銳利又明亮，參雜着蠱惑、嫌厭和殘酷。最微不足道的過失，最平凡的聲音，也使她發出一聲咒詛靈魂卑劣的侮辱，沒有人回應她，寬恕只能帶來附加的錯失。

一天過去了。她因沒有遭遇任何的阻撓，——她的丈夫被邀外出——而變狂怒，整個身體裏充電的細胞幾乎一觸即發仇恨的火光。凡她身旁的東西捲摺有如初受暴風雨吹摧的花朵，她沒有遇到任何阻力，也找不到目標或高地以發洩她的不爽快。兵士和僕役早已避開。為了不要聞見外面歡樂的喜哈聲，她命令關閉所有窗戶，並且命令哨兵不許任何人進屋。她緊繞手巾於頭上，像避免它爆開的樣子，而且不管炎陽當空，命令點燈。

我們已經見過的西沙，因被控擾亂治安抓進步兵營。上尉恰巧不在，於是不幸的女人在擯棄的狀態下怠坐長椅過夜。第二天，上尉召見她，既怕她的瘋亂，又不肯冒險多事，他傳令兵士善待她，拿

東西給她吃。瘋婦就這樣過了兩天。

今夜，是否由於鄰近卡比丹地阿戈家傳來馬利亞克拉那的愁歌，或記憶喚醒她的舊調，無論原由是什麼，茜沙也開始柔和而傷感地輕唱年輕時的 kundiman。兵士們聞後杳靜無語，村歌喚起他們墮落前所過日子的追憶。康習拉商夫人也倦怠地聽見了，她知道唱歌的人後，沉思半響，立刻命令帶引茜沙前來，乾癟的嘴唇撲朔迷離地笑了一下。

茜沙泰然自若地被帶進來，既不表示驚奇也不覺懼怕。她眼裏似乎無所謂貴婦或女人，而此卻大大刺傷女神的虛榮心，她亟力使她感悟尊敬和畏懼。她一面咳嗽一面揮手令兵士退開，然後拿下她丈夫的長鞭，以邪惡的聲調告訴瘋婦，“走過來，magcantar icau（註②）！”

非常自然地茜沙並不懂得此種大家樂語，而她的無知竟然平息麥杜薩的狂怒，因為這位婦人的許多美麗特性之一就是不懂得大家樂語，或至少假裝不懂它。講它更不可能，她常讓自己耽於真正“奧羅費亞”（註③）的神采，如同她已習慣於這樣說法。她做得很好，設若她犧牲大家樂語，她的西班牙語也遭遇同樣的厄運，無論是拼音或文法，儘管的她丈夫、椅子和皮鞋，一切用以教促她的均已嘗試過。

許多花費她比詹波良（按：法國考古家）花費於難解文字上更多努力的字句之一乃菲律賓那示（按：Filipinas）這名字。故事的經過敘述婚禮舉行後的第二天，她和身為伍長的丈夫在談話中講起“比力濱那示”。伍長以糾正她為己責，批打她的頭說道，‘費利濱那示’，女人！別那麼愚蠢！難道你不知道你可恨的國家的稱呼，來自‘費利比’？

那女人剛渡過蜜月的甜夢，服從地說“費律濱那示”的。伍長覺得她似乎好得多了，所以他加緊地責打她：“為什麼，女人，你不會發音‘費利比’？記住；你知道國王，費利比先生——五世——。說

‘費利比’，然後加上‘那示’，它的拉丁語意乃‘印第安人的島嶼’，由此得到你那可恨的國家的名稱！”

康習拉商夫人，在那時不過是一個浣衣婦，輕撫青腫傷痕，顯已失卻耐性地覆說着，“費——利——比，費利比——那示，費——利比——那示，費利濱那示，怎樣？”

伍長突然靈機一動，它怎是“費利比那示”而不是“費利濱那示”呢？兩者之一；“費利比那示”或必需稱之為“費利比！”他慎重地停止當天的爭論，置他妻子於不顧，逕自跑去參閱書籍。他的驚訝由此達至最高峰；他揩拭雙眼——看好——慢慢地，呀！“菲——利——濱——那——示，菲利濱那示！”精印書本指明了一切——他或他的妻子都錯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自言自語道：“歷史難道會撒謊嗎？這本書豈不是說亞倫素·沙迷拉亞為紀念王子費利比先生而賜稱這國家嗎？可是它怎能訛誤了？亞倫素·沙迷拉亞（註④）會是一個印第安人嗎？”

他疑惑莫解地往詢顏默示軍曹，後者年輕時曾一度想做主教。軍曹不屑瞧他似的自顧冒出滿口煙霧，十分誇大地回答他，“古代的發音是“菲利濱”而不是“費利比”。既然現代的我們已經法語化，我們不能容許兩個“i”字母的連續存在，因此，有教養的人，尤其是住在馬德里的——你從未去過馬德里嗎？有教養的人，如同我所說的，把許多字裏面的“i”改作“e”。這即所謂把你自己現代化。”

可憐的伍長從來沒有去過馬德里——此即他不能解釋疑題的最大缺陷；在馬德里可學些什麼東西呀！“現在總可適當地說——”

“喂，仿用古人的語氣講！此國家尚未受教化！仿用古人的語氣講！”顏默示輕蔑地叫着。

伍長雖或是一個低劣的語言家，卻不失為一個好丈夫。他剛學習的，他的妻子也必應懂得，因此，他繼續她的教育：“康習拉商，你怎樣稱呼你那可厭的國家？”

“怎樣稱呼它？當然是你教我的：‘費利菲那示！’”

“我會把椅子擲在你身上，你——！昨天你雖帶有現代的語氣，卻拼音拼得不錯，今天應和古人一樣的拼音：‘費利’，我是說，‘菲利濱那示！’”

“記住我並不是古人！你想些什麼？”

“別管！說‘菲利濱那示’！”

“我不要。我又不是古代的廢物，我剛滿三十歲吧了！”她邊答邊捲袖準備一番爭鬧。

“說！你——，要不我會把椅子擲在你身上！”

康習拉商觀察着他的動作，思索着，然後以濁重的口氣吃吃道，“費利——，費利——，菲——”

碰！擦刺！一把椅子結束那個字。因而功課在拳擊交加聲中終畢。伍長握住她的長髮，她攔捉他下頤的鬍鬚，卻因牙齡掉盡不能咬他。他突然手一鬆大叫一聲，請求她的寬恕。鮮血涓涓而出，一眼紅腫起來，上衣撕破好幾塊，顯露的東西太多了，卻都不是“菲利濱那示”。

每提及語言的問題，同樣的事情即發生。伍長小心觀察她語言的進步，懊喪地計算十年內他妻子將完全失卻說話的能力，而事實卻一點也不差。他們結婚時她不但多少懂點大家樂語，並且略諳西班牙語，現在呢，故事敘述的當兒，她什麼樣語言都不說了。她漸漸熱中於以手勢來表達自己——其中她擇取最大聲和最動人的——那種她可賜予伏拉普克（按：一種國際語，一八七九年為德國斯來耳氏所創）更多奇奧的參考的。

於是，西沙幸運地不懂得她，使得“麥杜薩”稍舒一下眉端，一種滿足的微笑浮現面上；毫無疑問的她是不懂得大家樂語的，她是一個“奧羅費亞”！

“僕歐，用大家樂語叫她唱歌！她聽不懂得我講的話，也不懂得西班牙語！”

瘋婦懂得小斯的話後開始唱“夜歌”。康習拉商夫人起初雖輕蔑地聽着，但那輕蔑漸漸在她唇上消失。她先是非常注意的，而後嚴肅的，後來竟然有點深思的樣子。那歌聲，有情感的詞句，歌曲本身也感動她——枯乾的心田也許渴需雨露的灌溉吧。她知道得非常清楚：“憂愁，冰冷和濕潤，從天空降落黑夜包裹着的大地，”幽怨的 Kundiman 像已侵襲她的心田。“那朵枯乾凋零的花兒，向天炫耀它的綺麗，虛榮地渴求讚賞，薄暮之際，卻因失掉魅力而悔恨，它猶自強舉低垂的花瓣朝天，一面找尋藏身之地，以免遭受目睹它誇耀華美的陽光的奚落，一面丟棄驕傲的自尊，祈求滴露為它悲泣。夜鶯飛離古樹中空的巢窩，驚擾廣場的孤寂——”

“好了，別唱了！”她用完美的大家樂語叫着，不安地站立着。“別唱！那歌詞損傷我。”

瘋婦靜默了。僕歐不覺大聲道，“亞馬！她會講大家樂語！”羨敬地盯視癡立的女主人，而她正因露出破綻感到羞慚，然而她沒有女人的天性，憤恨漸漸代替羞慚；因此她手指房門示意那不謹慎的小斯出去，並且蹴踢一下閉緊的房門。

她緊張地盤繞手中的長鞭，在房中來回旋轉踱步，她忽然在瘋婦的面前停了下來，用西班牙語對她說，“跳舞，跳舞！”但是茜沙動也不動。

瘋婦沒有表情的眼睛盯住她，女上尉則一會兒舉起她的左臂，一會兒舉起右臂，連續搖曳幾下，然而一點兒效果也沒有，茜沙還是不懂。於是她以身作則的搖跳起來，以鼓舞茜沙摹仿她。遙遠處傳來禮拜行列樂隊吹奏莊重的進行曲，但是康習拉商夫人跳躍得更瘋狂，自顧依着內心的樂曲的韻符。茜沙雖不動地盯視她，眼裏卻有着那份的好奇和狡笑似的灰昏；貴婦的舞蹈取悅她。後者羞愧似的停止舞蹈，高舉長鞭——盜賊和兵士望而喪膽的長鞭，在烏蘭戈（註⑤）經上尉纏以鉛綫而後完成的，——她說，“現在輪到你跳舞了——跳！”

她開始輕輕地鞭打瘋婦的跣足。茜沙的臉上立刻呈現苦痛之色，不得已的以雙手遮掩它們。

“啊哈，你開始了！”她野蠻地喜叫着，手中長鞭漸漸由緩慢轉成急促。

痛楚的茜沙呼痛地急縮起雙足。

“跳舞，你這印第安人——”長鞭沙沙地擺動着。

茜沙雙手護膝跌坐地上，恣肆無禮的轉眼瞪視她的虐待者。長鞭兩處鋒利缺口重打她的肩胛，使得她不得不站起身，不幸的女人口中發出的不只是呼痛而是慟啼。單薄的上衣破了，骨也折斷了，鮮血直流着。

猛虎見血即蹤殺；被害者的血更激引康習拉喬夫人。“跳舞，可厭恨的你，跳舞，災禍降臨生你的母親身上！”她怪叫着。“跳舞，否則把你鞭笞死！”

瘋婦終於明白她的意思，和她一樣鄙野地揮舞手臂。她的教師唇上掛着滿足的狠笑，那種女麥菲斯托斐利（按：歌德的浮士德中的惡魔）成功地抓擒一個學生時呈現的狠笑、狠恨、輕蔑嘲弄和殘酷，一瞥的縱笑顯露她再也不能比這更邪惡。

因此，在視聽的歡愉中，她竟然沒有發覺她的丈夫的到來，一直到他踢開房門。上尉沉鬱蒼白地出現了，當他明瞭事況的經過時，他投給他的妻子可怕的一瞥，她卻動不也動，譏諷似地冷笑着。

上尉盡可能的輕按奇異的舞蹈者的肩膀，使她停止。瘋婦悵然若失地跌坐在染滿她的鮮血的地上。

寂靜無聲地延長着。上尉吃力地喘氣，他妻子卻以搜索什麼似的眼光睥睨他。她檢起地上的長鞭，用輕柔的聲音問道，“你怎麼樣啦？你還沒有問候我晚安呢？”

上尉沒有回答。他轉向僕歐道，“帶這女人出去，拿件衣服給她穿，並且小心照顧她。你預備些東西給她吃和整理一張潔淨的床鋪。小心點，別讓她遭受虐待，明天她將帶往依巴拉先生家中。”



然後，他小心翼翼地關上門，落了門閂，走近他的妻子。“你強要我殺死你！”他呼叫着，拳頭緊握。

“你怎麼樣啦？”她問，站起身來準備離開他。

“我怎樣啦！”他咆哮像雷鳴，嘴裏迸出一聲咒罵，揚示她面前一張滿是塗鴉的紙片。“你有沒有寫這封信給省長，告訴他我因受賄而開放賭場，嘿？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沒有把你打死。”

“瞧你的吧！瞧你有這膽量！”她嘲弄似的笑辱他。“那個膽敢把我打死的人比你更像個人呢！”

他聽見這侮辱，卻沒有看見長鞭，抓起桌上的碟子，着力地向她頭上擲去，而她，早已習慣於這種爭打，迅速地閃開，於是碟子在牆上撞碎了。一個茶杯和茶托也遭遇同樣的命運。

“怯夫！”她尖叫着：“你怕走近我！”爲了要激怒他，她吐唾他。

上尉憤怒已極，不顧一切地狂叫一聲，縱身躍向她，但是她以驚人的敏捷握緊長鞭擊打他的臉，然後匆促地跑進房間，猛力地把門閂鎖上。他既怒且痛地大聲呼喊，跟蹤追上去，卻只能碰上緊閉的房門，無可奈何地他吐出更多的咒詛詈罵。

“你那該咒詛的子孫，胖豬！開門，不然我會打破你的頭顱！”他咆哮着，手足并用地敲打房門。

她沒有回答，只有搬移椅箱的聲音，她像在用傢俱建造一座防寨。整座房屋在踢打咒罵中震顫着。

“別進來！別進來！”裏面傳出冷酷的聲音。“如果你跑來，我會槍殺你！”

他漸漸地冷靜下來，且滿足於猛獸似的在房裏來回踱步。

“跑到街上，讓你的腦袋清冷一下！”那女人不斷地奚落他，她現在像已把防禦工作準備停當。

“我發誓如果我捉住你，即使上帝也救不了你，你這隻老肥豬！”

“好，現在由你說去。你不肯讓我做彌撒！不許我盡宗教的義

務！”她回答以像只有她懂得使用的諷言。

上尉戴上帽子，整理一下衣服，故意踏着沉重的步伐出去，卻又在數分鐘後把鞋子脫掉不聲不響地回來。那些僕役雖然司空見慣這些無聊的口角，卻被那雙奇妙的鞋子吸住他們的注意力，互相眨眼示意。上尉毫無聲息地靜坐在“土耳其式政府”的旁邊，具有絕大耐性的等了半點多鐘。

“你真的出去了或是還留在屋裏，老羊？”那聲音不斷探問着，輪換各種不同的綽號，聲調也提高了。最後她開始逐一地移開傢俱。他聽見這些聲響，微笑不語。

“僕歐，主人出去了嗎？”康習拉商夫人叫道。

上尉比個手勢，僕歐笑道，“是的，夫人，他已出去了。”

她發出一陣喜樂的縱笑，隨即移開門門，房門剛露出一條小縫

——一聲呼叫，跟着軀體落地聲，咒罵、咆哮、掌打、粗野的口吻——誰能說黑暗的房裏發生的是怎麼一回事？

僕歐走進廚房，向廚子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暗示，後者告訴他，“你將因此遭受報應的。”

“我？換為整座市鎮的人也將這樣做！她只問我他是不是已經出去，她並沒有問我他有沒有回來！”

註：

①西班牙官員，數本記敘菲律賓書本的作者，其中之一即 *Recuerdos de Filipinas*——失卻連貫性的素描和感想，它所敘述的惟島上西班牙人一些不關緊要的品性和行爲而已，單純無味的說出作者對當時的行政當局和教士管治時代的側面觀——它享有被當局禁令刊行全島的特權。

②“Magcanta - ca!”你唱歌！

③歐羅巴亞；歐洲婦女。

④亞迷羅·沙迷拉亞於一五二七至二九年年間領導一支失敗的探險隊佔

領“西立群島”。“菲利浦那”乃為紀念亞示都惹示王子，他後被立為費利比二世（菲力二世）而名之，起初被如·羅帛示·美惹羅布示用以稱呼現今的禮智，他且於一五四二至四三年帶領另一支失敗的探險隊抵達該地，後來這個名稱遍用全群島。

⑤ 描東岸省丹那灣的一社鎮，以製造馬鞭著名。

## 第四十章

### 正義與暴力

夜晚十時：最後的幾道火箭怠惰地騰升黑漆漆的天空裏，有幾個剛被煙霧和悶風吹漲閃耀如初星的紙球。其中有些加飾火焰的，威脅所有的樓房，因而在屋脊上可以看到許多人手持水桶和末端縛布的長竿。黑色的側影好立朦朧的空中，像爲目擊衆人的歡呼而降落地面的幽靈。各式各樣的烟火——車輪、宮殿、牡牛、水牛——已經燃放，壯麗奇觀實爲山謀哥鎮民前所未睹的。

這時候成群的鎮民紛集廣場，參觀最後一次的戲劇。孟加的火光時時幻異地照耀狂樂的群衆，孩童們各舉火炬在火堆裏尋覓沒有爆裂的鞭炮和其他殘餘而有用的東西。不久音樂傳播信號，促使所有的人離棄廣場。

帷幕前面樂師紛紛調整樂器和輕彈序曲。後面則是通訊員在他的信中提及的地方，整排椅子早被鎮上首要人物、西班牙人和富有的客人佔滿。無名的低卑群衆填塞各處，有些人的肩上扛着長椅，竟不像爲了座位而是專爲補救身短之用，因此激怒沒有長椅的人。觸犯衆怒的無可奈何地走下椅，但是不一會兒又若無其事地站在長椅上了。

來往穿走的人們，哭喊、啼叫、高聲縱笑，毒蛇火焰的燃放——有助於增漲中的騷動。這兒的一張長椅的椅腳折斷，椅上的人在群

衆嘩笑中跌落地上。他們都是來此觀光的遠客，現在卻反而被人觀光著。那邊爲了一個座位吵鬧，稍遠的地方傳來打碎玻璃杯的叫聲；原來正當安冷小心翼翼地雙手捧着盛滿點心和飲料的盤子打從經過時，不意碰見她的愛人，他機緣湊巧地乘機討點便宜。

助理鎮長，腓立普先生，因鎮長自願賭玩紙牌，只好統管全場。他正和老塔壽談話。“我該怎麼辦呢？省長不肯接受我的辭呈。‘難道你不覺自己力能勝任嗎？’他問我。”

“你怎樣回答他？”

“‘省長先生，’我答道，‘一個助理鎮長的能力，不管怎樣的不關緊要，像一切的權威——來自更高之處。國王自人民身上得來權力，而人民則得自上帝。這正是我所欠缺的，省長先生。’可是省長不理我，只告訴我等待迎神會過後再談。”

“那麼，讓上帝幫助你！”老人說完，預備走開。

“你不要看戲嗎？”

“謝謝，不！我已有足夠的夢幻和蠢事，”哲人諷笑地答道。“現在我想到了，你曾經注意到我們的民族特性？和平的，卻沉醉於鬥爭戲劇和血戰；愛好民主的，卻崇拜帝侯和王子；無宗教的，卻因奢費舉行宗教行列而貧憊不堪。我們靜柔的婦女竟然因公主大言茅槍而喜躍欲狂。你知道基於什麼原因？好——”

馬利亞克拉那和女伴的到來結束這場談話。腓立普先生趨迎她們並引導至座位。跟在她們後面的主教和另一位佛蘭西示干教士以及一些西班牙人也來了。神父們的後面乃一些以伴隨教士爲己任的鎮民。“願上帝來生降福給他們，”老塔壽喃喃地走開了。

戲劇開始上演詹乃乃和描連尼道扮演的“其里示賓諾和公馬例”。每個人耳目專注於台上，惟有一個人：沙米神甫，他到那邊去的目的好像除了看馬利亞克拉那就沒有別的似的。她的沉鬱帶給她那種極致的美麗風采，睹見她而產生的喜悅自是極易明白的。但是深藏凹眶裏的佛蘭西示干教士的眼瞳，尋不到喜悅的痕跡。她的

凝視中映射極其絕望的悲愁——卡因從遙遠的天堂眺視的眼眸即他母親向他描述的愉快！

依巴拉進場時第一幕劇已告終畢。他的出現引起一陣竊竊細語，所有的注意力集中於他和主教身上。但是少年若無其事地和馬利亞克拉那和他的朋友打招呼，自然大方地在她們的身旁坐了下來。

唯一陪他談話的是申籠。“你看過放烟火嗎？”

“沒有，小朋友，我陪伴着總督。”

“然而，那是慚愧的！主教和我們在一起，並且講了許多罪惡者的故事——你想想！——他要我們滿懷恐懼不能盡情暢玩——你想得到嗎？”

主教站身走近腓立普先生，開始和他起勁地談話。前者的講話態度雖然有神經質，後者卻以低沉鄭重的聲音應對着。

“我非常抱歉不能依照您的意思去做，”腓立普先生說，“而且依巴拉先生是捐獻最多的一個，祇要他不擾及眾人的安寧，他有權利留在此地。”

“譏諷耶教徒的善名不正是騷擾他人的安寧嗎？這簡直是縱狐入欄。你得對上帝和當局負責！”

“我隨時對受自身意志驅使的舉動負責，神甫，”腓立普先生稍微鞠躬答道。“我那小小的職位並沒有給予我參預宗教糾紛的權力。那些不欲與他接觸的人，盡可不必和他說話。依巴拉先生並沒有強迫任何人。”

“但這是促使危險發生的機會，喜與危險為伍者將因此而喪生。”

“我不覺得任何危險的存在，神甫。我的上峰，總督和省長，曾經和他談了整個下午的話，而這不是我能夠訓斥他們一番的。”

“如果你不肯把他逐離此地，我們將自退。”

“我非常抱歉，但是我不能把任何人逐離此地。”

主教頗後悔說出口的威嚇，但已來不及縮回，他惟有向同伴做個退離的手勢。他的同伴無限惋惜地站起身和他一同離場。那些依附他們的親隨也馬首是瞻地跟着出去，投給依巴拉那麼狠恨的一瞥。

竊竊私語不斷地增加。好幾個人走近依巴拉，告訴他，“我們幫助你，別理睬他們。”

“你所指的‘他們’是誰？”依巴拉困惑地問道。

“那些避免和你接觸並且剛才退走的人。”

“避免和我接觸而退走？”

“是的，他們說你已被逐出教會。”

“被逐出教會？”驚奇的青年莫知所措。他舉首仰視四周，馬利亞克拉那正把臉孔匿藏扇後。“這是可能的嗎？”他終於叫出聲。“我們仍滯留於黑暗時代嗎？因而——”

他走近少女們，迥異的聲調說道，“對不起，我忘記一個約會，但是我將來得及趕回送你們返家。”

“留下！”申寵對他道。“于英快跳卡蘭爾亞舞了。她跳得好極了。”

“我不能，小朋友，但是我會回來的。”

騷動不斷地增加。

于英衣飾奇異地出現了，口裏問道：“你允許她嗎？”而卡馬哈答以“你可以盡意去做，”這時，兩名鎮兵團的兵士直趨腓立普先生的面前，命令他停止演劇。

“爲什麼？”腓立普先生奇怪地問。

“因爲上尉和他的妻子吵架後不能入睡。”

“告訴上尉，我們得有省長的許可令，它不是鎮上‘任何一個人’能夠違背的，即使是鎮長本身，他是我‘唯一的上峰’。”

“罷了，戲劇應立刻停演！”兵士重述道。

“腓立普先生不理睬地回過身來，他們走開了。爲了它或將攪

擾愉快的氣氛，他沒有把不快的事告訴任何人。

眾人高聲喝采的小曲過後，米惹羅王子隨即出場，向囚禁他父親的摩洛哥人挑激死戰。英雄再一次恐嚇斬掉他們的頭顱，驅趕他們到月球，然而繁忙於備戰的摩洛哥人卻因暴動而倖免了。樂隊突然停奏，樂師們丟棄樂器不顧，跳上戲台。米惹羅王子既意料不到他們的出現，認爲是摩洛哥人的援軍趕到，扔掉劍盾於地返身就跑。那些摩洛哥人眼見剛勇的耶教徒尚且如此，自然不以摹仿他們爲不妥當。哭叫、呻吟、禱告和咒罵到處可聞，觀眾互撞互推四向狂奔。燈光熄滅了，燃燒的火把投擲天空。“海盜！海盜！”有人高聲喊叫。“火！火！強盜！”其他的人也狂叫着。女人和孩子哭泣悲鳴，在大混亂中，長椅和觀眾在地上滾成一團。

此次暴動的原由，乃因兩鎮兵手執木棍追打樂師所引起的，藉此阻止戲劇的上演。助理鎮長不顧他們的頑抗，在帶佩刀的鎮警協助下逮捕他們。

“把他們帶到鎮廳！”腓立普先生喊道。“當心不要讓他們跑掉！”

依巴拉早已趕返尋找馬利亞克拉那。嚇得顫抖失色的女孩子們緊緊依附他，依沙迷姑卻口誦拉丁祈禱文。

當觀眾在驚慌中逐漸鎮靜後探悉騷亂的原因時，感到異常的憤怒。石子立刻飛擲掉落押解兩鎮兵離場的一小隊人的身上，有的甚至提議放火燒毀鎮兵團的營房，烤炙康習拉商夫人和上尉。

“那就是他們的好處！”一個女人喊着，雙臂伸出，拳頭緊握不放。“騷擾全鎮，他們只曉得追趕忠實的鎮民！驅散海盜和賭棍。放火燒掉兵營！”

一個人自打肩膀地祈求懺悔。顛覆的長椅下發出悲鳴之歌——原來是一個樂師。舞台上擠滿演員和觀眾，異口同聲地談着。詹乃乃裝扮成“多羅巴路”（按：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在法國南部及意大利等很有影響力之一位戀愛詩人），卻和塾師萊謝亞講着俚俗



的語言；于英，雖以絲織肩巾裹身，卻緊靠米惹羅王子身上；而馬美羅和摩洛哥飾的人正盡力地撫慰受傷的樂師（註①）。數個西班牙人從這堆人群走到那堆人群，向每個他們碰見的人大聲疾呼。

人越聚越多了，腓立普先生似乎覺察到他們的目的，立即跑上前阻止。“別妨害安靜！”他叫着。“明天我們將請求公正的裁判。我負責獲得公正的裁判！”

“不！”數個人抗聲道。“他們已在卡南巴（註②）幹了同樣的事件，答應同樣的諾言，結果省長什麼都沒做。我們將自己作出公正的裁判！到兵營去！”

助理鎮長的一切請求都是枉然的。群眾仍舊保有敵意的態度，他求助地警視四周時發現的依巴拉。

“依巴拉先生，當作恩惠吧！在我請援鎮警的當兒，設法阻止他們。”

“我能夠做些什麼？”青年迷惘地問道，但是助理鎮長已跑遠了。他掃視四周他所不認識的人，意外地發現伊惹示沒有半點感情地靜睨暴動。

依巴拉跑上前，緊抓他的臂膀，用西班牙語向他說：“爲了上帝的緣故，盡你所能的做點事！我沒有能力做什麼。”伊惹示必定是懂得他，因爲他隨即消失於人群中。劇烈的爭辯和尖銳的呼喊到處可聞。憤怒的群眾漸漸地解散了，每個人不再有剛才那麼敵意的態度。事情確實緊急得很，鎮兵已戒備武器且刺刀上鎗地湧奔而出。

這時候，主教在做些什麼？沙米神甫未曾入睡，呆立不響，但頭倚窗簾眺望外邊的廣場。時而一聲抑制的長嘆迸自他的嘴唇，如果燈光不是那麼暗淡的話，也許可以看見他滿眶的淚水。一點鐘就這樣的過去了。

廣場上的暴動驚醒幻夢裏的他。他那雙驚嚇的眼睛瞥見民衆紛亂的舉動，鬨叫哭喊之聲也可聞見。一個氣喘喘的僕役告訴他事情發生的經過。他的腦海裏突然掠過一道念頭；暴動紛亂的當兒，

正是色狼利用女人的惶恐和孱弱乘機侮辱的時候。每個人自顧不暇，那能照看別人；黑夜的遮掩下，呼叫聲不但聽不到而也不被人注意，女人暈倒了，狼打和倒地，恐懼是顧不了羞恥的——何況他們已在熱戀中！他想像自己看見依巴拉攬搶暈迷的馬利亞克拉那在懷裏，在黑暗中瞬息不見了。因此他飛躍地狂奔下樓，沒有帽子也沒有手杖，像個瘋子向廣場直跑過去。在那邊他碰見幾個責罵鎮兵的西班牙人，當他轉眼搜索女孩子們的座位時，座位上空無一人。

“神甫！神甫！”西班牙人叫着，但是他不予理睬地奔向卡比丹地阿戈家中。在走廊上他看見馬利亞克拉那可愛的側影，優美輕盈的身段，還有手裏拿着玻璃杯的姑母，於是，他輕舒地吐了一口氣。

“啊！”他自語道，“她像只微感不適而已。”

這時，依沙迷姑閉上窗門，使他再也看不到優雅的人影。他毫不留意群眾的行動，漫不經心地走開了。他所見到的是鼻鼾均勻甜睡中的美麗少女。像萊飛兒聖女一樣的長睫毛彎成美妙的曲綫，小巧的薄唇倩笑着，一切的一切，散發純潔、天真的氣息。可愛的容貌像雲中小天使的嫩頭一樣，在白床巾的中央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他的想像把他扯得更遠——但是又有誰能描寫狂熱的腦袋究竟想像些什麼？

也許只有報館的通訊員，在他終結迎神會的報導時附述一段關於這宗意外事項如下：

“一千個感謝，說不盡的感謝，給予沙米神甫機宜有力地干預，他毫不顧及危險，置身於暴怒的群眾間，沒有帽子也沒有手杖，但以愛好和平的宗教使者不能缺乏的權力和高貴，使用娓娓動聽的言辭。有着無可比擬的克己精神的神甫犧牲安息的舒服，如同喜愛享樂的善正的良知，奔出保護他的羊群，免使遭受最輕微的損傷。山謀哥鎮的人民將永遠記住他們英勇的主教崇高的行爲，從此到永遠地感念他。”

註：

①所列舉演員的姓名均真有其人。萊謝亞乃西菲混血兒，他不只在菲島頗負盛名，即在西班牙也如此。他於一九一〇年死於馬尼拉。

②暴動發生於一八七九年。

## 第四十一章 兩個訪客

依巴拉的心情煩燥得使他不能安睡，爲了分散他對夜間特別活躍的愁思的注意力，他開始在靜寂的小室內工作。他因日間攪拌的混合物引起作用而插入一些竹條和其他物體，然後置放於有號數閉封的空瓶裏。

僕役進來稟告有一位村民模樣的人求見。“引他進來，”他頭也不舉地說道。

“啊！是你！”當他認得是他時，用大家樂語大聲叫道。“原諒我讓你等候了，我不知道是你來了。我剛在進行一次重要的實驗。”

“我不想打擾你，”年輕的嚮導說。“我來問你我能否在描東岸省爲你做點什麼，因爲我即將前往該省，同時帶給你一個不好的消息。”

依巴拉探問的眼光盯住他。

“卡比丹地阿戈的女兒病了，”伊惹示泰然地繼續說道，“但是並不怎樣厲害。”

“那正是我所提心吊膽的，”依巴拉細弱的聲音喃喃道。“你知道她是怎樣病的？”

“發燒。現在，如果你沒有其他事情——”

“謝謝你，我的朋友，沒有，我希望你有快樂的旅程。但是讓我先問你一個疑題——如果那是輕率的，請別回答。”

伊惹示鞠躬着。

“你怎樣平息昨夜的暴動呢？”依巴拉問，目不轉睛地瞧着他。

“非常容易，”伊惹示用最自然的態度回答。“這次暴動的領袖是兩個兄弟，他們的父親被鎮兵笞鞭致死。有一天，機緣湊巧地我自他父親死亡的另一命運中救出他們；因此，他倆非常感激我。昨夜接受我的要求，他們遣散聚集的群眾。”

“那兩個父親被笞死的兄弟——”

“將如他們的父親一樣的死亡，”伊惹示低緩的聲音答道。“災禍曾經一度降臨的家庭，沒有一個能夠逃脫免死的，——受電光襲擊的大樹，整棵化爲灰燼。”

依巴拉聽完這句話，半響無語，伊惹示於是告辭離開了。年輕人發覺獨自置身空中時，剛才在嚮導面前的矜持已然消失得無影無踪了。他的臉容浮現憂愁沉鬱的神情。“我，我使得她忍受痛苦，”他自言自語着。

他迅速地穿衣下樓。一個身着孝衣，右頰有一道很深的疤痕的矮人謙卑地向他行禮，阻止他的去路。

“你要做什麼？”依巴拉問。

“先生，我名叫俞卡示，昨天被殺者的兄弟。”

“啊，我同情你。還有別的事嗎？”

“先生，我想知道你將拿出多少錢撫恤我兄弟的家庭。”

“撫恤？”年輕人重述着，不能自己地露出厭煩的表情。“我們以後再談吧。你下午再來，我現在急欲出去。”

“只告訴我你願意付出多少撫恤金，”俞卡示堅持着。

“我已經告訴你以後再談它。我此刻沒有時間，”依巴拉不耐煩地覆述着。

“你現在沒有時間？”俞卡示刻薄地挖苦他，把身體擋阻在他面前。“你沒有時間考慮死者？”

“你下午來吧，我的好人，”依巴拉強自抑制着。“我現往探一個病人。”

“啊，爲了病人你忘記死者？難道你因我們貧窮——”

依巴拉瞪視他，插嘴道，“別讓我失掉耐性！”大步而出。

俞卡示滿面憎恨地笑了，睨視着他的背影。

“非常明顯地你正是那個把我父親綑縛於炎陽下的老人的孫兒，”他咬齒切根地自語道。“你當然會有同樣的血統。”

忽然他改換口氣道，“但是，如果你付償很多——朋友！”



## 第四十二章

### 伊示巴拉迎夫婦

迎神會過去了。鎮民又一次感到，如同往年一樣，他們是更貧窮了，辛苦的工作和流汗得來的並不是真正的快樂，也沒有結交任何新朋友，換句話說，他們不過以重價贏取放蕩和頭痛而已。但是這又算得了什麼，既而它是一種積習，明年，另一個世紀，他們仍舊會這樣做的。

憂愁籠罩着卡比丹地阿戈的家中。窗扉緊閉，連屋裏的人也沒有聲息地移動着，只有在廚房裏他們才敢不受拘束地講話。馬利亞克拉那，屋裏的靈魂，臥病在床，她的病況反映在每個人的面上，因為一個人的憂煩常流露在他的臉容。

“你覺得什麼最好？依沙迷，我應該向都那山或馬塔豐的十字架施捨奉獻？”痛苦的父親輕聲問道。“都那山的十字架助長，而馬塔豐的卻流汗勞苦——你想那一座比較靈驗？”

依沙迷姑想了一下，揉着頭喃喃道，“助長，助長自當比流汗勞苦更靈驗的。我們都流着汗，卻不是每個人都能長大。”

“對了，依沙迷；別忘記流汗勞苦，木製的椅腳正是爲了流汗勞苦而做，這不是小小的神蹟。算了，最好的辦法是兩處都奉獻，免使任何其中的一個生氣不快，而馬利亞克拉那不久即可痊癒。房間預備好了沒有？你知道陪伴醫生同來的還有一個年輕的紳士，他是拉



瑪授神甫的遠親。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欠缺不全的。”

申籠和維多惹都在餐廳的末端，她們是為和生病的女孩子作伴而來的。安玲幫助他們擦亮銀的茶具。

“你認得伊示巴拉迎醫生嗎？”馬利亞克拉那的養妹好奇地問維多惹。

“不，”後者回答，“我唯一知道關於他的事情是他收費很貴，卡比丹地阿戈說的。”

“那麼他一定很好了！”安玲叫道。“那個替馬利亞夫人施手術的醫生收費非常高昂；因為他的醫術確實精湛的。”

“笑話！”申籠反斥她。“收費高昂的醫生並不一定個個醫術精湛的。你看義巴拉醫生，一次輕率的手術送掉母子兩條性命後，還向那繯夫索討五十塊錢的醫藥費。唯一不可不知者是如何索價！”

“你怎樣知道的？”她的堂妹問，並以肘輕觸她。

“我怎樣知道？那女人的丈夫，乃是一個可憐的鋸木工人，他不但失掉妻兒而且失掉他的家，因為省長是醫生的好友，強迫他付清。我的父親借給他旅費前往仙峇古律示（註①），我怎會不知道？”

一輛馬車在屋前停歇的聲音結束她們的談話。卡比丹地阿戈，後面隨着依沙迷姑，跑下樓迎候嘉賓：知幕蕭伊示巴拉迎醫士，他的太太維多利亞·黎耶士·伊示巴拉迎“女醫生”，和一位有着愉快容貌的年輕西班牙人。

維多利亞夫人穿着寬敞繡花的長絲袍，帽上綴置幾被紅藍絲帶軋扁的大鸚鵡。路上的灰塵混和着她臉上的米粉，使那本有的皺紋似乎更加條條畢露。如同我們在馬尼拉見到她一樣，用一隻臂膀扶撐她那跛足的丈夫。“我非常榮幸地介紹我的堂弟，亞芬素·利那爾示·伊示巴拉迎先生，”維多利亞夫人說，手指年輕的同伴。“這位先生是拉瑪授神甫的親戚的誼子，他曾經任過內閣部長的祕書職。”

年輕人有禮貌地鞠了一躬，卡比丹地阿戈立刻趨近他，吻他的

手。

當卡比丹地阿戈指引他們的太多的衣箱和旅行袋搬進他們的房間時，讓我們講述一些關於這對我們在前數章裏碰到的夫婦。

維多利亞夫人是一個已度過四十又五個嚴冬的女人，但根據她精密的計算，那只等於三十二個夏天罷了。她年輕時確實是美貌動人的，如同她自己常說的她有“細膩的皮膚”，但是在她顧影自憐的喜悅中，她侮慢崇拜她的菲人，因為她的一股熱情早奔向另一種族。她拒絕把她的白晰的小手賜給任何人，當然這並不是由於不信任的緣故，因為她曾經好幾次贈送珠寶和高貴的小寶物給許多外國和西班牙的冒險者。故事發生的前六個月，她竟發現自己美麗夢幻的實現——畢生的夢幻——她或將因它而嘲笑自己年輕時的錯覺，甚至那時候卡比丹地阿戈在她耳邊低訴愛盟或輕唱小夜曲。夢幻的實現確實太遲了。但是西班牙語講得極壞的維多利亞夫人，比沙拉敖沙的奧古斯汀蓮（註②）更會領略那句格言：“雖遲延總比沒有好”，藉以反覆自慰。“真正的快樂並不存在於地上，”另外一句她喜歡的格言，然而她從未在眾人面前兩者兼用。

她在茫茫人海中撒下撈捕青年伴侶的大網，虛過她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的青春時代，最後她只好滿足於命運為她安排的一切。如果可憐的女人不過三十一歲，而不是三十二歲的話——按照她計算的方法，這差別是很大的——她會重新獲取命運賜給她的青春，而期待一個比較中意的，既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亟需一個丈夫的情形下，她無可選擇的只好滿足於一個在伊示卒拉馬都拉（註③）被放逐的可憐傢伙，他像一個流浪六年或七年的攸力栖茲，為了他的好妻子的緣故，被發現在寬宏的呂宋島上和凋零的卡立素（按：攸力栖茲船破的小島）。不幸的人名叫做知幕肅·伊示巴拉迎，年紀不過三十五歲，卻有老人一樣蒼老的面容，無論怎樣，他比維多利亞夫人還要年輕些，雖然她只有三十二歲。這原因極易一目了然的，但敘說它卻是危險的。

知幕肅以在稅務局擔任卑職身份來菲，可是命運多舛的他，除了一路受暈船之苦和折斷一腿外，還在身無分文的困窮交迫的兩星期內被撤職。艱辛的海上經驗使得他不想空手返回西班牙，除非他能夠發筆橫財，因此他決定專心從事某些事情。西班牙固有的自尊不容許他操作苦工，儘管可憐的傢伙為求一口之飽，情願做各種的工作。西班牙人的尊嚴也不答應他這樣做，雖然這種尊嚴未曾從困窮中拯救他。

起初他倚賴同僑白吃度日，但是他的誠厚使他有如啃吃酸苦的麵包一樣難受，因此他非但沒有變肥，反而逐漸消瘦。他既沒有學識，沒有錢，也沒有介紹書，想因此把他趕掉的同僑建議他到山頂去，冒充醫生，行騙愚民。起初他拒絕了。他在醫院充當侍役的短期間內並沒有學到什麼，他的職務只是拭拂長椅上的灰塵和點燈罷了。但是迫切的需求和他良心上的呵責漸為朋友們寧息之際，他終於聽從他們的意見，毅然地奔向山頂去。他開始診看一些病人，按照良知的訓諭，索收低廉的醫藥費，但是不久，像三瑪聶果爾敘述中的年輕哲學家（註④），終以高價結束他的診訪。因此他被認為是偉大的醫生，而且，如果不是馬尼拉的醫學權威聞及他法外的收費，和因他引起的競爭，他或可能發筆橫財。私人的和職業性的均取締他。“朋友，”他們告訴熱心的醫療部的官員，“讓他贏得這注賭金吧，他一旦賺得五六千塊錢後，他即可束裝回國，過着安靜的生活。就使他欺騙了些印第安人，那和你又有什麼相干？他們應該更加小心！他是一個可憐的壞人——別搶走他口裏的麵包——做一個善良的西班牙人吧！”這個官員是一個善良的西班牙人，他同意對這件事的默許，但是消息卻傳播到人民的耳朵裏，誰都不信任他，於是，在短短的期間內，他的業務一落千丈，他再度發現自己迫不得已的向人求乞度日。不久他從一個和維多利亞夫人頗為熟稔的友人口中，知悉那位貴婦目前所處的悲慘窘境，她的愛國熱忱，和她的仁慈。於是，知幕肅如獲一綫生望似的要求薦見她。

維多利亞夫人和知幕肅先生相遇了；tarde venientibus ossa(註⑤)，如果他懂得拉丁語的話，他會失聲叫出來的。根據她的女僕述說的，她那濃烏的長髮已掉脫像洋葱那樣大小的髮結，皺紋成溝的蒼容，滿口的牙齒已掉盡無餘，她的斜視眼已遭受太多的苦痛，使得她時常眯眼四看。惟一不變的是她的性癖。

經過半小時的表談後，他們彼此了解且接納對方，她當然寧選一個較不跛的、口吃的、禿頭的和掉齒的西班牙人，他談話時不會流涎太多，有較好的“精神”和“品格”，如同她念念不忘的一樣，然而那種階層的西班牙人不再向她求婚。她常常聽見人家說禿頭是機會的象徵，因而確定知幕肅先生即機會本身，因為遭逢太多不幸的結果，造致過早的禿頭。何況那個三十二歲的女人不深謀遠慮呢？

至於知幕肅先生自己，當他想及將至的蜜月時，不免感到一陣莫名的憂煩，聽天由命地諉諸饑饉幽靈的騷擾。他從來沒有什麼大志，也不自負誇大，簡單的享受和有限的希求；那從未打動的心，卻曾夢見一個全然不同的天人。他年輕時，工後倦怠得吃完粗飯就躺在床上，熟眠中夢遇含笑輕倩的偶像。不久，由於麻煩和艱辛的迭增，時光的飛逝，詩般的偶像已不能兌現，他謹慎地想有一好女人，聰穎而勤勞，並且帶給他一筆不大的嫁粧，安慰他工作的辛勞，時而和他爭吵幾聲——是的，他是視爭吵為一種快樂的享受，然而當他到處流浪，為的不再是橫財而是最起碼的將來生活問題；當他被海外的同僑欺瞞，遠渡菲島後，現實將為他安排一個高傲的混血女或有圓烏亮眼的印第安女郎，她穿着絲薄透明的羅紗長袍，戴滿金器鑽石，把她的愛情，她的馬車，她的一切奉獻給他。初抵馬尼拉的幾天，他還滿有把握地以為美夢即將實現，因為他看見奔馳在崙禮沓和馬黎康的鑲銀馬車裏面，有好幾個少女好奇地盯視他。丟職後，混血女人和印第安女郎相繼消失得無影無踪，他只好下最大的努力迫使寡婦的意像呈現自己的面前，當然地，她必定是一個悅人

心意的寡婦！因此，當他發覺自己的美夢不過部份的具體化，他變得非常憂愁，帶點故國的哲學意味自慰道：“它們都不過夢幻而已，沒有一個人生活於夢幻中！”至此，他盡釋所有的疑惑：她雖敷抹米粉，但婚後他會設法去掉這習慣，她的臉上雖皺紋滿佈，但他的外衣卻已磨損綴補；她是一個自負的老婦人，不但跋扈擅權而且很有男性作風，但是饑餓更可怕，更跋扈擅權，更自負，無論如何，他有因它特賜的溫馴性情，而且愛情將柔化一個人的性格。她的西班牙語雖然講得極差，但是他也不見得講得好，像他被撤職時受訓誡一樣。何況，倘使她是醜惡可笑的老婦人又有什麼關係？自己不也跛足、無齒和禿頭！知幕肅先生寧肯擔負她而不肯成爲饑饉的公眾重荷。朋友戲謔他時，他答道，“給我麵包，再叫我傻子。”

知莫肅乃常被稱道是連隻蒼蠅也不肯傷害的人們其中的一個。謙順而不能懷有任何惡念，早些日子，他或將成爲一傳道師。在菲島的居留期間內，他未曾確信他的同胞在數星期內取得的絕大優越感，無比的剛勇和高尚的重要性。他的心胸永不懷恨挾怨或夠以指控一叛國者；所掠奪的是那些他不想比他們更不幸的可憐蟲。當他因冒充醫生被桐嚇檢舉時，他既不忿怒也不抱怨。默許公正的控訴時他不過說，“生活是必需的呀！”

他們結婚了，應該說，他們彼此入殼了，並且在仙峇安那渡蜜月。但是新婚的晚上，維多利亞夫人患着可怕的消化不良症，使知幕肅先生在感激上帝之餘表示他的關切和擔心。幾天後，他在鏡裏盯視自己裸露的齒齦，苦澀地笑了一笑，他至少老了十年。

維多利亞夫人十分滿意她的丈夫，爲他嵌上一副假齒，還請來城內最著名的裁縫製做衣服。她訂製馬車，派人到描東岸省和阿眉省挑選最高大的駿馬，甚至強迫他養兩匹參加馬賽。在她刻意把他改頭換面的當兒，她並沒有忽略她自己。歐洲式的服飾代替本地的；假捲髮代替菲女人簡單的髮式，而那麼出奇的不適合她的長袍，攪擾了四鄰的安寧。

她的從不徒步外出的丈夫，——她不關心他的跛足會引人注目——只帶她到荒僻的地方單調無味的駕車兜風，致使她非常的傷心，因為她亟需要在公共場所出現，然而爲了尊重蜜月，她保持沉默。最後的時刻終於到來，他談起米粉，告訴她使用它是不對的而且不自然的。維多利亞夫人緊皺眉端地盯視他的假齒。他立刻緘口無聲，她是明白他的缺點的。

她在他丈夫的姓氏前面多放了一個 de，既然一個 de 字不但 不必化費分文而且爲姓名帶來幾分上流的氣質，她自稱爲 ‘Victorina de los Reyes de De Espadanás’。這個 de 字竟使她熱狂得連文具商和丈夫都無法說服她。“倘使我只寫一個 de，你當不會被算在內，你這傻瓜！”她告訴她的丈夫道（註⑥）。

不久以後，她相信自己快做母親了，她宣告所有的親友道，“下個月伊示巴拉迎示和我要到西班牙去，我不要讓我們的孩子在此出生而被稱爲革命黨人。”她無間斷地講述旅行，默念所有不同的船船港，聽她侃侃而說是一件快事：“我要看到蘇彝士運河的峽地——伊示巴拉迎示認爲它是很美麗的，他遊遍全世界。”“我可能不回到這野蠻的地方。”“我不是這地方的人——雅典或西港較適合我——我小的時候就常常這樣想。”在她的地理畛域中，維多利亞夫人把世界劃分爲西班牙和菲律賓；和一般把它劃分爲西班牙和美洲或中國的聰明人絕不相同。

她的丈夫認清這些均是不可理喻的事，但卻靜默地不發出一聲謾罵或令人想起的口吃。懷孕錯覺的增加，使她變得更狂幻，穿着綴滿花朵和絲帶的五色衣服，像包袱一樣地出現大橋頭。但是，呀，魔惑醒覺了！三個月後，夢也褪了色，現在，既沒有理由畏懼她的兒子將成爲革命黨人，她放棄旅行了。她請教醫生、助產婦、老婦人，但是一切都成泡影。因卡比丹地阿戈戲弄聖巴士瓜·馬龍引起的嫌憎，她不肯求助於聖徒。因此，她的丈夫的一個朋友提醒她道：

“相信我，太太，你是這個討人厭的島上唯一具有‘強大精神’

的人。”

她笑了，不明白“強大精神”意指什麼，當夜她問她的丈夫。

“親愛的，”他答道，“我知道，‘最強大的——的精——精神’是安母尼亞。我——我的——的朋友必是用它來比喻的。”

經此以後，她每遇有適可的場合即說，“我是這個討人厭的島上的安母尼亞，比喻說的。一位西班牙島高尚的紳士，N de N 先生告訴我的。”

她每言出必行，且成功地擅權控制她的丈夫。他本人不敢稍露絲毫的反抗，漸漸地成爲一種類似她的小犬。倘使她對他有什麼不滿，她不許他出去，及至真正發怒時，她拿掉他的牙齒，讓他展露好幾天可怕的尊容。

不久她覺得她的丈夫應該是一個醫生或外科專家，於是她通知他。

“親愛的，難道你——你要——要我被逮捕嗎？”他驚慌萬分地問她。

“別做傻子！讓我安排一切，”她答道。“你不必診療任何人，我只是喜歡人家叫你醫生和叫我女醫生罷了，明白嗎？”

翌晨，羅多爾拉（註⑦）接到一宗定單，在黑大理石的背版上鐫刻：“診療百病專家，伊示巴拉迎示醫學博士。”所有的僕役必得以新的頭銜稱呼他們。結果呢，她增多頭上的假捲髮、米粉的層數、絲帶和花邊，更加鄙夷地賤視可憐不幸的本地婦女，她們的丈夫比她的屬於更低的階層。她一天比一天的高貴和不可企及，而長此下去，她相信自己會在年底成爲神聖出身的人。

超俗高雅的念頭，並沒有阻止她變得更老些和日甚一日的可笑。每次卡比丹地阿戈碰見她時，回憶向她求愛遭拒的往事，總沒有忘記跑到教院捐獻一塊錢的感恩彌撒。雖然如此，他仍舊尊敬她那能治百病專家的丈夫，耐心地諦聽他困難地口吃迸出的幾句話。基於這緣故和因他比別個專家更專，卡比丹地阿戈聘請他來爲他

的女兒診病。

關於年輕的利那爾示，卻是另外一回事。當他們預備到西班牙旅行時，維多利亞想請一個西班牙管理人，因為她不肯信任菲律賓人。她的丈夫想起自己在馬德里研讀法律的姪兒，而且是家庭中最聰敏的一個。於是他們寫信並預支旅費寄給他，等他們的美夢粉碎無遺時，他已經在半路上。

這就是剛到的三個人。正當他們分享太遲的早餐時，沙米神甫進來。伊示巴拉迎示早已認識他，於是用所有的銜頭介紹年輕害羞的利那爾示。

很自然地，他們的話題離不了憩息的馬利亞克拉那。他們頻述旅程遭遇，而維多利亞夫人極盡口舌之能詆譏鄉民的習俗，——他們的茅屋、竹橋；卻沒有忘記向主教贅講她和一些非常憐愛她的高級官員和上流人物結交的一段親密友誼。

“倘使你早來兩天，維多利亞夫人，”停歇片刻後，卡比丹地阿戈開口了，“你將遇見總督大人。他就坐在那邊。”

“什麼？那是怎樣的一回事？總督大人來這兒！在你屋裏？不！”

“我告訴你他就坐在那邊嗎，如果你早來兩天——”“啊，可惜克拉里沓不早點生病！”她真情流露地叫出來。然後轉向利那爾示，“你聽見沒有，堂弟？總督大人來過這兒！伊示巴拉迎示告訴你前往的並不是貧困的印第安人的家還會錯嗎？因為，你知道，地阿戈先生，在馬德里那地方，我的堂弟是內閣部長和公爵們的好友，還在堪邦那溜伯爵家中用餐。”

“拉多爾兒公爵，維多利亞，”她的丈夫糾正她（註⑧）。

“還不是一樣。如果你告訴我——”

“我能夠在這鎮裏找到拉瑪授神甫嗎？”利那爾示插嘴道，面向沙米神甫。“有人告訴我他就在離開這裡不遠的地方。”

“他恰在這裏，等一下子他會來的，”主教回他。

“我多麼高興啊！我有一封信要給他，”青年呼叫着，“如果不因



快樂的機緣把我帶到這裏，我定專誠拜訪他。”

這時，快樂的機緣甦醒了。

“伊示巴拉迎示，”早餐過後，維多利亞夫人說，“我們進去看看克拉里沓好嗎？”然後轉向卡比丹地阿戈，“只是爲了你，地阿戈先生，只是爲了你！我的丈夫只診治上流人物，而且，而且——，他和本地的一般醫生不同。在馬德里他只診治高尚的上流人物。”

他們把會議場所遷移到女孩子的房間。由於怕冷風吹進而緊閉着窗扉，使得房間幾乎昏暗，幸而安底保羅聖女塑像前面點燃着兩枝蠟燭發出一絲的微光。她的頭上蒙着一條古龍水（按：酒精和香精混製的香水）浸過的頭巾，白床單小心地捲纏包裹着她年輕的胴體，忽絲和賓那窗帷下，少女靜臥卡馬岡床（按：一種烏木樹，常被砍做精美的傢俱細木）。烏亮的濃髮在她蛋形的臉上構成的畫框，更加襯出透明似的灰白面容，被她那雙烏深而發愁的大眼鼓舞一些活潑的生氣。在她床旁是她的兩個膩友和手捧月下香花球的安玲。

伊示巴拉迎示爲她按候脈搏，檢察她的舌頭，問幾個問題，然後搖擺頭首地說，“她——她病——病了，但是——是可——可治——治療的。”

維多利亞夫人驕傲地環顧旁觀的人。

“早晨服用拌攪苔鮮的牛乳，藥蜀葵之根調製的糖漿，和兩個藥丸！”伊示巴拉迎示命令着。

“提起精神，克拉里沓！”維多利亞夫人走近她。“我們來把你診治好，並且介紹我們的堂弟。”

利那爾示被那雙像在尋覓什麼似的美麗大眼吸住了，竟沒有聽見維多利亞夫人叫着他的名字。

“利那爾示先生，”主教點醒他，“拉瑪授神甫來了。”

拉瑪授神甫真的來了，蒼白而憂愁。早晨離開臥床的第一件他要做的事就是探訪馬利亞克拉那。他並不像往日的拉瑪授神甫，強

健而剛愎自信；現在他行動遲滯而躊躇莫決。

註：

①同樣的事件在卡南巴社發生。

②“沙拉教沙少女”以在一八〇八年至〇九年沙拉教沙城為法軍圍攻時建樹勳功著名。

③西班牙西南地帶，包括馬拉美示和卡西爾示諸省。

④學校採用的西班牙詩式的小寓言集的作者。他的寓言集反映教皇的名句：

罪惡乃極可怕的怪物，  
只看見牠就會憎恨牠；  
一旦見慣，熟悉牠的面孔，  
我們忍受，同情，終至擁抱牠。

⑤枯骨賜給來遲的人。

⑥依照西班牙習例，主婦被稱呼時，丈夫姓氏冠上少女姓名再加上一個 de 字。

⑦羅多爾拉鐫刻店現尚存在卡麗亞洛街，仙沓古律示區。

⑧這是有點搬弄字眼的巧用，堪邦那溜意指鐘樓，拉多爾兒意指高塔。



## 第四十三章 計劃

拉馬授神甫毫不顧及旁立的外客，直奔臥病的女孩子床旁，握着她的手，滿眶淚水地用言語難以形容的親切向她說道，“馬利亞，我的女兒，你不應該死的！”

生病的女孩子睜開眼睛，用奇異的神情瞧着他。沒有一個認識他的人連懷疑也未嘗有的相信他竟有如此難得的真情，粗鄙的外表會有一顆顫動的心，他再也控制不住，像一個唏噓啜泣的小孩，跑到馬利亞克拉那心愛的葡萄架下的露台，盡情地痛哭一場。

“他多麼疼愛他的誼女呀！”所有在場的人都這樣想，惟有沙米神甫默默無動地睨視他，輕咬他的下唇。

當他漸漸地鎮靜下來，維多利亞夫人再一次介紹利那爾示先生給他，前者恭敬地趨近他。拉馬授神甫無語地從頭到足把他看個夠，讀完信卻不知道信裏說些什麼，他問：“你是誰？”

“亞芬素·利那爾示，你的姊夫的誼子，”青年人囁嚅着。

拉馬授神甫退後幾步，詳細地察看他一番。一陣喜悅掠過他的臉容，他站起來了。“你就是卡利科示的誼子！”他叫着。“來吧，讓我擁抱你！數天前我接到你的信。他就是你！我不認識你——那是容易明白的，我離開時你還沒有出生呢——我認不得你！”拉馬授神甫的粗臂緊緊地壓挾着青年，使他變得非常紅熱，是畏羞的緣故抑是被壓得透不過氣，沒有人知道。

經過一陣子吐露心腑的寒暄和關於卡利科示夫婦的問候後，

拉瑪授神甫問，“好吧，卡利科示要我爲你做些什麼呢？”

“我相信他在信裏已講過了，”青年又一次囁嚅說道。

“信裏嗎？讓我看！對了！他要我替你找一份差事和一個妻子。嗯哼，一份差事，一份差事——那很容易！你會讀和寫嗎？”

“我法科大學畢業了。”

“卡倫布示（按：西班牙語奇怪或不快的驚呼）！原來你是一個訟棍！你竟像畏縮的少女，一點也不顯露它。那很好！但是爲你找一個妻子——”

“神甫，我並不那麼樣急不待緩的，”青年迷惑地插嘴道。

但是拉瑪授神甫已從走廊的一端踱步到另一端，喃喃道，“一個妻子，一個妻子！”他的臉上不復像先前的憂鬱或歡愉，卻充滿莊重的神色，像墜入沉思的深淵。沙米神甫遙遙地凝視他。

“我不認爲這件事是太麻煩的，”拉瑪授神甫含淚說道。“兩害取其輕！”說完，走近利那爾示，高聲對他說，“來吧，孩子，和地阿戈談話去。”

利那爾示六神無主地讓雜念的教士把自己拖扯而去。現在輪到沙米神甫來回踱步着，比從前更加深思。

一聲早安的恭維停止他那單調乏味的步伐。他舉首一看，俞卡示恰正站在他的面前，謙卑地問候他。

“你來做什麼？”主教的眼睛探索着。

“神甫，我是迎神會那天橫遭慘禍的人的兄弟，”俞卡示聲淚俱下地述說着。

主教倒退幾步，極細微的聲音說道，“怎樣？”

俞卡示努力地裝出哭泣的樣子，用一條手巾揩拭淚水。“神甫，”他哭訴着，“我要求克雷瑣示多摩先生給我一筆撫恤金。起先他以蹴踢迎接我，說因爲我那親愛可憐的兄弟的過失連他自己都險遭不幸，他是什麼都不肯拿出來的。昨天我再去求他時，他已到馬尼拉去。由於憐憫的緣故，他留下五百塊錢，並且警告我不許再

去麻煩他。啊，神甫，我可憐的兄弟只換得五百塊錢——五百塊錢！啊，神甫——”

主教起初以奇怪和注意諦聽他的傾訴，漸漸地他的上唇翹向天，鄙夷地帶着諷刺的笑容欣賞這幕趣劇，如果俞卡示注意到，他早已用最高的速率跑開了。

“現在你要做什麼？”他問，轉身欲去。

“啊，神甫，告訴我，爲了上帝的緣故，我該怎辦？神甫常給人最好的忠言。”

“誰說的？你並不屬於這些地方。”

“神甫是全省聞名的。”

怒容滿臉的沙米神甫走近他，手指街上，向現被驚嚇喪膽的俞卡示說道，“回去，你應感激克雷瑣示多摩先生未曾把你送進監牢裏！滾出去！”

俞卡示忘記他刻正扮演的角色，怨語道，“但是我以爲——”

“滾出去！”沙米神甫煩惱地喊道。

“我想覓拉瑪授神甫。”

“拉瑪授神甫很忙。滾出去！”沙米神甫又一次咄咄迫人地命令着。

俞卡示咕嚕着走下樓去，“他又是其中的一個——如果他不肯付出好價錢——那個付出最好的代價！”

主教的囁叫惹引衆人匆匆地奔集在一起，包括拉瑪授神甫，卡比丹地阿戈和利那爾示。

“一個不肯工作橫蠻無禮的無賴跑來乞討，”沙米神甫解釋道，拿起帽子和手杖回轉教院。



## 第四十四章 良知的考驗

長日漫夜在臥病的女孩子的床旁溜走。馬利亞克拉那的病勢在懺罪後轉趨沉重，昏迷不醒人事中，她只譫嚅着她那從未見面的母親的名字。她的女友、父親和姑母在病床旁侍候她。賑濟和捨施捐給神奇的塑像，卡比丹地阿戈且許願奉獻安底保羅聖女一把純金手杖，熱度終於慢慢地下降至一般的常溫。

出乎伊示巴拉迎醫生意料，藥蜀葵糖和苔蘚牛孔浸劑，那張他沒再更改的藥方，竟然會有那麼奇異的效力。維多利亞夫人非常喜歡他，雖然有一天他踏了她曳地的長裙裾，她並沒有立即實施她那刑律及拿走他的假齒，而只輕輕地叫了一聲說，“你如果不是跛足，你甚或將踏上我的胸衣！”——一件她沒有穿的東西。

一天下午，申籠和維多惹往訪她們的病友，主教，卡比丹地阿戈，和維多利亞夫人的家人在餐廳閒談。

“那麼，對於此事我感到十分抱憾，”醫生說，“拉瑪授神甫也將因此異常難過的。”

“你說他們調他到什麼地方？”利那爾示問主教道。

“地耶拔省，”主教不在意地答道。

“最受影響的該是馬利亞克拉那了，當她聞見這消息的時候，”卡比丹地阿戈說。“她愛他像一個父親。”



沙米神甫向他側目而視。

“我相信，神甫，”卡比丹地阿戈繼續說道，“她一切的病源都因迎神會最後一天的紛擾引起的。”

“我也有此見，你不讓依巴拉先生見她的決定很對。否則，她會更糟的。”

“如果不是我們，”維多利亞夫人插嘴道，“克拉里沓早已在天國吟唱神的讚美歌了。”

“阿們！”卡比丹地阿戈認為理所當然的喊了出來。

“你們還算運氣，我的丈夫沒有更高尚上流的病人，不然你們得另請高明了，而這裏的都是一些庸醫，我的丈夫——”

“恰如我所說的，”現在輪到主教截斷她了，“我相信馬利亞克拉那的懺罪導致的良好轉機，拯救了她的生命。純淨的良知比一大堆的醫藥更重要。別誤會我否定科學的權能，尤其是外科醫術，但是唯有一個純淨的良知！讀那些虔奉的書籍你將明白一個純淨的良知有怎樣治癒的效力。”

“原諒我，”大為不滿的維多利亞夫人反對道，“此種懺罪的能力——治癒上尉的女人！”

“一處創傷，夫人，不是良知能夠感染的疾病中的一種，”沙米神甫莊重地反駁她。“雖然如此，一次淨潔的懺罪保護她在將來不再遭受和早上一樣的打擊。”

“她罪有應得！”維多利亞夫人像沒聽清楚沙米神甫的話，自說自的講下去。“那女人極其傲慢無禮！在教院內她不做什麼只是盯着我。你們都知道她算不了什麼東西。星期天我要去問她，到底她在我臉上看見了什麼可笑的沒有，然而誰又肯降貶身份去和下流的人說話？”

主教固步自守地，像沒有聽見此段譏諷他人的演辭，繼續說道。“相信我，地阿戈先生，為求你的女兒的完全康癒，她明天應該領取聖餐。我將攜帶應用的祭壇來此。我認為她不再有什麼可以懺

悔了，然而，如果她請求懺罪的話，今晚——”

“我不知道，”維多利亞夫人乘沙米神甫躊躇一刻的機會，立刻補充道。“我不明白怎會有男人肯娶一個像她那樣可怕的女人。她的出身極易一目瞭然的。她不過非常嫉妒他人，你們會看得出的！一個上尉的收入有多少？”

“因此，地阿戈先生，通知你的堂妹爲馬利亞克拉那預備明天領取聖餐的事宜。今晚我會來赦免她的小過失。”

他瞧見從病房走出來的依沙迷姑，即用大家樂語說，“預備你的姪女今晚的懺罪。明天我會攜帶應用之祭壇。她將因此更早獲得痊癒。”

“但是，神甫，”利那爾示鼓足勇氣懦怯地問道，“你不以爲她已臨瀕死的危險嗎？”

“別擔心，”神甫連看也不看他一眼答道。“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我從前曾經幫助照料許多病人。何況她將自己取決要不要領取聖餐，你知道她會說要的。”

卡比丹地阿戈立刻贊同他所說的每一件事，依沙迷姑返身走進生病的女孩子的房間。馬利亞克拉那仍舊躺在床上，蒼白的，非常蒼白的，在她的旁邊站着她的兩位好友。

“再吃一粒吧，”申籠輕聲地說，把從桌上玻璃管倒出來的一粒白色藥丸拿給她。“他說如果你感到耳旁嗡嗡作響或轟鳴似的即停止服用。”

“他還寫信給你嗎？”生病的女孩子低低地問道。

“沒有，他一定是很忙的。”

“他沒有寄來什麼信息嗎？”

“除了他儘力設法請求大主教赦消逐教令外，他沒有多說些什麼，因此——”

談話因依沙迷姑的來到中斷了。

“神甫吩咐你準備懺罪，好女兒，”後者說。“你們這些女孩子應

該離開她，讓她好好地來一次良知的考驗。”

“但是她懺罪還不到一星期呢！”申籠不平地抗議道。“我沒有生病尚且不那麼容易犯罪。”

“亞馬！難道你沒有聽見主教說過：有德行的人一天犯罪七次？算了，你要我拿什麼書給你，‘象徵堅忍希望’的書，或是‘進入天國的正道’？”

“好吧，你太疲乏了，”好心腸的姑母安慰她。“我自己為你誦讀考驗的戒條，你只要憶記你的罪錯就行了。”

“寫信告訴他別再想念我，”馬利亞克拉那在申籠耳邊低語道，當後者告辭離去的頃刻。

“什麼？”

但是那位姑母又走上前來，申籠只好在沒有弄明白好友的意思時走開了。好心腸的姑母拉把椅子坐在燈下，把眼鏡戴上鼻端，然後打開一本書。“注意點，好女兒。我將慢慢地從十誡開始，給你充分的時間追思。如果你聽不大清楚，告訴我覆述一遍。你知道我從來不因照顧你感到疲倦。”

她開始朗誦用單調的鼻聲朗讀罪惡事項的思慮。爲了讓生病的女孩子有足夠的時間思憶罪行和懺悔，她在每段終結時停歇好久。

馬利亞克拉那茫然地呆視空處。第一誡“敬愛神高於一切”唸完，依沙迷姑從眼鏡裏瞧着她，她那哀愁多思的態度使她感到非常滿意。她虔奉地嗽了一聲，停歇了好久，才開始朗讀第二條誡。好心腸的姑母動人的聲調讀完一切的註釋後再注視她的姪女，後者正慢慢地轉首他方。

“呸！”依沙迷對自己說。“空奉主的聖名和女孩子又有什麼相干。還是繼續第三條誡吧。”（註①）

第三條誡被分析和講述。列舉犯罪的例證後她又向床上看。這次她托起眼鏡擦拭眼睛，她看到她的姪女舉巾眼際像拭掉淚水似

的。

“噫！可憐的孩子有一次曾經在說教時打盹。”把眼鏡放回鼻端的原位置，她說，“現在讓我們看看，你是不是疏於敬愛父母如同你疏於奉守安息日一樣。”

她於是更沉緩更鼻音地讀完第四條誡，自覺這樣做會更使得動作莊嚴些，像她常見的教士做的一般無二。幸虧依沙迷姑從來沒聽過一個教友派教徒說教，否則她早已跟着顫抖聲音。

這時，生病的女孩子好幾次舉巾揩拭淚水，呼吸也逐漸轉趨迫促。

“多善良的靈魂呀！”老婦人想。“她對任何人都那麼順服和謙柔！我比她犯上更多的罪錯，然而我未曾因它真正的痛哭流涕過。”

她開始第五條誡，更長久的停歇和加重的鼻音，如果是可能的話，她是高興得連姪女的啜泣也沒有聽見。惟有她列證強暴的殺人者的間歇中，她才發覺罪犯痛苦的呻吟。因此她的聲調漸變成崇高超卓，當她看見她的姪女尚在哭泣不停，更加在餘下未完的誡條加重語氣恐嚇她。

“哭吧，好女兒，哭吧！”她邊說邊走近病床。“更多的哭泣將使上帝更早地寬赦你。悔悟的懺罪比懲罰更佳。哭吧，好女兒，哭吧！你不知道我多麼喜歡看見你痛哭。敲打你的前胸，別太着力，因為你還病着。”

但是，馬利亞克拉那的憂愁像只能在神祕和孤獨中方能加深一樣，她一發覺自己被注意着，慢慢地抑制滿懷的悲愁，既不說什麼也不回答她那繼續朗讀的姑母，靜靜地淚水擦乾了。既然她的聽客的悲泣停止了，於是，她也跟着失去了興趣，最後的一條誡未完，她已是懶懶欲睡地打起呵欠了，大大地傷害她的鼻音，朗讀也因此而阻斷了。

“如果不是我親眼看見，我一定不肯相信，”過後老婦人自想着。“這個女孩子像兵士一樣地觸犯第一條至第五條誡，而從第六

條至第十條卻連一個可恕的輕錯都沒有，恰巧和我們全然相反！這個眼前的世界究竟是怎樣轉動的呢！”

她在安底保羅聖女的塑像前點燃一根大燭條，並且在唸珠聖女和神柱聖女（註②）前另外點燃兩根小的，小心地把屋角的石十字架拿走，以免誤會蠟燭是為十字架而點燃的。麗拉羅芝聖女卻沒有份；她不過是一個不知名的外客，而依沙迷姑未曾聽聞過她有什麼神蹟的表現。

當天晚上懺罪的經過情形如何，我們不得而知，而且我們也尊重此等祕密的不洩漏。然而這是一個很長的懺罪，遠遠眺視的依沙迷姑，發覺主教不但沒有俯耳傾聽女孩子的自訴，反而把他的面頰轉向她的耳朵，似乎嘗試着從她那雙美麗的大眼中注視研讀或神化她的思想。

沙米神甫帶着蒼容和扭歪的嘴唇離開了。看見他那憂鬱且淌滿汗珠前額的人，一定會說他是那個懺悔而未曾獲赦的人。

“我的天！”依沙迷姑叫着，趕快在胸前畫個十字架，藉以驅除邪惡的念頭，“誰能夠瞭解今日的女孩子呢？”

註：

①羅馬天主教信奉的十誡中沒有禁止崇拜“偶像”，它的第二條誡嚴令阻止“空奉神的聖名”。為使湊成十誡，貪婪被分成為兩誡。

②著名的沙拉教沙聖女乃西班牙及馬尼拉市仙查古律示區的女守護神。

## 第四十五章 緝犯

濃葉叢間一片迷濛的月色下，有一個人舉着遲緩慎戒的步伐在樹林裏躑躅。像尋覓道路一樣，時時吹着奇異的調子，和遠處同樣奇異的嘯聲互相呼應。那個人凝神諦聽一會，即循聲覓路前往，穿越夜晚荒林的諸般艱困後，他終於到達一塊前端浸浴銀夜光輝裏的小空地。頂尖群樹繁生的高岩聳立圍成一座類似已頹廢的圓形戲場，中央散落一些伐採斷木和參雜在披上大自然的青蔥外套的寸草不生的炭塊。

不知名者甫到之際，另外一個人手握左輪槍突自大石後面現身趨問。“你是誰？”他的槍尖相向地操大家樂語叱喝着。

“老巴洛在你們那兒嗎？”不知名者態度非常平靜的問道，既不回答他的問題，也不表示絲毫懼怕。

“你是說老卡比丹嗎？他在這兒。”

“那麼告訴他，伊惹示要找他，”是不知名者的回答，他不是別人，即嚮導伊惹示。

“你就是伊惹示嗎？”那人尊敬地問，在手槍掩護下警戒地走近他。“跟我來！”

伊惹示緊隨他的身後，走進一個深埋地下的洞穴。引路的人似乎十分熟悉這條道路，邊走邊指點嚮導何時應下降或轉彎或屈下身子，不多時，他們已走進一間類似廳堂的地方，暗淡的火把下有十二個至十五個衣裳破爛髒容而武裝的人，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

上，不受拘束地互相談話。一個鬱鬱不歡頭部血跡斑斑的紗帶的老人，肘靠當爲桌用的大石塊上，靜思似的注視雖不怎樣光亮卻多煙的火把。要不是我們知道這是海盜的藏身穴，看見老人悲痛憂悔之情，我們一定會說是尤敖里諾在饑塔上吞食他的兒子的夜晚。

當伊惹示和引路的人到達的當兒，一部份地上的人站起身來，但是後者作出的手勢使他們又回復本來的樣子，滿足地觀察新來的人並沒有攜帶武器。老人慢慢移過頭來一看，竟然是伊惹示鎮靜的面容，他頭不戴帽以同情的眼光瞧他。

“你終於來了，”老人認得是他後喃喃着，眼瞳裏閃過一道快樂的光輝。

“我怎樣的找尋你呀！”青年抑制着的聲調叫道，把頭搖擺不止。

老人垂首不語，向其他的人比個手勢，他們站起來，投給估量嚮導的肌肉和體格的一瞥，走開了。

“對的！”他們離開後，老人即對伊惹示說。“六個月前我收留你在我的屋裏，我同情你。如今情形適得其反，輪到你同情我。坐下並且告訴我你怎樣來到這裏。”

“自從我得知你的不幸，至今已有十五天，”青年眼視火光，慢慢地以低沉的聲音開始敘述着。“我立刻越山過嶺到處追覓你。我幾乎行遍兩省的地方。”

“爲了避免白白流血，”老人繼續道，“我只好逃亡。我的敵人早已消聲匿跡，而面對着我的不過一些從未加害於我的不幸者。”

伊惹示像要從暗影中的愁容研讀老人的思想一樣，經過短暫的停歇後，伊惹示回道：“我來這裡向你提供一點意見。搜索造致我不幸的遺族既一無所獲，我決定離開居住的省邑遷徙至北方異族之地。你肯放棄現在着手的生涯跟我一同去嗎？我願意做你的兒子，既然你已失去你自己的；我沒有家，而你就是我的父親。”

老人搖首表示不贊成，說道，“像我這般偌大年紀的人下了拚

命的最後決定時，乃是因爲除此而外無所抉擇。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爲自己的將來和兒女的幸福消磨時光於勞苦中，一個馴服上級每種祈求，忠實地完成艱難的工作，爲了生活的平靜忍受一切——然而當那個人熱血沸騰，置過去和將來於不顧，甚至瀕危至棺木的邊緣，那是因爲他熟慮後的決斷，知道和平並沒有存在，而且不是至高的幸福。爲什麼要在異地過着顛沛流浪的日子？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一個家庭，一份財產，我被尊重敬愛；現在我卻像禿頂的枯樹，一個流浪者，逃亡的人，像荒野裏被追蹤的野獸，這一切究竟爲的是什麼？因爲一個人姦污我的女兒，因爲她的兄弟追究那人無恥的醜行，而那人卻藉神的使者的幌子高踞衆人之上！不管事情的是非曲直，我，她的父親，我，年老而被恥辱，饒恕這損害，我寬宥年輕人情感和意志的薄弱，何況面對不可補償的過錯我能夠做些什麼，除了保持平靜和顧惜惟有僅有的一點點？但是那個罪人，畏懼早晚的被報復，竟想盡方法加害我的兒子。你知道他怎樣做？不？你不知道，那麼，他僞報教堂失竊而誣指我的一個兒子是竊犯之一。他不能株連另外的一個，因爲那時他恰在別處。你可曉得他們遭受什麼樣的痛楚？你曉得他們的，無論是在那一個市鎮，他們總是一樣的！我，我看見我的兒子被髮吊懸空，我聽見他的慘叫和呼喊我，而我，卑怯和愛好和平，既乏殺他也乏死的勇氣！你可曉得竊案因提證不足，終於獲免而揭露一切，主教則被貶黜至另一個小鎮，但是我的兒子卻因酷刑致死！另外一個，我僅留的兒子，並不像他父親一般的卑怯，於是我們的迫害者，猶自怕他會找他尋恥消恨，因此，假藉他沒有繳納人頭稅，指使鎮兵團拘捕他，那時他恰沒有攜帶在身邊，加予諸般的虐刑後，還激挑和蹂躪他，直至他被迫自殺而死，而我，竟然忍恥偷生；沒有做父親應有的保護兒子的勇氣，卻有一顆灼燒着報復的心，我決付諸實踐！許多不滿於政的人在我的號召下聚集，我的實力將因敵人而增加，有一天我感到力足以舉事時，我將下山，在復仇的火焰中求得滿足，然後結束自己的生存。那



一天會來到的，否則這個世界是沒有上帝的！（註①）”

老人顫抖着站起來。眼裏射出憤怒的光芒，摘拔長髮，用低緩的口吻補充道，“咒詛，咒詛因我阻遏我的兒子報復的手而降臨我身——我殺害了他們。如果我殺死罪徒，如果我減輕對上帝和人類公正的信任，我現在定有我的兒子——逃亡者，也許，但是我會有他們；他們不致因慘受痛楚而死！我生來不配做一個父親，因此我不能有他們！咒詛因我不會利用時機熟悉生活環境而謫降於我身上！然而我決犧牲在火焰與熱血中，為他們復仇！”

不幸的父親在憂憤激發中撕掉頭上的紗帶，露出前額裂開的傷痕，湧出一道鮮血。

“我尊重你的悲傷，”伊惹示說，“我也瞭解你復仇心切。我，和你一樣，但是為了怕累及無辜，我寧肯忘記自己的不幸。”

“你能夠忘記是因為你還年輕力壯，你沒有失掉過一個兒子，你最後的希望！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證，我決不傷及一個無辜的人。你看見這傷口嗎？為了不肯殺死一個奉職的可憐書記官，我任由他傷害我。”

“但是，你看，”伊惹示在歇止後進一步說，“你將帶給我們不幸的百姓一次多麼可怕的災禍。如果你用自己的雙手達到復仇的心願，你的敵人會有報復性的搜捕，不是對你，也不是對武裝的人，但是對和平的人，那些常常被控訴——然後產生不公正的事項！”

“讓百姓懂得怎樣保護他們自己，讓每個人保護自己！”

“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我曉得過去你曾經是快樂的；你給我善意的勸言，現在你肯容許我——”

老人交臂做一個傾聽的姿勢。

“先生，”伊惹示續道，斟酌每一句他要說的話。“我曾經幸運地獲得為一位青年服務的機會，他富有、寬宏高貴，且盡力謀取國家的福利。他們說這位青年在馬德里有許多朋友——這個我不大清楚——但是我可向你保證他是總督的好友。我們推舉他為百姓訴

怨的使者，引發他對不幸者而起的共鳴，你覺得怎樣？”

老人頻搖其首。“你說他富有嗎？富有的人只想增加財富，尊傲和炫示使他們變盲，而且他們大多生活安定，不但如此，他們還有許多有權勢的朋友，沒有一個肯為不幸者的悲哀而自惹麻煩。我知道這一切，因為我曾經富有過！”

“但是我所說的這個人與眾不同。他是一個因紀念父親死後的善名而遭辱的好兒子，一個快將有家庭擔負的青年人，為了將來，幸福的將來着想的人。”

“那麼他將是一個快樂的人——我們的事端並不屬於快樂的人。”

“但是它屬於有情感的人！”

“也許！”老人坐下答道。“設若他甚至同意把我們的籲請轉達總督，設若他取得古蒂示（註②）議員們的同情且為我們聲援，你想這樣我們就可獲得公道嗎？”

“在我們訴諸暴力以前試試看，”伊惹示答道。“你一定感覺非常奇怪，我，另外一個不幸者，年輕力壯，卻向老弱的你提議我的和平的處置對策，這是因為我睹見太多太多我們和暴君一般無二地造致的災禍。結果只有無辜者受累。”

“想使我們一無所成就呢？”

“相信我，我們多少會有點成績的，權勢的人並不是個個不義的。但是如果我們真的一無所成就，如果他們不理我們的請願，如果人類裝聾不聞同類悲哀的呼告，那麼我將任由自己服從你的命令！”

老人欣慰地擁抱青年。“我接受你的提議，伊惹示。我知道你會履行諾言的。你來歸依我，我幫助你為先代復讎，而你也將助我為我的兒子雪恨，我的兒子正和你一樣！”

“先生，在這期間你將抑制訴諸暴力的企圖？”

“你轉呈百姓的籲請，你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我得到你的消

息？”

“四天後派一個人到山謀哥海灘，我將告訴他從那個我寄予無限希望的人所得到的消息。如果他接受了，他們會賜予我們公道的；否則，我必是參加即將開始的鬥爭的第一個人。”

“伊惹示不會死的，伊惹示將是領袖，當卡比丹巴洛在復仇中滿足地死去時。”老人終結地說，伴着青年步出洞穴走上廣場。

註：

①丹那灣或巴特羅示？前者是緬東岸省小鎮，後者則是現黎剎省內湖北岸的小村。

②西班牙國家議會。

## 第四十六章 鬥雞場

爲奉守安息日的下午，菲島的老百姓，如同西班牙人的爭看鬥牛一樣，大多跑到鬥雞場去。鬥雞，一世紀前輸入這國家且被接納的嗜好，是百姓的一種惡習，比較中國人的吸食鴉片更爲普遍。貧窮的人甘願孤注一擲，冀求不勞而獲的橫財。富人則利用豪宴和感恩彌撒後餘剩的錢，消遣自娛。既然他下的賭注是自己的命運，雄雞是比自己的兒子，繼承鬥雞的人，受到更多的看護，對這我們沒有批評的餘地。政府不但允許它而且倡勵它，唯一的條件是該壯觀娛樂必得在“公共廣場上舉行”，在“假日”（好讓衆人欣賞它，並援引爲例？）“從大彌撒到晚上（八點鐘），”讓我們到那裡去尋覓幾個熟悉的面孔吧。

山謀哥鎮的鬥雞場和他鎮者沒有多大差別，有的不過是不足言道的細事。它可分爲三部份，第一部即二十米突長十四米突寬的長方形的入門處。一邊的大門常有一職司徵收 *sapinta* 或入門費的老婦。每個人付還的捐金，政府可得到一部份，每年約有十萬之多。有人說有了這筆惡習換取執照的款項，宏麗的校舍建立了，橋樑公路敷築了，鼓勵農商的獎品分發了；產生這些良好效果的惡習該受祝福了！第一道牆垣內是兜售菸葉、香煙、甜果和食物的各種小販，也聚集許多與父叔輩爲伴同遊的孩童，他們細心摹倣地探究人生的祕密。

這道牆垣連結另外容積稍大的地方——類似觀衆齊集等候鬥

戰的休憩場。在這兒大部份的鬥鷄腳纏繩索於地上的木塊或骨柄；還有聚集一起的賭棍，熱心家和那些有結金屬距於鬥鷄腳上技能的人；他們在這兒商談妥協，慎重斟酌，乞借請貸，咒詛宣誓，並且騷鬧地縱笑無忌。這個撫玩他的愛鷄，以手搓摩光亮的羽毛；那個細察計算鷄腳上的疤痕，他們歷數着冠軍們的偉大功績。

在這兒你將看到哭喪着的面孔，用腳踢帶禿毛的尸體；那隻被寵愛數月，日以繼夜地小心照養，被寄予不少詔諛希望的動物，現在不過以一 peseta（按：銀幣，相當於五分之一比索或三十二瓜道）待沽的尸體，或浸薑煮燒以便當夜食用。賭輸者既沒有錢也沒有鷄，返回焦慮的妻子和衣衫破爛的兒女等候他歸來的家。一切的夢幻，數月來從天亮到日落的竟日祈禱，一切的疲勞和工作，換來的結果不過一 peseta，大煙霧留下的只是一點點灰燼。

休憩場裏最遲鈍者也參與討論，而下判語最草率的人則謹慎地查視整個事件，衡量，檢驗，舒展翅膀，按摩鬥鷄的肌肉。有的衣飾齊整，受得勝者的同黨簇捧包圍，其餘的很是骯髒，垢污的容貌印上惡習的記認，焦慮的隨着富人以便明曉勝負，錢袋雖已空空如也，但是嗜好永不滿足的。沒有一個面容不是生動的——這裏找不到怠情、無情、沉靜的菲人——有的是動作，熱情而且切望於什麼似的。也許有人會說，沼澤的水使得他們更加口渴。

經此走進另外一塊場地，通常叫做 Pueda，或車輪之謂的地方。地面圍繞成圈的竹竿，比前面的部分更高，它的後面是高幾及頂的排座，它們是為觀眾或賭徒而設的，反正他們都是一樣。鬥殺時這些排座坐滿大人和孩子，他們呼叫喧噪，汗流爭執，甚至冒瀆神明！僥倖得很，女人們尚不達至如此程度。齊集 Pueda 的都是一些顯要的人物、富人、著名的賭棍、訂契約者、和公證人。完全平坦的地面上鬥鷄開始，任由命運之神分配笑容或淚水，歡宴或饑饉給一些家庭。

這時進場的有鎮長，卡比丹巴洛，卡比丹巴絲溜，和俞卡示，那

個面有傷痕爲兄弟的死深感哀悼的人。

卡比丹巴絲溜走近一個鎮民問道，“你知道卡比丹地阿戈帶的是那一隻鷄來？”

“我不知道，先生。今晨帶來的兩隻，其中一隻是鬥勝富紳的塔爾沙安的拉沙克（註①）。”

“你想我的武力克可以匹敵嗎？”

“當然啦！我決以我的房屋和上衣爲賭！”

是時，卡比丹地阿戈來了，衣飾如同道地的賭徒，廣東麻布的上衣，絨長褲，和一頂寬邊的草帽。他的後面跟隨着兩個僕役，手裏攜帶那隻拉沙克和一隻異常大的白鷄。

“申籠告訴我馬利亞已逐漸痊癒了，”卡比丹巴絲溜說。

“熱度已退了，可是她還是非常孱弱。”

“昨夜你輸了嗎？”

“一點點。我聽說你贏了。我將試看能否在這兒洗雪前恨。”

“你肯讓拉沙克鬥殺嗎？”卡比丹巴絲溜問，盯視那隻鬥鷄，並且從僕人手中接過來。

“那得看——有沒有賭注。”

“你肯下多少賭注？”

“我不爲兩人賭鬥。”

“你見過我的武力克嗎？”卡比丹巴絲溜試探着，招呼一個手拿小鬥鷄的人。

卡比丹地阿戈檢視一番，觸摸它的重量和詳究疤痕後，答以一個問題，“你下多少賭注？”

“無論你下的多少。”

“二百，七百？”

“三百？”

“三百！”

“下一場的鬥殺！”

好奇的旁觀者和賭棍組成的合唱隊立刻把消息傳播開來，兩隻有名的鬥鷄將鬥殺，每隻擁有輝煌的歷史和佳譽。所有的人均想欣賞一下或檢視一番那兩隻名鷄，發表意見和預言。

其時，喃喃細語逐漸轉為喧囂，騷亂也在不斷地增加中，Pueda忽然開始了，排座也坐滿觀眾。受過訓練的侍役帶進兩隻鬥鷄，一隻白的和另一隻紅的，裝甲齊備地惟有金屬距尚套鞘未脫。鬨聲頓起，“賭那隻白的！”“賭那隻白的！”其餘的則答以“賭那隻紅的！”操勝算者似乎是那隻白的，它得到眾人的歡迎；那隻紅的是“局外人”，那個怠惰者。

鎮兵在人群中移動着。他們既不穿勳功勞高的兵團制服，也不裝扮如同鎮民。粗藍色布褲纏上紅色長帶，寬闊而褪色外衣和染藍的上裝、服務帽等完成他們的裝束，並保持他們那種特有的態度；他們雖賭費卻監視着，騷擾眾人卻又滿口維持平靜。

觀眾呼叫着，揮搖手臂，炫耀叮噠作響的銀幣；他們搜索袋中最後贖餘的銀幣，或者，欠缺這樣的東西時，乞借於人，答應以賣牛或下次的收成償還，兩個顯然是兄弟的年輕人，狡黠的視線盯住賭徒，閒步優遊人群中，低語幾聲不為人聽見的細言，漸漸變得陰鬱，沮喪的神色互相凝視着。俞卡示偷偷地注意他們，邪意地笑了，琅琅玩鳴銀幣，走經過他們的面前，眼視 Pueda 叫道：

“五十，五十對廿的賭注賭那隻白的！”

兩兄弟互相交換眼光。

“我告訴過你，”年長的低語道，“你不應該賭下所有的錢。如果你聽我的話，至少我們還有一部分錢賭那隻紅的。

年輕的畏怯地走近俞卡示，輕拍他的臂膀。

“哦，是你！”後者假裝出意料外似的叫着，“你的大哥接納我的建議或者你自己想賭一下？”

“我們已失掉所有的一切，怎樣賭法呢？”

“那麼你接受了？”

“他不肯這樣做！倘使你借點什麼給我們，現在你說你認識我們——”

俞卡示搔首弄髮，拉一下上衣，答道，“對，我認識你們，你們是塔示羅和武力諾，兩人都年輕力壯。我知道你們勇毅的父親因兵士的百鞭笞打致死。我知道你們不想爲他復仇。”

“別干預我們的私事！”塔示羅，那個年長的阻止他。“它或將惹來許多麻煩。倘使不是因爲我們有一個妹妹，早被絞殺了。”

“絞殺？他們只絞殺卑怯的人，沒有錢財權勢的人。無論任何情形下，山林是很近的。”

“一百對二十賭那隻白的！”一個經過的人喊着。

“借我們四塊錢，三塊，兩塊，”年幼的懇求着。“不久我們雙倍奉還你。鬥殺將開始了。”

俞卡示又搔首弄髮。“噓！這些錢並不是我的。克雷瓊示多摩要我把它轉給那些肯爲他效勞的人。但是我覺得你並不和你父親一樣——他確實是勇毅的——讓那些不和他相似的人得不到歡娛！”說完，他掉首轉身欲去。

“我們還是接納他吧，其實那有什麼差別？”武力諾說。“橫豎槍斃和絞殺一樣是死。我們這般可憐蟲除死而外什麼用處都沒有。”

“你很對——但是想想我們的妹妹！”

其時，鈴聲已響，鬥殺即將開始。四週的噪嘩逐漸靜息，兩個發號者陪同纏結金屬距的專家留在場的中央。公證人一聲令下，專家去掉金屬距的套鞘，細利的刀片示威的閃亮着。

兩兄弟沮喪地踱近鬥雞場，前額緊湊欄干邊緣。一個人走近他們俯耳說，“公巴例（註②），一百對十賭那隻白的！”

塔示羅愚鈍地看了他一眼，對武力諾的觸肘示意報以似笑非笑的苦臉。

發號者技巧地舉起鬥雞，謹慎得不讓它們遭受任何的損害。靜默控制下的場所，連觀眾也似已變爲可怕的蠱像。他們先爲一隻鬥



鷄引見另一隻鬥鷄，拉低鷄首以讓對方啄啄挑激它。然後同樣地給予另一隻鷄均等的機會，因為決鬥中公允是必要的，無論是巴黎鷄或是菲律賓鷄。跟着，他們高舉它們，讓它們看清楚對方，夠湊近地，以便被激怒的小動物知曉誰是那個它該啄拔一根毛，和它應與鬥殺的對手。當它們互以怒眼相向，小圓眼發出噴火似的光焰時，頸上的剛毛根根豎立。決鬥的時候到了；侍僕把它們分置於短距離的地方後，讓開一個空隙的寬場。

慢慢地它們移步向前，腳音在硬地面上作響。沒有人講一句話，也沒有人喘口氣。一會兒舉首，一會兒低頭，像在觀看估量對方，各在喉嚨裏發出挑戰和輕蔑的咯鳴。彼此看見利刀片上發射凜冽的光芒。危險促激它們，不顧一切地直向前衝，但是離開一步遠的地方即停下注視和直豎剛毛。那時，它們的小腦袋裏洋溢一股熱血，滿腔的憤怒，於是旋風似的以本能的凶勇糾纏在一起。它們爭鬥着，啄對啄，胸對胸，金屬距對金屬距，翅膀對翅膀，然而衝擊都被巧妙地閃避了，地上僅掉落數根鷄毛。於是它們又蓄勢備戰，突然間，那隻白的鼓翅騰高，揮舞致命的利距，可是那隻紅的卻微彎着腿並低垂頭部，給那隻白的撲了個空。當白鷄掉落地面後，驚懼從後而來的襲擊，剎而轉身面向敵人。紅鷄瘋狂似的進攻它，它卻以逸待勞地防護自己——難怪它那麼普遍的受眾人的歡迎，在場的人誠惶誠恐地注意鬥殺命運，間或可聞見幾聲不能自己的呼叫。

地面撒散許多染血的紅的白的鷄毛，然而決鬥並不是見血即停止的；菲律賓人，依照政府頒定的規則，必欲見到一死或其中之一掉尾逃遁方肯罷休。鮮血染污地面，衝擊次數越來越多，但是勝負一直未決。後來，白鷄以最大的努力跳落向前，予以最後的痛擊，刀距直刺紅鷄的翼骨。但是白鷄胸前受創奇重，兩鷄均因流血過多，疲弱不堪。耗盡精力屏息無動後又一次糾纏一起，直至白鷄啄嘴流出鮮血，掉跌開來，忍受苦痛而死。紅鷄則無聲地躺在它的身旁，翅膀被刺穿，慢慢摺疊雙腳，輕輕地閉上眼睛。

這時公證人依照政府頒佈的規律，宣告紅鷄爲勝利者。一陣野蠻的歡叫迎接裁判，歡呼震天價的響徹全鎮，均勻而且持久。遙遠聞及此消息的人知道得勝者乃那隻不受衆人歡迎的紅鷄，否則，歡呼不會那麼延久的。同樣的情形發生在國和國間：當弱小的國家戰勝強國時，它被代代傳誦稱讚着。

“你看！”武力諾垂頭喪氣地向他大哥說，“如果你聽我的話，現在我們已有一百塊錢了。都是你使我們身無分文。”

塔示羅沒有回答，但在他身旁注視着，像找尋人似的。

“他在那兒跟白洛說話，”武力諾補充說。“他給他錢呢，那麼多的錢！”

俞卡示確在計算放在茜沙丈夫手中的銀幣。他們交換數語後分開了，顯然地彼此感到十分滿意的。

“白洛一定同意了。那是應決的問題，”武力諾嘆息着。

塔示羅依舊靜默多想，用上衣的袖口擦掉從額際滴下的汗珠。

“大哥，”武力諾說，“如果你還不肯決定，我將接受它。定則（註③）是不變的，拉沙克終會贏的，我們不應坐失良機。下場的鬥殺我想下一次賭注。那有什麼差別？我們將爲父親報仇的。”

“等一下！”塔示羅說，彼此目不轉睛地盯瞧着，面色都灰白了。“我跟你去，你是對的。我們將爲父親報仇。”然而，他仍舊遲疑不定，揮手再試揩額邊的汗珠。

“什麼在阻止你？”武力諾不耐煩地問。

“你可知道下次的鬥鷄是那兩隻？值得嗎？”

“如果你那麼想，不！聽見沒有？卡比丹巴絲溜的武力克對卡比丹地阿戈的拉沙克。根據定則，拉沙克一定贏的。”

“呀，那隻拉沙克，我也來賭一下。但最好還是先問個清楚。”

武力諾不耐煩地作手勢，卻跟隨他的大哥走了。後者檢視鬥鷄，詳細的研究他不算，想了又想，還問許多問題。可憐的傢伙猶自懷疑不定呢。武力諾則氣勃勃地怒瞪他。

“難道你沒有瞧見它距旁的大傷痕嗎？那雙腳？你還冀求什麼別的？看那兩支腿，展開它的翅膀！大傷痕上面和兩邊的裂口？”

塔示羅不理他，繼續檢看那隻鬥鷄。金塊和銀幣的叮噠聲卻在他耳邊作響。“讓我們看看那隻拉沙克，”他用濁重的聲調說了。

武力諾雖氣得在地上直頓足，且切齒忿忿不絕，卻服從了。他們行近另外一堆包圍一隻備戰的鬥鷄的人群。金屬距已選定，纏結腳上的紅絲帶加纏摩擦完畢。塔示羅陰鬱地警視那動物一眼，好像他看見的並不是鷄而是未來的一切。他舉手搓擦前額窒悶的聲音告訴他的弟弟，“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還用得着說！連看都不必看！”

“但是，我們可憐的妹妹——”

“亞馬！他們豈不是已告訴你那個領袖是克雷瓊示多摩先生，你難道沒有看見他和總督講話嗎？我們又有什麼危險？”

“假使我們被殺掉？”

“還不一樣？我們的父親不也是被答死的！”

“你很對！”

兩兄弟開始在各自成堆的人群中找尋俞卡示。當他們看見俞卡示時，塔示羅忽然縮步了。“不！讓我們離開這兒吧！我們將毀滅自己的！”他叫着。

“隨你的便吧！我決定接受它！”

“武力諾！”

不幸地，一個人走近他們，說道，“你們賭賽嗎？我是賭武力克的！”

兩兄弟並不作答。

“我願意給你們有利的條件！”

“多少？”武力諾問。

那個人數算他的錢幣。武力諾屏息地觀看。

“我有兩百塊。五十對四十！”

“不！”武力諾決然拒絕了。“給——”

“好吧！五十對三十！”

“如果你肯，加倍它！”

“好吧。武力克屬於我的保護人，而且我剛贏得許多錢。一百對六十！”

“接受！等我拿錢。”

“那麼我留住那筆賭金，”另外一個說，武力諾的臉色沒有給他幾分信任。

“那對於我是一樣的，”後者回答道，信賴着自己的雙拳。跟着轉向他的大哥補充道，“即使你放棄了，我也決定參加。”

塔示羅想着：他愛他的弟弟，也喜歡那種賭賽，既然不可能棄他不顧，他喃喃道，“隨他去吧。”

他們走向俞卡示，後者一看見他們，發出得意的微笑。

“先生！”塔示羅叫道。

“什麼事？”

“你要給我們多少？”兩兄弟齊聲同問。

“我已經告訴你們。如果你們負責召集多人參與突擊兵營的計謀，你們各得三十塊錢，每一個你們帶來的同伴則另加十塊錢。事情進行順利的話，每個人將得到一百塊錢，而你們所得則是該數目的雙倍。克雷瑣示多摩先生是非常有錢的。”

“同意！”武力諾高興得叫起來。“錢呢？”

“我曉得你們是很勇敢的，像你們的父親一樣！來吧，免得殺死他的人聽見我們的話，”俞卡示，意指巡視的鎮兵。

他帶他們到一邊的角落，一方面詳述一切，一方面數錢給他們。“明天克雷瑣示多摩先生會帶軍械回到這裡。大後天晚上八時，到墳場去，我會告訴你們最後的決定。你們將有充足的時間招集同伴。”

離開他後，兩兄弟似乎互換其位——塔示羅變得沉靜，而武力

諾卻感到不安起來。

註：

①拉沙克，塔爾沙安和武力克都是稱叫鬥鷄的土語。

②另一 compadre 的濫用，意指朋友或鄰居。

③鬥鷄的迷信，第一場鬥殺勝利者的顏色決定下場的得勝者；因此，紅鷄勝利了，那隻拉沙克身上既以紅毛居多，應是下場的勝利者。

## 第四十七章 兩位太太

當卡比丹地阿戈忙着賭賽他那隻拉沙克鬥鷄，維多利亞夫人正在鎮上徜徉着，爲的要觀察怠惰的印第安人怎樣管理他們的房屋和田地。她爲着要在鄉民身上留着一個很深的印象和讓他們認識清楚，在他們和她那神聖軀體間的距離是多麼遼闊，她儘量地打扮自己，把所有的絲帶和花朵穿戴在長絲袍上。她一邊伸臂扶持她那跛足的丈夫，一邊昂頭闊步地參雜奇惑恍惚的鄉民間行走。她的堂弟利那爾示則留屋裏。

“這些印第安人的草屋多麼簡陋呀！”她蹙顏怪相地說。“我不懂他們怎樣住得下去——除非他們確是印第安人！他們是多麼粗鄙驕傲呀。他們連碰見我們時也不脫帽，你走上去像主教和鎮兵一樣毆打他們的頭——教他們懂得禮貌！”

“如果他們回手打我呢？”伊示巴拉迎醫生遲疑地問。

“那要看你身爲男子漢的本領了！”

“但——但是，我——我跛足！”

維多利亞夫人感到非常不快。崎嶇不平的街道使她的曳裙染滿泥沙。況且他們還碰遇一群年輕的婦女，她們走過時，不但沒有理所當然的欣賞一下她那襲漂亮高貴的服裝，反而低垂眼皮，連看也不看她一眼。申籠家的馬車夫，正驅策載着申籠和她的堂姊的華麗馬車打從經過，而那個馬車夫竟敢鹵莽地吆喝着“閃開！”那種命令式的口氣使得她不得不讓開，而只作多餘的口頭抗議：“看那個

野獸般的馬車夫！我將告訴他的主人，好好地督責一下僕役。”

“我們回去吧，”她命令她的丈夫，他正畏懼暴風雨的將至，奉從她的敕旨，旋轉拐杖而行。

他們碰見上尉，且互相交換致候的寒暄。這樣一來，維多利亞夫人更加不高興了，因為那官員竟然沒有一句話讚諛她的服飾，甚至嘲弄似的輕輕看了一看。

“你不應該和他握手，他不過是一個上尉吧了，”她待上尉走開即對她的丈夫說。“你脫掉帽子而他只輕觸頭盔而已。你簡直不懂得怎樣維持你的莊嚴！”

“他是——是本地的首——首長！”

“那干我們什麼事？我們是印第安人，是嗎？”

“你很對，”他同意地說，不想再吵架。

他們走過上尉的住宅。康習拉喬夫人一如平日的習慣坐在窗前，穿着呢絨衣服，口裏抽吸雪茄。並不怎樣高的屋子，使得兩位太太互相交換斟量對方的一瞥；維多利亞夫人瞪視着，而鎮兵團的女神則從頭到足把她品評個夠，然後翹起她的下唇，掉首吐涎地上。激使維多利亞夫人氣無復忍之餘地，放下沒有扶持的丈夫，直趨屋前，她氣得全身抖索不止，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康習拉喬夫人慢條斯理地轉過頭來，若無其事地再細察她一番，隨口再來一次唾吐，這次比剛才更加輕蔑。

“什麼事呀，夫人？”她問。

“你可以告訴我嗎？為什麼你老是盯着我不放？你妒嫉嗎？”維多利亞夫人終於說出幾句責備的話來。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遲而拖長她的話。“是的，我嫉妒你那簇假髮！”

“來吧，女人！”醫生懇求着。“別——別理——理她！”

“我要給這無恥的懶婦一個教訓，”她的妻子回答他，那麼一推，使他幾乎額吻地面。她再迫趨康習拉喬夫人面前。

“別忘了你是在跟誰說話！”她氣呼呼地叫着。“別以為我是一個鄉愚或丘八的妍婦！上尉是不准進入我馬尼拉的住屋的，他們只能恭立門口佇候！”

“啊呀！女人！上尉雖然不准進去，但是跛足的卻可以——像那個——哈，哈，哈。”

如果不是臉上堆滿胭脂的緣故，維多利亞夫人定已羞紅滿頰。她正要衝進去和她的敵人拚個死活，卻被門口的哨兵擋了駕。這時街上已擁塞着熱鬧的人。

“聽着，我貶低自己身份跟你講話——下流的東西——你要不要洗我的衣服？我會付足工錢的！你以為我不曉得你是洗衣婦嗎？”

那句關於洗衣的話，氣得康習拉商夫人憤怒至極地站起來，“你以為我們會不曉得你是誰和你屬於那階層的人嗎？滾出去，我的丈夫已經統統告訴我，太太，至少我沒有附屬於好幾個人，你呢？該因饑渴快死之故收納一切殘物，全世界的敝帚！”

這句話恰中維多利亞夫人的痛處，立即捲袖握拳，切齒恨聲不絕。“下來吧，老母雞，”她叫罵着。“我將撕破你那張爛嘴！兵隊的妍婦，折污的悍婦！”

女神立刻在窗前不見了，不久她揮舞她的丈夫的長鞭，趾高氣揚地跑下樓梯。

知幕肅先生雖居間祈請調解，但是如果不是上尉及時趕到，她們早已拳足交加，互纏在一起了。

“太太們！知幕肅先生！”

“教訓教訓你的女人吧，買一些像樣的衣服給她穿，要是你沒有贖下多少錢，搶劫百姓的——那就是你為什麼要有兵隊！”維多利亞夫人叫罵道。

“我在這兒，太太！貴大人為什麼不來撕破我的嘴？你有的不過舌頭和唾液，女大人！”

“太太！”上尉異常忿怒地向維多利亞夫人呼叫喝道，“感謝我



還記得你是一個女人，不然我早已把你踢成爲碎片——假髮，絲帶和一切！”

“上——上尉先——先生！”

“滾出去，庸醫！沒穿長褲的人！”

兩個女人運用各種穢言和表情、凌辱和謗罵，揭盡久藏她們腦袋裏一切醜惡的東西。既然四個人同時高聲叫罵着，許多可能傷及任何一階層的事情都被抖出來了，對此我們丟開不提。湊熱鬧的觀衆雖然未能全聽懂他們所說的，卻感到莫大的興趣而希望事件會發展至纏打的局面。使他們感到異常不幸的是主教竟然走來干預此事，恢復地方的秩序。

“先生們，太太們！多難爲情呀！上尉先生！”

“你來做什麼？僞君子，卡羅斯黨員！”

“知幕肅先生，把你的妻子帶走！太太，不許多嘴！”

“向搶劫百姓的人說去！”

慢慢地希臘辭書上的渾號都被用光了，而兩對夫婦不知羞慚的演習也已大功告成，帶着恐嚇辱語的餘威，他們各自分開了。沙米神甫一會兒跑到那邊來，一會兒跑過去，增添局面幾許的生氣。要是我們的通訊員恰也在場！

“我們今天即赴馬尼拉進見總督！”忿怒的維多利亞夫人對她丈夫宣說。“你並不是一個男子漢！我買長褲給你穿，簡直是浪費金錢！”

“但——但是，太太，那些——鎮兵？而我——我卻跛着——着足！”

“否則——”維多利亞夫人盯視他的假齒。

“親——親愛的，我從來沒有拿過——”

可是她不讓他說完。她的手臂高貴地動了一下，即攬下他的假齒，丟在路上踐踏粉碎。

於是，他半哭號而她憤火中燒，他們回到屋裏。利那爾示正陪

着馬利亞克拉那、申籠和維多惹談話，他並不知道爭吵的經過情形，然而他的堂兄狼狽不堪的表情，使他感到非常不安。倒臥在堆滿枕頭和被單的安樂椅上的馬利亞克拉那，非常驚異地看到她的另具新顏面的醫生。

“堂弟，”維多利亞夫人開始了，“你應當立即向上尉挑戰，不然——”

“爲什麼？”莫名其妙的利那爾示問道。

“你現即刻去對他挑戰，不然我會告訴這裏的每一個人你是付什麼樣的人。”

“但是，維多利亞夫人！”

三個女孩子互相交換會意的一瞥。

“事情是這樣的，上尉不但侮辱我們還說出你是誰，他那折爛污婦人還揚鞭直奔下樓，而他，這東西，竟然允許這侮辱——一個男子漢！”

“亞馬！”申籠叫道，“他們鬥打了，我們卻沒有看見！”

“上尉丟碎醫生的假齒，”維多惹觀察道。

“今天我們即往馬尼拉。你，你留在此地向他挑戰，不然我會告訴地阿戈先生我們所說的都是一場謊話，我要告訴他——”

“但是，維多利亞夫人，維多利亞夫人，”頓轉青白的利那爾示插嘴道，走近她，“鎮靜點，別提出——”然後他以細語補充道，“別那麼輕率，尤其是這時候。”

這時，卡比丹地阿戈恰打從鬥鷄場回來，憂愁並嘆息着；他失掉他的拉沙克。但是維多利亞夫人不肯給他片刻傷心的機會。她簡單地卻不缺粗詞卑語地敘述發生的一切，試把自己放在最優勢的地位。

“利那爾示將向他挑戰，你聽見沒有？如果他不肯，別讓他和你的女兒結婚，你切別答應他！如果他沒有足夠的勇氣，不應娶得克拉里沓！”

“你快要和這青年結婚了？”申籠問，但是快樂的雙眼充滿淚水。“我知道你一向非常謹慎的，卻沒有想到你這樣善變。”

馬利亞克拉那蒼白得像具蠟人，半站着用驚懼的眼睛瞧定他的父親，維多利亞夫人，和利那爾示。後者羞慚滿臉，卡比丹地阿戈垂眼無語，而維多利亞夫人卻繼續說道：

“克拉里脊，記住這一點：永不和一個沒穿長褲的人結婚。你將使自己冒着受辱的難堪，甚至那些狗！”

女孩子沒有回答她，轉身對她的朋友說，“幫助我回房去，我不能自己走回去。”

她們扶她站起來，腰上圍攬着好友的圓臂，大理石一般的倩首斜倚美麗的維多惹肩上，她們走回房去。

當夜那對夫婦收拾行裝，呈奉卡比丹地阿戈一張數千塊錢的醫藥單。隔天的清晨兩人即乘坐馬車趕赴馬尼拉，委任羞怯的利那爾示為報仇的全權代表。

## 第四十八章 不可解的人

黑燕知返 麥克

正像俞卡示所預料，依巴拉在第二天抵達。他最先探訪卡比丹地阿戈家，爲的要見馬利亞克拉那和告訴她大主教已爲他和主教調解圓滿，他並且攜帶大主教交給主教親手書寫的一封介紹信。依沙迷姑十分欣忭地聽到這好消息，因爲她比較喜歡這位青年，而不大贊成她的姪女和利那爾示的婚事。卡比丹地阿戈恰不在家。

“進來，”姑母操着不大流利的西班牙語道。“馬利亞，克雷瑣示多摩又邀得神的恩寵了。大主教已‘免掉’他。”

然而青年卻步不前，微笑僵凍唇上，言語也運用無靈。露台上的馬利亞克拉那身旁站立着的利那爾示，正排設花籃裏的鮮花和嫩葉，地面撒散着無數的茉莉和玫瑰。斜躺大椅上的馬利亞克拉那仍舊有着那麼蒼白、憂愁多思的風采，她玩弄着一枝並不比她的纖指更皎白的象牙扇子。

依巴拉的出現，使得利那爾示面轉灰白而馬利亞克拉那頰浮腓紅。她雖試欲站起來，卻因體力不支而捨棄，她垂下雙眼，讓手中的扇子掉落地上。不快的沉默僵持了好久，依巴拉終於能夠移前幾步顫抖地低語道，“我剛回來，立刻跑來看你。我發覺你比我所想像的好得多了。”

女孩子像突然變啞一樣；既不說什麼也不舉眼看他。

依巴拉把利那爾示從頭到足地審視一番，使得後者頗爲傲然地忍受着。

“那麼，我明白我的到來是出乎意料的，”依巴拉遲慢地說。“馬利亞，原諒我不等通報擅自闖進來。有機會時容我向你解釋我的行爲，我們還有相見的時候——當然地。”

最後的幾個句附加着投給利那爾示的一瞥。女孩子舉起美麗可愛的眼睛，那麼多愁又那麼純潔。它們是滲雜哀懇和高貴的，依巴拉惑亂地止步了。

“明天我可以來嗎？”

“你知道爲了我的緣故，無論什麼時候你是受歡迎的，”她疲弱地答道。

依巴拉鎮靜地引退了，但是卻帶着一顆冰冷的心和昏亂的思潮。剛才他所看見的和感覺的對他是莫可理會的？是懷疑、討厭、或不忠實？

“呀，不過一個女人吧了！”他喃喃着。

他茫無目標地隨意閒步，踱到正在趕工建築的校舍。工作進展非常良好，溜范帶着曲尺和錘子來回逡巡工人中。當他看見依巴拉時，即跑上去迎接他。

“克雷瑣示多摩先生，你終於來了！我們都等着你。瞧那邊的牆垣已一米突高，再過兩天就和人一般高了。我採用的都是最耐久堅固的木料——並且遣人往取最好的——做爲牆壁之用。你要看看基石嗎？”

人們尊敬地向依巴拉致禮，而溜范絮聒不休地解釋着：“我自作主意加置了一根水管，”他說。“這些細渠導至三十尺外一個類似的積水潭。它幫助花園的土地肥沃。設計圖案裏面沒有這回事。它可曾惹你不滿嗎？”

“那裏，我不但贊同你所做的並且恭祝你。你是一個真正的建

設家。你向誰學來的？”

“自習的，先生，”老人謙順地回答。

“呀，我差點忘了——告訴那些疑慮未決的人，說不定還有些人怕和我談話，我已不再被逐教外了。大主教邀請我共進午餐。”

“亞馬！先生，我們不管什麼逐教不逐教，我們都是被逐教外的。拉瑪授神甫自己也是，然而他卻吃胖了。”

“那是什麼一回事？”

“真的，先生，一年前他杖打主教助手，後者和他一樣是屬於神聖的人。誰管什麼逐教，先生？”

依巴拉忽然發現工人中的伊惹示，和衆人一樣地向他行禮致敬，卻投給他一個有話商量的神色。

“溜范，”依巴拉說：“請你把工人的名冊拿給我。”

溜范走開了，依巴拉走近伊惹示，他正獨自扛起一塊重石放在貨車上。

“倘使你肯賜我數小時談話的幸遇，先生，請於今夜到湖邊我的小舟上等我。”青年頷首應允後，伊惹示移離了。

溜范帶來工人的名冊，但是依巴拉枉自熟察一番，伊惹示的姓名並不在名冊上！



## 第四十九章

### 逃犯的叫聲

夕陽西墮水平綫下，依巴拉躍進湖傍的小舟，滿臉不悅的神色。

“原諒我，先生，”伊惹示來到時對他說，“我大膽地定了這個約會。爲了可以沒有拘束地和你談話，我只好選擇這個方法，在這兒不會有任何竊聽的人。一點鐘後我們就可回來。”

“你錯了，朋友，”依巴拉勉強地笑了一下。“你必得帶我到我們從此地可以瞥見鐘樓的小鎮。一件不幸的事迫使我非這樣做不可。”

“一件不幸的事？”

“是的。我在來此地的途中碰遇上尉，他強欲伴我同行。我想起他是認得你的，爲了要趕掉他，我騙他我是要趕赴該鎮。所以我必得整日在那邊，因爲明天下午他會在那邊等我。”

“我非常感激你的慎密週至，但是你儘可索性邀他同行，”伊惹示神態非常自然地答道。

“你呢？”

“他不認識我，他唯一見到我的那次，沒有給他留意觀看我的機會。”

“我太沒有運氣了，”依巴拉搖首嘆息，馬利亞克拉那的影子浮



上他的腦海。“你要告訴我什麼？”

伊惹示瞧着他。他們離開湖岸很遠，落日早已不見，幾無黃昏餘暉的地區，一片無限的暗影，更顯出月亮的皎潔可愛。

“先生，”伊惹示莊重地答道，“我負有許多不幸者請願的使命。”

“不幸者？你的意思是什麼？”

伊惹示簡述他和海盜首領磋商經過情形，漏掉後者的懷疑和恐懼。依巴拉專注地諦聽，伊惹示述畢，就首先打破僵持許久的靜默。

“因此他們要求——”

“軍隊，僧團和行政主持公道的澈底改革；那就是說，他們請求政府像父親一般的看顧。”

“改革？怎樣改革？”

“譬如說，增加人類莊嚴的尊敬，更多個人的安全感，削弱軍隊的勢力，減少各種弊端百出社團的權利。”

“伊惹示，”青年答道，“我雖然不知道你究意是誰，但是我疑慮你不是一個平凡的百姓；你的思想和作為絕異於常人。如果我告訴你，你就會明白的，無論目前的局勢如何不完善，改變它只能把它弄得更糟。我或能夠得到馬德里的朋友幫忙諫請，那是說收買他們；我甚至可以往見總督；但是前者既無效果可言，後者更缺少夠倡導新法的權力。且我也不可單獨進行，理由是，我雖十分明瞭這些社團確然存在的着弊害，然而在目前它們是需要的。那就是所謂的必要的惡弊。”

大出意料，伊惹示仰首驚愕萬分地注視他。“那麼，先生，你也相信必要的惡弊？”微抖的聲音問道。“你相信爲了行善必先行惡嗎？”

“不，我相信它如同我相信根治疾病非劇烈的治療不可一樣。眼前的國家是染患痼疾的有機物，爲了根治它，政府認爲使用此法

是必需的，隨你說它是嚴酷而激烈的，然而卻是有效和不可免的。”

“一個惟靠治標不肯下一番功夫檢尋病源，或已知道而遲遲未敢着手的醫生，先生，是一個不好的醫生。鎮兵團只有一個目標：採用恐怖武力的手段鎮壓罪行，那目標並非靠偶然獲得或完成的。你必須慮及社會只能在供給每個人完善的道德修養的情形下才能對每個人有所苛求。在我們國家，無所謂社會，因為人民和政府不能打成一片，由此，後者應較寬容，這並不是說寬容是必需的，乃是每個人，既被擯棄且得不到它的管顧，教導既少，自然地他的責任也就減少。不但如此，照你提出的比喻，具有極大破壞性的治療國家病痛的方法，惟能在那有機物的健全部份引起作用，終致削弱它的生活力易受惡弊的侵害。加強有機物遭受病害的部份和稍微減輕治療的劇烈性豈不更具理性些？”

“削弱鎮兵團將使市鎮的安全受到威脅。”

“市鎮的安全！”伊惹示苦澀地喊叫着。“市鎮上有鎮兵團的設備已快十五年了，你看看；海盜橫行，劫掠市鎮的事，我們仍舊屢有所聞，他們甚至騷擾公路。搶劫之風不斷，行凶的人逍遙法外；罪惡猖獗着，真正的罪犯逍遙自在，而善良的居民卻羈囚監牢。問問任何誠實的市民，他是否視此機關為福利，政府的保障，而不是比罪犯強暴作為的損害更多的欺詐，虐政的狂行。前者確然是嚴重的，為數並不多，每個人為了自衛享有抗拒的權利，然而對於合法勢力的侵困，他是連抗議也不許的，何況如果它們不是怎樣嚴重的話，它們被准許繼續着。這機關在我們人民身上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呢？一切聯絡都因所有的人懼怕而藉辭誣加莫名之罪而麻痺不靈。注重形式而疏於究察每一件事的內容，那是無能的第一項病徵。一個因為忘記人頭稅的人必得加上手銬和挨打，不管他是不是端正可敬的市民。上級官員視人民自願的或被迫的敬禮引為己務，甚至在黑夜也是如此，於是上行下效，剝削百姓，不惜卑賴誣指以達其目的。家庭之神聖不復存在；不久以前在加南巴地方他們越窗闖進

一所因戶主欠債失寵的寧靜的民房。個人的安全喪失無存；每當他們清掃兵營或倉屋時，他們恣意地指控任何無力抗拒的鎮民，迫使他終日服役。你還要多聽一些嗎？假日的賭博，雖經明文規定制止，卻陽奉陰違地在當局者認可的庇蔭中繼續着。你會明白人民對此發生的感想；他們壓抑滿腔的憤怒，祈求人道正義所得到的的是什麼？呀，先生，如是它是你所謂的維護安寧——”

“我同意你關於那些都是惡弊的見解，”依巴拉回道，“然而讓我們因與它俱來的利益多忍受點。這體制也許是欠全的，但是，相信我，對它的畏懼卻遏阻罪犯的增加。”

“最好還是說因對它的恐懼罪犯迭增，”伊惹示糾正他。“沒有創立這些機構以前，所有的犯法者，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幾乎都是受饑寒驅迫的。他們爲了生活劫掠搶奪，困窮過後，改過自新爲人。易於挺而走險的是窮人，然而勇敢的鎮警，那些受盡作家描述我們的國家的奚落，他們的權利、死刑、職掌、打鬥，而報賞則是戲言。讓爲生活冒險的海盜橫行無忌。一個小過失，即像罪大惡極一樣處以毫無人道的懲罰，對當權狂行的反抗，慘受極大痛楚的畏懼，他們永被社會擯棄，而且注定殺人或被殺。鎮兵團的暴虐手腕沒有給予他們悔改的機會，淪落山林爲匪的他們，爲了自衛以神出鬼沒的戰術擊敗一向爲他們嘲弄的鎮兵，造成我們不能終止惡弊的局面。記得慎思的黎拉托內總督（註①）建樹的功績，他因不幸的百姓頒施的赦令證明山野林間甚多企待寬恕的人們。暴虐的手腕只能施諸奴隸一般的人民，無處藏匿安身的山林，每棵樹後哨兵站崗鎮守，和奴隸身體除了胃腸而外別無他物的時候。絕望之時，他將爲生之渴求作困獸之鬥，他的臂膀變得強壯，心腔悸動，整個身體填塞憤恨，火上添油的暴虐手腕又怎能熄滅燃燒中的火焰？”

“伊惹示，聽見你這場話，頓使我疑惑起來，使我差點相信你是對的，如果不是我已有了確定的意見。但是注意這一點——請別感到受忤犯，因爲我當你是例外——是誰要求這些改革；幾乎全都是

罪犯和快成罪犯的人！”

“現在的罪犯，或將來的罪犯；然而什麼迫使他們淪為罪犯呢？因為他們的寧靜被干擾，他們的幸福被摧毀，他們最真切的情感被傷害，而當他們要求正義的保障時，他們漸漸覺悟惟有依賴自己才能得到它。如果你以為只有罪徒才企求正義，那你是錯了，先生。從一市鎮到另一市鎮，從一座房屋到另一座房屋，諦聽他們隱匿心深處的怨懟，你即將相信鎮兵團糾正的惡弊都是一樣，至少不比平日所見者為輕。我們應該斷言這些百姓都是罪有應得嗎？那麼，為什麼厚此薄彼？為什麼不全部毀滅？”

“我不能察及目前已存的錯誤，理論上的謬見使實踐應用未克盡奏全功，在西班牙，祖國的地方，鎮兵團的組織表現極大的功效。”

“對此我不表示懷疑。也許那邊有較好的組織制度，較好的人選，也許西班牙需要它而菲律賓並不。我們的習俗，生活的方式，雖常因欲達拒予我們應享權利的目的而被引用，卻在該目的轉而為哄騙我們時被忽略。告訴我，先生，為什麼其他毗鄰西班牙的國家，並不比菲律賓更應和它一樣採用此制度？它們難道因此火車劫掠銳減，較少的暴動，較少的謀殺，和較少有暗殺的發生？”

依巴拉俯首深思半響，然後仰首答道：“這個問題，朋友，需要周密的研究。倘使調查使我確信這些苦情實有所根據，我將寫信給馬德里的朋友，既然我們沒有代表發言的人。同時，請相信我，政府需要強有力的兵團以維護它自身的尊嚴和權力。”

“是的，先生，惟有政府向國人宣戰的時候。然則為了政府的利益着想，人民不應有任何反抗政府意識的存在。而且，如果這些確然存在，我們寧取武力而捨棄威信，謹慎地注察賜予無限權力的當權者。至高的權力置於愚昧易怒、沒有道德修養、奉守未試定則的人們手中，成為潛藏無辜民衆裏面瘋人的武器。我承認並希望能和你一樣相信政府需要這武器，但是它必得小心選取武器，甄別最適

宜的器械，既然它寧捨百姓的授與擅取自用，最低限度它也應懂得如何使用它。”

伊惹示激動地、熱誠地說了，聲音微抖，眼閃亮光。隨後而來的是一片莊重的靜默，不爲木槳推進小舟，似已靜止波濤中。青玉一般的天空，一輪明月莊嚴地散放輝潔光芒，遠岸閃耀幾道燈光。

“他們還有別的要求嗎？”依巴拉探詢着。

“教團的改革，”伊惹示悲愁懊喪的聲音回答道。“不幸的百姓要求更多的保護對抗——”

“對抗宗教團體？”

“對抗他們的壓迫者，先生。”

“難道菲律賓已忘卻對宗教團體應負的義務，難道它已忘卻了那些從錯謬的危險中搶救它賜給它信仰，對那些因專制的民事決議加以保護者的無邊的恩義應感戴不盡？此即不究通曉本國歷史的惡果！”

奇異萬分的伊惹示幾乎不能相信自己所聽見的。“先生，”他嚴肅的口吻答道，“你指責人民忘恩負義；讓我，一個遭受蹂躪的百姓，爲他們辯護。期待讚賞的恩寵是漠不關心的。別提傳道工作和過於援用耶穌的仁愛了；讓我們撇開歷史於一邊不管，也不言及西班牙人如何處置猶太民族，雖然他們曾經賜給全歐人民一本聖書，一種宗教和一個萬能的神；它怎樣處置給它文化的亞刺伯族，他們對異教的寬忍，和喚醒它在野蠻時代和羅馬統治期間幾乎喪盡的民族精神。你說它在危難中搶救我們，賜給我們真正的信仰，難道你是說着重外表的形式爲信仰；腰帶和無袖法衣的貿易爲宗教，神蹟和奇怪誕事爲真理？它就是耶穌的真義嗎？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毋需釘於十字架上的神或我們衷心表示久生的感戴。迷信早已存在——所需者惟把它分類系統化，然後抬高它的商品價值！

“你告訴我無論目前的宗教是如何地不完善，總比以前沒有它來得好。我不但這般相信，並且也贊同你的說法，然而爲此我們得

犧牲國家和獨立的自由，這代價太大了。爲了換取宗教的效果，我們奉獻最好的市鎮，最肥沃的田園，甚至耗盡歷年的積蓄。一件舶來品輸入本地，我們付出高貴的代價，因此我們是公正無私的。

“倘使你以爲他們給予我們的保護即指對 encomenderos(註②)的保護，我可以告訴你，他們致使我們在 encomenderos 的權力下聲譽掃地。但是不，我認清初期來至我們灘岸的傳道士帶來的真正的信仰和對人類的博愛；我了解對於崇高的人性荷負的恩義；也曉得當時的西班牙到處充塞各式各型的英雄人物，不僅宗教方面，即政府事務，民事及軍隊生涯也是如此。然則爲了先代德行的緣故，我們必須承受敗壞的後代暴劣的惡跡？因爲他們盡過服務的力量，所以遏制他們的傷害即須領受取締？我們並不要求放逐他們，我們僅在迭變的境況下要求改革？”

“我愛護我們的故國如同你一樣，伊惹示；我明瞭它所需要的，也小心傾聽你敘述的一切。但是，無論如何，我的朋友，我相信我們用着奮激的眼光遍視四圍的事物。在這兒，我覺得比別處更不需要改革。”

“這是可能的嗎？先生，”伊惹示問，伸展左臂做個絕望的姿勢，“你竟然不覺得有改革的需要，你，遭逢家庭橫禍的今日？”

“呀，在菲律賓的安全和西班牙的利益當前，我忘記自己，也忘記自身的煩惱。”依巴拉溫和地截斷他。“維護菲律賓便須讓教士們續存。藉靠我們國家的福利方可與西班牙合併爲一。”

依巴拉把話說完後，伊惹示保持靜默注聽的態度，有着憂愁的面孔和失去光彩的眼瞳。“傳道團確實征服這個國家，”他說，“但是你以爲依賴教士菲律賓將被防護？”

“對的，惟有依賴他們。所有著論述及它的人都深信無疑。”

“呀！”伊惹示垂頭喪氣地嘆叫着，把木槳丟返舟裏，“我簡直不能置信你對國家和政府存有那麼貧乏的見識。爲什麼你不兩者皆指摘責咎？你怎樣解釋局外人闖進後方能融洽相處的家庭；國家因

被欺騙而馴從；政府因巧施奸詐而命令，它既無知怎能求自身被愛和被尊重？原諒我，先生，但是我相信我們的政府昏庸無能，而且自慶為信仰趨向滅亡的道路。我感謝你的雅意，先生，你要我送你到什麼地方？”

“不必了，”依巴拉回道，“讓我們多談些時，如此重要的問題需要追究明確的答案。”

“原諒我，先生，”伊惹示說，把頭搖了一下，“可惜我沒有能辯之才以求說服你。雖然我受過一些教育，充其量也不過一個印第安人而已，我的生活對你只能算是一種臆斷，而我的話常使你覺得可疑。那些聲言反對的都是西班牙人，因此，不管他們的論調是如何地空談愚蠢，他們的腔調、爵位和出身不僅把他們的每一句話神聖化，並且授與一向為我力爭廢卻的權力。不但如此，當我發現熱愛國家的你，父親長眠靜水下面，你，自身被攻擊、侮辱、和迫害，不管這一切和你所有的知識，竟然具有此種意向，我開始懷疑自己的主見而承認百姓的被誤解的可能性。我將告訴信靠人類的不幸者轉而信靠上帝和信靠自己。再一次我向你道謝——告訴我送你到什麼地方。”

“伊惹示，你那悲憤填塞的話深深地感動我，使我也感到懷疑。你要求些什麼呢？我不是在老百姓群中長大的，對於他們的需要，我也許是無知的。我的童年消磨在教會學校，在歐洲生長，被書本塑成定型，學習人們經已尋覓的真理。殘留暗影的一些作家沒有觸及的東西，我是漠然無知的。然而我愛我們的國家如同你一樣，這並不只是因為愛國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藉賴它而生存或沒有疑問的視它為永眠之地，不只是因為我的父親諄導我，而是因為我的母親也是一個印第安人，因為我最緬戀的回憶繞集我的故土上，我愛它，藉靠它，永遠地藉靠它獲得幸福！”

“我呢，藉靠它取來許多的不幸，”伊惹示喃喃自語。

“是的，朋友，我同情你的遭遇，你是不幸的，這些因素使你對

前途悲觀，因而影響你的思想，所以你的怨訴我早有了準備。如果我能明瞭你的動機，你的過去——”

“我的不幸另有其他的因由。倘使我認為它們或可有多少裨益，我將告訴你，何況，我並不當它是祕密保藏不宣，它已是許多人通曉的事了。”

“也許聆聽它後將改變我的觀點。你知道我寧肯依據事實而不肯妄信理論。”

伊惹示深思良久。“倘使情形如此，先生，我將簡略地述說我的故事。”

註：

①卡羅示·亞利亞·黎拉托內·那馬卡拉兒沓將軍，菲島第一個“寬大自由”的省長，一八六九年至一八七一年的總督。他頒施特赦匪徒的手令，且創立鎮兵團，其中大部份是自動投降報效的匪徒。

②菲島被征服後（儀式上稱之為“和約”），建樹功勳分領土地的西班牙兵士稱之為 *encomenderos*，享有地區內的百姓的納貢義務，而報以保護他們和教導宗教知識。較早的教士指責他們的苛斂的貪慾和野蠻的行爲，站在百姓的立場進行了好幾次強有力的抗爭。





## 第五十章

### 伊惹示的故事

“約六十年前，我祖父居住馬尼拉市，供職於一間西班牙商行爲簿記員。那時他還很年輕，結婚後只有一個兒子。一天晚上棧房無故失火，火災蔓延雇主的居所和許多住屋。損失鉅大而搜求替身中，那商人指控我祖父。他既貧困無力雇請有名的律師，任由他怎樣爲自己的清白無辜聲辯也屬枉然，於是他被判決公開鞭笞和遊街示衆。不久以前他們採用所謂“牛和馬”的最不合理的懲罰方式，那是比死本身千倍的可怕。除了年輕的妻子外，我祖父遭受衆人的唾棄，被縛馬背上，後面跟隨沒有情感的人群，且被每一街角巷口的觀衆、他的兄弟、甚至和平之神的廟宇旁邊的人們鞭打。當永蒙恥辱的可憐的人以鮮血、痛楚和悲鳴滿足人類報復的愉快後，被准許移離馬背時，已是昏迷失卻知覺。上帝能賜他一死多好！然而精心造作的虐待下他倖獲自由。他那身懷六甲的妻子，無助地沿門求乞，以照顧病夫和可憐的孩子，但是誰肯信任一個可恥的縱火人的妻子？那個女人，只好淪爲妓女。”

依巴拉從座位起來。

“呀，別感到紛擾！賣淫既對她不是失譽，對她丈夫也不是恥辱；他們已不復有榮譽和羞慚的存在。那個男人的創傷漸次康復，就帶着妻兒藏匿本省山中。在這兒他們飽受衆人的痛恨和忌避，貧

弱孤苦地過了幾個月。不久他的妻子生下一個多病的嬰兒，卻僥倖地早殤了。我祖父不像他的妻子那麼勇毅，眼見病妻應有的看顧和扶助被剝奪，再也抵抗不住折磨自己吊死了。他的屍體在尚不懂得看顧母親的幼兒面前開始腐爛，那股惡臭引來人們的發現。她的丈夫的死亡歸諉她所做，一個惡人的妻子算得了什麼，何況曾經淪落爲娼的她，誰能相信她不會這樣做？倘使她發誓爲證，他們叫她僞證者；她哭泣了，他們說那是虛僞；她哀求上帝的照看時，人們又說她瀆神。話雖然如此，他們多少還有點同情心，容許她生產後再受鞭打。你知道教士們怎樣傳播印第安人惟有鞭打方可應付之說：讀加示巴·山奧古斯汀神甫所講的一段（註①）

“於是，被責咎的女人咒詛她的嬰兒的出生，這樣一來，不但拉長痛楚的時間，而且妨害母性的慈愛。不幸地，她產生一個壯茁的嬰孩。兩個月後，一般自己認爲己務的人非常滿足地執行判決了。其時，山林間不安靖，使她攜帶兩個兒子逃亡鄰省，像野獸一樣生活着，恨人也被人恨。年長的孩子，雖受盡顛沛流浪之苦，尚依戀不捨孩提時的歡愉，因此，在他自覺力足以當的時候，即淪落爲海盜。不多時，“馬拉”這個百姓聞之亡魂喪膽的血腥腥的名字，迅速地傳遍各省了，因爲他用血和火洗雪胸中的仇恨。年幼的則因天性仁柔，一切委諸不堪聞問的悲運，和母親居住一起，寄活於山林，穿着旅客丟棄的破布。她早已失掉她的姓名，但被稱之爲“罪犯、娼妓、禍根。”人家則只知道他是他母親的兒子，他那溫馴的性情引使每個人相信他決不會是縱火者的兒子，當然啦，印第安人的道德觀仍然是合乎道理的。

“有一天，聲名狼籍的馬拉終於陷落當局的羅網，他的罪行被嚴酷不苟地清算着，甚至他的母親也因教導無方被懲罰。年幼的弟弟尋找他母親的一個清晨，她因往樹林裏採摘蘑菇沒有回來，發現她四肢伸張地僵躺公路旁的棉樹下，面孔向天，直着眼睛瞪視不動，扼緊的手半埋於染血的污泥裏。他不能自己地隨着死人的視綫

向前一望，有一竹籃懸掛樹枝上面，竹籃裏面端放他的哥哥慘不忍睹的腦袋！”

“我的上帝！”依巴拉不自覺脫口喊道。

“那也許是我父親當時的驚呼，”伊惹示冰冷地續道。“盜寇的尸首被砍成數塊，軀幹埋了，四肢卻分掛各市鎮。如果你打從加南巴和聖多瑪示那段路經過，你將瞥見我的伯父的一條腿懸吊過現已枯凋的輪莫樹（按：櫻桃類，果實呈藍色而小，果核堅硬如石，又稱 duhat）——大自然促使該樹枯萎，不再結果實。其他的斷肢也同樣的做了，只有腦袋，人身上最優秀的部分和最易辨識的地方，高掛他的母親的屋前！”

依巴拉垂首了。

“那孩子像被咒詛的不幸者驚逃了，”伊惹示說下去。“他越山過嶺地從一個市鎮逃亡到另一個市鎮，及至他逃抵一處不爲人所知道的地方，受雇地耶拔省一個富人家中爲傭。他的勤謹和溫和的性情贏得所有不知他的過去的人們的好感，加上他的儉樸成習，漸漸地他積蓄了一筆不多的錢。他還年輕，可悲的往事已成過去，現在他所幻夢的是幸福的將來。他有悅人的外表，青春的活力，和他的幾分不幸的遭遇，得到鎮上一位女郎的青睞，但是畏懼往事的被覺察，使他未敢冒然地向她求婚。然而愛情的力量遠超過一切，他們失去意識狂戀的結果，使得他爲了顧全女郎的聲譽，不得不冒一切的危險和她結婚。各種報告查究的過程中，他的過去被發覺了。女郎的父親很有錢，於是成功地百般迫害他。他不但不爲自己辯護，並且承認一切，因此被送進監牢裏。不久，女郎生了一對雙生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他們被祕密地養育，並且使之相信他們的父親早逝——一點也不覺困難，而既然他們的母親在他們年幼無知的當兒就死掉，他們也就不關心家系。由於我們的外祖父非常富有，我們安度快樂的童年。我的妹妹和我在相同的看顧下長大，像沒含有其他情誼的學生兄妹一樣，我們非常親愛和睦。當我年紀

尚小時，即被送至教會學校就學；我的妹妹，爲了避免和我完全隔絕，選讀康科惹學院（註②）。受過簡單的教育的我，爲了愛好農村生活的緣故，返回市鎮承繼外祖父遺留的產業。我們快樂地共同生活一個時期，光明的前途向我們微笑，僕役如雲，農產豐收，我的妹妹快和一位她崇愛同時也熱愛她的青年結婚。

“但是在一次爲錢項的爭執和我當時的傲慢態度，我疏離了一位遠房親戚親切的關注，有一天，他當面斥責我曖昧不明的誕生帶來羞恥的家世。這一切被我認爲誹謗而要求賠償。於是一向掩埋墓墳的醜聞再次呈現了，惶恐下宣洩的事實使我不勝悲痛起來。更叫我悲愁的莫過於我們家中工作多年的一位老僕，他雖忍受盡我的古怪脾氣卻未曾有過棄職他去之意，對於其他僕役則以愁泣嘆氣自解。我不曉得那位親戚怎樣查探，事實是這位老人被法庭召訊，被迫吐出全盤實情：這位緊依不捨心愛兒女的身旁，和多度受我凌辱的老人，就是我的生父！我們的幸福失去蹤影，我捨棄一切財產，我的妹妹的婚約也取消了，隨着我們的父親漂流他鎮，尋求藏身之所。因自咎帶來我們的災禍的念頭促短老人的生命，臨死前他親口告訴我悲憤的往事。

“我的妹妹和我被孤獨的留下。她哭泣得非常厲害，然而在絕大的悲痛中她仍然不能忘懷她的愛人。她沒有一句申訴，沒有一句怨語，她眼睜睜的讓自己的愛人投進別個女人的懷抱，我雖眼見她日漸枯瘦卻連安慰也無能爲力。有一天她不見了，我毫無所獲的四處尋覓，徒然地查詢她的下落。一個月後我獲悉恰於其時，湖水泛濫之際，毗接加南巴稻田的海邊，發現一具少女的屍體，她可能被謀殺或溺斃，因爲她的胸口上插着一把尖刀。該鎮的地方官員發表通告，卻沒有人認領，顯然她不是當地的失蹤失蹤。從他們口中描述的衣飾，動人的面貌和濃厚的長髮，我知道她即是我那可憐的妹妹。

“從此以後，我飄泊各省。我的聲譽和故事被許多人流傳着。他

們歸謫許多事情是我幹的，有時還中傷我，然而我不管人言，依然我行我素。這就是我的故事，人類的裁判。”

伊惹示漸漸無動息地輕輕划槳。

“我仍舊相信你並沒有錯，”克雷瑣示多摩低語道，“當你說惟有獎勵德行和教育罪犯才能使正義達至良善的地步。不過，那是不可能的烏托邦！況且，那兒來這麼多的錢？那麼多的新工人？”

“那麼，那些口口聲聲說是以公道和平仁慈為天職的教士們究竟是為什麼而來的？難道以水灑濕孩子的頭，給他鹽吃，比喚燃罪犯昏懵的良知那點上帝賜給每個人照耀自身幸福的火光更有價值嗎？難道陪伴罪犯上絞台比引導他克服從墮落到有德行的路途更有人道嗎？他們豈不也得雇請間諜、執刑者和鎮兵，這些東西，不但髒穢，而且浪費金錢。”

“朋友，無論你或是我，雖然我們都希望着，能夠完成它。”

“單獨的，我們當然算不得什麼，但是與人民共肩此責，讓你自已與人民團結在一起，別再漠不關心人民的吶喊，以身作則的做個榜樣，傳播所謂故土的意念！”

“人民所要求的是不可能的。我們得等待。”

“等！等待是等於忍受痛苦！”

“倘使我提出如此的要求，當權者將只笑侮我。”

“然而要是人民支持你？”

“不！我永不是那個領導群眾以武力迫使政府承認不合法的許可。不！任何時候我發覺武裝民衆，我將置身政府的陣綫上。我寄望國家的福利，因此我建立一所學校。為追求它，我採用因循漸進的教導方法，沒有光明便就沒有路。”

“沒有鬥爭便就沒有自由！”伊惹示答道。

“事實是我不欲那種自由！”

“事實是沒有自由也就沒有光明，”嚮導口氣轉緩和點說。“你說你認識你的國家不多，那點我相信你。你不懂得準備前的一番鬥

爭，你不明白水平綫上的黑雲。鬥爭已在意境開始，降落於即將染滿污血的戲場上。我聽見上帝的呼喚——災禍降臨反對者身上！歷史尚未爲他們寫下任何的一頁！”

伊惹示全身起了劇烈的變化；光着頭，男性的面容浸涵月色下，具備一種殊異的感覺。他搖動長髮，接着說：

“你不覺得萬事齊醒了嗎？已有數世紀的長眠，在霹靂中被擊打，而且在被擊時灌注生命裏面。自此以後，新的趨向激奮我們的精神，目前它們雖然分散無蹤，然而終有聚合的一天，在從未讓人失望，也不會讓我們失望的神的領導下，因爲祂的目的是達到自由！”

一片沉默中，小舟徐徐地在浪花中緩進，移近灘邊。

伊惹示首先打破沉默。“我怎樣回覆差遣我來的人呢？”他改換聲調問道。

“我已經告訴你：我非常同情他們的遭遇，但是他們必得等待。罪惡不是可由另外一件罪惡所能彌補的。在我們的不幸中，每個人都罪有應得。”

伊惹示又一次不作聲，卻垂首划舟直靠岸邊，他告辭道：“多謝你殷懃的照應，先生。現在，爲了你本身的利益着想，我請求你忘掉我，而且在無論何種見到我的場合下，佯裝不再認識我。”

說完，他返身上舟，划向岸旁濃厚叢林處。當他划過那條長遠的路程時，顯然地他只一心專注划槳引濺的鱗光鑽石，迸跳滴回湖裏，然後神祕地在波光水影中不見了。

他達至岸邊的叢林蔭下，一個人從那邊走出趨近舟旁。“我要告訴卡比丹什麼？”他問。

“告訴他，只要伊惹示活着，他要履行他的諾言，”是那憂傷的答覆。

“那麼，你什麼時候與我們會合在一起？”

“當你的卡比丹認爲危機即至的時候。”

“很好。再會！”

“只要我不先死掉，”伊惹示低沉的聲音補充道。

註：

①征服史的作者，加示巴·山奧古斯汀神甫，於一六六八年來菲，一七二四年逝於馬尼拉。使其長存不朽的是他在一七二〇年譯述“島上印第安人”的品性和習俗的一封信。這封信被廣泛地刊發印行，而且被多數作家引用着。信上雖然淋漓盡致的描述和批評島民的惡習，卻笨拙地透露許多他以教堂和西班牙人家中僕役的操行為主的材料。這封信因兩句似是而非的句子加重他的聲望：

藤樹繁衍

印第安人的居住

於是教士們愉快地援引為大自然的神附加的啓示，忽視因它和召喚他們神聖服務的神的訓示發生的矛盾不洽。

一個身為神甫的人竟然寫出如許不負責任的話，實令人感覺奇怪，直至事實透露那封信是寄交一位在西班牙頗具勢力的朋友，請求反對 Council of Trent 移交島上教區給土生教士條例的實施。

②康科慈學院位於馬尼拉近郊的仙沓安那，一位虔誠的西菲混血女為教育土生女孩於一八六八年創立的，除了供給七位仁慈教團的女道士的費用外，還捐獻一座房屋和地皮。

③一八七二年菲神甫武教示，教默示和沙莫拉等被執刑槍決。





## 第五十一章 交換

羞怯的利那爾示感到憂愁而且不安。他剛接到一封來自維多利亞夫人的如下述的信：

親愛的堂弟三天裏我希望聽到上尉已殺或你他我不肯等一天那禽獸沒有受到處罰如果時間過去你還沒有向他跳戰我要告訴地阿戈先生你並不是什麼必書也沒有去過阿申溜·馬丁尼斯將軍家中我要告訴克拉里沓這一切欺騙我不給你一仙要是你向他跳戰我要給你一切你需求的現在讓你向他跳戰我警告你不應再辨理由或延候你的愛你的堂嫂

維多利亞·朵耶示·依示巴拉迎

三巴洛,星期一七時傍晚

事態是很嚴重的。他十分熟悉維多利亞夫人的脾氣,他知道她什麼都做得出來。和她談理由就和明知沒有卻決意搜查違禁品的釐務局人員談忠實禮節一樣的沒用,請求她自不必說了,欺騙她更糟——除了挑戰外,沒有他法可想。

“但是怎樣做呢?倘使他對我行使暴力?”他自語道,來回踱着。“倘使他和他的太太聯合對付我?誰肯做我的替身?主教嗎?卡比丹地阿戈嗎?神降禍於我聽從她的勸告的時候!老詔媚者!迫使我自陷困境,說謊,做一個自吹自擂的大傻瓜!那位年輕的女郎將怎樣對待我呢?現在我確因做過內閣部長的祕書而感到悔惱!”

善良的利那爾示自言自語的當兒,沙米神甫進來了。佛蘭西示

干教士比前更清瘦更蒼白，只有他的眼瞳閃爍奇異的光芒，唇角也掛着特有的微笑。

“利那爾示先生，自己一個人嗎？”是他踏進客廳的招呼，透過半掩的大門飄揚鋼琴聲。利那爾示強裝笑容。

“地阿戈先生呢？”主教繼續道。

卡比丹地阿戈恰在此時出現了，吻過主教的手後，他竟除後者的帽子和手杖，像一個永受祝福的人一樣，面上堆滿笑容。

“來，來！”主教步進客廳時呼叫道，後面跟隨利那爾示和卡比丹地阿戈，“我帶給你們一個好消息。我剛接到來自馬尼拉的信，它證實依巴拉先生前天交給我的那一封。所以，地阿戈先生，障礙已經解除了。”

夾坐在兩位好友中間的馬利亞克拉那半站起身，體力不支地又坐下去。利那爾示頓轉蒼白的瞧定垂視地面的卡比丹地阿戈。

“我覺得那位青年似乎非常討人喜歡，”主教續道。“起初我錯怪他——他的性情確實有點暴躁——但是他很懂得贖償過失而使人不再與他為難。倘使不是因為拉瑪授神甫——”

在這兒，主教迅快地瞥了馬利亞克拉那一下，她眼不離樂譜地傾聽着，讓頑皮的申籠擰她幾下以表示她的歡欣——要是只有她自己一個人，她早跳起舞來了。

“拉瑪授神甫？”利那爾示進一步探詢道。

“是的，拉瑪授神甫說過，”主教說下去，盯視馬利亞克拉那不放，“做爲她受洗時的誼父，他不能准許——但是，無論怎樣，我相信只要依巴拉先生請求他的寬恕，那個我不懷疑他將做，事情就解決了。”

馬利亞克拉那站起身托辭告退，由維多惹陪伴回房。

“要是拉瑪授神甫不肯饒恕他呢？”卡比丹地阿戈低問。

“那麼悉由馬利亞克拉那決定。拉瑪授神甫是她的父親——精神上的。然而我相信他們會互相諒解的。”

這時傳來一陣腳步聲，依巴拉來到了，後面隨着依沙迷姑。他的出現產生了各式各樣的表情。卡比丹地阿戈手足無措地不知哭好呢還是笑好。他向面前的利那爾示深深地鞠了一躬。沙米神甫從座位站起來，那麼溫和地把手直伸過去，青年不覺驚異地看他一眼。

“別覺得奇怪，”沙米神甫說，“我剛才稱讚你。”

依巴拉謝了他，即趨近申籠，她正欲開始稚氣的饒舌，“你跑到那兒去了？我們都這樣問，剛從煉獄拯救出來的靈魂在什麼地方？我們都講了些同樣的話。”

“我可以知道你們講了什麼？”

“不，那是一件祕密，等一下子我單獨地告訴你。現在先說你跑到那兒去了，好讓我們知道誰猜得對。”

“不，那也是一件祕密，但是我將單獨地說給你聽，如果這幾位先生們肯原諒我們的話。”

“當然的，當然的，無論什麼時候！”沙米神甫叫道。

申籠爲了即將發現一件祕密喜忭地領導克雷瑣示多摩到客廳的另一端。

“告訴我，小朋友，”他問，“馬利亞還生氣我嗎？”

“我不知道，但是她說你最好還是把她忘了，說完，她就哭泣起來。卡比丹地阿戈要她嫁給那個青年，拉瑪授神甫也是這種主張，但是她既不反對也不贊成。今天早晨我們談起你時，我說，‘假如他愛上別個女孩子呢？’她答道，‘他將會的！’於是又哭了。”

依巴拉變得非常莊重。“請告訴馬利亞我要和她單獨見面。”

“單獨？”申籠眉端緊皺，大眼睜得圓圓的。

“完全的單獨，不，那人一定不在方可。”

“那似乎很難辦到，別擔心，我將告訴她。”

“什麼時候我可以得到答覆？”

“明天早點到我家。馬利亞無論怎樣不肯獨自留下，所以我們

前往來與她作伴。維多惹和我輪流伴宿她家，今夜恰輪到我。聽着，你的祕密呢？你不肯告訴我就走開嗎？”

“對了！我去過羅示萬吽示。我正預備開採椰林並且計劃建立煉油廠。你的父親將與我合夥經營。”

“只這點點嗎？那算是什麼祕密！”申籠大聲叫道，像一個受高利貸放債詐騙的人。“我以爲——”

“小心點，我不要你把它宣洩出去！”

“我也不肯這樣做，”申籠答道，仰掀鼻端。“如果它是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我還可以告訴我的朋友。但是買椰子——椰子！誰希罕椰子？”說完，便疾步跑往尋找她的朋友。

數分鐘後，依巴拉感覺衆人的興趣不投己之所好，即告辭離開。卡比丹地阿戈掛上雖甘實苦的微笑，利那爾示不發一語地觀察着，而主教卻興趣盎然地侃侃講述一些不關要緊的事。沒有一個女孩子再出現。

## 第五十二章

### 死人和黑影的紙牌

月亮遮蔽於烏雲滿佈的天空，一陣寒風，將至的十二月的先驅，橫掃通往墳地的狹徑上的枯葉和灰塵。通路的拱門下出現三個陰暗的人影，竊竊低語着。

“你和伊惹示談過嗎？”一個聲音問道。

“沒有，你知道他是多麼隱諱和縝密，他必定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克雷瑣示多摩先生救過他的生命。”

“那就是我所以要參加的緣故。”第一個聲音又響起來。“克雷瑣示多摩先生幫助我的妻子得到一個馬尼拉醫生的救治。我將監視教堂，和主教清一清舊賬。”

“我負責兵營，讓那些鎮兵知道我們的父親還有兒子。”

“我們那邊有多少人？”

“五個已夠了。雖然克雷瑣示多摩先生的僕人說我們將有二十個人。”

“如果我們失手怎辦？”

“噓！”其中一個黑影叫着，大家立刻靜不作聲。

朦朧不明中，一個人影漸漸移近，鬼鬼祟祟地沿籬笆下潛行，並且時時停足環顧。他這樣行動不是沒有理由的，離他身後二十步出現了另一黑影，比第一個更大更黝黑，但卻非常靈活地輕觸地

面，每當前面黑影停頓返顧時，立刻像被大地吞沒一樣的失掉蹤影。

“他們跟蹤着我，”第一個人影低語道。“會是鎮兵嗎？難道高級管聖器者誑騙我不成？”

“他們說他們將在此地齊集的，”第二個人影暗自忖量。“兩個兄弟既隱匿不讓我知道，一定正從事危害他人的活動。”

第一個人影終於抵達墳地的門口。三個早到的人即移步向前。

“是你嗎？”

“是你嗎？”

“我們應立即分散，他們跟蹤着我。明天你們將分得器械，明夜也即是時候了。那口號是‘克雷瑣示多摩先生萬歲！’去吧！”

石牆後面三條人影消失不見。後至的人匿身門口的凹空處，靜靜地等候。“看看到底是誰跟蹤着我，”他想。

第二個暗影謹慎地躡行而至，並且停下張眼四望。“太遲了，”他自語道，“但是他們也許會回來。”

一陣綿綿細雨，像脅迫後來的人，開始滴落，使他不得不奔回門口暫避一下。自然地，他碰上了另外的一個。

“啊！你是誰？”最後到來的人粗聲粗氣地問。

“你是誰？”另外一個鎮靜地反問他，跟着數分鐘的間歇，好讓各人好好地端詳對方的體態和辨識對方的口音。

“你在這兒等些什麼？”粗聲粗氣的人問道。

“等時鐘敲了八下，我好和死人玩紙牌。我希望今晚能夠贏點錢，”另個非常自然地聲調答道。“你呢，你來做什麼？”

“爲了——爲了同樣的目的。”

“亞馬！這確使我很高興，我將不會是孤獨的。我帶來紙牌。時鐘敲了第一下我即平牌，第二下分牌。移動的紙牌算爲死人的牌子，而我們還要替他們洗牌。你帶紙牌來嗎？”

“沒有。”

“那麼你怎樣——”

“那很簡單——和你爲他們分牌一樣，我希望他們能同我玩牌。”

“要是他們拒絕呢？”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賭博還不足以迫使死人就範的。”

短暫的緘默隨着發生。

“你帶有器械嗎？你怎樣和死人爭打呢？”

“用我的拳頭，”其中一個較強健的回答。

“啊，該死的！現在我記起來了——比一個更多的生人在場時，死人是肯賭博的，而我們恰好是兩個。”

“是嗎？可是我不願意離開。”

“我也是。我亟需要錢，”身材較小的一個說。“這樣吧：讓我們先賭賽一下，賭輸的人離開。”

“好吧，”另一個頗粗野地贊同道。

“那麼我們進去吧。你有火柴嗎？”

他們走進朦朧不明的墳場，尋覓一塊較爲恰當的地方，未幾即在壁龕凹處找到可坐的位子。短小者從笠帽上拿下紙牌，另一個擦亮一根火柴，在點點火光中互相窺視，但是，從他們面上的表情看來，他們顯然是彼此不認識的。雖然如此，我們卻可辨識高而聲音深沉的是伊惹示，而面上有疤痕的短小者則是俞卡示。

“洗牌！”俞卡示叫道，猶自觀視對方不已。他移開壁龕上的一些枯骨後拿出一張么點紙牌和另一張‘僕人’的紙牌。

伊惹示把火柴一根接着一根擦亮着。“賭那張‘僕人’紙牌！”他說，放一根脊骨在那張牌上面，以示分別。

“玩吧！”俞卡示叫道，在第四或第五張紙牌分到一張么點的紙牌。“你輸了，”他補充道。“走開，好讓我碰碰運氣。”

伊惹示不發一語地走開了，不久即被黑暗吞沒。

數分鐘後，寺鐘敲了八下，鐘聲宣告靈魂的時間，但是俞卡示



不但不召喚死者，如同迷信所指示一樣；反而脫帽呢喃禱告，畫了又畫無數次的十字架，瞬間的虔奉，直和聖珠兄弟團的首領表演的一模一樣。

絲絲陣雨澈夜浙瀝地下個不停。九點過後，街上暗澹又沒有人蹤。居民被促請懸掛的椰油燈在它的四周發出一小圈淡光，使已夠黑暗的雨夜彷彿更加黑暗。院旁的街上，兩個鎮兵徘徊踱步。

“太冷了！”一個帶着末獅耶口音的用大家樂語說道。“我們還沒有抓到一個管聖盜者，沒有人修理上尉的雞檻。他們都因那個人的死亡嚇破膽了。這使我感到太無聊賴了。”

“我也是，”另一個答道。“沒有人偷竊，沒有騷擾不安，但是，感謝上帝，他們說伊惹示混進鎮裏了。上尉說無論誰捉住他可免受三個月的鞭答。”

“噢！你還記得他的容貌嗎？”那個末獅耶人問。

“當然啦！身高：根據上尉所說的，高大；而根據拉瑪授神甫則是中等；膚色，赤褐；眼睛，黑的；鼻子，普通；鬍鬚，沒有；髮色，黑的。”

“噢！特別標誌呢？”

“黑襯衣和黑長褲的伐木者。”

“噢，他將不能從我手中跑掉！我想我此刻看見他了。”

“我不會誤當他做別人的，儘管他或和他的容貌十分相似。”

微弱的燈光下，我們又一次瞥見兩條人影小心翼翼地躡足而行，一條人影釘梢着另一條。一聲元氣旺盛的“誰在那兒？”阻止了他們，前面的一個顫抖的聲音答道，“西班牙人！”

兵士們擒住他，推擠他到燈下細細檢視。他是俞卡示，兵士們似乎疑惑不定了，各用探索的眼光互覷着。

“上尉並沒有說他面上有道疤痕，”末獅耶人輕語道。“你到那兒去？”

“訂定明天舉行的彌撒。”

“你見過伊惹示嗎？”

“我不認識他，先生，”俞卡示答道。

“我並不是問你是否認識他，蠢才！就連我們也不認識他。我問你看見他沒有。”

“沒有，先生。”

“聽我描述他：高度，有時高大，有時中等；頭髮和眼睛，黑色；其他的形態，普通，”末獅耶人背誦一遍。“現在你認識他嗎？”

“不，先生，”俞卡示愚蠢地答道。

“那麼，滾開吧！禽獸！傻瓜！”他們猛地推他一下。

“你可知道爲什麼上尉以爲伊惹示高大，而主教則以爲他屬中等高度？”大家樂人問。

“不，”末獅耶人回道。

“因爲上尉看見他時被推跌污泥漿裏，而主教則站着。”

“對了，”末獅耶人贊同着。“你很聰明——你怎樣成爲一鎮兵呢？”

“我並不常常這樣；我是一個走私者，”大家樂人頗有點自負地回道。

然而，另外一條人影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同樣喝住他，同樣在燈下端詳他。這次是真的伊惹示。

“你到那兒去？”

“找一個人，先生，他不但痛打我的兄弟並且恐嚇他。他面上有一道疤痕，他叫做伊惹示。”

“噢！”兩個鎮兵面面相覷地驚駭不已，隨即向院邊狂奔而去，那恰是剛才俞卡示走開不見的地方。



## 第五十三章

### 清晨預示晴朗的天氣

隔天清晨，墳地前夜閃爍火光的消息已傳遍全鎮。可敬的第三級教團的團長敘述瞥見的燭火，它們的形狀和大小，雖然他未能確定燭條的多寡，卻算有二十餘條之多。聖珠兄弟團的西巴姊妹，不肯忍受勁敵的一名團長獨自誇耀睹見奇異的神蹟，因此，雖然她並不居住在那地方的附近，卻聽見哭泣和呻吟，甚至從這些聲音她還能夠辨識是誰——但是由於耶教固有的仁愛，她不但寬赦他們而且為他們禱告和保守祕密，站在即將身為聖徒的立場上，她發表了這些偉論。萊費亞姊妹的聽覺並不怎樣靈敏，然而讓西巴姊妹聞見那麼多而自己什麼都沒有聽到，卻不是她所能容忍的，所以，她敘述一個有許多靈魂在她面前出現的夢境——不只是靈魂，還有活人——受痛苦的靈魂乞求她小心記載和珍藏的免罪符。她尚可供給有着利害關係的家庭查詢的姓名，而要求些微的施捨充為教皇需要的救濟金。一個短悍的牧者竟敢聲言除了一縷微光和兩個戴笠帽的人好不容易地從掌批和警罵中逃逸外，什麼都沒有看見。他枉自對天發誓，連跟他在一起的牛也為他作證。“你豈敢冒充比團長和姊妹們懂得更多，*paramason*（註①），異教徒？”灼灼怒視的面孔追問他。於是主教踏上講壇，開始熱烈地宣斥煉獄，使得為舉行彌撒的銀幣又一次從藏匿處滾流出來。

現在讓我們把忍痛的靈魂暫擱一邊，傾神注聽腓立普先生和老塔壽在後者孤屋裏的談話。哲人，或瘋人因病臥床，已有好幾天了，逐漸惡化的痼疾使他變得非常衰弱。

“真的，我不曉得應否因你的辭呈被接受恭賀你。從前鎮長無恥地疏忽眾人的利益，你的呈請是對的，然而目下你與鎮兵團的爭執中，這樣的處理是欠當的。鬥爭的期間你是應當站定崗位的。”

“是的，但不是將軍出賣自己的時候，”腓立普先生答道。“你知道翌晨鎮長釋放我費勁拘捕的鎮兵，並且拒絕任何進一步的舉動，沒有上峰的命令，我什麼都不能做。”

“你自己一個人，不能；聯合別人，卻太多了。你應利用這機會以身作則的做為別鎮的榜樣。可笑的鎮長的權力上面尚有人民的權利。這是一課很好的訓誡的開端，而你卻忽略它。”

“我怎能抗拒權勢的代表呢？這兒你有依巴拉先生，在群眾的信仰下屈身低首。你以為他相信逐教令嗎？”

“你的情形和他的完全兩樣。依巴拉先生嘗試散播好的種子，因此不得不委屈自己，利用目前的任何材料。你的任務則是激勵鼓舞，需要的是率先動力和權勢。況且，這鬥志不應被視為只對付鎮兵一個人。原則上應該是反抗所有假藉公權為非作歹攪擾治安和未盡厥職的人。你不會是孤獨的，我們的國家已和二十年前不同了。”

“你這樣想嗎？”腓立普先生問。

“你沒有感覺到嗎？”老人再答辯說，斜靠床上。“啊，那是因你沒有看到過去，沒有研究歐洲移民的效果，湧進的新書，我們的年輕人負笈歐洲的風氣。分析比較一下這些事實。雖然聖多瑪示皇家主教大學仍然保有最具智慧的教授團，有才幹的人仍舊苦心研究如何制定玄妙的耶教哲學的特性和作更進一步的深入探討；但是你何從尋覓我們今日受過古老教育而惟空想抽象事物的青年，在山頂的角落絞盡腦汁追求詭辯法至死，甚至連‘存在’的特質都弄

不清楚，或能夠解決本質和生存的問題，這些崇高的思想使我們忽略更重要的——我們自身的生存和獨立個性？瞧瞧今日的青年吧！熱心從事更遠大的畛域，他們研究歷史、數學、地理、文學、自然科學、語言學——一切被我們的時代視為異端聞而悚然的科目。我那時候最偉大的自由思想家並且宣稱他們比不上亞理斯多德的分類和演繹辯證法。人類終於理解自己是屬於人類的；放棄分析上帝和肉眼不能視的細微事物的探尋；斷絕腦海裏規制幽靈的幻想；他明白在廣闊的世界裏自己的命運，統轄它是自己的能力做得到的；厭倦無用的冒失的工作後，他環視四周的事物。瞧我們的詩人怎樣興奮活躍！大自然女神為我們打開珍藏寶物，微笑地鼓舞我們努力；實驗科學結成的第一顆果實，只欠時間性的成熟而已。今日的律師接受新哲學理論的訓練，有些已在我們的法院閃放光芒，顯示形勢的改變。聽聆一般青年的談話，探訪學術的中心！學校圍牆內響起的名字，除了聖多瑪斯，沙黎士，亞瑪，山齊示（註②），還有其他我們這時代崇拜人士的名字。儘管教士們站在講壇上大聲責斥我們風紀頹敗無存，如同魚販出言詈罵買客的貪欲一樣，忘記他們的貨物早已腐爛無用！儘管教院枉費心神擴張勢力阻遏新潮流。去掉那些神吧！支持樹身下面的根鬚或將使整棵樹變弱，但是它們絕對不能剝奪別種生物的生命，那些生物，像鳥兒們，翱翔空際。”

哲人興奮地講了一大堆話，眼裏發出奇異的光彩。

“雖然如此，新的種子依舊很小，”腓立普先生似乎不信地反對道。“如果一切着手於我們付出最高代價的進步中，它會窒息而死的。”

“窒息而死！誰會窒息而死？人嗎？疲弱的東西，窒息的進步，時代和活動的有力的孩子嗎？什麼時候他做過？頑固，絞台，危險，盡力地想窒息它，反而促激它快點。正如同加利略所說的，*E Pur si muove*（註③），當黑衣僧派強迫他發表地球不能轉動的言論時，同樣的話適用於人類的進展。有些願望被粉碎，有的犧牲了，但是那

是不關緊要的；進展不停歇地向前奔走，前人的血跡卻產生新的強壯的後繼者。瞧，報館本身，無論它是怎樣落伍，已開始踏上新的道路。黑衣僧派也逃不掉這定律的支配，卻正摹仿耶穌教（按：天主教的一個宗派，一五三三年易格內細阿·羅耀拉開創之耶穌會），他們永不妥協的敵人。他們在修道院內舉行迎神會，建立小戲場，並且寫些詩章，他們對十五世紀的信仰抹煞不了他們間的才識之輩，他們承認耶穌教是對的，在將來，他們仍舊會參預他們造就的青年人的任何活動。”

“所以，依照你所說的，耶穌教徒跟得上時代？”腓立普先生奇怪地問。“那麼，爲什麼他們在歐洲遭受反對？”

“我將像一個老學究回答你的問題，”哲人邊答邊躺下去，恢復先前戲謔的神情。“完成進展的方式有三：前面，旁邊，或後面。第一個方式引導，第二個忍受攜帶之難，第三則被拖曳在後——耶穌教徒則屬於後者。他們當然喜以領導者自居的，但是他們明瞭它的倔強性和其他潛勢力的存在，因此他們議定屈服，寧願跟隨別人的後面也不肯受壓潰或擯棄路旁暗影中。而現在呢，在菲律賓的我們，跟在時代的巨輪後面至少有三世紀之遙；我們剛剛開始從中古時代出現。於是，在我們的眼光看來，竟然是進步的替身。菲律賓應感戴他們啓發自然科學家的訓導，十九世紀的靈魂，如同它應感戴黑衣僧派的耶教哲學一樣，雖然這早已生氣全無的耶教哲學不因教皇利奧八世復活，沒有一個教皇能夠復具常識所裁判和咒詛的。

“我們在講些什麼呢？”他轉換聲調道。“啊，我們在講菲律賓目前的情形。對了，我們現正着手於鬥爭的階段，不，我應該說是你們，我們這一代已屬於夜晚，我們即將離開了。這場爭鬥存在於以咒詛，抓住及爭取封建殘餘的過去，和將在即至的黎明光耀奪目的祭壇上歌讚勝利之曲的將來，它帶來別的一切好消息。誰肯掉落自理於頹廢的破垣下？”

老人停頓了。他發覺腓立普先生深思似的看住他，他微笑着

說，“我猜得出你在想些什麼？”

“真的？”

“你在想我多易犯上錯誤，”是一個苦笑的回答。“今日我是過份激烈的，但是我一點也不錯謬：homo sum et 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註④），帶稜士說，如果人們被允許在任何時候作夢，爲什麼不在生命終結前的數小時夢得愉快些？況且，我只生活於夢幻中，你說得不錯，這不過是一場夢！我們的青年耽溺於戀愛放蕩中；他們消磨於玩弄少女的時間和精力比爲國家福利着想更多；我們的婦女，爲了照顧上帝的家庭，疏忽自身的責任；我們的男人只肯英勇地從事無聊的惡行；童年既在習見爲慣的愚昧中孕育，度過年少而沒有理想的黃金時代，及至長成也不過作爲敗壞道德的青年的榜樣。我幸得快死了！Claudite iam rivor pueri（註⑤）！”

“你要服用些藥嗎？”腓立普先生問，他因已是滿面陰霾籠罩的老人，想轉換一下話題。

“將死的人毋需什麼藥品；只有留存的你們需要它們。通知克雷瑣多摩先生明天來見我，我還有許多重要的話要向他說。再幾天我已不復在人世了。菲律賓尚滯留在黑暗的時代！”

數分鐘的談話過後，腓立普先生莊重而沉思地離開了病人的房屋。

註：

①paracmason 意即共濟會會員。

②耶教神學家。

③它竟轉動了！

④我乃人類，無關人類之論，我均視爲無干。

⑤咪吉爾牧歌的末句，意猶“放下帷幕吧！”





## 第五十四章 啓示

遙遠的將是很近

隱匿的也將顯現

路加第七章第二節

晚禱之鐘響了，神聖的鐘鳴停歇了一切，丟棄工作，光着頭。田園裏工倦欲歸的工人停止與水牛踏步並歸返時唱的牧歌，輕喃幾聲禱語，街上女人虔誠地畫着十字架和輕翕嘴唇，因此沒有任何人會懷疑她們的虔誠。那個男人不再撫弄鬥鷄，但默誦恭告禱詞以求更好的佳運，屋裏的人正高聲地祈禱着。所有的聲音，除了聖母頌外，都終止緘默了。

然而，主教卻光着頭匆匆忙忙地衝越街道，招引許多老婦人的讒謗；更多的讒謗，舉步狂奔上尉家中。虔奉的女人於是認爲總可停止一下嘴唇的蠕動，親吻主教的手，但是沙米神甫竟毫不留意他們。今晚他失去已往的興致，佯把多骨的手按放耶教徒似的尊鼻以掩飾它滑進跪求祝福的美麗少女的胸部（如同康習拉商夫人觀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定必惹起他的注意，竟使他忘記自身和教院的地位。

事實上，他勇往直衝地奔上樓梯，不耐煩地敲打上尉的門。後者在他面前出現了，咆哮着，後面隨着他的妻子，她像被咒詛的幽靈似的惡笑着。

“啊，神甫，我正要去找你。你那隻老羊——”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再也不能忍受他這樣跑來跑去的破壞籬牆。如果他再來，我定把他槍殺！”

“那是說，如果你活到明天！”氣喘的主教一面走向客廳一面叫着。

“什麼，你以為那個醜娃將殺死我？我一踢就可把他踢掉！”

沙米神甫不由自主地卻步，看一下上尉的腳。“你說的是誰？”他顫抖地問。

“除了那個向我挑戰兩百步內以左輪槍決鬥的蠢物，還能是誰？”

“呀！”主教嘆了一聲，然後說道，“我來和你商談一項非常重要的事。”

“夠多重要的事了！像兩個孩子的一樣。”

倘使燈光不是發自椰油而燈罩也不那麼骯髒的話，上尉當能覺察主教沒有人色的蒼容。

“這是一樁關係我們生命的嚴重事情，”沙米神甫低告道。

“嚴重的事情？”上尉附應着，面轉灰白。“那孩子瞄得很準嗎？”

“我不是講他。”

“那麼，是什麼呢？”

教士向着門做了一個手勢，上尉立即用他那使慣的方法把門關了——踢上的，他覺得他的兩手是多餘的，何況，停止做爲有兩手的東西並不必花費什麼。

外面傳來一聲咒罵和怒喝。“禽獸，你割傷了我的前額！”他的妻子呼叫着。

“現在，你可以吐露一切了，”他鎮靜地對主教說。

後者瞪視他，然後以傳教者呆滯的聲音在鼻腔裏發問道，“難道你沒有看見我怎樣來的——奔跑而來？”

“當然的！我以為你失掉什麼東西。”

“好吧，”主教接着說，毫不留意上尉的無禮，“當我因此疏失職責時，那乃因為它是非同小可的。”

“好了，還有什麼別的？”另一個問，用腳輕敲地板。

“鎮靜點！”

“那麼你何必狂奔呢？”

主教靠近他，神祕地問，“你——沒有——風聞——什麼嗎？”  
上尉聳聳肩。

“你承認完全不知道？”

“你喜歡提起伊惹示，那個排斥你的高級管聖壺者的人嗎？”是那換來的反駁。

“不，我不想談及那些事，”主教不悅地回答。“我講的是一件絕大的危險。”

“好吧，媽的，說吧！”

“你再看到了嗎，”教士慢吞吞地蔑視道，“我們這些教士是多麼的重要。最不足取的教士值得上一營兵，而一個主教——”

然後他詭祕而低的聲調補充道，“我發現一樁大陰謀！”

上尉站起身驚駭地注視主教。

“一樁今晚即將發動的可怕預謀。”

“今晚！”上尉驚叫起來，把主教推開一邊，奔拿壁上的手槍和劍。

“拘捕誰？拘捕誰？”他喊着。“冷靜下來！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呢，感謝我採取迅速的行動。我們還有八點以前的時間。”

“我定把他們全部槍殺！”

“聽着！今午一個我不能洩漏她的姓名的女人（懺罪的祕密）來見我時，直言一切。他們將於八點突襲兵營，掠劫教院，搶奪警察的船，再殺死所有的西班牙人。”

上尉驚惶不知所措。

“除此之外，那女人沒有告訴我其他的事，”主教補充道。

“她沒有說些別的？那麼我逮捕她！”

“我不能贊同。懲罰的裁判乃仁慈上帝的寶座。”

“上帝和仁慈不足以成爲任何東西，我將逮捕她！”

“你竟已失掉理性！你應即刻準備一切，不動聲息地召集兵士，埋伏以待，派四名兵士看守教院，並通知負責警船的人。”

“警船不在此地。我向別的部隊討援吧。”

“不，這樣一來反而會打草驚蛇。我們應活捉他們迫供一切——我的意思是由你迫使他們招供，因爲我是個教士，我不應涉及此事。聽着，你將因此獲授無數勳章。我只要求你承認我曾暗中警告你。”

“它會被認許的，神甫，它會被認許的——或者你將獲升爲大主教之職！”熱情充溢的上尉睇視制服的袖口。

“別忘了派四名便衣衛士，喂？小心點，今夜八時將帶來的勳章。”

一切就緒後，一個人沿着導向依巴拉家的道路狂奔並直趨樓梯而上。

“你主人在家嗎？”伊惹示呼喚僕役的聲音。

“他在書房工作。”

依巴拉爲了減輕等待向馬利亞克拉那解釋時候到來的煩燥，在實驗室裏工作着。

“噢，是你，伊惹示？”他叫道，“我剛在想念你。昨天我忘記問你那個你祖父住過他房子的西班牙人的姓名。”

“別提起了，先生——”

“瞧，”依巴拉接着又說，沒有發覺青年不安的神情，他放一塊竹片在火焰上面，“我有一件大發現。竹片是不助燃的。”

“目前的問題與竹片無關，先生，問題是你收集一些文件立即逃亡。”

依巴拉十分奇怪地看着他，及至理會他莊重的面容後，手中的

東西不覺掉落地上。

“焚掉一切可能危害你的東西，在一小時內移至安全的地方。”

“爲什麼？”依巴拉終於說話了。

“焚掉每封你寫的或寄給你的信——最無用的東西也會被虛構成——”

“但是爲的究竟是什麼呢？”

“爲什麼！因爲我剛發現一件誣害你的陰謀。”

“陰謀？主謀是誰？”

“我不知道，我剛和其中一個被收買參加暴動的可憐蟲談過，但是我卻來不及勸阻他。”

“然而——他沒有告訴誰收買他。”

“有的！發過嚴守祕密的誓約後，他宣稱就是你。”

“我的上帝！”驚惶的依巴拉失聲叫出來。

“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先生。別遲延時間，陰謀或將在今夜發動。”

依巴拉手按額際，失神的雙眼瞪視着，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

“橫禍是免不掉的，”伊惹示說下去。“我來得太遲了，我不曉得首領是誰。你自己保重吧！”

“我要逃往什麼地方呢？今夜她在等待着我呢！”想及馬利亞克拉那，依巴拉不禁要叫喊出來。

“無論那一個市鎮都好，到馬尼拉去，到一些官員的家中，任何一個地方以搪塞他們指責你主使暴動。”

“設若我親自舉報陰謀呢？”

“你，一個告密者！”伊惹示叫道，卻步注視他。“你將成爲陰謀者眼中的反叛者和懦夫，而在其他的人眼中膽怯之徒。他們將以爲你籌盡一切諂媚求寵。他們將——”

“那麼我該怎麼辦呢？”

“我已經告訴你。毀滅一切足以累害你的文件，逃，等待後果。”

“而馬利亞克拉那？”青年狂叫着。“不，我定先她而死！”

伊惹示搓扭雙手，說道，“好吧，至少也得暫避其鋒。好好準備一下，等候他們控責你。”

依巴拉六神無主地凝視他。“那麼救救我。寫字桌的抽屜存放我家的文件。擇取我父親的，它們也許將能累害我。辨識那些署名。”

因此，倉皇失措的青年一會兒開箱子，一會兒關箱子，搜集文件，匆匆的讀些信，撕掉一些又留存另外一些。他拿下些書翻開書頁。

伊惹示也有相同的動作，雖然帶着一樣的熱切，卻不怎樣狂奮。但是，他忽然停下來，眼球突凸，把手中的文件看了又看，顫抖的聲音問道：“你的家庭認識白洛·依巴拉民惹先生嗎？”

“我應該說是的！”依巴拉一面回答一面打開木櫃拿出一紮文件。“他是我的祖父。”

“白洛·依巴拉民惹先生是你的祖父？”伊惹示又一次追問，面容頓變鐵青難看。

“是的，”依巴拉迷惘地答道，“它太長了，所以我們把它縮短。”

“他是巴司喀人？”伊惹示追究道，走近他。

“是的，巴司喀人——但是什麼事呢？”依巴拉莫明其然地問。

伊惹示盯視着依巴拉，雙拳握緊置於額上，依巴拉發覺他驟變的神情，不覺退縮幾步。“你可知道白洛·依巴拉民惹先生是誰？”他咬牙切齒地恨聲問道。“白洛·依巴拉民惹先生就是那個妄害偽控我祖父和引使我們全家災禍的僮奴。我搜尋這個姓名已經好久，上帝終於洩示於我！給我一個清算舊帳的機會！”

伊惹示抓緊依巴拉的臂膀，用力地搖動他，後者只能恐怖萬分的瞧着他。他那因充滿悲恨而震顫的聲調說道，“好好地看着我，看一個遭受苦痛的人——而你卻活着，你卻活着，你不但有錢財，有家，還有聲譽——你卻活着，你卻活着！”

他瘋狂地忘了自己，奔向一小堆的兵器，從上面攫取一把短劍。然而當他剛有所舉動時，短劍掉落地上，而他瘋人一樣的盯住不動的依巴拉。

“我做了些什麼？”他喃喃道，立即逃離那座房屋。





## 第五十五章 橫禍

餐廳裏，卡比丹地阿戈，利那爾示和依沙迷姑享用晚餐，因此，甚至在客廳裏可以清楚地聽見碗碟相碰不絕之聲。馬利亞克拉那說她不餓，讓快樂的申籠陪伴，坐在鋼琴旁邊，後者在她耳邊喃喃神祕的語言。這時，沙米神甫神經質地在房裏走來走去。

確實的，病人並不是不感到饑餓，不；她正在期待一個人的來臨，利用她的守衛，利那爾示用餐的當兒。

“你看那個鬼將延留到八點鐘，”申籠咕嚕着，意指主教。“而他將於八點鐘來到。主教愛上了利那爾示了。”

馬利亞克拉那驚駭地凝視她的朋友，她正滔滔不停地發表怕人的喋語：“噢，我知道他爲什麼不肯走了——他吝惜不捨點燃教堂的油！你知道自從你病了，他即熄滅他一向點燃的兩盞燈？你看他怎樣盯視，多怕人的面孔！”

時鐘恰在這時敲了八下，主教微抖着坐在屋角的椅子。

“他來了，”申籠喜叫道，擰了馬利亞克拉那一把。“你沒有聽見他嗎？”

院鐘轟隆響出八點的時刻，所有的人隨即站立祈禱。沙米神甫疲憊顫抖的聲音宣讀禱詞，幸虧每個人忙着顧想自己，毫不留意神甫不安的神色。

禱詞剛唸畢，依巴拉即出現了。青年不只身着孝服而且面呈憂戚之色，使得馬利亞克拉那一看見他不自禁地趨前問他發生了什

麼事。恰在這時候槍聲四起。依巴拉止步了，眼睛滾動，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主教早已藏匿柱後。更多槍彈的鳴響來自教院附近，滲雜着叫喊和奔跑的聲音。卡比丹地阿戈，依沙迷姑，和利那爾示亂七八糟地叫着，“海盜！海盜！”跟在後面的安玲狂奔直向她的養姊，更增淆亂不安的局勢。

依沙迷姑跪地泣唸禱詞；卡比丹地阿戈，蒼白而抖索，含淚奉獻安底保羅聖女在手叉子的鷄肝；利那爾示滿口食物的卻持着小刀；申籠和馬利亞克拉那相擁抱着；惟一僵立不動，彷彿化爲硬石的，是依巴拉，他那灰白面貌是不可形容的。

呼喊和撞擊持續着，窗扉大聲關閉，時時傳來一兩聲槍響。

“我的天！地阿戈，預言實現了！關上窗子！”依沙迷姑叫苦道。

“五十個大鞭砲和兩次感恩彌撒！”卡比丹地阿戈附和着。“我的天！”

一切漸漸平息下來，上尉的聲音突然打破漫長的緘默，邊跑邊叫：“神甫，沙米神甫，來這兒！”

“多可怕！上尉請求悔罪嗎？”依沙迷姑喊叫着。

“上尉受傷了嗎？”利那爾示趕快問。“啦！”他這時才發覺滿口尚未嚥下的食物。

“神甫，來這兒！這兒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上尉不斷地叫着。

面容十分蒼白的沙米神甫最後鼓足勇氣從藏身的地方跑出來，下樓而去。

“強盜已殺害了上尉！馬利亞，申籠，到你房去把門門上！我的天！”

依巴拉不顧依沙迷姑的呼喊，奔向門邊：“別出去！你還沒懺悔赦罪呢，別出去！”好心腸的老婦人是他的母親的至友。

但是依巴拉離開了。四周的事物似乎搖晃不定，連地面也搖動了。他的耳邊轟轟如雷鳴，腳步沉重不齊。一堆堆的污血，一個個暗影和燈光相繼在他眼前出現，月光的照耀下，他竟在荒涼街上的碎

石和木塊中顛蹶。

他瞥見兵營近旁的兵士，刺刀上鎗地，正起勁萬分地談說而沒有發覺他的經過。鎮廳那邊傳來的鞭打、哀號、和咒罵，上尉的聲音壓倒一切：“投進監牢裏，加上手銬！槍殺每一個走動的人！軍曹，把哨兵叫來！今天沒有一個人可以隨便走動，即使是上帝！卡比丹，沒有時間貪睡了！”

依巴拉加速腳步歸家，他的僕役們正焦慮地等待他的回來。置鞍於最好的駿馬上後都睡覺去！他命令他們。

走進書室後，他匆忙地整理一隻旅行袋，打開鐵櫃拿出所有的錢，放進一些布袋裏面。然後他搜取珠寶，拿下一張馬利亞克拉那的照片，為自己預備一把短劍和兩支手槍，再轉向他收藏儀器的壁櫃。

這時，門上重重地敲了三下。

“誰？”依巴拉沉鬱的聲音問道。

“開門，奉國王陛下的名，立即開門，否則我們將破門而進了，”傲慢無禮的西班牙語答道。

依巴拉轉視窗口，眼睛發亮，手扳上左輪的扳機。瞬又改變他的決定，放下武器跑去開門，一個僕人剛剛出現時，三個鎮兵捉住他。

“奉國王陛下的名，你現在已是一個囚犯，”軍曹說。

“爲什麼？”

“他們會告訴你。我們被禁止說明。”

青年沉思半響，好像不願意讓鎮兵發覺他準備奪逃似的，取帽說道，“謹待命。我認爲只需數小時的時間。”

“倘使你答應不起逃走的念頭，我們不想綑縛你——上尉准許這樣寬待的——但是如果你想逃走——”

依巴拉被他們帶走了，留下驚駭莫知所措的僕役們。

其時，伊惹示怎樣了？離開依巴拉的房屋後，他像個瘋子漫無

目標隨意狂奔。在極度的煩燥不安的情緒下，他衝過田園來至森林；他逃開市鎮，閃避燈光——甚至月光也使他感到煩惱而潛入神祕莫測的森林的暗影中。在那兒，時而歇步，時而沿人跡罕到的小路蹣跚跚行，支倚百歲的粗樹幹或為矮樹所纏捲，他仰看浸涵月光的市鎮，伸展在湖邊的平原。睡中驚嚇起飛的鳥劃空而過，巨大的蝙蝠和貓頭鷹從這樹枝躍越那樹枝，發出唧唧叫聲，並且圓睜大眼瞧着他，但是伊惹示沒有聽見也不去留意它們。他被幻想的受損傷的家人的暗影追蹤，每根樹枝懸掛情狀可怕的盛放馬拉血淋淋的頭顱的竹籃，如同他的父親敘述給他聽的一樣；他差點顛躓每棵樹下他祖母的屍體；他幻想看見他那備受凌辱的祖父的腐骨搖曳陰暗處——腐骨和屍體，甚至血淋淋的頭顱追逐着他，叫着：“怯夫！怯夫！”

他走下山林來至湖畔，沿着湖畔發狂地奔跑。遙遠的湖水中央，月光漫照而飄浮的雲霧裏，他自以為看見騰升屹立的幽魂——他的妹妹鮮血淋瀝的胸膛和蓬散的長髮。他蹣跚沙灘上伸直雙臂叫道，“你也是！”

他目不轉睛地凝視雲霧，慢慢站身像跟着誰似的直奔湖水。茫步移下做為木橋的斜坡，就離湖傍不遠了。湖水已升至他的腰部，而他卻中了魔似的越陷越深，跟着，一直跟着，那鬼魂一樣的巫神。湖水淹沒他的胸膛——突然一排槍響，幻像頓失其所，青年也回復失去的知覺。空氣濃密而靜悄悄的夜晚清澈傳播槍聲。他停歇思索時卻發現水中的自己——橫越澄靜的波紋，他仍可眺見漁翁草屋裏閃爍的燈光。

他返回湖岸，舉步進鎮而去，為的是什麼連自己也莫明其妙。街道呈現一片荒涼，房屋緊閉，甚至夜間常吠的狗群也因畏懼躲藏起來。銀光下的夜色增添幾許憂愁和孤寂。

為了避免碰上鎮兵，他取道廣庭和園落，而在其中的一處他自覺辨察兩個人影，但是他仍舊循路前往，躍過竹籬和矮牆，頗費心

力地抵達市鎮的另一端的依巴拉住宅，門口的僕役們正在愁傷主人不幸的遭遇。

探悉一切的詳情後，伊惹示佯裝離去，卻繞道屋後，跳過短牆而趨起穿越通達書房的窗子，依巴拉剛才點亮的蠟燭還燃燒着。他看見書籍和文件，也發覺兵器、珠寶、和一袋袋的錢。他幻想剛發生的一幕，且找到一些或具危害性的文件，他決定搜集它們，擲出窗外，再埋掉它們。

然而，偶然瞥見街上走來的由兩名鎮兵陪伴的指揮官，他們的刺刀和軍帽在月光下閃亮着。他突然改變他的決定；把文件和衣服堆疊在房間的中央，澆注油燈裏的油再點上火。當他匆忙地把武器插上腰帶時一眼看見馬利亞克拉那的像片，躊躇一下，隨手丟進手中的袋子，飛越窗口，奔向花園消失不見。

他做得恰逢其時，鎮兵已強欲闖入書室。“讓我們進去拿你主人的文件！”指揮官叫道。

“你有許可令嗎？倘使你沒有，別想進去，”一個老人回道。

鎮兵用槍柄推他在一旁，立即跑上樓去，剛好一陣濃煙冒屋旋漫，書室裏烈焰四燎，如蛇吐舌，包圍所有的房門和窗子。

“火！火！”是那呼叫聲，每個人狂奔搶救東西。可是火焰逼至實驗室觸及易燃的物件，使得鎮兵不得不作罷退下。火鴉漫空迴飛，席捲一切東西並切斷出路。汲井的水終不足以遏其勢，呼救命之聲也提高了，因為那座房屋遠離其他的房間。火勢環逼每間房屋，黑煙旋渦，瀾漫而上。不久，全座樓房任由火鴉猖獗肆虐，加上強烈的風勢，火焰更熾。幾個村民跑來，但也只能瞪望着火焰下那座讓人尊崇老屋的終場。



## 第五十六章

### 謠言和意見

黎明終於降臨恐怖的市鎮。兵營和鎮廳附近的街道仍舊呈現一片淒涼，連房屋也全無半點生氣。雖然這樣，一個窗子的木格板砰然一聲向後推開了，伸出一個小孩子的頭，左右轉動，東張西望。然而，隨即又有了一下劈拍的掌打聲，表示曬焦的人皮觸及柔軟的人體，於是小孩子扮個苦臉，閉着眼睛不見了。窗子砰然關閉了。

但是範例卻已垂示了。窗子的開閉聲無可否認地四處可聞，因為不多時候另一個窗子慢慢地開啓，慎戒的現出一個皺紋滿佈的無齒老婦的腦袋；她就是那個曾經在拉瑪授神甫說教時惹引一番騷鬧的普蒂姊妹。兒童和老婦是世界上好奇的代表；前者由於求知欲而後者卻受追想它們的念頭所驅使。

顯然地沒有人把拖鞋拿給普蒂姊妹，因她帶着那雙起皺的眉毛依然四下窺探。然後她潤溼癩唇，大聲地吐唾着，再爲自己畫個十字。對面房屋，另一個窗子現也膽怯地打開，露出萊費亞姊妹，她不想騙人也不願意受騙。她們互相盯視片刻，微笑着比手勢，再畫個十字架。

“我的天，它竟像感恩彌撒，常見的煙！”萊費亞姊妹批評道。

“自從市鎮被馬拉掠劫後，我沒再見過那樣的一夜，”普蒂姊妹應道。



“多麼多的槍響！據他們說是老巴洛的部下。”

“海盜？絕不可能！他們說是鎮警和鎮兵發生衝突。因此腓立普先生被指控。”

“我的天！他們說至少十四人被殺。”

其他的窗子皆都打開了，顯露更多交換問候和批評的面孔。陽光照耀下，預示一個晴朗的日子，遠處的兵士隱約可見，彷彿灰暗的側影雜亂地來往不息。

“又多了一個屍體！”從窗口發出一聲的驚呼。

“一個？我看見兩個。”

“但是我——真的，你豈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個有狡詐容貌的人問。

“不，先生，兵營叛變吧！”

“什麼樣的叛變？主教對抗上尉嗎？”

“不，不是這樣的，”最先發問的人回答。“這是中國人叛亂！”說完，緊閉窗子。

“中國人！”眾人異口同聲地驚應着。

“所以他們一個也看不見！”

“說不定他們全都被殺了！”

“我知道他們將會幹出壞事來。昨天——”

“我親眼看見，昨夜——”

“多可惜！”萊賈亞姊妹嘆叫道。“正當他們攜來許多禮物的聖誕節前殺掉了！他們應該等到新年。”

街上漸漸回復往日的朝氣。狗、鷄、豬、和鴿子開始活躍起來，跟着一些衣衫襤褸把臂而走的頑童膽怯地試走近兵營，再來是幾個頭巾纏至下頷手持唸珠的老婦，她們佯作禱狀好使兵士讓她們過去。當在路上行走不再有槍殺的危險時，男人們才故作若無其事的態度出來溜躑。最先他們自限於鄰居房屋的附近，邊撫弄鬥鷄，然後溜躑的範圍擴大了，時時停步片刻，直至他們來到鎮廳的前

面。

一刻鐘內，事件的不同說法傳播四處。依巴拉和他的僕役企圖綁劫馬利亞克拉那，而卡比丹地阿戈則在鎮兵團的援助下保護她。被殺的人數不只是十四而是三十。卡比丹地阿戈受傷即日和他的家人前往馬尼拉。

兩鎮警昇來上面放着一個遮蓋着人體的布架，竟成爲轟動衆情的事物。一般的揣測他們是來自教堂，並且，從那隻垂擺另一端的足形，有的人已猜疑死者可能是誰，較遠些有人說出他即是誰；尸體的解釋增多了，三位一體的繙奧復顯，不一會，麵包塊和魚條的神蹟重演了——而死亡人數已是三十八。

七點半，別鎮的兵隊開到了，澄清飛短流長的謠言且得詳事件的真象。“我剛從鎮廳來，在那邊我看見腓立普先生和克雷瑣示多摩先生降爲囚犯，”一個人告訴普蒂姊妹。“我跟其中一個站崗的鎮警講過話。好吧，武力諾，那個被答死的傢伙的兒子，昨夜已招供一切。如同你所知道的，卡比丹地阿戈要把他的女兒嫁給那個年輕的西班牙人，所以克雷瑣示多摩先生憤恨填胸，企圖殺死所有的西班牙人洩恨，甚至主教也包括在內。昨夜他們突襲兵營和教堂，不幸得很，由於上帝的仁慈，主教恰在卡比丹地阿戈家中。他們還說甚多人漏網了。鎮兵團焚燬克雷瑣示多摩先生的住屋，要不是他們已逮捕他，他們也許會連他也燒掉。”

“他們焚燬那座房屋？”

“所有的僕役都被拘押起來。瞧，你還可以從這兒看見那邊的黑煙！”敘述者走近窗口答道。“那邊來的人講起許多可哀傷的事。”

一切的人眺視指示的地方。一道微淡的煙柱裹騰天空。一切的人都有所批評，幾分的同情，又是幾分的咒罵。

“可憐的年輕人！”一個老人，普蒂姊妹的丈夫，叫道。

“是的，”她答道，“但是他沒有爲他的父親的靈魂舉行彌撒，況且他的父親比任何人更需要它。”

“但是，女人，難道你沒有絲毫憐憫的心嗎？”

“憐憫被逐放教會者，主教說過，憐憫上帝的敵人是有罪的。你還記得嗎？他踐踏墳場如同踐踏畜欄一樣。”

“墳場和畜欄根本就是相同的，”老人答道，“不同的只是前者只許一種動物進去而已。”

“閉口！”普蒂姊妹斥責他。“你還要為那些明明已受上帝懲罰的人辯護。你看他們將怎樣也拘押了你。你強欲為一個敗落的家庭申辯。”

她的丈夫聽聆及這套大議論，立即變得靜默無語了。

“對了，”老婦人接着說，“批打拉瑪授神甫後除了害死沙米神甫，他再也沒有什麼可做了。”

“然而你不能否認他小時候是一個好孩子。”

“是的，他小時確實很好，”老婦人說，“但是他到西班牙去。所有去西班牙的人都變成異教徒，像主教所說的一樣。”

“噢呵！”她丈夫失聲叫出來，抓住反駁的機會，“那麼主教和大主教、教皇、和聖女——他們豈不是都從西班牙來的嗎？他們是否均是異教徒？亞馬！”

恰似特為普蒂姊妹奔來一個驚惶失色的女僕，截斷這場話。

“一個人吊死在隔壁的花園內！”她氣悸地喊叫。

“一個人吊死？”在場內的人都嚇呆了。婦人們趕快畫個十字架。沒有人移動一下。

“是的，先生，”抖索的女僕說：“我正要採摘青菜——我略視隔鄰的花園看是不是——我看見一個人懸空吊着——我以為是知奧，那僕人常給我——我更走近一步——採摘青菜，他不是知奧，而是一個死人。我跑又跑——”

“我們去看看他，”老人說完站起來。“帶我們去。”

“別去！”普蒂姊妹叫着，拉緊他的上衣。“事情會發生在你身上！他吊死了嗎？那是他的不幸！”

“讓我去看他，女人。范，你去兵營報告。他也許還沒有死！”

於是他和女僕前往花園裏，後者隨在他的後面。那些女人們，包括普蒂姊妹自己，充滿恐懼和好奇地跟着。

“他在那兒，先生，”女僕停步用手指指點着。

成群結隊的人們在相當距離的地方歇止了，但讓老人獨自前往。

微風輕搖懸掛“仙突”樹上的人體。老人注視一回，發覺僵硬的手足，骯髒的衣服，和下折的頭顱。

“我們不應觸摸他，直至政府人員到來，”他放開喉嚨說道。“他已經冷硬，死了已有好久。”

女人們慢慢地挪近了。

“他就是那個兩星期前來居住小屋的人。看他臉上的疤痕。”

“馬利亞救主！”好幾個女人叫着。

“我們應該為他的靈魂祈禱嗎？”

一個年輕女人問，當她檢視屍體完畢。

“傻子，異教徒！”普蒂姊妹罵道。“難道你沒有聽見拉瑪授神甫說些什麼？任何自殺的人都是無可挽回的遭受神譴，因此他不能埋葬聖地。”

於是她又補充道，“我早知這個人不會有好結果；我從不知道他究竟怎樣生活。”

“我看見他和高級管聖盜者談過兩次話，”年輕的女人觀察道。

“那才會是懺罪或訂定彌撒呢！”

鄰人聚攏成堆地圍觀尚搖曳半空的屍體。半點鐘後，指揮官帶領三名鎮警來了，他們解下屍體，放上昇床。

“人們死得太快了，”指揮官微笑地評註道，取下耳後的筆。

他吹毛求疵的詰問一番，錄下女僕的口供，他試欲使她感到迷亂，凶惡地盯視她，有時威嚇她，有時歸謗她沒有說的話，竟使她以為將被關進監牢，開始放聲大哭，宣稱她並非真的採摘青菜而是

——她指知奧爲證。

事件發生的當兒，一個頭戴笠帽頸纏粗布帶的村漢正在檢驗屍體和長繩。那面孔並不比屍體各部更鐵青，鼻樑上端略見兩條抓痕和兩紅斑點，白的繩股上面沒有血污。好奇的村漢詳細地審查上衣和長褲，發現它們不但髒極而且新近撕破好幾處。然而最引他注意的是一些黏附上衣高至領緣的“亞摩朶示—西可示”種子（按：無雄蕊之樹，一種賤生野草，小而成角的莢子，易黏牢衣服）。

“你看些什麼？”指揮官問他。

“我看，先生，看我是不是認識他，”村漢囁嚅道，幾分像是脫帽致敬的樣子，卻只將帽子拉得更低些。

“難道你沒有聽見說他就是那個俞卡示嗎？你睡着了嗎？”

群眾笑了，局促不安的村漢咕嚕幾聲垂頭走開。

“喂，你往那兒走？”老人隨在他後面叫道。“那不是出去的路。那條路通往死人的房屋。”

“那傢伙還睡着呢，”指揮官談諧地評釋道。“最好向他沖些涼水。”

在眾人的取笑聲中，村漢離開他曾扮演可笑角色的地方，直趨教院。在聖器所裏他求見高級管聖器者。

“他還睡着，”是粗野的答覆。“你不知道教堂昨夜被襲擊嗎？”

“那麼我等候他起床吧。”這個卻以鈍拙的神情瞧了管聖器者一眼，那是慣受無禮待遇的人們所習以爲常的。

尚爲暗影籠罩的角落，獨眼的高級管聖器者酣睡大椅上。他的眼鏡被移置額際數絡長髮上面，坦露無衣的胸膛，瘦細而垢污，有規則地起伏不定。

村漢移坐近旁的椅子，像正耐心等待的樣子，忽而他掉落一個錢幣在地上，使他開始借助一條蠟燭，俯伏高級管聖器者的椅上尋找。他發現酣睡者長褲和上衣袖口上的“亞摩朶示—西可示”種子。後者醒了，揉搓獨眼，極不高興地辱罵村漢。

“我要訂定彌撒，先生，”是辯解的聲音。

“彌撒已經完畢，”管聖器者道，一聽見他的話，口氣即轉緩和。  
“倘使你想要明天的——是為煉獄裏的靈魂舉行的嗎？”

“不是的，先生，”村漢答道，拿給他一塊錢。然後盯視獨眼，他補充道，“是為一個將死的人舉行的。”

至此以後，他離開聖器所。“昨夜我即可捉住他！”他惋惜道，取掉粗布帶，挺立顯露伊惹示的面貌和身體。



# 第五十七章

## 無辜的犧牲者

我的快樂在井底

鎮兵帶着凜冽不可侵犯的神氣在鎮廳門前來回巡察，用他們的槍柄恐嚇躡着足尖或相互疊高以窺穿障壁的大膽頑童。

鎮廳失去先前討論迎神賽會時呈現的使人喜悅的現象——它不但陰鬱怕人而且不祥的。到處充塞的指揮官和鎮兵們也難得講幾句話，即使講了也是非常低沉的。坐在長桌邊的指揮官，兩個書記，和幾個兵士正忙着在紙上沙沙作聲，上尉則從一邊踱到另一邊，時而凶狠地注視門邊；提米示多克里示（按：雅典的政治家和雅典海軍政策的創制者）在沙拉米示之役過後出現於奧林匹克競技場時也不能表現得更驕傲。康習拉喬夫人在角落打呵欠，展露齜牙參差不齊的黃牙，她那冰冷邪意的眼睛凝視塗滿猥褻畫圖的獄門。她成功地說服因獲勝而變得可敬的丈夫的允許，讓她親睹鞫問和或將施行的酷刑。狼犬因聞及腐臭之味而舐舌，且困於等待。

鎮長悔恨已極了。他的座位，置於國王陛下像片下面的大椅，空着，顯然地專候他人。九點鐘時分主教來了，蒼白而愁眉不展。

“好呀，你自己未曾等候過！”上尉迎接他。

“我寧願不出席，”沙米神甫低應，不留意上尉的譏言。“我是非常疲弱的。”



“既然沒有人取代那空位子，我認定你的出席——你知道他們今早已離開。”

“年輕的依巴拉和助理鎮長嗎？”

上尉手指監獄。“那邊有八個，”他說。“武力諾雖於午夜死掉，但是他的供詞已記錄下來。”

主教向康習拉商夫人行禮，她不過回以一聲呵欠，他就坐於國王陛下像片下面的座位。“讓我們開始吧，”他宣告着。

“帶出那兩個加足械的犯人，”上尉的聲調盡力地裝得非常可怕。他轉回主教另用不同的口吻道，“他們還跳進兩個洞纏結在一起。”

爲了不詳此種刑具的人着想，我們應該說這種足械是最不傷害的一種。分離犯人雙足的細洞相距約有一尺；跳過兩個洞，犯人則被迫於腳踝異樣不舒服的姿勢，兩腳分距一碼之遙。它並不像一般所揣測的立刻死亡。

獄卒，後面跟着四個兵士，拿下門門把門打開。一陣令人作嘔的氣味和一股股濃厚溼氣從黑暗處漏出，呻吟和嘆息可同時聞到。一個兵士擦了一根火柴，卻被陰氣鬱結的氣氛窒熄了，他們只好等待空氣流暢些。

黯淡的燭光下數個人影隱約可見：他們各自抱膝或埋首，有的橫躺着面向下，有的站着，也有面向牆的。一聲撞擊和輾軋，伴着揚起的警罵——足械盡脫了。康習拉商夫人扭漲項頸肌肉向前凸出睛球緊盯半開的門。

不幸的人，塔示羅，武力諾的大哥，夾在兵士中間走出來。他的手被扣上鐐銬，已成碎片的衣服呈露甚爲壯健的體格。他傲慢地瞧着上尉的女人。

“這個人非常勇悍地保護自己且招呼他的同伴逃走，”上尉向沙米神甫說。

從他的後面走出另一個悲慘的面容，痛哭哀啼有如小孩子。他

跛行露出血跡斑斑的長褲。“仁慈，先生，仁慈！我不再走進園庭了，”他嗚咽着。

“他是一個放蕩的浪人，”上尉觀察後向主教說。“他企圖逃脫，然而大腿卻受傷了。這是我們僅有生擒的兩個。”

“你叫什麼？”上尉問塔示羅。

“塔示羅·亞拉絲彥。”

“克雷瑣示多摩先生答應什麼做爲你們突擊兵營的報酬？”

“克雷瑣示多摩先生與我們的事無關。”

“別拒認！那正是你存意驚嚇我們的。”

“你錯了。你鞭死我們的父親，我們爲他復讎，沒有別的。還是找你的兩個助手吧。”

上尉驚愕地睇視軍曹。

“他們昨天被我們丟進在那邊的坎溝，他們即將腐爛了。現在殺死我，你不能多知道些什麼。”

一股驚奇和靜默，被上尉打破了。“你會說出誰是你的同黨的，”他恫嚇着，揚舞手中的藤鞭。

輕蔑的談笑扭曲囚犯的嘴唇。上尉和主教低聲商量片刻，轉向兵士命令道。“帶他到放屍體的地方。”

圍庭角落旁邊的貨車上堆放五個屍體，部分地以髒污的破蓆遮掩着。近處行走的兵士，不斷地吐口唾液。

“你認得他們嗎？”上尉掀起破蓆問道。

塔示羅不答。他瞥見雜在其他兩具屍體堆中的瘋婦的丈夫；其中一個是他的弟弟，胸口爲刺刀貫穿，另一個則是俞卡示，頸上繩索猶未除下。他的面貌漸轉嚴肅陰沉，一聲嘆息似發自他的心胸。

“你認得他們嗎？”他又問了，然而他仍舊一聲不響。

空中揚起一片絲絲的聲音，藤鞭隨即答割他的肩膀。他顫抖着，筋肉起了一陣痙攣。擊打次數雖然增加，他動也不動。

“鞭答他直到他成爲肉醬或招認！”狂怒的上尉嘶喊着。

“還是說吧，”指揮官諫勸他。“無論怎樣，他們終歸要殺死你的。”

他們把他帶回鎮廳，另一囚犯正嚇得直打齒戰，雙腿搖搖欲倒地祈求聖徒們的保庇。

“你認識這傢伙嗎？”沙米神甫問。

“這是我看見他的第一次，”塔示羅憐憫的眼光打量着那個人。上尉拳擊他且踢他。“把他縛在長椅上！”

他們沒有卸脫染血的手銬就把他縛在木椅條上。可憐的孩子彷彿找尋什麼似地舉眼四望，他發覺康習拉喬夫人，瞥見她對他蔑笑了。旁觀的人奇怪地隨着他的視線一看，原來是微咬嘴唇的夫人。

“我從未見過一個更醜的女人！”在眾人一片靜默中，塔示羅叫起來。“我寧願這樣躺在長椅條上也不願像上尉躺在她的身旁。”

女神轉變蒼白了。

“你要把我答死的，上尉先生，”他接着說，“但是今夜你的女人將爲我報仇而擁抱你。”

“塞住他的口！”怒極而顫抖的上尉狂叫着。

塔示羅似乎喜歡塞口，因爲他的眼睛在東西放進嘴裏後閃放滿意的光輝。上尉的信號一下，攜帶藤鞭的鎮兵即開始慘無人道的工作。塔示羅全身的肌肉起了一陣痙攣，窒息拉長的慘叫發自他那雖已充塞碎布的嘴。他的頭下垂，衣服更是血漬斑斑。

沙米神甫帶着蒼白而迷惘的面容，吃力地站起來，做了一個手勢，舉着不定的步伐退離鎮廳。在街上他碰見一個肩靠牆壁的年輕女人，她挺直不動，細心注聽地盯視空間，緊握的雙手伸直牆邊。炎陽酷烈地照射她。她像沒有呼吸地數算乾澀的鞭打和扣人心絃的呻吟。她是塔示羅的妹妹。

這時候，鎮廳裏續演未完的一幕。可憐的孩子遍體鱗傷，靜候他的執刑者感到疲於奔命。氣喘喘的鎮兵終於放下手臂，因憤怒和

驚異激使失色的上尉，下令釋放他。康習拉商夫人於是站身在她的丈夫耳際低喃數語，他隨即頻頻點首表示領會她的意思。

“帶他到井邊！”他命令着。

菲律賓人明白他的意思；大家樂語叫做“Timbian”（按：‘水的治療’，意即任何種的痛楚。重要的意思即“從井裏汲水”，取自“timbia”水桶之意）。我們不曉得誰發明它，但可斷定它是相當古遠的。井底的真實性也許是一種譏諷的解釋。

庭院的中央滿置天然岩石做成的美麗的井欄。一把形似桔槔竿的竹具用以汲取混濁多土而惡臭的井水。破瓷片、肥料和其他廢污均收集在此，這口井就像監牢一樣，遭受社會擯棄或被視為廢物的收容所，任何掉進去的東西，不論它是怎樣佳好，就此成爲不再出現的東西。然而它從不填滿，即使有些囚犯被判入井撞深它，當然不是由於此種刑罰可找到好東西的緣故，而因它是件艱辛的工作。任何一個入井的囚犯定必染患致死的狂熱病。

塔示羅不動地瞪視兵士爲他準備的一切。剛才視死如歸的傲慢不遜似已不見，至少，已軟化下來。他好幾次委諸天命似的扭曲生硬的頸脖瞧着地面。他們帶領他走到井欄旁邊，後面跟着毒笑的康習拉商夫人。他無可奈何地投給成堆屍體以嫉妒的一瞥，一聲嘆息發自他的心深處。

“還是說吧，”指揮官再度諫勸他。“無論如何他們一樣地絞殺你。至少你可免受太多的痛楚。”

“你出井後不過等死而已，”另一鎮警補加道。

他們拿掉他的嘴塞，吊起他的腳跟，好讓他最先以頭部浸進水中些時，像一隻水桶，只是人體可置得更久些。當上尉往拿時錶以便計算時間，塔示羅長髮披垂，雙眼半閉的被倒吊着。

“倘使你們是耶教徒，倘使你們有點良心，”他低聲哀求道，“快點放我下去，或者使我的頭撞壁讓我早死。上帝會因善舉而報償你的——也許有一天你將是這時的我！”

上尉回來了，手拿着時錶，監視降落的工作。

“慢慢，慢慢！”康習拉商夫人一面注視可憐的人，一面喊道。  
“小心些！”

桔槔竿向下輕移。塔示羅擦過突出的石塊和罅隙間繁生的污草。桔槔竿停止不動了。上尉在計算分鐘。

“舉起他！”半分鐘後，他命令着。

水滴掉回銀般和諧的發出叮噠聲，表示囚犯重回光明。因為那着重的姿勢使得他更快的吊升起來，井壁的被磨損的斷塊石頭和碎石子大聲地跌落井底。他的前額和頭髮染滿黏土，臉上傷痕和烏腫比比皆是，全身溼透而井水滴滴下垂，他這樣的呈現在眾人面前。風使他冷得直抖。

“你肯說嗎？”他被問道。

“照顧我的妹妹，”不幸的孩子用哀懇的眼睛看着其中一個鎮警低聲道。

桔槔竿又一次軋軋作聲，被定罪的孩子又不見了。康習拉商夫人觀察井水仍然一片平靜。上尉算足一分鐘。

塔示羅再度出現時已經全身抽攣而鐵青。他圓睜充血的眼睛盯視周圍的人。

“你要講了嗎？”上尉感到狼狽地又問他一次。

塔示羅搖搖首，於是他又被放下去。快閉的眼瞼裏面的瞳孔猶自眺望天空的雲絮；他轉折脖子仰觀陽光，但瞬又沉進水裏，讓那惡臭的帷幕永遠遮斷外面的一切。

一分鐘過去了。虎虎灼視的女神看見水面升起的泡沫。“他口渴了，”她評釋地笑了一笑。水面又平靜了。

這次上尉沒有發出一分鐘半的信號。塔示羅的身體不復扭縮。他那半啓的眼瞼呈露白色的眼膜，嘴裏流出的液水滲雜着血污，可是他的身體並不在寒風中抖索。

靜觀的人群嚇得沒有人色地面面相覷。上尉做個放下身體的

信號後發呆地走開了。康習拉商夫人把她的粗煙按在裸呈的大腿，肌肉不扯動，火也自熄了。

“他自窒死了，”一個鎮警低喃道。“看他怎樣後轉他的舌頭，像就要吞掉它一樣。”

另外一個目睹這一幕的囚犯，不但汗流如雨且顫抖不已，正像狂人四下瞧着。上尉命令指揮官訊問他。

“先生，先生，”他苦叫着，“我一定說出一切你要我說的。”

“好！讓我們看看，你的名字叫什麼？”

“安籠（註①），先生！”

“民蘭洛——良蘭洛——季卡洛——伊大洛——基蘭洛——或是什麼？”

“安籠，先生！”愚鈍的人又說了一遍。

“取一個民蘭洛，或隨便的一個，”是上尉的口令。

“姓氏？”

那個人恐懼萬分地看着他。

“你在名字安籠上面加了一個什麼名？”

“噢，先生！愚安籠，先生！”旁觀的人抑制不住地笑了。連上尉也停止踱步。

“職業？”

“椰樹的芟伐者，先生，和我的岳母的僕役。”

“誰命令你突擊兵營？”

“沒有人，先生！”

“什麼，沒有人？別說謊話，否則，把你擲入井！誰命令你？老實說！”

“真的，先生！”

“誰？”

“誰，先生！”

“我在問你誰命令你發動革命？”

“什麼革命，先生？”

“這個就是你昨夜爲什麼在兵營的庭院裏。”

“呀，先生！”安籠叫起來，羞慚無以自容。

“那是誰的錯？”

“我的岳母，先生！”

這句話頓引起一番喧笑和驚異。上尉停止了，用不是怎樣不懷善意的眼色瞧着那個可憐的人，而他自以爲那場話居然產生良好的效果，便提足精神說下去：“是的，先生，我的岳母除了腐爛不能吃的什麼都不給我吃，所以昨夜當我肚痛來到這兒附近，我看見兵營的庭院就在近傍，於是我對自己說，‘晚上沒有人會看見我的。’我走進去——然後許多槍聲——”

一下藤鞭截斷他的話。

“到監牢去，”上尉命令着。“今天下午，向首都出發！”

註：

①通俗的小名。作者利用菲律賓家庭間熟悉通俗的姓名來爲他的故事增添簡樸同情的氣氛。其中有些是小名或暱稱，像安籠，安洛，佐，麗玲（貝比），普蒂，丁暢，和于英等。餘者則是耶教徒名的簡稱或訛稱，常常附加“冷”或“麗”於後面，像安冷，羅麗，安麗亞，蒂羅拉，茵麗，申籠，呂申拉；西巴，扶西巴；茜沙，地阿戈，山地阿戈；塔壽（安那示塔壽）等。

## 第五十八章 被詛咒的人

囚犯即將押解的消息轉瞬傳遍全鎮。起初它被恐怖地聞到，接着而來的是墜泣和哀號。囚犯的家屬瘋狂地奔來奔去，從教堂奔到兵營，又從兵營奔到鎮廳，因為無處尋得慰藉，索性放聲嚎陶痛哭，主教藉口生病把自己關閉起來；上尉增派鎮兵，他們用槍柄對待哀求的女人們；而鎮長，充其量不過是一個無用的東西，似乎比前更愚蠢更無用。監牢的前面猶有足夠力量的女人們跑來跑去，其餘沒有跌坐地上的則呼叫心愛的人的名字。

儘管炎陽咄咄迫人，沒有一個不幸者想及走開。羅娜·腓立普先生的一向歡愉的妻子，迷惘不樂地徘徊着，和抱在手中的幼兒，齊聲同哭。朋友勸她回家，免得幼兒着涼，悲傷的女人答道，“如果他失去養他的父親，他何必活下去？”

“你的丈夫是無辜的。也許不久就會回來。”

“是的，等我們都死了以後！”

卡比丹那珍娜痛哭呼叫她的兒子安頓紐。勇敢的卡比丹那馬利亞默默地凝望木樁後面她的唯一學生子。

椰樹芟伐者的岳母也來了，但是她並不哭，只是來回蹣跚，舉手向群眾疾呼：“你們曾經聞見這種事嗎？拘捕我的安籠，槍擊他，關他在監牢裏，押解首都，而不過因為——因為他有一條新的長



褲！這必需報復的！鎮兵濫權貪污，我發誓再一次讓我在我的菜園裏發現他們，像常常碰見的，我一定砍掉他們，我一定砍掉他們，否則，讓他們砍掉我！”然而，只有少數的人響應那回教作風的岳母。

“一切都是克雷瑣示多摩先生的罪錯，”一個女人嘆息道。

塾師也參雜人群中，迷惘失措地走着。溜范既不搓揉雙手，也不攜帶曲尺和錘子；他已聞及這不好的消息，而且，習慣於似已確定的命運，他全身黑衣的爲依巴拉的死弔喪。

下午二時，一輛兩隻牛拖着的開敞貨車停在鎮廳前面。衆人立刻爬上去，企圖鬆脫拖牛並毀掉它。“別那樣做！”卡比丹那馬利亞說。“難道要他們步行嗎？”這理由阻止囚犯家屬的行動。

廿名鎮兵走出來包圍貨車；跟着囚犯出現了。第一個是縛着的腓立普先生。他微笑着迎候他的妻子，羅娜禁不住放聲大哭，使得兩個鎮兵困難地阻止她上前擁抱她的丈夫。卡比丹那珍娜的兒子安頓紐，哭得像個小孩子，卻帶來他的家庭更多的悲傷。愚安籠一看見他那造致他的不幸的岳母，放開喉嚨號哭。亞敏洛，從前的神學院學生，像卡比丹那馬利亞的學生子一樣地縛着。他們三人都莊容肅穆。最後出來的是依巴拉，沒有繩縛着，但夾在兩位鎮兵中間。灰白的青年舉眼四望，搜尋友善的面孔。

“他是那個該受咎責的！”許多聲音叫着。“他該受咎責的而他卻寬鬆着！”

“我的女婿沒幹什麼錯，反而帶上手銬！”

依巴拉轉向鎮兵。“縛我，肘接肘地縛牢我，”他說。

“我們沒有命令。”

“縛我！”鎮兵服從了。

上尉騎馬來了，全身戎裝，十至十五名的鎮兵隨在他的後面。

每個囚犯都有他的家屬爲他祈禱，爲他流淚，賜給他許多最可愛的名字——惟有依巴拉，沒有任何人，甚至溜范和塾師也失去影蹤。

“看你怎樣害苦我的丈夫和兒子！”羅娜向他高聲呼喊著。“看我可憐的兒子！你搶奪他的父親！”

悲傷的家屬轉而忿恨青年，指責他爲罪魁禍首。上尉下令出發。

“你是一個怕死的人！”安籠的岳母跟在依巴拉後面疾呼。“別人爲你鬥殺，而你自己卻藏匿起來，怕死的人！”

“你多該詛咒！”另一老人跑近他的身傍叫道。“詛咒你的家庭積蓄的金塊攪擾我們的安寧！該詛咒的人！該詛咒的人！”

“他們該絞殺你，異教徒！”亞敏洛的一個親戚叫着。他再也控制不住，拾起一塊小石向青年扔去。

於是衆人爭先恐後地摹倣了。既生氣也不申辯，他不動地忍受創痛的人們加諸他身上的報復。這就是他一向深寄情誼的人群臨別所賞賜給他。他垂首不響，也許他正在想念一個在馬尼拉街上被人鞭打的老人，一個因睹見兒子的頭顱而死的老婦人，也許伊惹示的故事已一幕一幕地展演他的眼前。

上尉自覺有驅散群眾的必要，然而拋擲石塊和凌辱仍舊不止。唯一不因她的憂傷而發洩仇恨的卡比丹那馬利亞。無動地，扭曲着嘴唇，在飽含痛淚中她目送她的孿生子離開；她的剛毅、無聲的憂傷勝過神話裏的來奧米。（按：希臘神話的來奧米，因其子女十二人被殺，慟極而死，化爲石頭之美人。）

行列過去了。在所有開啓窗子觀望的人中，最能同情青年的是那般好奇和無利害關係的人。他的朋友都藏匿不見，連卡比丹巴絲溜自己，也禁止他的女兒申寵哭泣。

依巴拉遙望化爲灰燼的房屋——他的父親的房屋，他生身的地方。最堪戀慕的童年和歲月的叢集地。久被抑制的淚水湧上他的眼眶，他垂首毫不希冀安慰地暢哭一場，他既雙手被縛，也沒有人在自己浸沉悲傷的深淵中能夠激發任何憐憫之感。現在他沒有國家、朋友、愛情，也沒有前途！

稍高的地方有人獨自遠矚哀傷的行列。他是個上了年紀的老人，蒼白而瘦弱，包裹在一條絨氈裏面，身子困難地支撐着手杖。他就是哲人老塔壽，聽見這消息後，他即打算離開病床出場，卻因體力不支走不到鎮廳。老人目送貨車，直至茫渺不見，才俯首深思許久。然後費力地循路歸家，每走一步即歇下休息。翌日，幾個牧者發現他死在他那孤寂小屋的門檻。

## 第五十九章

### 愛國與私益

電報剛傳達到馬尼拉不過三十六小時久，各家報館即已有點莫測高深地加以批評，附帶不少含糊的暗示——檢查員所誇張、修改、或支離破裂的。是時，發自教堂的私人報告，已較先成爲口傳的流通祕密，驚嚇一些聆聞的人。那被多方歪曲的事實，其被相信的程度多少依據每個聽者的思想和是否被它阿諛的情感而定。

公共的安寧似乎不受騷擾，至少在外表上，但是每個家庭中平靜的心境旋轉有如池沼的水渦：表面呈現一片平靜澄清，深邃處無聲息的魚群擠推遊行，曲跳急降，互相追蹤疾擊。一部份居民幻想十字架，肩飾調升，官位，權勢，威信，顯赫，要職像黃金世界裏旋舞的蝴蝶。另一部份的意識水平綫上則緩騰着烏雲，深邃灰暗中投射禁欄、鎖鍊以及不吉絞台的黑影。空氣中似乎飄蕩着可以聞到的鞠訊、定罪、和慘受酷刑的淒叫，描連那示（註①）和馬甘馬淵包隱在破爛血污的薄紗出現了，被捕的和捕人的混淆不清。命運有如中國人的扇子，在馬尼拉人的幻想中描畫——一面是漆黑的，另一面卻有鍍金箔的彩鳥和色花。

教堂裏最爲熱鬧，所有的馬車都聚集在這裡，各地的主教不僅彼此探訪且召集祕密會議；他們還進獻首要他們給“在危機四伏的政府”的援助。彗星和預兆的謠言再度流傳着。

“通知每個人，通知每個人！”一座教堂的神甫叫道。“這次的合唱團沒有一個人可以缺席！上帝此次明白的顯示真是不小的恩賜，尤其在絕望的時候，我們是多麼重要的！”

“小將軍馬——亞義洛(註②)可要因這教訓輕咬嘴唇了？”另一個附和着。

“要不是宗教團體，他真不知該怎樣啦？”

“爲要好好慶一下，趁早通知廚子和預備點心的人。”

“亞門！”“沙米萬歲！”“亞門！”

另一座教堂裏所講的卻迥然不同了。

“你看，那傢伙是耶穌教會的學生。叛國者都來自亞典耀學院。”

“還有那些反教士的。”

“我早已告訴你。耶穌教會破壞國家的利益，他們誘蠱一般的青年人，他們被容忍着不過因地震時他們在紙上亂畫幾下罷了。”

“上帝知道他們究竟是怎樣的！”

“是的，別駁辯他們。當每一件東西搖動掉落，誰來畫圖表？沒有，而西芝神甫(註③)——”

他們高貴地蔑笑了。

“然而那些預測氣候和颶風的呢？”另一個譏誚地問。“他們不是很神妙的嗎？”

“任何一個漁夫都可以預測它們！”

“當統轄者是個傻子——告訴我你的頭是怎樣而我將說出你的足的形狀！各家報館差點爲沙米神甫申請一個法冠。”

“他會得到它且舐遍它！”

“你這樣想嗎？”

“爲什麼不，現今他們不管一切，任意地准許。我知道一個人付出更少的代價而得到一個。他寫了一篇闡述印第安人除了機器外什麼都不是的粗劣文章。哼，頑固主義者！”

“那很對！太多的寵賜損傷宗教！”另一個叫道。“倘使法冠生有眼睛而看見戴它的腦袋——”

“倘使法冠是自然產物，”另一個鼻音地補充道，“自然盛放真空的東西。”

“那就是爲什麼他們爭先恐後地搶奪它們，被它們的空虛吸引了！”另一個應道。

這些都是教堂裏談論的話，但是我們要省卻讀者其他政治、玄學、或警世性質的批評而導引到一座私人的房屋。既而我們只有少數的熟悉者在馬尼拉，讓我們進入多禮的卡比丹底龍的家中，他曾經不惜一切敦請依巴拉榮幸他的家宅。

在他那敦洛區房屋的華麗寬敞的客廳裏，卡比丹底龍坐在大躺椅上，雙手擦摩臉頰和頸背，露出一種可憐絕望的神情，而他的妻子，卡比丹那丁暢卻邊哭邊數說他。他們的兩個女兒從一邊的角落寂靜而困惑地諦聽着，卻深受感動。

“唉，安底保羅的聖女！”那女人哭喊着。“唉，唸珠和腰帶（註④）聖女，唉，唉！我們諾馬仁齊示聖女！”

“母親！”年長的女兒回應着。

“我早已告訴你！”那妻子接着用責咎的聲調說道。“我早已告訴你，唉，卡門聖女（註⑤），唉！”

“你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卡比丹底龍竟敢含淚地反駁。“相反地，你還因我屢往卡比丹地阿戈和他建立友誼而稱贊我做得不錯，因爲他富有——你還告訴我——”

“什麼？我告訴你什麼？我並沒有那樣說，我什麼也沒有告訴你！唉，要是你肯聽我的話！”

“現在你歸諉一切過錯在我身上，”他敲拍椅臂刻毒地挖苦她。“你豈不是對我說因他是有錢人而請他非常對。你豈不是說我們應該只同有錢人做朋友？亞馬！”

“我確曾這樣對你說，因爲除此我沒有別的事好做。你什麼都

沒有做而只歌頌他的讚詞：這兒依巴拉先生，那兒依巴拉先生，到處依巴拉先生。亞馬！我並沒有諫告你在迎宴中緊盯他和他講話，這個你不能否認！”

“說不定我不知道他也在那兒？”

“但是你應該知道！”

“怎樣知道，我連他都不認識？”

“但是你應該知道！”

“但是，丁暢，雖然我常聽見人家講起他，卻是我碰見他的第一遭！”

“那麼，你應該在未碰見他和聽聞人家講起他的以前認識他。那就是你身為男子漢的用處，穿長褲和讀馬尼拉日誌（註⑥），”他那不受驚嚇的妻子答道，投給他那麼可怕的一瞥。

卡比丹底龍真不知如何作答才是。卡比丹那丁暢尚不覺勝利的滿足，而企想澈底地禁壓他。因此她握緊拳頭趨近他。“這就是我辛勞的代價嗎？一年的辛勞和節儉，卻因你的愚鈍，前功盡棄？”她罵着。“現在他們將放逐你，沒收我們的全部財產，像你搶自那個人的妻子——啊，只要我是個男人，只要我是個男人！”

她一看見她的丈夫俯首無語，卻又啜泣起來，反覆地訴說着，“唉，只要我是個男人，只要我是個男人！”

“好吧，假使你是個男人，”被激怒的丈夫終於覷勢問她，“你怎辦？”

“我怎辦？我——我——我，立刻跑去見總督，自動請求與叛逆們拚個死活，我立刻去！”

“你沒有看見‘日誌’上所說的嗎？讀它‘卑污無恥的叛逆已為強大力量所鎮壓，祖國的圖謀不軌的敵人及其同犯即將接受嚴正無私的法律的裁判。’看見沒有？這裏再也沒有什麼叛亂。”

“那有什麼相干！你應像他們在一八七二年（註⑦）所做的呈獻你自己。”

“對的，那就是神甫武——”

可是他來不及把話講完，他的妻子的手已拍的按在他的嘴巴。  
“閉口！你講那名字，好讓他們明天在馬甘馬淵絞殺你嗎？難道你不曉得單只講它已夠他們不加審問地宣判你的罪名？靜點！”

然而除了順從外，卡比丹底龍也無可奈何，她的雙手不只是遮掩他的嘴巴，而且緊壓他的小頭在椅背上，要不是一個新人物參加這一幕的演出，可憐的人差點被窒死。他們的堂兄弟，庇米知幕先生，曾經默誦“亞麥”年約四十的臃腫大腹而又衣飾華麗的人。

“Quid vides?”他一進門就呼叫起來。“發生什麼事了？Quare [註⑧]?”

“唉，堂弟！”那女人眼眶含淚地哭道，“我請你來，因為我們不曉得如何是好。你有什麼建議？說吧，你研讀過拉丁文，懂得怎樣辯論。”

“但是，最先，quid quaeritis？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prius non fuerit in sensu, nihil volitum quin praecognitum [註⑨]。”

他莊重地坐下來。那些拉丁語句頗具有撫慰人的優點，夫婦兩停止啜泣，靠近他以便依憑從他嘴唇吐露的忠言，話似希臘人靜聆自波斯的侵略者獲得釋放的拯救預言前所做的一樣。

“你們為什麼哭？Ubinam gentium sumus [註⑩]?”

“你已聞及叛變的事件嗎？”

“Alzamentum Ibarrae abalferesio guardiae Civilis destcurtum？Et nund [註⑪]？什麼！克雷瑣示多摩先生欠借你們的東西嗎？”

“不是的，可是你知道底龍曾請宴他且對他講過西班牙橋的事項——公開的！他們將說他是克雷瑣示多摩先生的朋友！”

“朋友！”拉丁語專家叫着站了起來。“Amice,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 同類的鳥群集在一起。Malum est negotium et est timen - dum rerum istarum horrendissimum resultat [註⑫]！噫！”



卡比丹底龍一聽見那麼多的 um 早已嚇得面無人色；那種聲音預示不吉之兆。他的妻子哀懇地合掌說道：

“表弟，請別在這時候講拉丁話。你知道我們並不是和你一樣的哲學家。讓我們講西班牙語或大家樂語。給我們一些忠言吧！”

“你們不懂得講拉丁話是多麼可惜。表兄。拉丁語裏的真理是大家樂謊言；譬喻說 *Contra principia negantem Justibus est arguendum* (註⑬) 在拉丁語是和挪亞方舟一樣的真理，但是如果付諸實用，我便會被人鞭打。所以，你們不懂得拉丁語是非常可惜的。用拉丁語什麼都容易明白。”

“我們雖也知曉許多 *aremus, parcenobis and Agnus Dei Catalis* (註⑭)，卻彼此互不瞭解。教導底龍自衛的辯詞，以免他們絞殺他！”

“你做錯了，非常的錯誤，表兄，尤其和那少年建立友誼的關係，”拉丁語專家答道。“正義者代罪人受過。我差點建議你立下你的遺囑。*Vae illis, Ubi est fumus ibi est ignis - . Similis simili audet; atqui Ibarra ahorcatur, ergo ahorcaberis* (註⑮) ——”頻頻厭煩地把頭搖來擺去。

“沙都仁諾，什麼事？”卡比丹那丁暢驚惶失措地叫起來。“唉，他死了！醫生！底龍，底龍呀！”

兩個女兒奔向她，母女三人開始悲泣。

“那不過一時暈昏吧了，表嫂！我會更加高興，如果——如果——不幸地卻只是暈昏而已。*Non timeo mortem in catre sed super espald onem Bagumbayanis* (註⑯)。拿些水來！”

“不要死！”做妻子的哭哭啼啼着。“不要死，因為他們快來拘捕你！唉，要是你死時他們才來，唉，唉！”

博學的表弟用水摩擦被害者的臉孔，直至他恢復知覺。“好了，別哭了。*Inveni remedium*：我發現治療的方法。讓我們扶他上床。來，勇敢些！我和你在一起——以及古人所有的智慧。請一個醫生，

你，表嫂，立刻進謁總督，送他一件禮物——一隻金戒指，金鎖鍊。Dadivae fuebrantant penas(註⑰)。就是說聖誕禮物。關閉所有的窗子和門扉，假如有人問起我的表哥，說他病得非常厲害。同時，我將焚掉他所有的信件，紙張，和書籍，免得他們找到什麼東西，像克雷璵示多摩先生所做的一樣。Scritti testes sunt! Quod medicamenta non sanant, ferrum sanat, quod ferrum non sanat, ignis sanat(註⑱)。”

“對的，請這樣做吧，表弟，焚掉一切！”卡比丹那丁暢說。“這裏是鎖匙，這些是卡比丹地阿戈的信。燒掉它們！別留下一張歐洲報紙，它們是非常危險的。這是我留下包肥旨和舊衣服的‘時代’的稿紙。這些是書籍。”

“往謁總督，表嫂，”庇米知幕先生說，“讓我們留下。In extremis extrema(註⑲)。授給我羅馬獨裁的權力，你將發覺我如何迅速地拯救了國家——我是說，我的表兄。”

他開始發號施令，傾覆書架，撕破書籍、紙張和信件。不久，廚房即燒起熊熊大火。古老烏鎗用斧頭撞碎，生鏽的手鎗丟掉。連想留下鎗身做爲吹管的女傭都遭受責罵：

“Conservare etiam sperasi, perfida(註⑳)?丟進火堆!”

於是他繼續那充滿信心的號令。他看見一本精裝的舊書，讀了書名，哥白尼(按：波蘭天文學者，曾提倡太陽系之說)著的“天體的運行”。“噓！Ite, maledicti, in ignem kalanis(註㉑)!”他叫着，急擲在火裏。“哥白尼與革命!(註：革命與運轉英文同字異義)罪上加罪！倘使我沒有及時趕到！‘菲律賓的自由’！啦，啦，啦！改樣的書籍！丟進火裏!”

淳厚的作者寫的無關緊要的書籍都燒光了；連最無辜的作品也逃不掉。庇米知幕表弟是對的：正義者代罪人受過。

四五年後，在王城內舉行的一次誇張虛飾的宴會裏，時事被批評着。在場的有許多老婦和及笄年齡的少女，政府官員的太太和女

卡比丹底龍一聽見那麼多的 um 早已嚇得面無人色；那種聲音預示不吉之兆。他的妻子哀懇地合掌說道：

“表弟，請別在這時候講拉丁話。你知道我們並不是和你一樣的哲學家。讓我們講西班牙語或大家樂語。給我們一些忠言吧！”

“你們不懂得講拉丁話是多麼可惜。表兄。拉丁語裏的真理是大家樂謊言；譬喻說 *Contra principia negantem Justibus est arguendum*！(註⑬)在拉丁語是和挪亞方舟一樣的真理，但是如果付諸實用，我便會被人鞭打。所以，你們不懂得拉丁語是非常可惜的。用拉丁語什麼都容易明白。”

“我們雖也知曉許多 *aremus, parcenobis and Agnus Dei Catolis* (註⑭)，卻彼此互不瞭解。教導底龍自衛的辯詞，以免他們絞殺他！”

“你做錯了，非常的錯誤，表兄，尤其和那少年建立友誼的關係，”拉丁語專家答道。“正義者代罪人受過。我差點建議你立下你的遺囑。*Vae illis, Ubi est fumus ibi est ignis - . Similis simili audet; atqui Ibarra ahorcatur, ergo ahorcaberis* (註⑮)——”頻頻厭煩地把頭搖來擺去。

“沙都仁諾，什麼事？”卡比丹那丁暢驚惶失措地叫起來。“唉，他死了！醫生！底龍，底龍呀！”

兩個女兒奔向她，母女三人開始悲泣。

“那不過一時暈昏吧了，表嫂！我會更加高興，如果——如果——不幸地卻只是暈昏而已。*Non timeo mortem in catre sed super espald onem Bagumbayanis* (註⑯)。拿些水來！”

“不要死！”做妻子的哭哭啼啼着。“不要死，因為他們快來拘捕你！唉，要是你死時他們才來，唉，唉！”

博學的表弟用水摩擦被害者的臉孔，直至他恢復知覺。“好了，別哭了。*Inveni remedium*：我發現治療的方法。讓我們扶他上床。來，勇敢些！我和你在一起——以及古人所有的智慧。請一個醫生，

底！”

“聽說這個叛國者是西班牙人的後裔，”獨臂的人觀察道，沒有特別地瞧着任何人。

“啊，對了！”胖女人不感驚嚇地嚷道。“總是那些克拉奧示！按：西班牙裔工人！！沒有一個印第安人懂得革命的！飼養烏鴉！飼養烏鴉！（註②）！”

你可知道我聽見些什麼？”一個克拉奧小姐問，轉換話題。“卡比丹底龍的妻子，你還記得她，敦洛區迎神賽會時我們在她家歡宴跳舞的那個女人——”

“那個有兩個女兒的嗎？她怎樣啦？”

“對，那女人今午呈獻一個價值數千塊錢的金戒給總督！”

獨臂的人旋轉身子，發亮的眼睛問道。“真的？爲什麼？”

“她說是件聖誕禮物——”

“但是離開聖誕節還有一個月呢？”

“也許她畏懼暴風雨吹向她身上，”胖女人細察道。

“而且是在遮蔽下接受，”瘦小姐附和着。“沒有索取任何代價即認罪自供。”

“這個需要一番熟思周慮，”獨臂的人沉思地宣稱着。“我怕其中是大有文章的。”

“大有文章，對了！那正是我要說的，”瘦小姐應聲道。

“我也是，”另一搶先說道，“卡比丹底龍的妻子非常吝嗇——自從我們往她家後就沒有送給我們一件禮物。所以，一個像她那樣貪婪的女人竟然輕送一件價值數千塊錢的小禮物——”

“但這是事實嗎？”獨臂的人究問。

“當然的！絕對準確的！我的堂妹的愛人，總督的傳令兵告訴她的。我相信那枚戒指就是她的大女兒在迎神賽會日子戴的那個。她常滿身鑽石的。”

“會動的展覽箱！”

“這是引人注意的好方法，像旁人一樣！代替時尚的銀器或是雇請裁縫——”

獨臂的人托辭離開了集會。兩小時後，萬籟俱寂的當兒，好幾個敦洛區的居民從兵士手中接到邀請。當權者不能贊許此等擁有地位財富的人酣睡在防護不周空氣又不流通的屋裏——在山地阿戈砲台和其他政府的大廈，他們將睡得更安適舒服。這群幸邀恩寵的人中，不幸的卡比丹底龍也是其中的一個。

註：

①描連那示，或拉多龍島嶼，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②“不祥之兆”乃教士嘲弄菲島在一八三三到一八八五年間的總督，華瑾·好迷拉將軍的綽號。好迷拉將軍，一個好心腸的老人，更宜做兵士的統帥，因倡導有益的改革而失去教士們的歡心。

③意大利有名的天文學家，耶穌教會成員。耶穌教會仍主持馬尼拉氣象台。

④腰帶聖女乃奧古斯汀僧派的女守護神。

⑤此塑像安置馬尼拉，耗資六百萬元，建立的聖西描斯汀鐵院。關於聖女的早期歷史，路易·赫蘇示神甫在他的“記憶錄”云：一座非常神聖的名為卡門的塑像被那邊的人尊敬着。塑像雖然不大，卻是一般許願的人視為產生神蹟的偉大永久泉源。我們的虔奉宗教的人把它從墨西哥引帶到此，在航程中她便以顯示神蹟而聞名。……那座最神聖的塑像，常常受到獲得天上女神恩寵的人民膜拜、奉獻和祈禱。

⑥當時馬尼拉歷史最悠久和最保守的報紙。

⑦緊接拉多朵統治時期，一八七二年加美地兵工廠發生的叛亂，被認為首次的反叛，而根據未必可靠的牽涉問題，三個菲神甫，武教示，教米示，和沙莫拉等被絞殺，數個有名望的馬尼拉人被放逐。

⑧我看見些什麼？……往何處去？

⑨你想些什麼？沒有感覺即沒有智能；沒有一件意志不來自頭腦。

⑩我們在地球的那兒？

⑪依巴拉的叛亂被鎮兵團壓平了嗎？現在呢？

⑫朋友，柏拉圖雖然偉大，但是真理更偉大……它是件壞事和可怕的事情引起的惡果。

⑬反對否認基本原則的人，應用棍棒如同辯正一樣。

⑭拉丁禱詞。

⑮災禍降臨在它們身上！有煙霧的地方就有火！同類相聚；如果依巴拉被絞殺，因此你也同樣要被絞殺。

⑯我雖不覺垂死床上的可懼，卻不敢步上馬甘馬湖。

⑰西班牙格言的第一句：禮物摧石，無錐自進。

⑱所有繕寫的便是證據！醫生不能治療的，鋼鐵能治療；鋼鐵不能治療的，火能治療。

⑲過激的手段適於過激的事項。

⑳你想要保存它嗎，女叛徒？

㉑去吧，被咒詛的人，走進火爐裏。

㉒西班牙格言的首句：“飼養烏鴉，好讓它們啄出你的眼珠。”



## 第六十章

# 馬利亞克拉那快結婚了

卡比丹地阿戈非常地高興，因為在暴風雨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他不但沒給拘捕，也沒罹受單獨監禁、鞫問、電刑，不斷的浸足於水牢，或其他自稱為文明人熟悉的玩意兒。他的朋友，那就是說，曾經做過他的朋友的那些——因為這位善人在他的朋友遭受政府的猜疑時即加以否認——在政府大廈渡過數天假期後經已各自回家。總督不復感覺他們的可尊敬而親自下令把他們逐離他的周圍，因此一來，獨臂的人失望極了，他正等候着將臨的聖誕節將有許多而又富有的同伴。

卡比丹底龍蒼白多病，全身浮腫地回到家裏——旅行並沒帶給他一點利益。他大大地改變了，沒有一句話，也沒有問候他的亦哭亦笑，喋談不息幾至喜極發狂的家人。可憐的人再也不敢離開大門一步，怕墜入和叛國者說聲日安的危淵。甚至博學古人才識的庇米知幕先生本人，也沒法打破他的沉默。

拉丁語專家告訴他，“如果不是我及時趕到焚掉一切文件，他們或將扭斷你的頸骨，如果我把整座房屋付之一炬，他們連頭髮動也不會動你一下，可是 *quod eventum, eventum; gratias agamus Domeno Deo quia non ih marianis Insulis es, camores seminando* (註①)。”



類似卡比丹底龍的事件，卡比丹地阿戈聽得太多了，於是他感激涕零的，卻不知道他究竟荷蒙何人的寵顧。依沙米姑歸諸安底保羅聖女，噫珠聖女，或至少是卡門聖女的奇蹟，她至少至少地尚且非常願意將奇蹟分潤腰帶聖女；雖然根據她所相信的，再也沒有其他的神蹟能夠超越它了。

卡比丹地阿戈並不否認奇蹟，只是補充道：“我想是這樣的，但是安底保羅聖女可能獨自做些什麼。我的朋友幫過忙，我那未來的女婿，利那爾示先生，如同你知道的，和安頓紐卡洛馬示本身談笑過，他那國務總理的像片雖懸掛為證，卻不肯俯就顯示全面給人民瞻仰。”

因此，好心腸的老人每聞及任何重要新聞時總抑制不住滿足的微笑。太多的新聞了：噶噶密語依巴拉即將被絞殺；雖然證件不足以構定他的罪名，卻有些人出庭支持對他的指控；專家們宣稱校舍的建築事實上可被認為堡壘的要塞，它的不全，如同預料愚蠢的印第安人做出來的一般。謠言使得他鎮靜下來，並且置之一笑。

同樣地，卡比丹地阿戈和他的堂妹有了不同的見解，甚至親友們也分成兩派——一派視作不可思議的神蹟，另一派則認為是政治的因素，儘管後者並不怎樣重要。神蹟的一派又分作：民龍都區的高級管聖盜者，賣蠟燭的女人和睹見噫珠聖女主持神的公道的兄弟團領袖；而那個中國蠟燭商，他拜候安底保羅時的供應者，則邊打扇子邊搖首道：

“別自討沒趣，那是安底保羅聖女的神蹟！她比任何人更具權力——別愚弄你自己！”

卡比丹地阿戈頗尊敬這個冒充預言家和醫生的中國人。他曾經檢驗未產女前的已逝夫人的手掌以為前徵預測道：“倘使不是男嬰且不夭折，將是純美的女孩子！”

而馬利亞的出生使得異教徒的預言應驗了。

卡比丹地阿戈，是一個謹慎警惕的人，可不能像特羅的巴里示

(按：希臘神話中特羅的巴里示因奪門涅雷阿斯的妻海倫而引起特羅戰爭)那麼容易地決定——他因畏懼得罪別個聖女而不敢輕易特惠任何的一個，一種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的局面。“慎重點！”他提醒自己。“別把事情弄糟。”

當視為政治因素的一派——維多利亞夫人，知幕肅先生，和利那爾示——到達時他尚疑惑未決。維多利亞夫人爲自己也爲其他三人說話。她提及利那爾示探訪總督的事，且重覆地暗示能有一位“上流”親戚的好處。“現在，”她歸結道，“俗語斯(按：即“說”)得好：懂得‘疵’護自己的人常建造牢固的屋蓋。”

幾天來，她努力西班牙化她的語言，沒有一個人能夠勸服她——或者她會讓人先撕掉她的假鬢髮。

“‘斯’的，”她說下去，話題轉到依巴拉身上，“他罪有應得。第一‘時’看見他我就這樣告‘書’你，他‘斯’一個叛國‘蕃’。將軍‘斯’了些什麼，堂弟？他‘斯’什麼？他有什麼關於‘蔗’個依巴拉的‘視’聞告‘書’你？”

她覺得她的堂弟回答得非常遲慢，自說自地又接着說，針對着卡比丹地阿戈，“相信我，假如他們判‘死’他死刑，如果不出意料地，那該歸功我的堂弟。”

“夫人，夫人！”利那爾示抗議道。

她沒有給他反對的時間。“你變得多麼有外交手腕呀！我們都知道你是將軍的顧問，他不能沒有你。啊，克拉里杏，我多高興看見你！”

馬利亞克拉那雖然早已痊癒，面容卻仍舊那麼蒼白。一條淺藍色絲帶束住她的長髮。她帶着憂愁的微笑微一鞠躬，即趨近維多利亞夫人行儀式的吻手禮。

一番俗套的問候過後，僞西班牙人又說下去：“我們特來探訪你。你有‘就’了，感謝你的親戚。”說完，意味深長地看了利那爾示一眼。

“上帝保佑我的父親，”女孩子輕輕地說。

“‘斯’的，克拉里杏，但是神蹟的時代已成為過‘支’。我們‘斯’班牙人‘斯’：‘相信聖女自己逃走’。”

“又顛倒了！”卡比丹地阿戈，一直到這時尚沒有插話的機會，竟壯着膽子，做了一個引人注意的姿勢問道，“維多利亞夫人，你以為聖女——”

“我們特地跑來跟你談少女的事，”她神祕地答道，向馬利亞克拉那比手勢。“我們來跟你商談事情。”

少女明白她必需迴避，於是藉口他事倚着傢俱走開了。

這項會談中所說的話和所達致的協議是很污穢的，我們最好不要加以詳述。只要這樣記載就夠了：當他們離開時，他們每個人都很快意，繼後，卡比丹地阿戈向依沙迷姑說：

“告訴餐館我們明天有個宴會。替馬利亞準備，因為我們最近要替她完婚。”

依沙迷姑驚愕地盯着他。

“你會看到！當利那爾示先生做了我們的甥婿，我們就可走進所有宮殿。每個人會羨慕我們，每個人都會狂熱地嫉羨！”

翌日晚上八時，卡比丹地阿戈的房子又再一次充滿了人，但他這次的客人只有西班牙人和中國人。女家是西班牙及菲西混血女郎。

我們的朋友大多出席，在弗蘭西示干和多米尼干教士中間，有西米惹神甫和沙米神甫；民防衛隊的老中尉義描拉，比任何時候都憂鬱點；警長，第一千遍地講述着他的戰鬥并從他的肩膀注視着每個人，相信他自己是位奧地利的詹·約翰，因為他現在已是位少校；黎·巴蘭迎亞敬畏地看着警長，迴避他的視線；維多利亞夫人則帶着憤慨的神色。利那爾示還沒有來；作為一名重要人物，他要比別人來得遲一點。有些頭腦簡單的人，自認為遲到一小時，會使他們變成偉人。

在婦女群中，馬利亞·克拉那是喋喋交談的中心人物。這少女很有禮貌地迎候她們每個人，但未喪失她感傷的氣氛。

“呸！”一位年青的女人叫道。“驕傲的小東西！”

“美麗的小東西！”另一位應道。“但他或許可選擇一個不像這麼傻面的女孩子。”

“黃金，孩子！那位好青年在賣他自己。”

在另一角落，談話這樣進行着：“當她的未婚夫將上絞台的時候結婚！”

“那就是所謂的明達，即刻有一位代替者。”

“好，當她成爲一位寡婦——”

馬利亞坐在一把椅子上，整理着一盆花，無疑問的，她聽到所有這些談話，她的手顫抖着，她的臉變得蒼白，而且屢次咬着自己的唇。

在男人中間，談話在高聲進行着，自然是談着最近發生的事情。沙米神甫外，所有的人都在講話——連治布爾秀先生，沙米神甫保持他例常的傲慢的靜默。

“聽說閣下將離開這社鎮，沙米神甫？”新少校問道，他的新星章使他顯得更可敬。

“我在這裡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我要永遠住在馬尼拉。你呢？”

“我也將離開這社鎮，”那前警長驕傲地答道。“政府需要我指揮一支飛行縱隊，以肅清有叛徒的省份。”

沙米神甫自頭至足地掃視他一下，就完全向後轉。

“已確知巨魁——那叛徒——會怎樣了嗎？”一位政府雇員問道。

“你是指克雷瓊示多摩·依巴拉嗎？”另一個人問道。“最可能及最公允的是他將絞殺，跟一八七二年所做的一樣。”

“他將被放逐，”老中尉冷淡地說。

“放逐！沒有比放逐更重的處罰嗎？但這將是項永久的放逐！”許多聲音同時喊道。

“假如那年青人，”義描拉中尉莊嚴地大聲說下去，“較警惕點，假如他未太過信賴一些與他通信的人，假如我們的告發者不知道怎樣巧妙地翻譯所寫的東西，那年青人一定會被宣判無罪。”

老村長這項宣佈和他的音調，在他的聽眾中間產生了很大的驚奇，明顯的，他的聽眾不知道該說什麼。沙米神甫向別的方向盯視，或許是爲了迴避那位老軍人投給他的憂鬱的眼光。馬利亞·克拉那呆呆地讓她的花掉下。非常懂得如何沉默的西美惹亞，似乎也是唯一懂得如何發問的人。

“義描拉先生，你在談論信件嗎？”

“我在談着他的律師告訴我的話，他極關注這案件。除了一些含糊的文句以外，沒有什麼東西可控告他，這些文句是這位青年在赴歐前寫給一位女人的，政府的律師在這些文句中發現一個對付政府的陰謀和一項威脅，他承認這些文句是他寫的。”

“但匪徒死前的話呢？”

“他的律師擯棄那些話，因爲據匪徒自己說，他們未嘗與這位年青人通訊息，而是與一位俞卡示通訊息，可證明的，這位俞卡示是他的敵人，或許是因後悔而企圖自殺。在尸骸上找到的文件被證明是偽造的，因爲筆跡和依巴拉先生七年前的筆跡相同，但不與他目前的筆跡相同，這就使人相信那封誣陷信件是假造的。除此外，那位律師說，假如依巴拉先生拒絕承認那封信，他或許能替他做許多事——但看到那封信時，他臉色馬上變得蒼白，喪失了他的勇氣，承認信中所寫的一切。”

“你說信是寫給一個女人的嗎？”一位弗蘭西示干教士問道。“告發者怎樣取得這封信呢？”

中尉沒有回答。但注視沙米神甫一會見，然後掉開視線，神經質地撚着他灰色的鬚尖。其他的人在作他們的評語。

“上帝在指使一切，”有一個說。“連婦女也恨他。”

“他燒掉他的房子，打算那樣會拯救自己，但他未顧及家人，未顧及他的妍婦，他的女人，”另外一個人加上去，笑着。“那是神的意旨！西班牙萬歲！”

這時，老軍人停止踱方步，並走近馬利亞·克拉那，馬利亞·克拉那坐在她的椅上，呆呆地聽着這些談話，花朵散落在她的腳上。

“你是位非常明達的女人，”老軍官瑟瑟地向她說。“你獻出那封信是對的。因此，你替自己保證一個無煩惱的將來。”

她以驚訝的眼光看着他走離她，咬着她的嘴唇。幸運的，依沙迷姑陪同她來，她還有力量倚住這老婦人的衣裙。

“姑媽！”她低聲地叫道。

“什麼事？”

老婦人問道，因看到這少女的臉孔而感到驚駭。

“帶我到我的房間裏！”她請求着，抓住她姑母的手臂站起來。

“女兒，你病了嗎？你好像是失掉了骨骼！什麼事呀？”

“有點頭昏——廳中的人們——太多燈光——我需要休息。告訴父親，我想睡覺了。”

“你很冷。你要茶嗎？”

馬利亞·克拉那搖搖頭，走進她的房間，而且把門鎖上，於是，她支撐不住了，她倒在地板上，在一個神像的足前啜泣着。

“聖母，聖母，我的聖母！”她啜泣着。

月光從窗口和一個開在陽台上的門照射進來。樂師繼續彈奏着悅耳的華爾茲樂曲，笑聲和吟哦的聲音傳進房內，她的父親、依沙迷姑、維多利亞夫人，及甚至利那爾示，敲了很多次的門，但馬利亞動也不動。悲泣震動着她的胸膛。

時間過去了——餐桌的樂趣已結束了，歌聲和舞步聲都聽得到，燭炬獨自燃燒着，但這少女仍舊呆在月光照耀着的地板上，在

耶穌聖母神像的足前。

房子再一次漸漸地靜下來，燈光都熄滅了，依沙迷姑再一次敲着門。

“她，她已睡着了，”老婦人大聲說。“她年青，她沒有什麼掛慮，她睡得像一具尸骸。”

當萬籟俱寂的時候，她慢慢地站起來，環視四周。她看見陽台和它的小涼亭都沐浴在陰森的月光下。

“一個無煩惱的將來！她睡得像一具尸骸！”當她步向陽台時，她輕輕地反覆唸着。

城市已在睡夢中。偶爾傳來馬車輾過跨在河上的木橋的聲音，平靜的河水柔和地反射着月光。少女仰視着一片淨潔得像藍寶石的天空。她慢慢地從手指上和耳朵上脫下戒指和耳環，也從鬢髮上取下梳子。她把它們放在陽台的欄杆上，向河那邊看。

一隻載飼草的小獨木舟停在河邊的階梯下，每幢傍河的房子都有這種階梯。小獨木舟有兩個人，其中一個跑上石梯，踰過圍牆，幾秒鐘後，就聽到他在通到陽台的腳步聲。

馬利亞·克拉那看見他發現她時就停住，但只有一會兒。於是，他緩緩地向前移動，在離她數步的地方止住。馬利亞·克拉那倒退一下。

“克雷瓊示多摩！”她驚愕地低聲叫道。

“是的，我是克雷瓊示多摩，”那年青人嚴肅地答道。“一個敵人，一個有一切理由恨我的人，伊惹示從獄中把我救出來，我的朋友把我送進牢獄。”

隨着這些話的是悲哀的靜寂。馬利亞·克拉那把頭低下，讓手也垂下來。

依巴拉繼續說下去：“我在我的母親屍體旁邊發誓要使你快樂，不管我的命運是什麼！你可以不遵守你的誓言，因為她不是你的母親；但是我，我是她的兒子，馬利亞，我們永遠不能再見面

——你年青，有一天你也許會發現你的良心——我是來告訴你——在我永遠離別以前，我原諒你。現在，願你快樂——永別了！”

依巴拉想走了，但少女阻止他。

“克雷瑣示多摩，”她說，“神派遣你來把我從絕望中拯救出來。聽我，然後批判我！”

依巴拉徐徐地想脫離她的話題。“我不是要來叫你辯解！我是來給你安心的！”

“我不要那個你帶給我的安心。我會自己安心。你輕視我，你的蔑視會使我產生痛苦”

依巴拉凝視着少女臉上絕望及悲愁的神色，問她要什麼。

“請你相信我永遠愛你！”

他痛苦地微笑着。

“啊，你懷疑我！你懷疑你童年的友伴，未嘗向你隱蔽任何意念的友伴！”少女悲傷地叫道。“現在我是了解的！但當你聽到我的故事，我害病的時候聽到的悲痛的故事，你就會憐憫我，你就不會用那微笑來答覆我的悲哀。你爲什麼不讓我死在我那個庸碌的醫生的手中呢？你和我都會比較快樂！”

歇了一會，她繼續說下去：“你是想懷疑我，你是懷疑我！但願我的母親原諒我！在我受苦的晚上的一個最可悲的夜晚，有個人向我揭露我的真正的父親的名字，而且反對我愛你——除非我的父親寬恕你對他的傷害。”

依巴拉倒退一步，驚訝地凝視着她。

“是的，”她繼續說下去，“那個人告訴我說，他不容許我們的結合，因爲他的良心會反對我們的結合，他不得不冒惹起一項大醜聞的險揭露我的真正的父親的名字，因爲我的父親是——”她以很低的聲調在青年的耳朵中說出一個名字，那聲調低到只有他能夠聽到。

“我該怎樣？我應該向我的愛情犧牲我的母親的記憶，我的假



定父親的聲譽，和我的真正的父親的名譽嗎？”

“但是證據！你有什麼證據嗎？你需要證據！”依巴拉激動地叫道。

少女從她的懷中掏出兩張紙。

“我母親的兩張信，當我還沒有出生以前！拿去，拿去看，你會看到她怎樣咒詛我，怎樣希望我死，我的父親徒勞地想用藥拯救我。他在一所住過的房子裏忘了這些信；另一個人找到這些信，把它們珍藏起來，用它們向我換取你的信，爲了保證他自己，他這樣說，在沒有得到我的父親的同意，我不能跟你結婚。自從我攜帶它們，代替你的信，我就在心中感到寒顫。我犧牲你，我犧牲我的愛情！一個人能再替一個去世的母親和兩個在世的父親做些什麼呢？我能懷疑你的信會被利用嗎？”

依巴拉驚惶地站着，她則繼續說下去：“我還有什麼該做的事情呢？我能告訴你，我的父親是誰，我能叫你向他——使你的父親蒙受很多痛苦的人，請求寬恕嗎？我能請求我的父親寬恕你，我能告訴他，我知道我是他的女兒——他，很想置我於死地的人？我只感覺該受苦，該保守秘密，該痛苦地死亡！現在，我的朋友，現在你已知道你的可憐的馬利亞的悲痛的歷史，你還要對她作那種輕蔑的微笑嗎？”

“馬利亞，你是個天使！”

“那麼我愉快了，因爲你相信我——”

“但是，”青年改變口氣插進去，“聽說你快要結婚了。”

“是的，”少女啞泣着，“我的父親要求這犧牲。他曾疼愛我和照顧我，這些并不是他的責任，我將償還這恩惠的債務，以使用這新關係的方法來保證他的安心，但是——”

“但是什麼？”

“我將永不忘記我向你發過的忠誠的誓盟。”

“你想做什麼？”依巴拉問道，想在她的明眸中找些東西。

“未來是黯黑的，我的命運包在昏暗中，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但是知道，我曾愛過，而只有一次，沒有愛，我不會屬於任何人。而你，你將會怎樣呢？”

“我只是一名逃犯，我在逃亡。一會兒，我的逃亡就會被發現。馬利亞——”

馬利亞·克拉那用手抓着青年的頭，不斷地吻他的嘴唇、擁抱他，突然推開他。“去，去！”她叫道。“去，永別了！”

依巴拉用閃亮的眼睛看她，但於她作手勢時離開——癡癡地，猶豫着。

他再一次踰過圍牆，走進獨木舟。馬利亞·克拉那傾倚在畫欄上看他離開。伊惹示揭起他的帽子，深深地向她鞠躬。



## 第六十一章 湖上追蹤

“先生，聽我所擬定的計劃，”伊惹示沉思地說，當他們向聖牙美利爾進發時。“現在，我將把你藏在萬那俞央一位朋友的家裏。我將替你帶來你所有的金錢，我把它們埋藏在榕樹下你的祖父的神祕的墳墓中。於是，你將離國。”

“到海外去？”依巴拉問道。

“在你剩下的生命中過着平靜的生活。你有朋友在西班牙，你富有，你能自己覓求寬赦。無論如何，對於我們來講，外國總是一個比我們自己的祖國好的國家。”

克雷瑣示多摩沒有回答，但靜靜地沉思着。這時，他們到了巴石，獨木舟開始溯流而上。在西班牙橋那一邊飛馳着一名騎兵，可聽到一個尖銳、悠長的嘯子。

“伊惹示，”依巴拉說，“你因為我的家庭而蒙受不幸，你曾經救過我的生命兩次，我不但欠負你的恩情，而且有償還你的財產的責任。你叫我到海外——那末，跟我一齊到海外，我們將如兄弟般地生活在一起。你在這裏也是可悲的。”

伊惹示悲苦地搖頭，他答道：“無可能！在我的國家裏，我確實不能愛或者快樂，但我能夠在我的國家裏受苦和死亡，而且爲了它——那是永遠值得的。願我的祖國的不幸成爲我自己的不幸，而雖然沒有崇高的情感連繫着我們，雖然我們的心未爲同一個名字而跳動，至少，願共同的不幸使我和我的同胞連結在一起，至少，願我

與他們共同爲我們的悲愁而痛泣，願同樣的厄運同樣的壓抑着我們的心！”

“那麼你爲什麼勸我離開呢？”

“因爲在其他某些國家中你能快樂，而我卻不能，因爲你不是爲了忍受苦難才出生的，因爲你會恨你的國家，假如有一天你發現你自己在爲國家而毀滅，而憎恨自己的祖國，那才是不幸中最大的不幸。”

“你對我不公正！”依巴拉痛苦地責難道。“你忘記我剛抵達此間就想覓求它的幸福。”

“別生氣，先生，我並不在責難你。我希望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做倣你！但我不要求你做不可能做的事，而要我說你的心欺騙你時，我沒含惡意。你愛你的國家，因爲你的父親教你這樣做，你愛你的國家，因爲在你的國家裏你有愛情，有幸福，有年青的時光，因爲每件東西都在向你微笑，你的國家未嘗對你不公；你愛它，跟我們愛任何使我們喜悅的東西一樣。但當你發現自己貧困和饑餓，受迫害，被辜負，及被你自己的同胞出賣的時候，你將會否定你自己，否定你的國家，及否定所有的人。”

“你的話使我痛苦，”依巴拉怨恨地說。

伊惹示把頭低下來，在回答以前，他沉思着。“我願意喚醒你，先生，我也願意拯救你出黯淡的將來，回憶那夜我在這同一隻獨木舟裏，同樣的月光下和你交談，還不到一個月以前。當時你喜悅，不幸的呼籲未引起你的同感；你輕視他們的怨訴，因爲它們是犯人的怨訴；你比較關注他們的敵人，不顧我的論據和要求，你自己站在他們的壓迫者那一邊。當時依憑你的態度，我會成爲罪犯或容許我被殺，以實現一項神聖的諾言，但是神不允許這樣，因爲匪徒的老首領已死亡。一個月挨過去了，而你的想法也改變了。”

“你是對的，伊惹示，但人是環境的動物！當時我盲目，我煩惱——我知道什麼呢？現在，不幸已拉下我的眼睛前的布帶，我被囚

時的寂寞和痛苦會教訓我；現在我已看到那啃噬着這個社會，啃噬着它的肉，和需要完全剷除的可怕的毒瘤。它們使我的眼睛張開，它們使我看到痛心的事，它們迫我成爲一名罪犯！只要他們願意，我就會成爲一名革命黨人，我是指一名真正的革命黨人。我將號召所有的不幸者，所有心在他們的胸膛中跳動的人，所有派遣你來找我的人，團結在一起。不，我不會成爲罪犯，那些爲他們的祖國鬥爭的人永遠不會成爲罪犯，且完全相反！我們，在三世紀中，曾把我們的手伸給他們，我們會懇求他們的愛，我們會熱切地稱他們兄弟，而他們怎樣回答我們呢？用侮辱和嘲弄，甚至不把我們當作人類看待。沒有神，沒有希望，沒有人性；一切都沒有，只有強權！”依巴拉神經質地，全身都在顫抖着。

當他們經過總督府前面時，他們以爲他們能窺察衛兵的行動和興奮。

“他們已經發現你的逃亡嗎？”伊惹示低聲說道。“躺下，先生，我才能用飼草把你蓋蔽着。因爲我們要通過軍火庫附近，我們有兩個人在這邊，哨兵或許會懷疑的。”

這獨木舟是艘很小很窄的小舟，好像要沉下了，只是在水面上漂浮着。如伊惹示預測的，哨兵止住他，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馬尼拉來的，載飼草給法官和副主教們，”他答道，做效着班拉干居民的腔調。

一名軍官出來瞧看發生什麼事。“駛去！”他對伊惹示說。“但我警告你不要讓任何人乘你的獨木舟。一個囚犯剛逃獄。假如你捉住他，把他繳交給我，我會好好的犒賞你。”

“好的，先生。他的容貌裝束是怎樣的呢？”

“他着一襲布袋衣，講西班牙話。注意吧！”

獨木舟駛開了。伊惹示把頭掉轉過來看一下，看見站在河邊的哨兵的側影。

“我們要花費幾分鐘的時間，”他低聲地說。“我們需要到比亞

沓河，假裝我是從彬那弗蘭示亞來的。你會看到弗蘭絲示干·巴爾沓薩爾寫詩歌讚揚的河。”

城市在月光下睡着了，克雷瑣示多摩站起來欣賞自然的幽靜。河流不寬，兩岸長滿草叢。伊惹示把他的貨載卸在河邊，拿開一枝大竹板後，從草下取出一些空棕櫚葉袋。於是，他們繼續他們的航程。

“你是你自己的意志的主宰，先生，你也是你自己的未來的主宰，”他對克雷瑣示多摩說，克雷瑣示多摩仍舊沉默着。“但是假如你允許我表示一項見解，我會說：‘三思你想做的事——你將燃起戰爭的火焰，因為你有金錢和智慧，你會很快地得到許多人的響應，因為不幸的，到處有許多不滿現狀的人。但在這項你將進行的鬥爭中，那些將蒙受最大痛苦的人又將會是那些無力自衛和無辜的人。一個月前迫使我請求你要求改革的同樣的情感，是那些現在使我籲求你三思的情感。這國家，先生，並不是想和母國脫離關係；它只是請求少許的自由、公道、和仁慈。你會得到不滿現狀的人、罪犯、和絕望的人的支持，但人民會遠遠地站開。如果你只看到一片黑暗，你認為這國家是絕望的，那你是錯了。國家蒙受苦難，是的，但它仍在希望着與信任着，只有當它失掉了它的忍耐力，那是當那些統治它的人要它這樣做，它才會叛變，但這尚很遙遠。我自己將不追隨你，我將永遠不訴諸這種極端的方法，當我還對人們存有希望的時候。”

“那麼我要單獨進行了！”依巴拉斷然地應道。

“這是你的最後決定嗎？”

“最後和堅定的；讓我的母親的記憶作證！我將不讓自己的平靜和幸福被剝奪，我，只想知道什麼是好的人，我，尊敬每件東西和忍耐任何事情的人，除了愛宗教和對國家的愛以外。他們怎樣回答我呢？把我埋在不名譽的牢獄裏，并搶走我想得到的妻子！不，不替自己復仇將是一項罪過，這會鼓勵他們做更多不公正的事！不，這

會是懦弱、卑怯，當血液和生命尚存在的時候呻吟和哭泣，對侮辱及威脅再加上嘲弄。我要喚醒這些無辜的人民，我要使他們看清他們的不幸。我要教他們不要想念兄弟的情誼，而只想他們是吞食人類的豺狼，我要呼籲他們起來反抗這種壓迫和宣佈人類爭取自由的永恆權利！”

“但無辜的人民會受苦！”

“還更好！你能帶我到山中嗎？”

“到你安全的時候，”伊惹示回答道。

他們再駛進巴石河，不斷地談論着各種問題。

“聖沓·安那！”依巴拉細語道。“你認得這座建築物嗎？”他們在駛過耶穌教教士別墅的前面。

“我在那邊渡過許多快樂的日子！”伊惹示嘆息地說。“在我得意的時候，我們每個月都來。當時我和其他人一樣，我有幸福，有家庭。我夢想着，我前瞻將來。在那些日子中，我看到我的妹妹在附近的學院裏，她給我一塊她自己編織的刺繡品。一位朋友經常陪伴着她，一位美麗的少女。這一切都像一場夢一樣地過去了。”

直至他們抵達馬拉叭—那一描道（閱石），他們仍舊沉默着。那些曾於夜間在巴石河上川行的人，在那菲律賓的奇妙的夜裏，當月亮從澄澈的藍空露出她那陰森的光輝的時候，當只有自然界發出聲音的時候——他們會了解這兩位青年的心情。

在馬拉叭—那一描道，槍手昏昏欲睡，看到獨木舟沒有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可扣留的贓物，根據他的部隊傳統方法和那哨站的習慣，他輕易地讓他們通過。巴石的民防隊也未有任何懷疑，因此，他們未受到干擾。

當他們抵達湖上的時候，天已開始發亮了，湖面寧靜，宛似一面大鏡。月亮已黯淡了，東方塗着淺淺的玫瑰色。他們發現遠處有一堆灰色的東西，在慢慢地向着他們的方向移動着。

“警艇來了，”伊惹示低聲說。“躺下，讓我用這些袋子把你遮蔽



着。”

警艇的輪廓漸漸地明朗起來。

“它們駛在我們和湖岸的中間，”伊惹示不安地說道。

他漸漸地改變他的獨木舟的航綫，向民朗銀蘭划去。他感到很大的驚奇，他發覺警艇也改變它的航綫，而且有着叫喊他的聲音。

伊惹示停止搖槳，他思索着。湖岸還很遠，他們不久就會在警艇上的來福槍射程內了。他想折回巴石河，因為他的獨木舟比警艇走得快，但不幸的，他看見河上又來了一隻船，閃耀着民衛隊的帽子和槍刺的光輝。

“我們受困了！”

他喃喃地說道，臉孔變得蒼白。

他凝視着他那粗大的手臂，採納了僅存的路，傾盡全力向沓林島划去，剛剛是太陽上升的時候。

獨木舟單獨迅速地滑駛着。伊惹示看到一些站在那隻跟蹤的船上的人在向他作訊號。

“你懂得划駛獨木舟嗎？”他問依巴拉道。

“懂得，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被捕，假如我不跳進水中，誘使他們離開追蹤。他們會追捕我，但我諳識水性。我要把他們誘離你，那麼你就拯救你自己了。”

“不，留在這裏，我們要高價地出賣我們的生命！”

“那是無用的。我們沒有武器，他們會用來福槍，如鳥兒般地擊殺我們。”

此際，前面的水中嗤的一聲，好像是一塊熱紅的金屬掉在水中所造成的，隨即傳來一聲巨響。

“你看，”伊惹示說，把槳放在獨木舟中。“我們將於聖誕前夕在你祖父的墳地上會面。拯救你自己吧。”

“你呢？”

“神會在更大的危難中拯救我。”

當伊惹示脫掉他的汗衫時，一顆子彈把汗衫從他的手上打落，并聽到兩聲巨響。他鎮靜地握住依巴拉的手，依巴拉尚伸躺在獨木舟裏面。於是，他站了起來，躍進水中，同時用他的腳把小船推離他的身體。

喊聲響起，不久，青年的頭在不遠的水面出現，好像是要呼吸，即刻又不見了。

“那邊，他在那邊！”許多聲音喊道，子彈再度嗒嗒作響。

現在，警艇和從巴石河來的船開始追捕他了。當他漸漸遠離依巴拉的獨木舟時，一條微微的痕跡顯示他在水中的行蹤，依巴拉的獨木舟在水上漂蕩着，宛似沒有人的樣子。每次當泅泳的人把頭露出水面呼吸時，兩隻船上的衛兵都向他開槍。

追逐繼續着。依巴拉的小獨木舟現在漂得很遠了，泅泳的人也快要游到岸上了，離岸差不多三十碼。划船的人很疲勞，但伊惹示也同樣的疲勞，因為他更常露出他的頭來，每次的方向都是不同的，好像是要擾惑他的追捕者。顯露的痕迹不再指明泅泳的人的位置。他們最後一次看到他是他離湖岸約十碼的時候，他們向他開火。於是，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了，但平靜單調的湖面未再出現任何東西。

半小時以後，一名槳手說他可在岸邊水中辨別出血跡，但他的伙伴狐疑地搖着頭。



## 第六十二章

### 拉瑪授神甫的解釋

堆在一隻桌上的珍貴的結婚禮物完全沒有意義，藍色絨匣的鑽石，苧質的刺繡品及整疋的絲綢，都不能吸引馬利亞·克拉那的視線。少女連看也沒有看那些禮物，她坐着，盯着報紙，報上刊登着依巴拉死亡的消息，是在湖中溺斃的。

她忽然感覺有兩隻手迅速地掩住她的眼睛，並且聽到拉瑪授神甫的聲音歡欣地問道，“我是誰？我是誰？”

馬利亞·克拉那從椅上跳起來，驚恐地望着他。

“傻女孩，你不要害怕，你害怕嗎？你沒有想到我會來嗎？好的，我從鄉下來，來參加你的婚禮。”

當他移近她的時候，他滿意地微笑着，把手伸給她吻。馬利亞·克拉那戰慄地移近他，恭敬地用口唇吻他的手。

“你怎樣了，馬利亞？”弗蘭西示干教士問道，喪失了他那歡欣的微笑，而且有點侷促。“你的手很冷，你的面色蒼白。女孩子，你病了嗎？”

拉瑪授神甫溫柔地把她拉近，你很難想到他能這樣溫柔，握住她的兩隻手，當他用眼光詢問她的時候。“你不再信任你的教父了嗎？”他帶着責難的口氣問道。“來，坐下，告訴我你的小小的煩惱，跟你小的時候常做的一樣，當你要蠟燭做蠟娃娃的時候。你知道我

是永遠疼愛你的，我未嘗生你的氣。”

現在他的聲音已不再是粗率的了，甚至轉變得很溫柔。馬利亞·克拉那開始墮泣。

“你在哭，小女孩？你為什麼哭呢？你和利那爾示吵架嗎？”

馬利亞·克拉那把耳朵掩蓋起來。“不要提起他……不是現在！”她喊道。

拉瑪授神甫驚愕地望着她。

“你不把你的祕密信任我嗎？我不是永遠設法滿足你最小的願望嗎？”

少女抬起她的頭，眼中含滿淚水，久久地盯着他，然後，再悲痛地哭泣着。

“不要哭得這末厲害，小女孩。你的眼淚使我傷心。把你的煩惱告訴我，你會發現你的教父是如何的疼愛你！”

馬利亞·克拉那慢慢地靠近他，漸漸地跪下去，徐徐地仰起她那沾滿淚痕的臉，輕輕地用幾乎聽不到的聲調回答道，“你還疼愛我嗎？”

“孩子！”

“那麼，保護我的父親和取消我的婚姻！”

少女訴說她和依巴拉最後的談話，僅僅隱瞞她已知道的她的出生的祕密。拉瑪授神甫幾乎不能相信他的耳朵。

“他還活着的時候，”少女繼續說下去，“我想着鬥爭，我有希望，有信心！我要活下去，我才能聽到他的消息，但現在他們已殺害了他，現在我已沒有活着受罪的理由了。”她以低低、徐徐的聲調，平和無淚地說着。

“但是，傻女孩，利那爾示不是好一千倍……”

“他活着的時候，我可以結婚……我想着以後逃走……我的父親只要那些關係！但現在他已經死了，沒有其他的人可叫我妻子！他還活着的時候，我可以貶低我自己，因為還有慰藉，這慰藉是他

還活着和或許會想念我，但是現在他已去世了……修道院或者墳墓！”

少女的聲音很堅決，拉瑪授神甫喪失了他那歡欣的氣氛，變得很深思的樣子。

“你真的那樣愛他嗎？”他訥訥地說。

馬利亞·克拉那沒有回答。拉瑪授神甫把頭低俯，沉默了很久。

“教女，”他終於以破碎的聲音說道，“寬恕我不是有意使你不愉快。我在設想你的將來，我要使你快樂。我怎能允許你和一個這國度的土著結婚，看到你是位不愉快的妻子和一位狼狽的母親呢？我無法從你的腦子中拿出那愛情，即使我全力反對那愛情。爲了你，只是爲了你，我犯錯誤。假如你做了他的妻子，過後你將會對你的丈夫的處境感到哀悼，你的丈夫的處境是暴露於所有的各種迫害，而且沒有任何防衛的方法。作爲一位母親，你將會對你的兒子的命運感到悲哀：假如你使他們受教育，你將是替他們準備一個黯淡的未來，因爲他們會成爲宗教的敵人，因爲你會看到他們被絞殺或被放逐；假如你未使他們受教育，你會看到他們受虐待和墮落。我不能同意！爲了這原因，我替你找了一位能使你成爲一位快樂的兒子們的母親，你的兒子是要管治而不是要服從的，他們是要處罰人家而不是要受苦的。我知道你那位童年的友伴是好的，我喜歡他，我也喜歡他的父親，但自從我發覺他們要帶走你的幸福，我就開始憎恨他們，因爲我疼愛你，我崇敬你，我宛如一個人疼愛他自己的女兒一樣地疼愛你！你是我唯一的愛；我曾經看你長大——我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你是我唯一的樂趣！”

說到這裏，拉瑪授神甫如小孩般地哭泣着。

“那麼，假如你疼愛我，你就不能永遠使我受苦。他已不在世，所以我要做修道女！”

老神甫用手支撐着前額。“做修道女，修道女！”他反覆地唸着。

“你不知道，孩子，生活是什麼，隱藏在修道院牆壁後面的祕密，你不知道！我看見你在世間不愉快比看見你在修道院中要喜歡一千倍。在這裏還可聽到你的怨訴；在那邊，你就只能看到牆壁。你美麗，非常美麗，你不是生來那樣——做耶穌的新娘的！相信我，女孩子，時間會沖掉一切。不久以後，你就會忘掉過去，你就會愛，你就會愛你的丈夫——利那爾示。”

“修道院或者……死！”

“修道院，修道院，或者死！”拉瑪授神甫叫道。“馬利亞，我現在老了，我已不能再照顧你和你的福利多久了。選擇其他的，尋求別的愛，其他男人，無論他是誰……什麼都可以，但不要修道院。”

“修道院或者死！”

“神呀！神呀！”神甫叫道，用手遮掩他的頭，“你懲罰我吧！但照顧我的女兒！”

於是，再轉向少女，他說，“你要做修道女，好吧，我不要你死。”

馬利亞·克拉那抓住他的手，跪了下去，吻着他的雙手，反覆地說，“我的教父，我謝謝你，我的教父！”

拉瑪授神甫低着頭，悲苦嘆息地走開。“主呀，你存在着，因為你會進行懲罰！但希望你的復仇落在我身上，不要傷害無辜。願你保佑我的女兒！”

## 第六十三章 聖誕前夕

在山坡的高處，接近一條湍急的溪澗的地方，一所小茅舍建造在多節的柁木上，隱匿在樹林間。蔓延着的匏瓜籐攀爬在它的茅屋頂上，長滿着花朵和果實。鹿角和野豬頭骨——有些還掛有長牙，裝飾着這所山舍，山舍中住着一個以狩獵和砍伐樹木為生的大家樂家庭。

在樹蔭下，祖父在用棕櫚葉的纖維做掃帚，一位少女在把雞蛋、“桔仔”和菜蔬放進一隻大籃中。兩個孩子，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在另一個孩子的身旁玩耍，這孩子的臉色蒼白，面帶愁色，大眼睛凝視着，坐在一根倒下的樹幹上，在他那消瘦的軀體上，我們認出他是茜沙的兒子巴絲溜，克里示賓的兄弟。

“你的腳痊癒以後，”女孩在對他說，“我們就要玩捉迷藏。我要做首領。”

“你要跟我們到山頂上去，”男孩插進去，“喝了混和‘桔仔’果汁的鹿血，你會肥胖，那時我會教你怎樣在急流中的岸石上面跳來跳去。”

巴絲溜悲愁地微笑着，盯住他腳上的傷處，把他的視線轉向太陽，太陽在燦爛地照耀着。

“把這些掃帚賣出去，”祖父向少女說，“再替孩子們買些東西，因為明天是聖誕。”

“爆竹，我要一些爆竹！”男孩叫道。



“我要個頭給我那失去了頭的洋娃娃，”女孩叫道，抓緊她姐姐的衣裙。

“你呢，你要什麼？”祖父問巴絲溜道，巴絲溜費力地站了起來，走近老人。

“先生，”他說，“我已病了一個多月，不是嗎？”

“自從我們發現你，那時你在垂死境地，遍體鱗傷，月亮已缺了兩次。我們以為你是會死的。”

“願神獎酬你，因為我們很窮，”巴絲溜答道。“但現在，明天是聖誕節，我要到鎮上去看我的母親和弟弟。他們一定在找我。”

“但是，我的孩子，你還沒有痊癒，你居住的市鎮又很遠。你不能在半夜趕到那裏。”

“不要緊，先生。我的母親和弟弟一定很悲哀的。我們每年都一塊渡過這個假日。去年我們三個人吃了整條的魚。我的母親一定在哀悼和覓尋我。”

“你無法活着到達鎮裏，孩子！今天晚上我們有鷄和野豬肉。我的兒子會找你，當他們從田間回來的時候。”

“你有許多兒子，我的母親卻只有我們兩人。她或許已相信我是死了！今夜我要給她一個愉快的驚奇，一件聖誕禮物，一個兒子。”

老人的眼淚奪眶而出，於是，把他的手放在男孩子的頭上，激動地說：“你好像是個老人！去，找你的母親去，給她聖誕禮物——神賜予的，如你所說的。假如神知道你所住的市鎮的名稱，我會在你病倒的時候到那邊去。去吧，我的孩子，願我的主耶穌陪你一同去。俞示亞，我的孫女，會陪伴你到最鄰近的市鎮。”

“什麼！你要走了？”男孩問他。“山下有許多兵士和強盜。你不要看我的爆竹嗎？隆隆，隆隆！”

“你不要玩捉迷藏嗎？”女孩問道，“你玩過捉迷藏嗎？確實沒有比被追逐和匿藏更有趣的玩意兒了，你說是嗎？”

巴絲溜微笑着，但他的眼中充滿淚水，抓起他的扶杖。“不久我會回來，”他答道。“我會帶來我的弟弟，你們會跟他見面，你們會和他玩。他差不多跟你們一樣大。”

“他也跛足嗎？”女孩問道。“那麼當我們玩捉迷藏的時候，我們會讓他做‘它’。”

“不要忘記我們，”老人對他說。“請拿這塊乾肉，當作給你母親的禮品。”

孩子們陪他到橫跨在喧囂的溪澗上面的竹橋上。俞示亞使他支撐在她的臂上，於是，他們從孩子們的視線內消失了，巴絲溜迅速地走着，雖然他腳上縛着綑帶。

北風颯颯地刮着，使聖地亞戈的居民冷得打抖。這一晚是聖誕前夕，但那市鎮卻籠罩在陰暗中。沒有一隻紙燈懸掛在窗前，屋子中連一點顯示其他年節的歡樂的聲音都沒有。

在卡比丹巴絲溜的房子中，他和腓立普先生——因為後者的不幸使他們做了朋友——站在窗前談話，在別幢房子中是申龍、她的堂姊維多惹、和美麗的伊萊，她們向着街上眺望。

月亮開始照耀着天際，映照着雲片，使樹木和房舍投出長而奇幻的影子。

“你的運氣真不小，在這種日子中還能自由！”卡比丹巴絲溜向腓立普先生說。“他們把你的書籍焚掉，是的，但是其他的人損失更大。”

一個女人走近窗子，向房子內凝視。她的眼睛閃爍着，她的頭髮蓬亂。月光給她一個怪異的形象。

“茜沙！”腓立普驚奇地叫道。於是轉向卡比丹巴絲溜，當那瘋婦跑開的時候，他問道，“她不是在一個醫生的家裏嗎？她有沒有被醫好？”

卡比丹巴絲溜痛苦地微笑着。“那位醫生怕他們會控告他是克雷瑣示多摩先生的朋友，所以他從他的家裏把她趕出去。現在她又

跟過去一樣瘋癲地流浪着，唱着歌，不傷害任何人，住在森林中。”

“自從我們離開以後，鎮裏還發生過什麼事情呢？我知道我們有一個新的主教和另外一位警長。”

“這是苦難的時代，人道在退化着，”卡比丹巴絲溜低聲地說，回想着過去。“你離開的翌日，他們發現管聖器者死亡，在他自己的家裏懸樑自縊。沙米神甫重大地受到他的死亡的影響，他把他的文件全部取去。啊，是的，那老哲人塔壽也去世了，被安葬在中國人的墳場中。”

“可憐的老人！”腓立普先生嘆息着。“他的書怎樣呢？”

“它們被虔誠的教徒焚掉，他們以為這樣能使神喜悅。我不能拯救任何東西，連施西羅的作品也無法拯救。鎮長未採取任何步驟加以防止。”

兩人都沉默着。這時可聽到那瘋婦的哀愁和憂鬱的歌聲。

“你知道馬利亞·克拉那什麼時候要結婚嗎？”伊萊問申籠道。

“我不知道，”後者答道。“我接到她的一封信，但還沒有拆開，因為怕看到內容。可憐的克雷瑣示多摩！”

“他們說假如不是看在利那爾示面上，他們就要絞殺卡比丹地阿戈，那麼，馬利亞·克拉那該怎樣做呢？”維多惹說。

一個孩子跛着走過去，跑向廣場，廣場那邊傳來茜沙的歌聲。這孩子是巴絲溜，他發現他的家荒廢坍塌了。經過許多次查詢了後，他只知道他的母親瘋了，在鎮裏流浪着……克里斯賓則音訊杳然。

巴絲溜忍着淚，抑住他悲苦的任何情緒，他沒有休息，開始尋找他的母親。走近市鎮時，他剛要查詢她時，她的歌聲闖進他的耳朵。這不幸的孩子克服了他四肢的戰慄，跑過去想把自己投進他母親的懷抱。

瘋婦離開了廣場，停在新警長的房子的前面。現在，跟平時一樣，門前有個哨兵，一個女人的頭在窗前出現，只不過不是女魔的

頭而是一位年青漂亮的女人的頭罷了：警長和不幸並不是同義語。

茜沙開始在那房屋的面前歌唱着，她的眼睛凝視着月亮，月亮莊嚴地高掛在藍空上，四周有着金黃色的雲片。巴絲溜看見她，但不敢接近她。他踱來踱去，但避免走近兵營，等待着離開那個地方。

窗前的年青婦女傾聽着瘋婦的歌聲，命令哨兵帶她進來，但當茜沙看見哨兵走近她和聽到他的聲音時，她感驚惶，並飛馳地奔逃，她的速度是狂人才有的。巴絲溜恐怕她跑掉，追隨着她，忘記了他腳上的創痛。

“看那孩子追逐着瘋婦！”街上一個女人憤然地叫道。看到他繼續追逐她，她拾起一塊石塊，向他擲去：“皮癢了嗎！可惜狗是縛住！”

巴絲溜感到頭上被擊中了一下，但完全未加以注意，他繼續奔跑着。狗狂吠着，鵝咯咯地叫着，許多窗子打開，驚奇地面孔伸了出來，但是窗子又很快地關閉了，恐懼着另一個恐怖之夜。

不久，他們已到了鎮外。茜沙開始放緩她的腳步，但尚離開她的追逐者很遠。

“母親！”他叫着，當他能看到她的時候。

瘋婦未聽到他的聲音，當她再度奔跑的時候。

“母親，是我！”孩子絕望地叫道，但瘋婦未注意他，因此，他繼續氣喘吁吁地追着。現在他們已跑過了墾植過的田野，且已接近森林；巴絲溜看見他的母親跑進森林，於是，他也跑了進去。草叢和灌木，荊棘和伸延着的樹根，妨礙着他們兩人的行動。兒子追着母親朦朧的影像，從樹葉的隙縫中透射下來的月光一次又一次地顯映出他的母親的影像。他們在依巴拉家族的神祕的森林中。

孩子顛跌了好多次，但每次都再爬起來，完全沒有感到痛楚。他的精神全部集中於他的眼睛中，跟隨着那可愛的影像。他們涉過水聲潺潺的溪澗，掉落在溪邊的尖削的竹刺戳進他那赤裸着的雙

足，但他沒有停下來把它們拔掉。

他看見他的母親闖進繁茂的叢藪，走進通往榕樹下的老西班牙人的墳墓的門檻，他感到很大的驚奇。巴絲溜想跟她走進去，但發現門已關上了。傾盡全力，瘋婦用憔悴的手臂和蓬亂的頭把門擋住。

“母親，是我，是我！我是巴絲溜，你的兒子！”孩子叫道，當他讓自己癱瘓下來的時候。

但瘋婦還是不退讓。用她自己的身體支撐着門，腳在地上，她有很大的抵擋的力量。巴絲溜用拳頭，用染有血跡的頭，敲打着門，他啜泣，但都是徒勞無用。他痛楚地把身體站直，審視着牆壁，想攀躡進去，但找不出爬上去的方法。於是，他繞着那墳場走，發現那粗大的榕樹的樹幹與另一株樹的樹幹交叉着。他就爬上那棵樹，他的孝心產生了奇蹟，使他能一根樹幹接着一根樹幹地爬過去，終於爬到榕樹上，他看見他的母親還用頭撐着門。

他在樹幹間所作出的聲音吸引了茜沙的注意力，她向後轉，想再奔逃，但她的兒子，讓自己從樹上跌下來，用他的手抓住她，吻遍她全身，這時，他的知覺喪失了。

茜沙看到他那染有血跡的前額，向他垂俯下去。當她凝視着他的臉孔時，她的眼睛好像開始從眼窩裏突出來。那些蒼白的特徵刺激着她腦中那些失靈的細胞，因此，一種好像智慧的火花的东西在她的腦筋中亮了起來，她認出了她的兒子。她狂叫一聲，俯伏在那不省人事的孩子的身上，擁抱他，吻着他。母親和兒子都呆癡不動了。

當巴絲溜甦醒的時候，他發現他的母親已經沒有生命了。他用最親切的名稱叫她，但是她沒有回答。發覺她連氣都沒有了，他就站了起來，走到附近的溪澗，用香蕉葉盛了一些水，用水敷擦着他母親那蒼白的臉，但瘋婦一動都不動，她的眼睛仍舊閉着。

巴絲溜恐懼地凝視着她，他把耳朵貼在她的心坎上，但那瘦削

衰弱的胸膛已冷了，她的心已不再跳動了。他把口唇貼上她的口唇，但感到她已沒有氣息。這不幸的孩子抱着屍體，悲痛地啜泣着。

月亮莊嚴地在天上照耀着，淒風嘆息着，蟋蟀在草叢中唧唧地叫着。對於許許多多的孩子，這是歡樂之夜，他們在溫暖的家庭中慶祝這具有最甜蜜的記憶的佳節——紀念第一次看到天堂賜予世間的愛的佳節……這一夜，在天主教的家庭中，他們吃着、飲着、跳着舞、唱着歌、歡笑着、暢玩着、互相撫愛和親吻着……這一夜，在寒冷的國家裏，它那傳統的掛滿燈火、洋娃娃、糖果、和玻璃球的松樹，能抓住童年的奇想，渾圓，癡視的眼珠向着它看，在那邊，只有天真爛漫的氣質被反映出來——這一夜只使巴絲溜變成孤兒。在那沙米神甫到過的家庭中，孩子們大概也在玩着，他們也許在唱：

“聖誕前夕已漸漸來臨，  
聖誕前夕已漸漸過去。”

孩子啜泣了很久。他終於抬起了頭，這時他看見有個人站在他面前，靜默地凝視着這景象。

“你是她的兒子嗎？”那陌生人低聲地問道。

孩子點頭。

“你想做什麼呢？”

“埋葬她！”

“在墳場中嗎？”

“我身無分文，而且，主教將不允許。”

“那麼？”

“假如你能幫助我……”

“我很弱，”陌生人答道，當他漸漸倒下去的時候，用雙手支撐着自己。“我受傷。我已經兩天沒有吃沒有睡了。今天晚上沒有人到過這裏嗎？”

那人默默地望着孩子那些惹人注意的特點，於是以更微弱的聲音說下去，“聽！我也會在天亮以前死亡。離這邊二十步，在溪澗

的另一邊，有一大堆的木柴。把那些木柴帶到這裏，架個火葬堆，把我們的屍體放在上面，把它們覆蓋着，把整個火葬堆燃起火……火，直到我們都燒成灰燼爲止！”

巴絲溜注意傾聽着。

“然後，假如沒有人來，剷掘這個地方。你會找到許多金子，全部都是你的。把那些金子拿去，進學校去。”

陌生人的聲音一時比一時變得更聽不清楚了。“去，拿木柴去。我要幫助你。”

當巴絲溜走開的時候，陌生人把臉轉向東方，低語着，好像是在祈禱：

“我沒有看到曙光照耀着我的祖國就死亡了！你，能看到的人，歡迎它吧……請別忘記那些在暗夜裏倒下去的人！”

他把眼睛向着天空仰起，他的咀唇繼續動着，好像是在祈禱的樣子。於是，他俯下頭來，漸漸地倒向地上。

兩小時以後，俞法姐在她家後廊做早上的淨浴，以便參加禮拜。這虔誠的女人凝視着附近的森林，看見一股濃煙從那邊騰升起來。充滿着聖憤，她顰顰眉頭，叫道：

“什麼異教徒在假日做墾拓的工作呢？那就是許多災難發生的原因！你該到煉獄裏去，看你能不能逃得出來，野蠻人！”

## 尾聲

因為我們故事中的人物有一些還活着，其他的則已不知去向，所以逐個交代是無可能的。爲了滿足讀者，我們須要歡欣地把他們殺光，從沙米神甫開始，到維多仁那夫人終止，但這是不可能的。讓他們活着！無論如何，國家，不是我們自己，須要支持他們。

馬利亞·克拉那進修道院後，拉瑪授神甫就離開他所住的社鎮，移居馬尼拉，沙米神甫也這樣做，當他在等待一個大主教的遺缺時，他有時候到聖格拉教堂講道，在該教堂的修道院中，他負責一個重要部門的職務。幾個月以後，拉瑪授神甫接到省主教的命令，叫他到一個遙遠的省份當區主教。聽說這項命令使他感到很悲痛，翌日他被發現死在他的寢房中。有些人說他是中風而死，其他的人說他因夢魘而死，但是他的醫生消除所有的疑惑，說他是突然死的。

現在，我們的讀者沒有一人會認得出卡比丹地阿戈。馬利亞·克拉那許願進入修道院以前幾個星期，他就已陷於消沉的狀態中，他悲愁，而且逐漸消瘦，變得焦慮多心，跟他以前的朋友卡比丹津朗一樣。當修道院的門關閉了以後，他就叫他那位感傷的堂姐妹依沙迷姑收集所有屬於他的女兒和他的亡妻的東西，到馬拉闊或聖地亞哥建立她的家庭，因為他此後要鰥居獨處了。於是，他沉緬於一種中國式的賭博和鬥鷄，并開始抽鴉片。他已不再到安底保羅，也不再舉行任何彌撒了，因此，巴托羅申惹亞夫人——他的老勁



敵，在說教的時候作鼻聲，藉此虔誠地慶祝她的勝利。假如你在黃昏的時候走過仙下其厘街，你會看見一個矮小、瘦黃、偻偻的人坐在中國人店中，他的指甲很髒，朦朧凹陷的眼睛癡視着路上的行人，他又好像是沒有看到他們。當夜幕下降的時候，你會看見他費力地站起來，用扶杖支撐着自己的身體，步向一條狹窄的小巷，走進一所污穢的房子，在那房子的門的上面，你或許能看到紅色的大字：“公共鴉片抽吸室”。這人就是那個卡比丹地阿戈，他過去很有名望，但現在已沒有一個人記得他，甚至連高級的管聖器者。

維多仁那夫人除了她的假髮和西班牙化——假和我們被允許用這字眼，再加上了自己驅御驛馬的新習慣，使知幕肅先生不得不沉默。因為她的眼睛的衰弱造成許多不幸的意外，所以她佩戴了眼鏡，這卻給她一個奇異的外表。醫生未嘗再被任何人邀請過，僕役在一星期中看見他有很多天沒有講話，如我們的讀者所知道的，那是個非常不好的標誌。利那爾示，那不幸的醫生唯一的保護者，已在百閣墳場安息了很久，他是赤痢和他的表兄醫療的犧牲者。

獲得勝利的警長以一名少校的身份回到西班牙，把他那可敬的妻子留在她的法蘭絨衣裏，那法蘭絨衣的顏色已無法形容了。那可憐的亞烈尼發現她被遺棄後，就跟民諾示的女兒般地崇拜酒神和墾植菸草；她狂熱地飲酒和抽煙，現在不但少女怕她，連老婦和小孩也都怕她。

我們山謀哥鎮的朋友或許還活着，假如他們沒有在“里巴”號輪船的爆炸中罹難，那輪船當時正在開往外省途中。因為沒有人想費腦筋調查誰在慘禍中罹難或漂落於君發黎申示島和河灘上的殘臂斷腿是誰的，所以我們無法知道我們的讀者的朋友有沒有罹難。根據當時政府和報上的消息，我們對那消息——船上唯一的修道士平安無事——感到滿意，我們未有更多的要求。對於我們，最重要的事是那些聖潔的主教的存在，爲了我們的靈魂的好處，願神保存他們在菲律濱的統治。

至於馬利亞·克拉那，除了地下塚好似要錮禁她以外，就沒有其他任何消息了。我們曾經查詢過許多在神聖的聖格拉拉修道院中有權勢的人，但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向我們吐露半言片語，甚至連饒舌的信徒也不願透露半點消息，他們曾得到有名的炸鷄肝及甚至更有名的醬油——稱爲“修道女的醬油”，這種醬油是聖女的能幹的廚師調製的。

然而：在九月的一個夜晚，颶風襲擊着馬尼拉，以它的巨翼掃着建築物。雷聲不斷地轟響着。閃電時時刻刻地閃亮着，映現出狂飈所造成的破壞，並且使居民陷於無邊的恐懼中。淫雨傾瀉着。每條閃電的亮光都映現出在空中飄蕩的窗板或屋蓋，這些窗板和屋蓋掉在地上，發出可怕的聲響。街上連一個行人或者一輛馬車都沒有。當雷聲粗厲的回響——反覆回響了成百次，在遠方消失的時候，就可聽到颶颶發響的風吹着雨點，打在關閉着的窗牖的玻璃片上，不斷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

兩名巡警躲在修道院附近一幢房屋的屋簷下，一個是位兵士，另一個則是位優等兵！英譯本註：當兵的有名望的人，他不必服苦役，升遷時比其他有同等功勳的兵士享有優先權。

“我們留在這裏有什麼用呢？”兵士說。

“街上行人絕跡。我們應該進入房子裏去。我的情婦住在亞爾素米示普街。”

“從這邊到那裏頗有一段路程，我們會被淋濕，”優等兵答道。

“只要閃電不擊斃我們，那有什麼問題呢？”

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向上望，向黑暗中凝視。這時，一條很長的閃電閃亮着，隨着發出一聲可怕的巨響。

“唉呀！我的娘呀！”兵士叫道，他打着十字，抓緊他的伙伴。“我們離開這裏吧。”

“什麼事？”

“走，離開這裏，”他重覆着，牙齒怕得格格作響。

“你看見什麼？”

“一個幽靈！”他低聲道，恐懼地戰慄着。

“一個幽靈？”

“在那邊的屋頂上。那一定是夜間施展魔術的修道女。”

優等兵把頭伸出去看，這時閃電恰在空中劃出一道火光，向地面上發出一聲可怕的巨響。“主呀！”他叫道，也打着十字。

在明亮的閃光中，他看到一個白色的影像，幾乎站到屋脊上，面仰望穹空，手也向穹空伸出，好像是在向上蒼祈禱。天空以閃電和雷聲回應着！

當雷聲消失的時候，可聽到悲哀的祈禱。

“那不是風，那是幽靈，”兵士低聲道，好像是在答覆他的伙伴手上的壓力。

空中傳來“噯！噯！”的聲音，壓倒了淅淅瀝瀝的雨聲，瑟瑟的風聲也不能壓倒那帶有感傷的甜蜜和悲哀的聲音。

眩目的閃電再度閃亮着。

“不，那不是幽靈！”優等兵叫道。“我以前曾經見過她。她很美，跟聖女一樣！我們離開這裏，把這事呈報吧。”

兵士未等待他講第二遍，他們都不見了。

誰冒着暴風雨在這三更半夜裏呻吟呢？那位怯懦的少女——主耶穌的新娘，不怕閃電，選擇一個這麼可怕的夜晚，在夜空下從那麼危險的屋脊向神申訴她的哀怨的少女是誰呢？上帝是否已遺棄他在修道院中的祭壇而不再聽聆她的祈禱了，修道院的穹窿是否阻礙了靈魂的接近上帝？

暴風雨幾乎整夜狂烈地刮着，黝黑的夜空連一點點星光都沒有。絕望的閃電繼續混合着颯颯的狂風，但它們發現宇宙和人類都耳聾；神已隱匿了，什麼都不過問。

翌日，烏雲散開了，艷陽仍舊在蔚藍的蒼穹上燦爛地照耀着，這時，一輛驛車停在聖格拉拉修道院門前，驛車中下來一個人，他

自稱是當局的代表。他要求即刻與修道院主持人談話和審視所有修道女。

據說在這些修道女中間，有一個穿着一襲完全濕皺的長袍，流着淚傾訴着恐怖，要求那人保護她免受偽善的侵害。據說，她非常漂亮，有一對世界上最可愛的美眸。

當局的代表未允諾她的請求，而且，與修道院主持人交談後，不顧她的眼淚和懇求，把她留棄在那邊。那年青的修道女看到門關上了，好像是個看到天堂的門關閉的罪人，假如天堂曾經如世人一般地殘酷和無情。修道院的主持人說她是位瘋女。那人或許不知道馬尼拉有一所瘋人院；或者是他把修道院本身視作瘋人院，雖然據說他極無知，尤其是對於判斷一個人腦子是否正常的問題。

據說，J——總督有不同的看法，當這件事傳到他耳朵中的時候。他願意保護那位瘋女，他請求見她。但這時已沒有美麗和未受到保護的少女了，修道院主持人也不再允許訪問修道院了，藉宗教和聖經的名，不容許任何訪問。關於這件事，和外運的馬利亞·克拉那，都未再聽到任何其他的消息。（全書完）